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纪念刘志丹诞辰 100 周年
曹刚川

刘志丹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他革命的生涯，正处于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创业时期。刘志丹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英勇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战功卓著、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级将领。

刘志丹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救国救民。他生长于贫瘠落后的陕北农村，亲眼目睹旧中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决心投身革命，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拯救民众于水火。1922 年，他抱着变革社会、复兴中华的强烈愿望，考入当时陕北 23 县唯一的一所中学——陕北榆林中学。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熏陶和引导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 年任学生会主席，积极组织开展爱国学生运动。1924 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全部奉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刘志丹同志为创建西北红军做出了重大贡献。1925 年秋，他受党组织的选派，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我党早期培养的军事骨干。毕业后，他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 年冬，受党委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开展兵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为创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实践。1928 年 5 月，他与唐澍、谢子长等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举行了著名的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渭华起义沉重打击了西北军阀势力，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根据陕甘地区的革命形势和斗争实际，创造性地采取多种形式创建革命军队。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出生入死，多次深入军阀部队，播撒革命火种。他积极发动群众，努力争取和改造民团武装，组织成立农民赤卫队。经过几起几落的斗争实践，他领导建立了陕甘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南梁游击队。1931 年 10 月，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 年 2 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发展成为西北地区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红二十六军。1935 年初，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与谢子长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不久谢子长同志不幸逝世。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发展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刘志丹同志领导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创建革命武装的斗争实践中，刘志丹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 年冬至 1934 年夏，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历经大小战斗 30 余次，解放了陕甘边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 14 个游击支（中）队，使陕甘边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1935 年 2 月，面对国民党军 4 万余人的疯狂“围剿”，刘志丹临危受命，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率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力 4000 余人，在游击队配合下，经两个多月机动作战，连克六座县城，挫败了敌军的“围剿”，在 20 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陕甘边根据地与谢子长等同志创建的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北革命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着特殊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刘志丹同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刘志丹同志是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锤炼出来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杰出的军事家。他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作战和治军经验。为了把各起义部队迅速改造和建设成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他坚持用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教育部队，并抓紧作战

间隙对部队进行军事整训，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成立军政干校培养革命干部。他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并巧妙地运用于实践。在战略指导上，他善于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在战役战斗的指挥上，他灵活机动，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他熟悉陕甘地区的地形和民情，知己知彼，善于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孤立和打击敌人。1932年5月，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为粉碎敌人重兵“进剿”，他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采取避敌锋芒，专打弱敌，集小胜为大胜等战法，半月之内，纵横五个县，挺进数百里，以数百人的劣势兵力取得了歼敌1400余人的辉煌胜利。1935年8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摧毁这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使长征北上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他制定了集中红军主力、出其不意、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先发制人，在东线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阎西山部两个旅，迫使晋军撤回黄河东岸，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之敌。9月中旬，与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在延川胜利会师。残酷激烈的战争实践，使刘志丹同志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卓越领导才能和高超指挥艺术得到充分展现。在他的正确指挥下，西北红军勇猛战斗，不畏牺牲，粉碎了敌人多次“进剿”、“会剿”和“围剿”，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战例，在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刘志丹同志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兵运工作的艰难日子里，还是在充满血与火的战场上，他始终把生死置之度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但从不气馁，以坚强的革命意志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他曾多次受党内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甚至被关押，但始终无怨无悔。他还现身说法，教育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识大体顾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刘志丹同志热爱人民，时刻想着人民，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想戴。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平易近人、作风民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楷模。

1936年4月，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同志，在东征战役中亲临一线指挥，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3岁。刘志丹同志牺牲后，党中央为他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并决定将他的出生地陕西省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先后为他题词。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赞誉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陕甘苏区的创造者”。

刘志丹同志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我们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刘志丹同志，就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坚信党的领导，始终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学习他坚忍不拔、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共产党人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学习他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的高尚品德，视党和人民的利益如生命，积极为改革、发展、稳定做贡献；学习他亲民、爱民、为民的优良作风，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心连心，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落实到我们的思想上和行动中。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品德，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选自《军事历史》2003年第5期 2003年9月2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纪念刘志丹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本文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曹刚

川上将在会上的发言。题目为《军事历史》杂志编者所加。

深切缅怀无产阶级军事家刘志丹

温宗仁

在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刘志丹诞辰 100 周年之际，中央专门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刘志丹同志，深切缅怀、共同学习他的不朽业绩和伟大精神，以表达我们的思念和崇敬之情。

刘志丹同志，1903 年 10 月 4 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曾参加北伐战争。1928 年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1929 年任中共特委军委书记。1931 年 9 月开始，先后任南梁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1934 年任中共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政干校校长。1935 年 2 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9 月，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师，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 年 4 月 14 日，在东征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 33 岁。刘志丹同志虽英年早逝，但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刘志丹是我党早期在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创始人。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从血的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党内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深深懂得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毅然投入到革命的武装斗争中。1928 年，他与唐澍、谢子长等，率领我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南、华县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渭华起义。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震撼了敌人，鼓舞了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志丹实事求是地总结这次战斗起义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创造性地采取“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红色”斗争，就是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白色”斗争，就是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灰色”斗争，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经过艰苦的斗争和不懈的努力，刘志丹领导创建了陕甘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后与陕北游击支队会合，建立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红二十六军。1935 年初，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同谢子长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师。不幸的是，谢子长不久逝世。作为西北军委主席的刘志丹，统一鼎力举起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旗帜，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英勇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

刘志丹同志在创建革命武装的同时，高度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使建军与建政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很早就提出了“向井冈山学习”的口号，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曾赞扬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正确领导下，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最终连成一片，使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有了结束长征的落脚点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并且把它发展为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和指挥中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刘志丹在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当之无愧地载入光荣史册。

刘志丹是具有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同志是我党早期培养的军事骨干，在黄埔军校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受党的派遣到冯玉祥部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他积极开展工作，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使该部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攻河南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志丹在创建西北红军和领导西北地区人民武装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充分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刘志丹在作战指挥上，总是着眼于战略全局，深谋远虑，运筹帷幄。1935年，蒋介石调动陕、甘、宁、晋四省军阀武装约4万人，发动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仗怎么打？刘志丹深思熟虑后提出：要集中兵力，先打深入陕北但对地形生疏、又与陕中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尔后向南、向西发展。这一构想，把军事上集中兵力与政治上利用矛盾结合起来，从而很快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众志成城地展开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共毙伤俘敌4000多人，缴枪3000余支，解放6座县城，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刘志丹在指挥战役战斗时，善于巧妙用兵，灵活机动，攻敌不备，出奇制胜。1932年，他领导部队反击敌人的重兵“进剿”时，采取了避强击弱、迂回突袭的方式，连续作战半个月，挺进数百里，横扫5个县，九战八胜，苏区军民称赞他“用兵巧计赛孔明”。1935年，他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协助徐海东军团长指挥劳山战役，发挥他西北地区“活地图”的特长，提出了理想的设伏地区，取得了一举全歼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毙伤俘敌师长以下4700余人的重大胜利。刘志丹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展现出一名杰出军事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指挥艺术。

刘志丹是党指挥枪的忠诚实践者。刘志丹在创建和发展西北红军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特别重视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立党委和政治机关；连设立支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实行政治委员制，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同时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开展坚决斗争，使西北红军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成长壮大。刘志丹同志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锻炼干部外，还举办短期训练班，创办随营学校和军政干校。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培养教育下，西北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军政骨干，不少人后来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刘志丹同志在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处处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他一生坎坷，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被撤职、降职。1935年陕甘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干部被关押。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他才获释。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了，刘志丹十分感动。他多次告诫蒙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查。”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今天，我们纪念和学习刘志丹同志，就要像他那样，具有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像他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就要像他那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顾全大局，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刘志丹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宝贵精神和优良作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为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刘志丹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选自《军事历史》2003年第5期 2003年9月2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纪念刘志丹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本文是军事科学院政委温宗仁上将在会上的发言。题目为《军事历史》杂志编者所加。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纪念刘志丹诞辰100周年 军事科学院

200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日。

刘志丹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建者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夙愿。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他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1922年，他考入充满开明、革命气息的榆林中学。在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道理。1924年冬，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逐步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的军事骨干。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也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常常感到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这是他对大革命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以后，他更加坚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为创建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受我党控制的国民党新编第3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影响。

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原因，起义终告失败。刘志丹却毫不灰心，坚定地表示：失败不要紧，跌倒了再干！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鉴于当时陕甘地区的各派军阀正在意图扩张势力，刘志丹于翌年四五月间在红石峡主持召开中共陕北特委会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提出的大胆创见。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意见，决定采取“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工农武装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坚持走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组织成为正规红军，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率部同阎红彦等部会师，合编为西北反帝

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这支仅组建半年多的弱小红军在南下渭华途中遭到失败。刘志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错误，并于1933年11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新组建了第四十二师，使得革命武装又有了新的发展。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采取合法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军，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力量。期间，一度被捕，数度历险。但是，刘志丹为了创建和发展革命武装，以非凡的胆略，执着地从事兵运工作，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又一成功实践。他认为，在陕甘地区诸多绿林武装中，不少“山大王”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在游击队中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地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组建正规红军和开辟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陕甘边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是创建西北红军的里程碑。1935年1月，刘志丹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重要正规武装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杰出奠基人

刘志丹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武装革命道路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极端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人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革命战争，必须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对付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争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他认为，

在中国，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因此，中国革命战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崇敬，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曾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并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采取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在他和根据地其他领导的努力下，先后成立了银行，发行自制的布币，开展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商，使根据地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他创办了列宁小学，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正是由于刘志丹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施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刘志丹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勋，永载革命史册。

战功卓著的高级指挥员

刘志丹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战略指导上，他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在西北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由河南经晋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它人地生疏，没有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部武装精良，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即可获取大量补充；而且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由此，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同时，为加强对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部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担任总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作战部署得当，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

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非常兴奋。他认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是一件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劳苦群众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被人们称为“活地图”的刘志丹，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伏击区——劳山，并积极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全歼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为粉碎第三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他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浪打；必须周密部署，有取胜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他周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西山晋绥军。1935年8月20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迫使入陕的晋绥军两个旅退回山西。

避强击弱，声东击西，也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思想。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

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他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给予大力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党指挥枪”的忠诚实践者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是执行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忠诚战士。在创建西北红军的过程中，刘志丹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部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有常委，连设有支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同时，同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且规定红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西北红军建设中，刘志丹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他认为，加强干部培养，提高干部素质，是搞好部队建设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以外，他坚持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在他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军政骨干和领导干部。后来许多人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刘志丹总是率先垂范，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一生虽然短暂，却历经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一贯忠贞不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

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

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今天，我们纪念刘志丹，就是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不怕牺牲、勇于拼搏、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学习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从胜利推向更大胜利。

选自《军事历史》2003年第5期

纪念父亲刘志丹百岁诞辰

刘力贞

2003年10月4日是我父亲刘志丹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离开人世已经67年多了，去世时还不满33周岁。父亲参加革命后与家人离多聚少，只是在1934年国民党军队抄了我们的家，4岁的我与母亲到了陕甘根据地，才与父亲相处了两年多时间。当时，父亲也是经常率领红军出外打仗，有时我与母亲也随军转移，颠簸在马背上。生活的艰苦不在话下，我半岁的小弟弟因医生投错药而夭折，让人心痛。还没过一个月，我父亲参加指挥的劳山战役刚刚结束，他就被“左”倾分子“肃反”关押起来，还挖了土坑，准备活埋。母亲也被打入劳改队，这使我们更难以承受。幸而中央制止了错误“肃反”，释放了父亲和他的战友。父亲带着狱中被折磨的伤疤走出监狱，但他脸上仍带着微笑，没有休息一天，就投入紧张的工作。白天开会，晚上在麻油灯下写材料，母亲劝他休息，他说：“任务紧迫，时间不等人。”紧接着，他下乡扩兵，筹建红二十八军。直罗镇战役，父亲又带着地方红军在外围堵截敌军。1936年2月，他率红二十八军出发准备东征，离开的前一天，他要求母亲带我去送他。第二天，我们刚要出门时，父亲的战友——走另一路东征的杨森来向母亲告别，母亲与他只说了几句话，当我们赶到父亲出发地点时，已经人走场空。母亲和我感到十分惆怅，然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失去了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1936年4月下旬，生病中的母亲，突然听到父亲在东征前线阵亡，她立刻昏厥过去。组织上见如此悲痛，没有让她看父亲的遗体，只是在下葬那天，让人用担架把她抬到墓地，当母亲看到要下葬的棺木时，撕肝裂肺般痛哭，扑着身子要与父亲同去，在场的人无不泪如泉涌。当时我6岁了，这场面令人心碎，终生难忘。母亲性子刚强，心胸开阔。过后她说：“人生在世，谁无一死。你父亲为革命牺牲，就是死得其所。”为了纪念父亲，中共中央在1936年决定把我们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1年，又在志丹县城为父亲修了陵墓。1943年5月2日举行了隆重的安葬活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给陵墓题词，高度评价父亲的革命业绩和高贵品德，母亲对此十分感激。她所痛惜的是父亲英年早逝，特别是他出狱时，还戴着一顶“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她一想到此，心就不由得一阵阵紧缩，泪水如注。直到1942年父亲才得到彻底平反。

父亲生前，我们父女相处时间虽然很短，但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在日常的细微小事中，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去世后，长辈们、他的战友们，以及见过他的乡亲们，常常说出他许多感人的事情，更加深了我对父亲的认识，这自然影响着我的一生。

父亲最感人的地方，是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由此产生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父亲的祖父与父亲都是乡村私塾先生。他的祖父刘士杰老先生，一生以教书为业，为人耿直。他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秀才，年轻时教过私塾，后在金汤镇民团作过短

时副官（文书）。他在金汤镇上还开过小客店，后回家务农。我祖父开始不同意我父亲搞革命，怕惹杀身之祸，连累家庭。后在父亲的影响下转而支持革命，他卖骡子换枪给父亲。

父亲的战友谢子长、阎红彦到我家养病，他杀鸡宰羊招待，走时送路费，派家人送。父亲把二叔、三叔，我家长工都带到游击队，搞得家中连个男劳力都没有了，祖父只得带着儿媳干农活。1934年春，祖父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国民党军队抄了我们的家，烧了房子，掘地三尺，挖了祖坟。幸而事先得到消息，全家人出逃进了梢山，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得知后，派游击队员把我们全家接到根据地。父亲见了祖父说：“儿子不孝，让父亲受苦了！”祖父却说：“你做的事是为国为民的大事，对着哩！”母亲见到父亲，诉说我们钻山水洞受的惊怕。父亲却说：“这次敌人‘围剿’乱杀乱烧，你们能逃出来就是大幸。”

父亲虽然是总指挥，但处处与大家一样，他对母亲说：“红军没有人带家属，你来了，也要参加工作，去组织周围村妇女给红军做被服。”母亲心灵手巧，又在部队学会做军旗。部队物资缺乏，父亲对母亲说：“做军服剪下来的布头，要留下，可补衣服用。”同志们受了伤或是生了病，母亲就去照护。我们的窑洞，既是卧室，也是父亲开会办公的地方，父亲的战友们来开会，父亲总是让母亲做好吃的。母亲的拿手好饭是羊肉哨子、剁荞面。直到解放后，老同志见了母亲还说：“我们还想吃刘嫂子的剁荞面。”

有的乡亲以为父亲当了总指挥，就想捞好处，家门中他的一位叔叔到游击队想当个什么“长”，父亲让他去当战士。教育他说：“干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想当官就别来，要来就要吃苦，就要不怕死。”我的两个叔叔，还有家门的叔叔，到红军后都是先当战士。

父亲对红军指战员关怀备至，待他们亲如兄弟。部队行军到了哪个战士家附近，就叫给两块大洋让他们送回家去。老百姓都说：“把娃娃送到老刘那儿，我们放心。”行军打仗时，他常把马让给走不动路的小战士或伤病员骑。有一次，宣传干部孔令甫腿受了伤，父亲与杨森同志亲自抬他。孔令甫后来见人说：“太难为总指挥了。”游击队生活艰苦，有一次，一个同志打仗把棉衣丢了，父亲就把自己的棉衣脱给他穿。母亲看见了，就又把身上穿的花棉袄叫父亲穿在里面，她赶紧找布拼凑着给父亲再做一件新棉衣。王世泰叔叔回忆说，一年冬天，他与父亲同盖一床被子和一个棉大衣睡觉，世泰叔叔小父亲7岁，个头高，他睡熟后把被子全裹到他身上，还伸腿放到父亲身上，父亲被冻醒了，但他怕耽误了世泰叔叔睡觉，自己就披上大衣睡。红军作战休息好很重要，因此，每到一宿营地，父亲总是前后看，同志们的吃饭是不是安排好了，有时还亲自为部队同志炖羊肉。他不仅关心同志们的生活，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一有空就教小战士认字，还亲自教他们射击、骑马。有一次战士教我骑马，马惊了，跑了一里多路，但我没有摔下来，父亲看见，先惊后喜，说“我女儿练出来了。”他还与战士摔跤，有的同志遇到不开心的事，他去开导。出了毛病，他善意批评教育。有的战士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骂人家是地主的“龟孙子”，还说“那种人不能参加红军！”父亲说，“出身不由他，但走什么路可以选择。只要有觉悟，为什么不能参加红军。”富农家庭出身的杨成森同志就是父亲批准参加红军的，他表现很好，解放后当了民政部部长助理。

父亲时刻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他治军严格，亲自为部队起草了十八条军纪，让战士们背熟，遵照执行，并率先垂范。父亲自己有了过失，主动请罚。一次，父亲与战士练习摔跤，不小心把战士摔伤了。父亲主动请罚下厨做饭三天，战士们说这三天饭特别香。都说：“老刘厨艺也呱呱叫。”红军行军打仗，从不骚扰百姓。缴获敌人的物资，除武器外，粮食、衣物大部分分给穷苦群众。在打靖边的路上，父亲听说当地群众缺粮，就让部队多吃南瓜省下粮。军队行军遇到森林火灾，父亲亲自指挥灭火。

红军纪律好、爱护老百姓，老百姓把红军作为自己的子弟兵，争着为红军送信、带路、抬担架，红军不论到哪个村子，群众总争着把红军带到自己家中住宿。

父亲全身心投入革命，他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失败的痛苦，但他从不灰心，而是把失败作为成功之母。他深知书本上的知识，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1928年渭华起义

中，他看我军牺牲很大，很痛心，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对得起烈士，要继续前进！”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决定到敌人统治薄弱的黄土高原搞武装斗争。回到陕北后，一天一天壮大了人民武装。

父亲深知，为人民打天下，不是少数人能完成的事业，要动员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说朋友越多越好。他不仅在劳苦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还团结了陕甘“哥老会”许多“大爷”，例如永宁山的马海旺，他主动支援红军，常来我家，后来当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他的孙子至今与我们还来往。黄龙山“大王”郭宝珊被父亲争取过来参加革命，解放后当了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红军时他常来我家，他的孩子和我们至今是好朋友。那时不叫“统战工作”，叫“交朋友”。这也是实践要你这样做的。

父亲去世时，他的皮包里只有6支香烟、半截铅笔。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物。他干革命后，家也被敌人抄了，但是，他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就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思想，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还有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高贵品德。今天，时代不同了，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大局为重的品德，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宗旨不能变，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国富民，为党争光。

选自《军事历史》2003年第5期

刘力贞陕西省人大副主任、刘志丹之女

刘志丹对红军长征的重要贡献

文萋 文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为建立共和国的战斗中，无数的中华优秀儿女为此献身，1999年被中共中央军委列为36位军事家之一的刘志丹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人之一，1936年4月14日牺牲于东征战场。刘志丹牺牲后，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对于他的功绩和品德，各方面都有不少研究，但他对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贡献仍觉研究不够。今天，在纪念刘志丹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给以客观的评价。

刘志丹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前身，是其和谢子长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刘志丹、谢子长就在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先后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经过几年艰难曲折的斗争，到1935年初，已经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富西、富甘、赤安、华池、庆北、合水、安塞、赤淳、中宜、新宁、新正等11个县的南区苏维埃政府。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组织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刘志丹先后任师长。边区有4个主力团及十余支游击队。陕北苏区之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赤源、秀延、延川、延水等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创建陕北根据地的武装组织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边区有3个主力团和十余支游击队。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西北根据地的形成。其区域在鼎盛时期，东临黄河之滨，西到六盘山下，北起长城，曾经建立过陕甘边、陕甘晋省、陕西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及45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刘志丹等创建的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唯一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及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

了落脚点，也是红军改编后抗日的出发点。

刘志丹指挥的西北红军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亲调陕、甘、宁、晋、绥 5 省军队共 6 个师、30 个团约 5 万兵力，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密切配合，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统一指挥下，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历经十余战，解放了 6 座县城，歼敌 2000 余人。在 20 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将游击区扩大到 30 多个县，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发展到 5000 多人，地方游击队扩大到 4000 余人，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大江南北红军区域遥相呼应，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

1935 年 7 月，蒋介石又调动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宾、马鸿逵、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达 10 万之众，向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歼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在慕家塬等战斗中获胜，给敌以重创，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此时，首先迎来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牵制了 10 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南方各路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长征。

1935 年 9 月 15 日，红二十五军先期长征到达延川永坪镇。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要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建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三支红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建立后，于 10 月 1 日至 12 日在劳山、榆林桥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重创东北军第 67 军，击毙第 110 师师长何立中，俘第 107 师第 320 团团长高福源。劳山战役胜利后，在清理战利品时，从缴获的文电中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甘肃通渭的静宁地区，有进入陕北的迹象，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即确定部队继续南下攻打富县、洛川，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与此同时，9 月 20 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21 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缴获的《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 23 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 70 万，编为赤卫队者 20 万，赤军者 2 万”，“匪军长刘志丹辖 3 师，枪有万余”，“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这消息，使中共中央决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佯攻天水，北渡渭河，避敌主力，迅速北上。《大公报》无意的报道，告知了人们西北根据地的存在和红军力量的强大，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的向导。9 月 22 日，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强调“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并号召“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小学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意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次会议所作的重大决策，不仅为红军找到了一个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同时也确立了领导全国革命的根据地，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

从此，西北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新时期。

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它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在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开辟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除西北根据地外，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被迫先后撤出根据地

实行战略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结果只剩下一个陕北。”西北根据地在刘志丹等领导下不断粉碎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先后建立了 45 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坚持下来的一块红军区域。

1934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连同中央机关共 8 万多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历时 1 年，转战 11 个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终于带领陕甘支队及中央机关到陕北，完成了战略转移，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1936 年 10 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后，相继抵达西北根据地。

1935 年 11 月初，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象鼻子湾会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

11 月 21 日至 24 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战役的全面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前，西北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左”倾路线的执行人逮捕，许多军队和地方干部被杀害。中共中央到后，立即停止了“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援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做出了优异成绩和重大贡献。根据地人民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军费，踊跃参军参战，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节衣缩食，支援红军作战，成为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在中央红军刚进入根据地时就完成 970 余担粮食的任务。赤源县在 1935 年 12 月 26 日前筹款 1600 元。为扩大红军，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富县组建了一个团，整建制编入红二十九军。直罗镇战役时，富县和中宜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已近初冬，缺衣少鞋，根据地妇女夜以继日缝衣做鞋，截至 1936 年 3 月，陕西省群众做军鞋 8486 双，袜子 535 双。延川县在 4 天内赶制军服 3000 套。一些地方妇女还组织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伤病员服务。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保证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衣食用度，为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做出巨大贡献。正如毛泽东 1945 年 4 月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

壮大红军力量，策应了三支红军主力会师 1935 年秋，西北红军主力发展到 5000 多人，地方游击队约有 4000 人。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时 3400 多人，建立红十五军团后，全军共 7000 多人。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对于粉碎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北上，有着重要意义。1935 年 11 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全军约 1.1 万人。

1935 年 12 月下旬后，中共中央陆续将原西北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整编组成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和神府独立师（师长王兆相）、关中独立师（师长白志文）。这些武装力量的组建，更加壮大了主力红军的力量。从狱中释放不久的刘志丹，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听从分配，顾全大局，积极投入新的战斗。1936 年，红一方面军先后组织东征和西征战役，是中共中央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两次重大军事行动，编入红一方面军的西北红军奋勇作战，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甘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东征战役中，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将军壮烈牺牲。

刘志丹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和他的战友创建的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

有力地策应了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并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创建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他的英名将和长征一样永载史册。

选自《军事历史》2003年第5期
文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
文颖陕西省华县柳枝中学教师

刘志丹指挥粉碎第二次“围剿”

刘懋功

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扩大、红军的胜利发展，惊动了蒋介石。1934年10月以后，蒋介石开始策划第二次“围剿”，调动了共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马对我陕甘边、陕北、神府三个根据地采取“分割包围”战术，妄图各个击破，进而达到消灭的目的。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北线井岳秀的86师驻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绥德、横山、靖边一带；高桂滋的84师驻清涧、安定、延安、延长、延川一带，该部装备精良，气势汹汹，直逼我陕北根据地腹心地区，但因新从河南调来，立足未稳；西线马鸿宾的35师驻陇东、环县、合水、庆阳一带；蒋介石的嫡系61师驻正宁、宁县一带；南线杨虎城部的四十二师驻宜君、洛川和黄陵一带；晋军则陈兵黄河东岸。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敌军采取从我根据地周边向中心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企图将我根据地一块块吃掉。但蒋介石的如意部署，一受敌军内部矛盾的制约，锣齐鼓不齐；二受西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制约，故迟至1935年4月方才就绪。

当时，我陕甘边、陕北、神府根据地被敌军分割，互不连接，主力红军虽有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两个军的番号，但实际兵力不足3000人，即使加上地方游击队3000余人，合起来也还不足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装备更无法相比。为了粉碎敌军的“围剿”，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作战策略，决定首先在北线，集中红军主力，打破敌军精锐高桂滋84师的防线，然后向南、向西发展，巩固扩大根据地。具体战法则：不同敌硬拼，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有生力量，逐步削弱敌人，待条件具备时，吃掉敌重兵设防的孤立据点。3月底，他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抗日义勇军从陕甘边调到陕北，刘志丹也继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主力红军兵团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根据刘志丹的作战部署，陕甘边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中是侧翼战场，其任务是牵制敌军，配合主力在陕北的作战行动。留下来的部队骑兵团在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同志的率领下，跨越子午岭，过正宁、宁县，冲过敌军封锁线，并一举攻克陕西长武县城，歼敌近百人，缴获甚丰，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随即，骑兵团又奇袭国民党环县县政府驻地曲子镇，歼民团200余人。2月中旬，杨森又率领骑兵团东进延安，在高桥川口、三十里铺、松树林、金盆湾、甘泉临真镇等地出击敌军和民团10余次，有力地牵制了敌军的兵力，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给根据地军民以极大鼓舞。

我红二团从陕北回到南梁后，正值马鸿宾部35师向陕甘边根据地推进，遂受命在老爷岭一带阻击该敌进攻。在游击队、赤卫军的配合下，3月下旬，我团配合红三团和义勇军主动出击悦乐镇东北的黄大湾，歼敌35师一个连，这样就有力地配合了刘志丹亲自指挥的红军在陕北的作战。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到4月中旬，陕甘边根据地的形势就十分严重了。为了保存实力，按照刘志丹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南梁，向敌后三边一带发展。此时，原红二团团长刘景范已就任陕甘边军委主席，团长一职由孔令甫接任。4月14日，南梁荔园堡被敌35师侵占，陕甘边领导机关迁移到保安县石卯湾。北上途中，红二团在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团长孔令甫、政委胡彦英率领下，4月下旬在赤安县西北的杨清川西沟塌和张廷

芝部的王义元骑兵连遭遇，我先敌攻击，将敌打垮，缴获了几十匹战马。5月中旬，又在吴起镇东部的宁塞川、五谷城歼灭反动民团200余人。接着北上靖边，在宁条梁附近的崔家涧攻克了敌人的一个修械所，收缴了一批修枪支的机器、工具和一批待修枪支。随后又挥师南下，在吴起镇乱石头川的梁家台村夜袭张廷芝带领的骑兵部队。敌人猝不及防，大部分连衣服、裤子也顾不上穿，光屁股骑上没备马鞍的马逃跑。这一仗虽然未把张廷芝活捉，但缴获了十几匹战马和近百套鞍辔。就在这个时候，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记得当时和我一起转为党员的还有王四海同志。有一天，在吴起镇附近的一个小村里开了个会，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孔令甫团长、胡彦英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朱奎等同志。会上，团党委书记胡彦英讲话，介绍了我们在工作和战斗中的表现，代表团党委提出同意我们转为党员的意见，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最后举行宣誓仪式。记得誓词有“为党奋斗，保守机密，不怕牺牲，永不叛党”等内容。当时没有预备（候补）期，我转为党员后立即被推选为团党委委员。

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在安定县白庙岔与红二十七军会合。5月4日，在安定县玉家湾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

第二次反“围剿”的转折点是1935年5月7日至9日，在安定县杨家园子、老虎堰、马家坪，主力红军三战三捷。三次战斗都是刘志丹亲自指挥，共歼高桂滋84师两个营加两个连共1300余人，迫使敌84师驻安定县城的一个营和驻延川县永坪镇的一个营退守瓦窑堡。安定县城遂成为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从1935年5月9日解放安定县城开始，主力红军从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作战。到6月30日止，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转战800里，从东向西一连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共6座县城。我们红四十二师二团作为主力红军的一部分，在攻占6座县城的战斗中，主要参加了解放靖边之战。

靖边攻坚战

靖边县南邻保安、安塞、安定，西北与内蒙古交界，位于毛乌素大沙漠边缘，是陕北土皇帝井岳秀统治的一个重要据点。守敌是86师513团2营，营长曲子鹏是井岳秀的得力干将，辖4个连400余人的兵力，另有保安队和民团200余人。县城背靠高山，面对芦河，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

刘志丹同志是军事家，不但善于指挥游击战和运动战，也深懂攻坚战术之奥妙。他决定集中红四十二师二团、三团、抗日义勇军、红八十四师一团、三团共5个主力团，加上陕北的游击纵队、赤卫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奔袭拿下靖边城。

6月23日，我们红二团由安定北上，25日进抵靖边县东南的青阳岔待命。刘志丹召集八十四师师长杨琪及各团领导开作战会议，分析敌情，分配任务，讨论作战方案。我们红二团的任务是与红三团协同，攻占靖边城墙东南角的城楼，然后向敌县政府、保安队、警察局进攻并营救监狱中关押的同志和群众。城外由游击队、赤卫军负责堵截逃敌和拦截来援的敌军。

团领导开会回来后，向连干部做了传达部署。接下来是制作攻城云梯，练习攀登技术，检查武器弹药，看地形，找向导等。作为连队经济员，我还协助团经理处长筹集干粮，商量如何解决天热部队饮水问题等。刘志丹不断到各团、连了解检查备战情况，和战士一起说笑拉话，两三天到我们红二团来了好几次。

6月27日傍晚，部队向靖边城开进。夜行军80多里，次日凌晨两点左右到达靖边城东的河岸边。这时，刘志丹又来到我们团，向孔令甫团长、胡彦英政委询问部队情况。他说这里离城只有两里多路，切实注意不要发出响声，不要吸烟，以免声响和火光惊动敌人。还特别交代涉水过河时要注意安全。

芦河是沙底，河岸和水流平缓，水深只及膝盖。三四个团按预定时间准时下水涉渡，既

听不见战马嘶鸣，也听不到人说话。由于长途跋涉，天热出汗，渴得难受，我和不少同志一边涉水，一边把脸埋进河里喝水。过河后，辨明预定方位，我们抬着攻城云梯开始向东南城角隐蔽运动。原预定4点钟总攻，时间已经到了，总攻命令却没下达。事后知道是由于抗日义勇军被向导带错路，未能按时到达战斗位置造成的。但这时我们师的三团已开始行动，他们架云梯迅速爬上三丈多高的城墙，在敌军哨兵报警的枪声中，战士们喊着杀声扑向东南角城楼。我们协同作战的二团怎能袖手旁观？团长一声令下，我们也迅速架起云梯爬上城墙。东南角城楼的敌军顷刻间被三团全歼。三团的部队顺势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孔令甫团长指挥我们一、二两个连下城墙去打敌县政府。但这一段城墙没有下去的坡道，我和几个战士急忙把云梯搬上来往城里放下去，心急的同志干脆顺着陡直的城墙往下溜，有的人被摔伤了。进城后，我跟着刘安堂连长向敌县政府冲击，指导员王四海带两个排去打警察局和监狱。我们打进敌县政府活捉了敌县长和十几个官吏；王四海率队攻占了监狱，救出几十名被关押的同志和群众，但不幸的是刘安堂连长的右臂被打伤。

敌人利用街墙、房屋继续顽抗，并且丧心病狂地抓了一些老百姓当人墙，向我军射击和投掷手榴弹。为了不误伤群众，我们伤亡了一些战士。由于西山寨、钟楼、城隍庙等制高点还在敌军手中，战斗仍然十分激烈。直到下午两点多钟，义勇军攻占敌军最后一个顽固据点西山寨，靖边古城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靖边一战，击毙敌营长曲子鹏，生俘靖边县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等100余人，歼敌600余人，缴获火炮6门，长短枪600余支。我军伤亡指战员150余人。与我一起从庆阳游击队编入红二团的两个战友也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战后，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把烈士们的遗体掩埋在芦河滩上。

曲子鹏营的覆灭把驻守保安县城的敌80师另一个营吓破了胆，他们于6月30日放弃保安县城逃往定边。保安城不攻自破，遂成为红军解放的第六座县城。

至此，蒋介石苦心经营的第二次“围剿”彻底失败，最终以损兵折将6000余名而告终。

在刘志丹领导下，我西北红军赢得了党在西北开展革命斗争以来空前的大胜利。原来被敌人长期割裂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从此连到了一起，统一起来，形成一块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百万、建有2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发展到拥有2个军、2个师，约6000余人，装备精良；各路游击队也发展到4000余人，为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形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破坏，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党中央、毛主席不得不历尽千难万险，转战二万五千里，来到西北。在这时，这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经过长征后的落脚点，指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刘志丹同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懋功曾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团政治委员

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

刘懋功

激战慕家塬、定仙娥

1935年7月，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由毛主席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北部会师后，继续北上。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将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入陕西，并纠集西北军、晋军、宁夏马家军、中央军加上陕北地方部队，共10万兵马，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并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接着对陕甘、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

以刘志丹同志为首的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面对10倍于我的强敌，仍采取利用矛盾，

各个击破的策略，制定了集中红军主力，趁敌部署未完成前，先打东线晋军，再打南线立足未稳的东北军的作战方针。

1935年7月12日，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三团、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挺进到绥德县西部三皇峁、马蹄沟一带，向守敌晋军84师一个工兵营发起进攻，歼敌100余人，并击溃从周家硷来援的一个营敌军，随即又在绥德西南的高家塌（现属于洲县）袭击84师两个营，击伤敌501团团长艾杰三，歼敌300余众。

6月底，打下靖边后，我红二团休整了一段时间。8月初，奉命北上，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攻击慕家塬。慕家塬在吴堡县城北约20里处，驻有晋军206旅412团一个连。这一仗由红四十二师三团主攻，二团打援。8月11日深夜，战斗打响后，红三团突击队在团长王世泰同志亲自带领下涉过护城壕，迅速运动到寨墙下，架云梯登城。敌军向寨墙外猛烈射击并拼命投掷手榴弹，突击队在敌强大的火力压制下，一时攻不上去。团长王世泰紧急组织火力反击，并奋不顾身地冲到最前沿，在云梯下指挥登城。这时敌人的一颗手榴弹在他的脚下爆炸，顿时血肉淋漓，王世泰负了重伤，战士们见状，急红了眼，拼命往上冲，把手榴弹投向敌人，奋勇攻进山寨，一鼓作气将守敌全部歼灭。这时，敌军其他几个连正从吴堡、辛家沟、郭家沟三个方向赶来增援，也被我们预伏部队包抄击溃。此战消灭晋军600余人，使敌412团受到重创。

慕家塬之战给敌人造成了错觉，他们以为我主力红军的战略目的是继续北进，要打通与神府根据地的通道，于是便急忙调兵遣将进行拦堵。刘志丹将计就计，表面做出北上假相，暗地率主力南下。绥德县东南隅定仙娥镇驻守着敌412团一个营的兵力，这时正被当地游击队和赤卫军围攻。晋军正太护路军第3旅6团在旅长马延寿带领下渡过黄河，正在赶来援救这个营的路上。刘志丹当机立断，决定伏击这个团的敌军。

8月21日上午10时许，当敌人在枣林坪附近进入我伏击圈后，刘志丹一声令下，我们红二团首先从正面发起攻击，红三团和义勇军则从侧面向敌开火。敌人遭到突然打击，顿时乱成一团。旅长马延寿，外号“马老虎”，是老行伍出身，很快清醒过来，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向正面阻击的红二团疯狂反扑，企图打开一条向西南的通路，以便向定仙娥之敌靠拢，红二团顿时承受到很大的压力。

刘志丹当时正在我团阵地上指挥，见此情况，急忙调动兵力围歼敌人。但不巧他身边的参谋人员都下到各团去了，只有一个警卫员在。于是他命令我说：“懋功，你马上跑步到三团传达我的命令，叫他们从侧面猛攻！叫义勇军从侧后方猛攻，堵住敌人退路！”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受总指挥交给的任务，不由得一阵激动。我把命令复诵了一遍，顾不得头上横飞的子弹，立刻提着枪猫腰跑去，一口气跑了四五里路，传达了两个命令。等我再返回刘志丹身边复命时，敌军已全面崩溃，被我军压缩到金不烂沟里，失去了反击能力。我们的部队冲下山沟，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吼声，敌人的武器弹药丢得满地都是。到中午1点左右，枪声已经沉寂，战斗胜利结束了。

定仙娥这一仗，我军毙伤敌正太护路军第3旅6团副团长齐汝英以下200余人，俘虏18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6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50余挺，步枪1000多支。这是反“围剿”以来首次歼灭整团之敌，是取得最大胜利的一次战斗。这一仗，给了东线“围剿”的晋军当头一棒，迫使晋军大部撤回黄河东岸，其余的只能凭借坚固的工事据守，不敢轻举妄动了。战后，我们红二团开赴延川县文安驿休整。途经无定河白家川渡口时，上级特别安排我们去看被我军“俘虏”的一架敌军飞机。这架飞机是8月11日慕家塬战斗后，从山西飞抵定仙娥一线对我军阵地进行低空侦察时，被我红二团战士用轻机枪和步枪击伤后，迫降到绥德薛家峁塬顶上，连同两个驾驶员一块被我赤卫军俘获的。我们见到时，这架飞机的一个机翼已经烧坏。由于薛家峁在红白交界处，当地苏维埃政府怕不安全，便发动群众抬、牲口驮，硬是把飞机囫圇个弄到船上，沿无定河运到了清涧县白家川。

我们从没有这么近距离观看过飞机，稀罕得不行，大家七嘴八舌、指指点点，不明白飞机这玩意儿咋能飞上天？正在这时，刘志丹来了，他指点着讲了些飞机的构造和用轻武器打飞机的要领，建议找些懂行的工人和被俘的飞行员一起把飞机拆卸开，妥善保管起来，以后需要的时候，修理装配起来，咱们还可以使用。

当我第一次近观、抚摸飞机时，只觉得新奇、稀罕，没有其他想法，哪想到十几年后竟然会和飞机结下不解之缘，在空军一干就是 30 多年。

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大约在 1935 年 9 月 12 日或 13 日，我们听到经过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保安县永宁山的消息，不由得十分高兴。我心里想，几年来老是见本省、外省的国民党军队来“围剿”、进攻我们，这回终于有一支党领导的兄弟红军来到陕北和我们共同战斗，消灭反动派了！那股兴奋的劲儿真是没法说。第二天，总指挥刘志丹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向我们传达中共西北工委《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和《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他介绍说，红二十五军 1934 年 11 月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进入陕南，在陕南打下了 5 座县城，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十几个区的苏维埃政权。现在红二十五军除留一部分部队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外，主力部队已从陕南经甘肃南部进入了陕北，准备与我们陕甘边、陕北红军会合。刘志丹说，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老红军部队，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陕甘边、陕北红军要热情地欢迎他们，向他们学习，紧密配合，并肩战斗，粉碎敌军的第三次“围剿”。最后，他还就会师时间、地点等具体问题做了安排说明。会议结束后，连干部分头向战士们做了传达。大家兴高采烈地理发、洗衣服、擦拭枪支，急切地盼望着与红二十五军的战友们会合。

9 月 15 日，红二十五军近 2000 人在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领下，由永宁山开抵延川县永坪镇，受到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9 月 16 日一大早，红 26 军、红 27 军在刘志丹的率领下，由安定县西部的李家岔一带浩浩荡荡地向永坪镇进发。由于反“围剿”的一次次胜利，缴获甚多，西北主力红军的军容、装备已相当可观，每个连少则 5、6 挺、多则 9 挺轻机枪，弹药也很充足，干部都配备手枪或驳壳枪，原来各种各样的便衣也都换成了比较统一的灰色军服军帽。5000 多人全副武装的队伍，成行军纵队，昂首阔步地行进在根据地的土地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沿途不断有乡亲夹道欢呼，那种兴奋、自豪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永坪镇，两军指战员们立即像河流汇合一样融合到一起，热烈地欢呼、握手、问好。红二十五军大多是湖北、安徽人，我们西北红军则以陕西、甘肃人居多，说的是各自的方言，许多话听不懂，大家只好比着手势交谈。不少红二十五军的战友很感兴趣地观看我们的武器，西北主力红军有这么多的机枪，使他们感到意外（红二十五军经长途艰苦转战，装备、军服都差一点）。

第二天，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随红二十五军行动，领导成员全部是二十五军的领导干部）召开联席会议，按照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团的意见，决定组建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次日（9 月 18 日）上午，在永坪镇的石油矿广场召开了军民万余人的联欢大会，庆祝红十五军团成立。会上，徐海东、刘志丹分别讲话，号召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号召红军全体指战员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并肩战斗，为粉碎敌军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壮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而奋斗。接着，宣布成立红十五军团及军团、各师领导人名单。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为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 3 个师（红七十五、红七十八、红八十一师）。红七十五师由原红二十五军改编而成，师长张绍东（后叛变革命）、政委赵凌波（后叛变革命），辖两个团（二二三、二二五团）；红七十八师由原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改编而成，师长杨森、政委张达志，辖三个团（二三二、二三四、骑兵团）；红八十一师由原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改编而成，师长贺晋年、政委张明先（二十五军干部，后脱离

革命)，辖二四一、二四三等团。全军团共约 7500 人。

这次改编，刘志丹同志让出了主要领导职位（他原是西北军委主席）。他本人虽毫无怨言，我们原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们在下面却有议论，不理解。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的确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搞的鬼，他们已经在预谋“肃反”了。

鏖战劳山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军团首长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赞同刘志丹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战建议，南下打击立足未稳的东北军。接着又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作战行动。当时，东北军 67 军军长王以哲指挥的 110 师和 129 师已进占延安，甘泉县城留驻 110 师的一个营。另外，在陇东方向还有东北军 57 军军长董英斌率领的三个步兵师，何柱国骑兵军的两个骑兵师，共七个师对我西北根据地形成南、西夹击之势，在此之前，西北红军还没有和东北军打过仗。张学良依仗装备精良的 30 万兵力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头衔，并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我们如能打他个歼灭战，煞一煞他的气焰，对震撼敌人营垒，鼓舞我军和根据地人民的士气，将起到很大作用。

9 月 20 日下午，红十五军团主力部队从永坪镇出发南下，到延安北部的蟠龙后，为迷惑敌人，又掉头向西行军，进入安塞境内。军团首长两次召开会议分析敌情，进行作战部署后，发动地方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和赤卫军控制道路，封锁消息，部队夜行军悄悄由安塞西南的西河口、高桥镇绕到甘泉县城西北约 60 里的下寺湾、王家坪一带。

军团首长决定派红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围攻敌 110 师驻甘泉城的一个营，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诱使驻延安之敌大部队南下增援，我主力预伏在延安至甘泉的劳山一带，摆成一个口袋阵，伏击歼灭敌有生力量。劳山镇南距甘泉县城约 30 里，北距延安县城约 60 里，东西两边群山耸立，林草茂密，中间夹着一条河沟，咸（阳）榆（林）公路沿河而过，地势险要，易于隐蔽，是陕西关中到陕北的咽喉地带，也是打伏击的好地点。谙熟兵法和陕北地理环境的刘志丹选中这个地方打敌援兵，无疑是英明之举。

兵力的具体配置是：红七十五师预伏在劳山北边公路两侧山上，负责关闭袋口；我所在的红七十八师预伏在劳山中部和南边公路西侧山上；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预伏在离甘泉县城较近的白土坡，阻敌前锋，不许接近甘泉。军团首长决定：待敌进到劳山时，由二四一团首先发起阻击，以枪声为令，各部队同时发起进攻，击其身，断其尾，居高临下，一举将增援甘泉之敌歼灭。

我伏击部队全部进入阵地后，围攻甘泉城的二四三团加强了攻势，被围在城里的 1 营敌军不断向师部求援。10 月 1 日上午，敌 110 师师长何立中果然率部倾巢出动，由延安南下增援甘泉。由于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协助，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在对我军的战役意图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钻进了我们的埋伏圈。在下午 2 时许，当敌先头部队进至伏击圈最南端的白土坡时，我二四一团轻重火力一齐开火，阻其前进。枪声一响，红七十五师、红七十八师也同时发起攻击。20 多里长的山谷里，枪炮声如雷鸣，喊杀声四起，敌军建制立即被打乱。由于东北军的老兵多，有战斗经验，这个师又是主力师，因此，纷纷利用地形进行反扑。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在战斗打响后，由于敌军的行军队形拉得很长，七八千人的队伍，头尾相距 20 多里，让垫后的 603 团漏在了“口袋”之外，使其得以仓惶逃回延安。装在“口袋”中的敌军妄图突围，便集中火力向我伏击部队猛烈射击，集团式的兵力向在白土坡一带阻击的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疯狂反扑，妄图向甘泉城靠拢，当我七十八师二三四团三营在营长孔令甫（原红二团团长）、教导员王四海率领下从西山冲下来向敌进攻时，我冲到白土坡前面时正巧碰见刘志丹副军团长。见到我，他立即把我喊住，说：“懋功！你马上通知你们营长、教导员，不要管川道里的敌人，你们营赶快过河去抢占对面的山头，一定要坚决堵住敌军南逃的通路！”我马上跑去把命令传给营领导，王四海教导员立即带领我们七连和九连跑步过了白土坡下的公路，跨过河沟，向对面山上冲去。

敌军见我们登山，也从侧翼扑向山坡，和我们展开了“爬山比赛”。双方几乎同时到达山顶，但敌人在我们的猛攻下滚下山坡，我们乘机猛追向山下溃退之敌。

此时，太阳已经西沉，川道公路上的敌军主力已被我七十五师、七十八师二三二团、骑兵团穿插分割成几块，正逐个被吃掉。向我东山进攻之敌受到重创，已成强弩之末，攻势趋弱。彻底消灭这股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营长的命令下，我们端着上了刺刀的七九步枪，顺着山坡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一部分敌军被刺死，大部分交枪投降，哀求饶命。

下午6时许，战斗结束了。此役共毙、伤敌110人，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以下1000余人，生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近4000人，缴获火炮12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5000余支，战利品中还有许多棉军衣、棉大衣，这也是我们红军过冬急需的物品。

从东山上向下冲锋时，我三营教导员王四海左脚腕受重伤，我被指定为代理教导员。战斗结束后正式任命为三营教导员。

血洒榆林桥

劳山之战，给东北军迎头一棒。从此他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战术上也改为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对我根据地进行封锁、围困，企图逐步推进，从而达到压缩我根据地、围歼红军的目的。

与此相反，劳山战役之后，我红十五军团则主动南下寻找战机，目标指向甘泉县城以南60里的榆林桥。榆林桥是富县的一个大镇，座落在洛河东岸咸（阳）榆（林）公路上。镇子四周有城墙卫护，只有南、北两个城门。东北军107师619团一个整团驻镇内和东山，621团的一个营驻西山，共约2100余人。红十五军团决定乘胜南下，拔掉这颗钉子。

我军的兵力配置是：红八十一师沿公路由北向南进攻，先扫除外围之敌，再进攻镇内之敌；红七十五师由东向西进攻，攻占东山后继续向镇内进攻；我们红七十八师（只有一个团，团长韩先楚）由西向东，攻占西山制高点后，通过结冰的洛河，然后进攻南门，形成三面合攻之势，务求突破。

10月25日凌晨，战斗打响，3个师同时进攻。榆林桥西山山高坡陡，敌居高临下，我们又是仰攻，地形对我们很不利，加上敌人火力密集，攻了几次，没有奏效。伤亡很大，牺牲了一个营长，另一个营长和两个教导员负伤。我的左小臂接近肘腕处也被敌人子弹穿透，负了重伤。师长田守尧和团长韩先楚急了，亲自率队冲锋，终于将敌一个营基本消灭，占领了西山。将高地之敌肃清后，我师接着冲下山坡，跨过洛河，向榆林桥冲击。这时，敌军组织兵力反扑，把我们压制在河滩上。田守尧师长、韩先楚团长指挥轻重火力将敌击退。反复争夺后，我师在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协同下，攻占了南门，突入城中。敌军利用窑洞、房顶殊死顽抗，巷战打得异常激烈。后来我军战士登上窑背、房顶，从高处或烟道向下投掷手榴弹，才将敌人制服。这次战斗，毙伤敌军300余人，俘虏1800余人，缴获迫击炮8门，重机枪16挺，轻机枪108挺，长短枪1500余支。我们七十八师俘虏了敌619团团长高福源。

榆林桥俘虏的高福源，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东北军中很受张学良的信任。他被送到瓦窑堡后，经过周副主席的教育，思想转变很大，主动要求回去劝说张学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他对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不幸的是，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高福源被对立面枪杀了。

这次打榆林桥，我胳膊负伤。军团卫生部长钱信忠同志给我治伤。他虽是“留过洋”的专家，但当时没有药品，只能用盐水冲洗，大冷天也化了脓。劳山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两个小战士照顾我，一天几次用纱布搓成捻子，蘸上浓盐水，从我胳膊的伤洞里穿过去，来回拉扯沾掉脓液，每次都疼得我流泪。我的左手不能动，不能做事，房东大娘母女像对待自家亲人一样主动帮助我。过了几天，部队要出发，团政委要我到后方医院去。我听说后方还在“肃

反”抓人，坚决不去。他突然拔出手枪，对准我的脸喝道：“敢违抗命令，我枪毙你！”这时，正好田守尧师长赶来，猛地从下面一拳把手枪打飞，训斥他：“你这是干什么？”他气呼呼地说了原由。田师长知道我被“肃反”整怕了，转过身问我愿意到医院吗？我说愿跟部队走。田师长说：“那你就跟师卫生队走吧，给你调一副担架！”在师长的安排下，我进了卫生队，行军时就躺在担架上。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又伤得较重，我的伤口过了很久才慢慢愈合。愈合后，左臂比右臂短了一段，因此被定为三级残废军人，我后来觉得组织上经济也很困难，就主动上交了我的残废证，要求上级取消了我的残废军人待遇。

在红十五军团攻克榆林桥之后，11月初，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在这里，中央召开了会议，决定纠正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问题。而在这之前，10月19日，毛主席和党中央已到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了解到“肃反”问题，毛主席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等同志接管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保卫局，防止事态发展恶化。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11月3日，中央又召开了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肃反”问题以及劳山、榆林桥战役的汇报，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党中央和毛主席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几天后，中央机关到瓦窑堡。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名被关押的陕甘边和原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同志终于获得了自由。当时，我们正向富县北部行动。可惜，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不知道。可以说，我一边打仗，一边仍背着担心被“肃反”的思想包袱。

为直罗镇战役打扫外围榆林桥枪声刚停，蒋介石又调动东北军5个师分两路进攻，企图把中央和红十五军团围堵在富县西南部洛河和葫芦河的夹角地带。毛主席审时度势，准备在葫芦河边的直罗镇打一个歼灭战，粉碎敌军的企图。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东边有张村驿、东村、羊泉镇几个敌据点，必须先“打扫”一下。1935年11月初，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奉命执行这项任务。这是红十五军团第一次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意图进行的作战行动。

羊泉镇驻守敌军一个连，地形平坦，工事也不坚固，比较好打。我们的迫击炮、重机枪一响，一个猛攻就打下来了。接着就打张村驿，歼灭了守卫的民团。最后打东村时，比较困难，这是当地地主武装据守的一个小土围子，只有几十个民团，也没有什么武器，但地形异常险峻，寨子位于塬（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的一个兀立的突出部上，四周是很深很陡的沟壑悬崖，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地通向寨门。我脖子上吊着重伤未愈的左胳膊，隐蔽在离寨子五六十米远的一个草堆后进行观察，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打进去，这时韩先楚团长上来了，问我怎么打法好？

我说：“这四周的土崖太高，路又这么险，夜袭肯定不行。只能在白天集中强大火力把对方的火力完全压住或摧毁，从这条小路上强攻进去！”韩先楚把我推开，爬在草堆侧面用望远镜向寨子观察。正在这时，寨子里的民团开了枪，一根土枪里装的铁条飞来，把他的头顶划开了一道血口。我正贴身站在他的身后，鲜血顿时溅了我一脸一身，我一把扶住他，急切地问：“团长，你怎么样？”他已经血流满面，昏迷过去，很快整个头肿得很大，嘴和眼睛都变了形，伤势很重。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我赶紧派人去报告徐海东军团长，设法用担

架把他抬了下去。

最后决定采取强攻方案。我们集中了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突击队员从唯一的小路抵近寨子，他们雨点般地将手榴弹投向敌人。寨里的民团被这猛烈的攻势打懵了，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纷纷丢下武器，像老鼠一样乱窜。部队打进寨子，才发现里面还躲着9个“洋人”（外国传教士）。

就在这次“清扫”战场外围之时，党中央决定取消“陕甘支队”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因刘志丹同志此时还没有恢复工作，任命周士第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

返回羊泉塬一带后，红十五军团随即进行打直罗镇的准备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他们都是刚成立的西北军委会副主席，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午后来到我们七十八师视察，接见了七十八师营以上干部，得知韩先楚和我在卫生队养伤，要见我们，田守尧师长赶快派人把我俩叫去。我们第一次见到中央首长，心情很激动。周副主席那时比较消瘦，留着齐胸的黑色胡须，两道浓眉下，一双眼睛黑亮有神，显得十分英武精干。彭总身体敦实，相貌质朴忠厚，脱下军装就像个农民。田师长介绍我时说：“这是二营教导员刘懋功同志，打榆林桥时负的伤，他是原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同志的老部下。”周副主席和彭总亲切地和我握手，询问我的伤情和恢复情况。周副主席说：“刘志丹是个好同志，在这里打下了这么大的一块根据地，功劳很大，了不起呀！现在他和被错误抓起来的同志已经都放出来了。”彭总也讲了相同内容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肃反”是错误的。他们还称赞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打得好，说明部队素质好，很有战斗力。

有一天，我营正集合在一起做打直罗镇的战前动员，周副主席刚巧骑马经过这里。我大着胆子向他提出一个请求，请他给我们全营讲几句话，周副主席爽快地答应了。他讲话不长，但极其简洁和生动有力，赢得了干部战士热烈的掌声。我们二营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是劳山、榆林桥战役后自愿参军的原东北军士兵，他们对周副主席的讲话感受尤深，说他们见过张学良，也见过蒋介石，听过他们的训话，但只有周副主席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周副主席真了不起，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比不了，他们表示要死心塌地跟共产党干革命，一辈子不后悔。

毛主席亲自指挥打直罗镇

直罗镇的周边清扫干净后，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叶剑英等军委首长决定，利用富县直罗镇的有利地形把敌人主力放进来，集中方面军全部兵力，采取“口袋战术”将其一举歼灭。

直罗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南北群山耸立，地形对我军十分有利。红一军团配置在北山上，红十五军配置在南山，毛主席的指挥所就设在西北侧的宝塔山上。

战前，七十八师由羊泉塬出发，天黑到达张村驿，进行战斗动员。我随团长韩先楚坐着担架参加了师部召开的动员会议。田守尧师长和崔田民政委分别做了动员，号召全师指战员坚决贯彻方面军首长的作战意图和决心，以实际行动实现“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胜利欢迎党中央、欢迎中央红军、欢迎毛主席”等口号。动员会结束时，师首长问韩团长和我伤势怎么样？是留守还是参战？我俩虽然伤重均未痊愈，但异口同声地坚决要求参战。师首长见我们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我们骑马随队行动。

11月20日早晨6时许，敌先头部队109师从黑水寺出发，由西向东前进。按方面军的部署，红军的一支小部队节节抗击、节节后退，一步步把敌人牵向直罗镇。下午4时许，敌109师全部进入镇子，并就地宿营。

当夜10时左右，七十八师按规定时间出发。部队以急行军速度向预定设伏地点前进，韩先楚和我也跟随在我们二三二团后面。听不见人喊马嘶，连狗叫声也没有（为避免暴露部队行踪，我们请周围老百姓把狗看起来了）。异常的寂静预示着一场生死拼搏即将来临。

拂晓后，我部来到距离直罗镇南约2000米的山岭上，看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司令

员正在山岭上观察敌情。周副主席看见我们，立即叫住我俩，关切地说：“你们伤还没好，跑来干什么？”韩先楚回答：“为了欢迎党中央，欢迎毛主席，这一仗我们一定要参加！”周副主席说：“不行，你们不能参战，快回到后边去！”韩先楚央求道：“就让我们到前边去看看吧！”我也说：“前边打仗，我们在后边待不住。”见我们态度坚决，彭总说：“让他们去吧！”我和韩先楚赶快向他们敬了礼，追部队去了。

韩先楚和我待在离前沿阵地约2里的山坡上，观望战斗进展。激烈的战斗在21日拂晓5时30分开始。红一方面军几乎全部兵力（红八十一师在围困甘泉及打援）从南北两翼向包围圈内之敌109师发起猛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七十八师集中炮火掩护步兵由镇南及东南向敌冲锋，敌军拼命顽抗，枪炮声、喊杀声震撼着山川。我军刚攻占敌人一块阵地，接着又被敌人反扑过去，这样拉锯般的反复争夺，到中午时，敌军的外围阵地仍旧没被突破。这时，我突然发现敌军密密麻麻地向北边的宝塔山上爬，显然敌军已发现那是我军的总指挥部。看见上面阻击部队很少，韩先楚和我都着急，但不知道毛主席在上边。正在这时，二二四团团长了，我们问他对面宝塔山上是哪个部队，他说毛主席在那儿。正在危急时刻，忽见红一军团一支部队从侧面上去了，他们用最快的速度爬上山顶，一顿机枪、手榴弹把敌军打得满山乱滚（50年代初期，我调空军任职。有一次和刘亚楼司令员谈起直罗镇战役和宝塔山的这次险情，他说：“是我带红二师突上去的。太危险了，我们拼命往上爬！我们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最早发现险情，向我大喊：‘亚楼，快上去，毛主席在上边！’我当时吓呆了，怎么出了这么大的漏子！？”刘亚楼在打直罗镇时，任红一军团红二师师长）。

到21日下午，激战了八九个小时，镇子还在敌军手中。田守尧师长火了，跑来对韩先楚团长说：“部队伤亡很大，干部也牺牲了不少，你马上回团里指挥。今天夜里无论如何要把镇子攻下来！”又一指我说：“你也回二营去。”我们巴不得这一声命令，抬腿向前沿跑去。韩先楚和我回到团里，重新调整兵力，组织火力，选定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当晚再次发起进攻。我营派出一个连伴攻，吸引敌军兵力和火力，主力向敌守卫薄弱点突然猛攻。经大半夜激战，从镇东南角突破一个口子，冲入直罗镇内，然后逐屋歼灭据守敌人。我们二营沿街道清剿街南的房子，一营和三营清剿街北的房子。一直打到天亮，镇子里的敌军主力已被歼灭，敌109师师长牛元峰，带领残部500余名官兵，退守在镇子东南角高地上的土围子里，从那里居高临下用火控制街道。我们被压在房子里出不来，战士们靠着背包坐下来休息，等天黑再行动。许多房子里都有敌人的尸体，满屋满墙是血迹，我们暂时只能待在这里。王荣的八连待的房子有一间敌军的尸体特别多，连长胆子大，靠着尸体打盹。谁知天黑以后，尸体堆里一个重伤兵没有死，缓过气来，硬是磨蹭着爬出来，一下子把八连长吓坏了。在一个居民院里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红军战士的遗体，手臂都被反绑着，这是红七十五师一个侦察班的战士，他们是头一天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敌抓获，用刺刀捅死的。

追歼牛元峰

方面军首长见敌军已成瓮中之鳖，决定留红七十八师（实际只有我们二三二团一个团）继续围攻土围子，其他部队向西追歼已被我军击溃的敌援兵106师。周副主席特别向田守尧嘱咐，寨子易守难攻，不必急于强攻，以减少损失。寨子里粮、水全无，敌军待不住，抓住敌军逃跑的机会，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当天晚上，我们二营向寨子里冲击没有奏效。但四连攻到离寨子二三十米的土崖下，隐蔽在几个窑洞里。当夜师、团首长又指挥一营进攻，坡太陡，打上去又被反击下来，伤亡了一些同志，师首长决定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围而不攻，等待敌人突围时再追歼它。

第三天（23日），白天晚上都是对射，敌我双方都没有什么伤亡。到半夜时分，突然感到敌人的枪声稀了。我觉得情况异常，立即命四连派一个班上去看看有什么动静。适逢田师长到达，阻止说：“跑不了的，让战士们休息！”我仍然放心不下，到天快亮时，派了一个班往上摸，没有遇到任何阻击，一直摸到土围子墙边，发现敌军只有几十个人，大部分竟然从

寨后的土崖上溜下去跑了。

韩先楚团长听到敌人逃跑的消息，暴跳如雷，跑来用手枪指着我说：“你是怎么搞的？你是怎么把敌人放跑的？说！不说我枪毙你！”叫我怎么说呢？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昨天半夜就想派人上去……”“想？想顶个屁用！你派了没有？派了没有？嗯？”手枪枪口直顶到我的额头上，我闭上嘴，不再说话，也不想再推卸责任。这时候，田守尧师长赶来了，他让团长把枪放下，问明情况后说：“和懋功同志没有关系，这不是他的责任！”他和崔田民政委领我们跑上土围子，分析了敌军的逃跑路线，决定赶快追。我们十几个人下了土围子骑上马，迅速向西南方向追去，部队也在后面跑步跟上。

我们沿着一条山沟追击，大概上午9点多钟，见沟里密密麻麻挤着四五百个敌人，老远见到我们就高喊：“红军长官，我们交枪！”一个个高举武器，把帽檐转到脑后。我们策马又追了一段路，发现一个小山头上有二三十个敌人。韩先楚说：“就咱们这几个人，冲不冲？”田守尧说：“冲！”我们十几个人举着手枪，高声喊着：“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纵马冲上山头。这些敌人赶快驯服地举起双手。从穿着和武器上看，这是一批军官和卫队。田师长问：“你们的牛师长呢？”几个人指了指山背后。这时候，我们听到一声枪响。转过山头一看，一个穿黑呢子大衣的军官仰面朝天地躺在山坡上的荒草中，两边的太阳穴正汩汩冒血，已经气绝身亡了。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的东北军109师师长牛元峰，继他的同僚110师师长何立中丧命劳山之后，又在这里落了个可悲的下场。

直罗镇战役全歼敌109师外加106师一个团，毙伤敌师长牛元峰、参谋长刘德裕以下6300余人。这次胜利，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立足陕北根据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套通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庆祝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会师及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会议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讲了话。毛主席在讲话中对直罗镇战役做了总结，赞扬了红军指战员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讲了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毛主席讲西北根据地和红军有很大的功劳，不仅要放出来，还要平反。听到这里，我和原红二十六军的同志都感动得哭了，衷心感谢党中央给了我们公正的评价，卸去了我们精神上沉重的包袱。

1935年10月19日后，王首道同志曾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委派，去瓦窑堡制止杀害刘志丹等同志，并作调查处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评价道：“直罗镇一仗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他的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跟随刘志丹指挥的北路军行动

粉碎敌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为了防止北线敌人扰乱，巩固根据地的后方，1936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北路军，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率领红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1935年12月下旬，中央将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整编为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共3个军和神府、关中两个独立师。红二十八军军长为刘志丹），扫除横山、绥德、米脂等县境内的几个主要敌军据点，消除对中央驻地瓦窑堡的威胁。我听说又要到刘志丹同志指挥下战斗，非常高兴。

红七十八师到瓦窑堡集中后，在传达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的会上我又见到了志丹同志，这次会上还见到了被“肃反”的大部分同志。会后，北路军阅兵式，由周副主席检阅，刘志丹等站在检阅台上。阅兵后，刘志丹同志来到我们驻地看望我们部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讲了话。他说干革命就像爬山下沟一样，磕磕绊绊的事是难以避免的，受委屈的事也常会碰见，不要计较，更不能记恨同志，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出发，以革命利益为重。他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找他谈过了，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后什么事都好办了。他还特别嘱咐

我们原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一定要尊重原红二十五军的同志，学习他们打仗的经验，搞好上下左右的团结。

志丹同志的讲话，使我又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北路军在刘志丹指挥下从瓦窑堡出发，向北行军了几天，进入横山县境内，准备袭击位于横山东部的武家坡。武家坡是个镇子，坐落在武家坡沟南的山上有个寨子，驻有井岳秀部86师的一个连。部队夜行军，二营是前卫营，刘志丹、宋任穷、田守尧等首长随我营行动。当拂晓时，看到行进的前方距武家坡约4里的半山坡上有村子，前卫连正到村子下边，尖兵班已过了村子，突然间从窑洞里冲出十多个敌人。前卫连由正面立即开火阻击，尖兵班返回从敌侧后冲上小村子，两面夹击，将敌打垮，有的被打死打伤，有的跳崖了。

我们部队掉头上了南山，到达与寨子相连的西边山头上（寨子与西边山头岬岬被挖断）。敌连部就驻在这个寨子里。刘志丹观察地形，这个寨子筑在高崖上，背依高山，前临深沟，地形狭窄，兵力很难展开，决定留我们二营钳制敌人，主力北撤。约定我营晚上北撤并向点火方向撤。

到下午两三点钟，有敌人出了寨子，向我营西南一个山头迂回，妄图抄我后路。我派一个连包抄到敌后面，将这股敌人击溃。敌军对地形熟悉，四处逃散，未抓到俘虏。我全营北撤，于傍晚翻过几条山沟，爬了几座山头后，见到火光信号，顺利回到了师部。

时值1月上旬，正是三九天最冷的季节，刘志丹率军继续北上。战士们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军衣常常被汗水湿透，寒风一吹，热汗变成凉水，冻得簌簌发抖，但没人叫苦叫累。经历过“肃反”后，又能在刘志丹同志指挥下战斗，部队情绪非常高。

北路军继续北上，进抵横山东部无定河南岸的响水堡，准备围攻响水，引诱榆林之敌增援，伺机歼灭增援之敌。没想到战斗打响后，北边榆林之敌按兵不动，西边横山县城的守敌一个多营来驰援，这股敌人本来想从我军背后发动攻击，没有料到刘志丹已在来路上设下伏兵。这次伏击战歼灭敌军一个营，只有少数漏网逃回。

响水堡的战斗打完后，北路军西进到横山县城西边一条川道里宿营。我们二营刚到驻地，一个骑兵通讯员来叫我，说刘总指挥叫我去，我立即去了。志丹同志一见我就问道：“去年9月打横山时，你来了没有？”我说来了。他说那就好，命令我带全营立即返回距西南不远的那个少家坨子村，宿营时严密布防，防止县城敌军夜间偷袭。我接受命令后立即带全营出发，虽然连夜要返回20里路，但部队信任刘志丹同志，毫无怨言。到少家坨子后，我和副营长冯有才仔细观察地形，布置了警戒，同时要求部队随时准备战斗。没想到还没睡下，敌军就从城里出去，妄图偷袭我在川里宿营的大部队，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还安着一颗钉子。我们全营立即展开，迎头给予痛击，敌军丢下一片尸体退回了横山城。第二天一早见到刘志丹，我向他汇报了战斗情况。刘志丹同志一贯胆大心细，虑事周密，这一次又是他的预见，保障了部队的安全，让我钦佩之至。

北路军在横山、绥德、米脂、榆林境内行军作战一个月左右，虽然没有抓住大的战机，但震撼了敌人，巩固了后方，保卫了中央驻地的安全。这时要开始东征了，我们红七十八师的同志依依不舍地和刘志丹同志告别，开往延川县文安驿，归还十五军团建制。南下路过韩家岔总部驻地时，我去看望刘志丹同志，他又嘱咐我，归建后，要尊重红二十五军的同志。

刘懋功曾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团政治委员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李其华

1937年9月22日，日军已进逼灵丘。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第33师、第17军和第73师，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一线。八路军总部令115师伏击进犯平型关之敌，力求歼其一部

或大部。

9月23日，我第344旅进至平型关东南15公里之冉林。24日上午，全旅连以上干部参加师司令部在上寨召开的动员会。会上，林彪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分析了战局，介绍了敌情，作了战前动员，并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道路两侧高地采取一翼伏击的战术，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具体部署是：以第343旅686团及第344旅687团一部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第343旅685团占领老爷庙西南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协同国民党部队夹击东跑池之敌；第344旅687团主力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中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由灵丘、浑源增援之敌；第344旅688团作师预备队。待我军发起攻击后，国民党第17军8个团从西北方向之东跑池加入战斗，构成对日军的两面夹击，迅速消灭敌人。9月24日午夜，第344旅奉命从冉村向预定伏击地域开进，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指战员顶风冒雨，在崎岖的山路摸索前进，行至白崖台河，又遇山洪暴发，水位猛涨，指战员们手拉手在洪水中艰难跋涉。根据师的部署，徐海东旅长命令687团1营迅速抢占东河南镇以东公路两侧高地，2营占领12458高地，3营占领1466高地及其南侧高地隐蔽待敌，688团也进至东长城村预备队位置。

平型关位于繁峙县境内，东北与灵丘县接壤处为长城要隘之一，是东通冀西、西进忻口、太原盆地必经之路，古称瓶形寨，金代称瓶形镇，明万历年间曾重兵把守，清代称平型岭关，后改称平型关，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军伏击阵地位于平型关东北白崖台附近的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约5至6公里的峡谷地段。灵丘至平型关的公路从谷中穿过，峡谷蜿蜒曲折，两侧山崖陡峭如刀削，俯瞰谷底令人眩目。黎明前的塞上高原寒气逼人，指战员身无干处，腹中无食，冻得全身发抖，为了不暴露目标，大家咬紧牙关严阵以待。

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即第5师团）21旅团42联队乘百余辆汽车和200余辆大车及少数骑兵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进入我伏击地域。由于山谷狭窄，道路泥泞，敌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伏击部队抓住有利战机，突然全线开火，并乘敌人混乱发起冲锋。我687团2、3营从小寨至老爷庙一线高地同时发起攻击，2营5连首先冲进峡谷隘口附近公路，仅用20分钟就炸毁敌人汽车20余辆，将敌退路隘口堵住。第343旅也冲向公路，将敌汽车拦腰截断。枪声、喊杀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彻云霄、山谷。敌人仓促应战，前突后窜，汽车在狭窄的谷道中互相碰撞，燃起大火，车翻人亡、车烧人死，乱成一团。我2营各连乘机对敌实施穿插分割，3营则与敌车马队展开激战。12连机枪班在班长雷薄凌带领下，抢占了有利地形，猛烈扫射反扑之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遗尸遍地。这时，团指挥所发现敌一部企图占领老爷庙高地，当即命令3营抢先占领该高地，并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抢占高地企图失败后，沿公路向东北方向溃逃，又遭我687团1营的迎头截击。此刻，峡谷两侧有利地形皆为我控制，我军进一步紧缩包围，从四面八方拥挤在峡谷中的残敌发起总攻。第344旅687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将敌截为数段，冲入敌群，展开激烈白刃格斗。15时，灵丘出援之敌在坦克引导和飞机掩护下，向687团1营5连控制的高点小寨北隘口阵地发起连续攻击，在我前后夹击下，敌损失惨重，于黄昏时退回灵丘。我687团肃清公路残敌和击退灵丘援敌后，1营留原地继续监视灵丘之敌，2营增援685团肃清残敌，3营移至白崖台南之黄土嘴地域待命。

正在我八路军与敌激战时，原定参战的国民党军高桂滋背信弃义，按兵不动，使敌先头2000余人占领了该部预定出击的东跑池一带有利地形，继续向平型关进犯，第687团2营奉命占领关沟两侧和老爷庙高地，协同第343旅向东跑池之敌发起攻击，但是，由于得不到国民党军的有力配合，未能将敌驱逐，遂与敌形成对峙。

26日晨，浑源日军急驰增援东跑池，同时，东跑池之敌亦开始向西北面团城口方向突围，该方向国民党军不仅不截击突围之敌，反而放弃阵地西逃，致使突围之敌与浑源援敌会合。这时，东河南镇又发现灵丘之敌分乘30余辆汽车和600余骑兵向东跑池增援，加之敌

人大批飞机狂轰滥炸，战场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为避免腹背受敌，我 687 团奉命撤出战场。全团在 12 连掩护下，迅速转移到黄土嘴地域休整，12 连完成掩护任务后亦胜利归来，当日，平型关遂为敌占领。

27 日夜，我 344 旅查明老爷庙、关沟均只有日军一个小队驻守，即令第 687 团 2 营、3 营分别将其歼灭。2 营 5 连、8 连夜袭分队隐蔽接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全歼老爷庙守敌，3 营夜袭分队因被敌人发觉，偷袭关沟之敌未成。至此，历时 3 昼夜的平型关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我第 115 师歼灭日军第 5 师团 21 旅团千余人，击毁敌汽车百余辆，马车 200 余辆，缴获步枪千余支，机枪 20 余挺及大批军用物资，战利品中有日本明治年间绘制的 1/1000000 和 1/500 的山西省地图，图中每个村庄有多少口水井，有多少水塘，一条道能走几辆马车均有说明，可见小日本鬼子久有亡我之心。我 344 旅 687 团毙伤敌数百人，缴获汽车 20 余辆，摩托车 3 辆，马车百余辆及大批军用物资，我伤亡 600 余人，第 687 团副团长田守尧负伤。

平型关战役，是我八路军 115 师出师抗日首次对日军进行的成功的伏击战。这一战役由于进行了充分准备，正确选择了战场并利用了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以及正确地部署和使用兵力，注意隐蔽行动企图，发挥了战役的突击性和近战特长，使日军飞机、大炮难以发挥作用，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战役，表现了中国人民确有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鬼话，粉碎了投降派的亡国论调，同时，给殖民地反帝斗争的人民以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说明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是不足畏惧的。平型关大捷也鼓舞了我军士气，打出了我军军威，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中外人民中的声望。此后，“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歌声传遍神州大地。

李其华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卫生队医生

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李雪三

在抗日战争即将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的时候，1938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及时发表了《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英明地指出：“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强调：“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为了贯彻这一伟大战略方针，7 月间，我八路军 344 旅打了町店之后，开进到阳城县端氏镇整训。

朱德总司令的指示

当时，我在 344 旅 687 团任政治处主任。休整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德总司令亲临我旅，参加连以上干部会议，并多次讲话。朱总司令在讲话中，对我旅抗战以来的作战和工作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批评了我旅在游击战术上欠机动灵活性。他详细地向大家讲解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出的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战场变化，阐明了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伟大意义。会议期间，朱总司令还结合他自己打游击的具体事例，向大家传授游击战术。同时，他指示我旅必须深入敌后，在晋东南的太行山区和冀鲁豫平原创立游击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疲惫、消耗敌人，大力发展壮大自己。

南下豫北开展抗日游击战

会后，344 旅即以团、营为单位，进入平汉路中段、道（口）清（化）路南北两侧地区，开展游击战。我 687 团南下豫北，活动于博爱、焦作、武陟、获嘉、修武地区。该地区敌、

伪势力较薄弱，但地主恶霸、土匪势力比较猖獗，国民党地方政府和武装抗日消极，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还没有发动起来。我们一到这里，就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积极向国民党地方势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做团结抗战的工作，同时还铲除了一些欺压残害人民的地主恶霸、土匪势力。日寇从修武等据点不时出动，妄图消灭我们，我则伺机给敌人以坚决打击。为阻止敌修复黄河大桥南犯郑州，我们还多次主动向道清路西段实施破袭战，逐渐打开了该地区的局面。至8月底我团已扩编了新兵一个营。

9月初，团主力奉命带新兵北上归建。因我是当地人，上级决定我带2营留在这一带继续斗争。不久，我们在焦作附近消灭了一支反动武装。在修武，一个名叫高希文的土匪头子，打着国民党招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我们为民除害。我们便派部队消灭了这个土匪部队，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许多青年要求参军。但是，对我们铲除匪霸，当地有一些国民党人不理解、不高兴，他们对我说：“‘军不干政’，你们八路军怎么干涉地方行政的事？”他们要与我辩论，我对他们说：“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要想争取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动员全体民众抗战。但是，有一些地方恶霸不是发动人民，而是专门压榨人民，不把这些恶霸除掉，人民群众能发动起来吗？你们看看，焦作、修武的恶霸、土匪被我们除掉后，广大老百姓不是拍手称快，许多青年不是纷纷参加革命军队吗？”一番话说得他们无言可答。国民党有些地方官员，对我们这样做，更是怀有很大戒心，怕我们打到他们头上。我部住进获嘉县后，与国民党县大队同住一个寨。一天，国民党的县长来到驻地拜见我，以一种十分恐惧的神态向我说：“李先生，你看我们县政府方面对贵军有什么不周之处？”我一时没有弄清他的来意，随口说：“没什么问题呀！咱们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嘛！”原来，他听说我们构筑工事，怀疑要搞掉他们。我即向他解释说，修工事完全是为了打鬼子，根本没有别的用意，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互相协助、戮力同心才能打败日本。接着，我又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位国民党县长才有点放心了。

不久，日寇向这里“扫荡”，还出动了4辆坦克。国民党地方军都吓跑了，而我们却凭着青纱帐的掩护，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只好撤回据点。当地国民党军政人员，也转变了对我们的看法。一些有爱国之心的人，开始意识到跟着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没有前途，而逐渐倾向我们。国民党获嘉县大队长姓邓，曾是国民党宋哲元29军的营长，其部队在卢沟桥事变后被日军打散了，跑到获嘉县当上了大队长。这个人抗日爱国意识还比较好，我们到获嘉县后，双方关系一直比较好，当地有个开明人士叫段永和，和这位邓大队长有些交往，一次，他找到我说：“你们争取把‘邓大队’收编为八路军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是友军关系，要讲统一战线，怎么能去瓦解人家呢？”我略沉思了一下，又说：“不过，只要他们愿意参加八路军，我们当然欢迎。”段表示要去找邓做说服工作。结果没过几天，段又来找我，说他找过邓两次，邓满口答应接受改编，还和他约定了时间，把部队带过来。这个县大队共300人，改编为八路军后，邓仍任大队长，班长及排、连干部都是从我团2营抽调的。11月末，上级命我2营北上归建，要我把这支刚刚改编的县大队带到冀鲁豫地区。年底，这支部队已发展到八九百人，到达冀鲁豫后编为冀鲁豫支队1大队第3营。

李雪三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

两渡黄河

王如庸

1940年2月，我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第344旅（116师前身）奉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之命，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下辖三个旅，旅团仍保持原番号。同年4月初，黄克诚政委率旅南下太行山，进入冀鲁豫地区与纵队所属之新2旅和新3旅会合后，即对当

地日伪军展开了猛烈进攻，却遭到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的袭扰和阻击，使我军处于日伪顽军的夹击之中。石部原为西北军派系，后为蒋介石所收买，编为第10集团军，石为司令，被配置在反共摩擦的第一线，作为蒋介石“以异己排除异己”、“以毒攻毒”、火中取栗的工具，直接与我军相抗衡，而蒋介石则坐收渔利。后来，石友三又在蒋介石“曲线救国”反动政策的默许下，公开投降日寇，沦为可耻的民族败类。石友三其人是一个谁给甜头就投靠谁，并为其效劳、为其卖命的政治流寇。老百姓则骂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那种“有奶便是娘”和甘心认贼作父的家伙。他在日寇的掩护和蒋介石的纵容之下，对鲁西南之菏泽、曹县、定陶、东明、考城、巨野、单县一带我抗日武装频频发起进攻，大肆捕杀我党政人员及抗日家属，公开迫害开明进步的民主人士，并切断鲁西南和黄河以北我直南根据地的联系。

为恢复我鲁西南根据地，打开我军南下华中的战略通道，纵队决定发起第三次讨伐石友三的战役。此役共毙伤敌2000余人，俘5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及弹药甚多，取得了重大胜利。恢复和扩大了鲁西南地区，使我冀鲁豫根据地扩大到南至东明、北到朝城、西起卫河、东抵过河的南北300余华里、东西160余华里共约5万多平方华里的广大地区。区内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成为我党华北与华中保持战略联系的枢纽。

在重创石友三所部并将其逐出冀鲁豫根据地之后，我旅奉命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东明一带集结待命。此次南渡黄河，恰逢麦收前后时期的枯水季节，漫无边际而非常松软的黄沙，虽然每走一步脚都陷入沙内，得用力拔出脚后才能迈出下一步，真可谓是举步维艰，但所幸的是遇上了一个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尤其是靠近两岸河滩的地区，黄沙湿润松软，平坦凉爽，走起来倍感轻快舒适。偌大的母亲河此时水深才及足踝，最深处也不过膝，而且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用手捧起一口甘甜的清水喝下去，轻松愉快地涉水而渡。在东明地区集结待命期间，才公开向部队动员此次南下太行山的目的是要增援新四军，加强华中我党武装力量，开辟新的战场，打开华北与华中战略联系的通道。至此，广大干部、战士才明白了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南下作战的基本意图和伟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也为能执行如此重大的战略任务而感到无比荣幸。

5月5日，中央军委电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发生全国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应遵朱德、彭德怀令开入淮河北岸，少奇已先至该地等候。”5月20日，纵队奉八路军总部令，即日进军豫皖苏地区，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旅为第一梯队，我689团（347团前身）为旅的前卫团，在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的率领下，从集结地域出发，经曹县、成武、金乡、单县、丰县等地向南挺进。

在南下途中，除经常遭到日寇和伪军的拦截阻击外，还不断遭到反动会道门、地主豪绅武装、土匪及连庄会的拦阻和袭扰。沿途村庄，有的公开拒绝部队进驻，有的不提供给养，有的甚至捕杀我单独活动的侦察、通信或采买人员，抢夺其枪支，致使部队经常在野外露营和遭到断粮断水等诸多困难。虽经反复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和我军建军宗旨以及严明的各项纪律，但广大群众始终在少数反动地主豪绅的严密控制和威胁下，不敢接近我军，更不敢帮我军办任何事情。面对如此艰苦险恶的情况，广大指战员仍斗志昂扬、不屈不挠、忍饥挨饿、任劳任怨、意气风发、坚忍不拔地排除万难，克服重重阻力，继续向南挺进，坚决为纵队当好开路先锋。纵队和旅选定在安徽砀山县以北地区通过黄河故道。黄河故道也称淤黄河，老百姓把它叫作废黄河。6月初，我团进入黄河故道地区，这里的黄沙也是一望无际，同样是极其疏松，指战员每走一步，都非常费劲，行动十分艰难。所不同的是，这里是干涸百多年的废河道，恰恰又遇到呼啸的狂风，黄沙被高高卷起，直冲云霄、漫天飞扬、遮天盖地、扑面而来，顷刻之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当面看不清人的面目，部队陷入了一个黑沉沉、朦朦胧胧的混沌世界。指战员的耳、鼻、口、眼都灌进了很多黄沙，浑身上下也蒙上了一层

厚厚的黄沙，几乎变成了土人，真是眼难睁、口难开、气难喘、举步维艰，全身上下揪心地难受。黄昏时，部队进入村庄宿营，但黄沙狂风仍在漫天飞舞。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首先抓紧时间洗漱，把耳、鼻、口、眼认真地反复清洗干净，并将浑身上下彻底地打扫一番，再用热水泡泡脚，抢时间吃饭，休息，恢复体力，准备明天继续登上征途。晚饭后，正当部队准备就寝时，日寇四五百人分乘 18 辆装甲车和汽车，突然向我宿营地汹涌扑来，我团随即奋起迎击，激战 2 小时将敌击退，摧毁装甲车 2 辆，击伤击毙敌 100 余人，缴获武器弹药及电信器材一部，日寇遂即乘夜暗仓惶逃逸。随后不久，我团奉旅令立即整装出发，也乘夜暗踏上了南下的征途，迅速通过黄河故道。尔后，又顺利越过陇海铁路敌之封锁线，继续向豫皖苏边区挺进。

经过 20 多天的艰苦跋涉，我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面前进一面战斗，且走且打，一路过关斩将，多次打退沿途拦阻截堵之敌和反动会道门、地主武装、土匪以及连庄会的袭扰，为后续部队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终于在 6 月下旬于安徽省涡阳县以北的新兴集与彭雪枫同志领导的新四军第 6 支队胜利会师。会师后不久，在油张集粉碎了数百名敌军的疯狂进攻，打死打伤敌 150 余人，缴获其武器弹药一部。从此，我们这支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派遣的南下支援华中的八路军第二纵队，汇入了豫皖苏、皖东北、淮海区、盐阜区、淮南、苏中和皖江等地区对敌斗争的行列，成为新四军战斗序列中的一支劲旅，活跃在华中大地上，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四军三师十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

刘震 吴信泉

新四军 3 师 10 旅原属 4 师建制，1941 年 9 月，与 3 师 9 旅对调，进到淮海根据地，与淮海人民共同浴血抗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

10 旅是以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 687 团、688 团各一部和旅部警卫营大部为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1940 年初，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派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一部北上，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创建新的根据地，以打破国民党把八路军限制在黄河以北，切断与新四军联系的企图。为此，八路军总部于 1 月 24 日指示黄克诚同志以 344 旅和冀鲁豫支队等部队组成八路军第 2 纵队，准备随时南下增援新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第 2 纵队机关和直属队由 344 旅机关和直属队编成。左权兼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韩振纪任参谋长，崔民田任主任。下辖新 1 旅、新 2 旅、新 3 旅和 344 旅。其中，新 2 旅由冀鲁豫支队 1、2、3 大队编成，下辖 4、5、6 团。杨得志兼任旅长，吴信泉任政委，常玉清任副旅长，卢绍武任参谋长，李雪三任主任。344 旅由原 344 旅 687 团和 689 团扩编而成，下辖 687、688、689 团。刘震任旅长，康志强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高农斧任主任。机关和直属队从 687 团和 689 团抽调人员编成。根据总部指示，将新 1 旅留在太行山，黄克诚政委率纵队机关、直属队和 344 旅，于 4 月中旬越过平汉路进到濮阳地区与新 2 旅和新 3 旅会师。4 月下旬，顽军石友三部突然从东明向我军进攻。我第 2 纵队（新 2 旅、新 3 旅、344 旅）和赵（承金）谭（冠三）支队，由黄克诚、杨得志统一指挥发起反击，将顽军石友三部大部歼灭，残顽向黄河以南民权县逃窜。

党中央于 1940 年 5 月 5 日指示：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华中是我军重要的生命线。为此，总部命令黄克诚率第 2 纵队 344 旅和新 2 旅分两个梯队南下华中。第 1 梯队由刘震、康志强率 344 旅 687 团、689 团和新 2 旅 6 团，于 5 月中旬从定陶出发，从黄道口越过陇海路，6 月下旬分两批进到新兴集与新四军第 6 支队会

师，并在油张集击退日军 400 余人的进攻，歼敌 150 余人。6 月上旬，开封日军万余人向冀鲁豫进行大“扫荡”。我第 2 梯队由吴信泉率新 2 旅 4 团、5 团和 344 旅 688 团，适时跳出敌人包围圈，进到范县东南鄆县以北地区。第二天拂晓，黄克诚、韩振纪率教导营、警卫连与新 2 旅会合，从韩城以北经巨野金乡南下。这时杨得志来电，要求将新 2 旅 4 团留下，并将新 2 旅参谋长卢绍武留下任 2 纵参谋长。黄、韩同意了杨的意见。于是卢绍武率 4 团中途返回，黄、韩率部继续南下。途中日伪军 200 余人向我 5 团袭击，经 1 小时激战，我将敌击退。当夜越过陇海路，于拂晓宿营于张圩子，敌伪又出动 300 余人向我进袭，新 2 旅旅直和 688 团经两小时战斗将敌击退。6 月下旬顺利到达涡阳以西与新四军第 6 支队和第 1 梯队会合。6 月 27 日接中央军委电令，第 2 纵队 344 旅、新 2 旅主力与新四军第 6 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 4 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活动于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地区，对日开展游击战，巩固扩大豫皖苏根据地。7 月下旬，344 旅（688 团、689 团）改为 4 旅，留归 4 纵队建制，黄克诚率新 2 旅（5 团、6 团）和 687 团到达皖东北地区，奉命与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 6 支队第 4 总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 5 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以一部坚持皖东北，主力挺进苏北。

二

皖南事变后，5 纵队改为新四军 3 师，4 纵队改为新四军 4 师，4 旅改为 10 旅，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下辖 28 团、29 团。部队活动于宿（县）、蒙（城）、凤（台）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豫皖苏根据地。1941 年 2 月初，顽军李品仙、汤恩伯部集中优势兵力对豫皖苏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到 4 月下旬在顽、日、伪夹击下，4 师部队遭到一定损失。上级决定除留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外，主力撤至皖东北。10 旅（688 团、689 团）于 1940 年 6 月到豫皖苏时约 4500 余人，在豫皖苏反顽斗争中伤亡减员 1300 余人，部队伤了元气。1941 年 9 月，10 旅与 9 旅对调，9 旅归 4 师建制，10 旅归 3 师建制，这时 10 旅仅剩 3200 余人。9 月，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 3 纵队司令王光夏进占程道口，企图切断淮海与皖东北联系，迎接顽军东进。陈毅代军长亲自指挥 7 旅 19 团和军独立旅两个团担任主攻，10 旅 29 团担任打援。此役，除王光夏带 100 余人突围逃窜外，余被全歼。10 旅进到淮海区后，旅机关和直属队合并，改为 10 旅兼淮海军区，刘震兼任司令员，区党委书记金明兼任政委，原军区司令员覃健改任副司令员，高农斧任主任。10 旅政委康志强调任 9 旅政委。28 团 3 营并入 29 团，团直和 2 营编入泗阳、潼阳、东海县总队。原 29 团团长王德荣过运河时逃跑，政委王德贵调出，由 10 旅参谋长沈启贤任 29 团团长，田养泉任政委。程道口战斗后，新四军独立旅（辖 1、2 团）常住淮海区，以后将淮河大队编入独立旅为 3 团，加上 10 旅 29 团，共有 4 个团坚持淮海区的斗争。这以后，日、伪基本上未进行大的“扫荡”，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打仗不多，根据地局面相对稳定。1942 年 10 月，新四军独立旅返回山东归建。

三

1942 年 11 月，吴信泉调任 10 旅兼淮海军区副政委并兼主任，原主任高农斧去延安学习。11 月 15 日，日伪军 7000 余人对淮海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以一部主力配合各县武装和民兵在根据地内与敌人进行游击战，杀伤、消耗、疲惫削弱敌人，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跳到边区、伪区隐蔽。当敌人发现我在边区、伪区而寻我主力决战时，我从敌合围间隙回到根据地。这样反复周旋，使敌人处处扑空，拖得筋疲力尽，不得不停止“扫荡”。

在敌人“扫荡”中，淮海区进行了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和党政军一元化的工作。10 旅兼淮海军区改为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仍以刘震任司令员，地委书记金明兼任政委，覃健任副司令员，吴信泉任副政委兼主任。党政军机关减少 60%以上，加强了基层。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编成 4 个支队：沐阳独立团改为 1 团，滨海大队改为 2 团，29 团一部改为 3 团，以 29 团机关和直属队组成 1 支队机关和直属队，沈启贤任支队长，中心县委书记张克

辛兼任政委，王凤余任副支队长，田养泉任副政委，温运生任主任。泗沭独立团改为4团，宿迁独立团改为5团，29团另一部改为6团，以军区精简下来的人员，加上从3个团抽调的人员组成2支队和直属队，张万春任支队长，石瑛任政委兼中心县委书记，冯志湘任副支队长，郭永昌任主任。东海独立团改为7团，潼阳独立团改为8团，宿北大队改为9团，以原设在该地区的一个指挥所为基础，从3个团抽调人员充实组成3支队机关和直属队，分区副司令员覃健兼任支队长，中心县委书记章维仁兼任政委，张竭诚任副支队长，李少元任副政委，王世琳任主任。淮阴独立团为10团，涟水独立团为11团，7旅21团1营改为12团，以21团机关和特务连为基础，从3个团抽调人员充实组成4支队机关和直属队，钟伟任支队长，中心县委书记张彦兼任政委，罗友荣任副政委，陶历任主任。精兵简政后，机关精干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实行一元化后，有9个团的政委由县委书记兼任，使地方党更加关心武装力量的建设。主力地方化，在淮海区的特点，实际上是地方武装主力化了。各县独立团上升主力后，各县又从各区区队抽调一部组成各县总队，各区又从各乡乡队抽调一部组成各区区队，各乡乡队又从基干民兵中抽调充实。

1943年4月，10旅兼淮海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发动夏季攻势，对日伪进行反“扫荡”，用围点打援或长期围困的方法与敌斗争，先后攻克胡集、钱集、汤沟、老张集等35个据点。至1943年冬，我淮海军民经过1年多的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的艰苦斗争，使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除高沟、杨口两据点外，共攻克据点50余个（有的是两次攻克），歼日伪军5000余人，根据地基本上恢复到日伪“扫荡”前的态势，并积极配合了盐阜区的反“扫荡”作战。主力部队由3200余人发展到8000余人，地方武装（县、区、乡脱离生产的武装）发展到9000余人。淮海军分区部队在反“扫荡”中，打了一个大翻身仗。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就是认真执行了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方针，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对顽军的作战原则，坚持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认真贯彻执行了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和主力地方化等一系列政策。同时又在部队中开展了创造模范兵团、模范支部、模范连队、模范党员的运动，正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采取和风细雨、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法，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清查个人历史问题本着讲多少算多少，没有搞抢救运动。由于处在战争环境，故整风运动是采取办干部短期整风学习班的方式进行的。在上述工作的推动下，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战斗素质显著提高，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和战术、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总队的战斗作风有了根本的改变，不仅会打游击战，而且会打运动战，更能打攻坚战。

四

淮海军民怀着胜利喜悦的心情迎来了1944年。新的一年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苏北军区的任务是坚持、巩固、扩大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大反攻。4月21日，淮海军分区部队发起高、杨战役，历时16个昼夜，攻克深入淮海根据地东部的最大据点——高沟、杨口，全歼伪36师72旅的两个整团、1个保安团和1个保安大队以及警察局、区公所等共2000余人；击溃涟水、新安镇、响水口等地日、伪军的6次增援，歼敌900余人，活捉日本兵3个，收复土地500平方公里，解放被日、伪践踏的人民群众8万余人。9月7日进行了林公渡战斗，经4昼夜激战，击毙日军金井中队60余人，活捉日本兵5人，毙俘伪军90余人。1944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攻克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4500余人，使根据地更加巩固的扩大了。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红军已深入德国本土腹地，英美法联军接近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的末日即将来临；亚洲太平洋战争，美军逐岛进攻，日军节节败退。华中局1月1日关于1945年工作方针指出：德日覆亡在即，日本失败已成定局，扩大解放区，扩大建立新的机动兵团，准备大反攻。

1945年3月，新四军3师奉命组建独立旅，增援皖江地区7师作战。独立旅机关和直属队由淮海军分区机关、直属队和2、3支队抽调人员组成。覃健任旅长，冯志湘任副旅长，石碛任主任。4月4日在泗阳县里仁集召开成立和出征誓师大会，军分区副政委吴信泉在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独立旅主任石碛代表全旅指战员表示坚决完成出征任务。会后，独立旅便踏上了南下征途，于4月底到达皖江根据地含山、和县地区。独立旅进到皖江根据地后，归7师指挥，担负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光荣任务。

在组建独立旅时，同时组建了新1、2团。新1团从1支队1、2、3团各抽1个主力连，从沐阳、灌云、涟水、宿迁警卫团各抽1个连，加上新参军的地方干部和新兵组成，吴大林任团长，吴书任政委。独立旅走后，新1、2团担负起原2、3支队坚持的两块根据地的斗争任务。

1945年2月12日，淮海军分区部队，在沐阳西叶圩子全歼日军1个小队、伪军200余人。4月22日夜，3师发起阜宁战役，3师主力及地方兵团经3天激战，全歼伪军军部及两个师和7个整团，并消灭阜宁伪县政府、保安团等反动组织和武装。除伪5军军长王清翰、33师师长孙教言等少数漏网外，共击毙伪军171人，伤伪军168人，俘伪军33师副师长邓立东以下官兵2073人，俘伪地方政警人员420人，总计歼敌2832人。攻克大小据点21个，摧毁碉堡143个，解放村镇580余个，解放受苦难的同胞10万余人，收复土地1000平方公里。这一伟大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苏北根据地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5年8月，淮海军分区的部队先后解放沐阳、宿迁、泗阳、涟水县城。伪军纷纷向淮阴、淮安、盐城集中，拒绝向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3师准备集中主力解放上述三城。8月10日，10旅兼淮海军分区，从军分区机关和直属队抽调60%以上的人员组成10旅机关和直属队。刘震调任3师副师长，钟伟任10旅旅长，王凤梧任政委，黄忠诚任参谋长，贺大增任主任。吴信泉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4支队改为28团，彭金高任团长，罗友荣任政委。1支队改为29团，王凤余任团长，田养泉任政委。新1团改为30团，肖志松任团长，晁福祥任政委。正在准备攻打两淮时，接到军部命令，要3师主力向淮南津浦路西出动，会同2师部队阻击桂系顽军东犯。部队在淮南津浦路西等候半月未见动静。黄克诚、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建议两师主力返回各自根据地，肃清根据地拒绝向我军投降缴械之敌，中央复电同意。于是，10旅从高良涧星夜兼程返回苏北。9月6日，10旅和新2团、师特务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淮阴城，全歼伪潘干臣部近9000人。担任主攻的28团荣获“清江部队”称号。该团担任主攻的1营2连和3营9连荣获“清江战斗模范连”称号。

1945年9月13日，3师接到军委命令，准备进军东北，即令尚在皖江地区归7师指挥的独立旅迅速北返淮海区。10月4日，独立旅顺利到达泗沐地区归还3师建制，进行整补。新2团改为2团，拨归独立旅建制。吴信泉调任独立旅旅长兼政委，覃健调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

344旅（688团、689团）自1940年6月从华北南下华中，先在豫皖苏地区，后在皖东北地区，落脚在苏北淮海区，担负着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任务，至1945年10月，历时5年零4个月。主力部队从5000余人发展到145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15万余人。作战1560余次，歼敌2万余人。我伤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团长汪洋、2支队2团长喻和坦以下3450余人；阵亡3支队7团团长宋耀南以下1140余人。

1945年10月8日，10旅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淮海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在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下，进军东北，为以后解放全东北作出了新的贡献。

刘震曾任新四军三师十旅旅长

吴信泉曾任新四军三师十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淮上”抗日反顽斗争纪实

沈启贤

1940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扩编为二纵队，左权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纵队政治委员。下辖新一旅、新三旅，新四旅。新一旅以六八七团骨干组成，新三旅以冀鲁豫支队组成，新四旅以六八八团、六八九团为主组成。新四旅在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率领下，奉命支援新四军，于1940年南下，7月抵达“淮上”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皖南事变”后，新四旅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十旅，六八九团改称二十九团，六八八团改称二十八团。旅直驻河龙亢，二十八团驻罗集一带负责监视顽军，二十九团驻河溜镇一带，负责监视和抗击怀远县方面的日伪军。从这两个团既监视顽军、又监视日伪军的斗争态势看，“淮上”我十旅及路西抗日前线部队在当地日伪顽军夹击下，所肩负的任务是非常的艰巨。

1941年初，继“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军又疯狂地向“淮上”我新四军四师发动大举进攻。反顽斗争开始后，师令十旅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于涡河以南，牵制、阻击顽军的进攻。我二十九团一度扫清顽军地方武装和歼灭顽军骑兵师正在架桥的工兵营，共杀伤俘敌1000余人。随后我十旅与顽军主力九十二军和骑八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二十九团于江口集、马家店子、半古店、罗集一带，虽然给顽军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遭受严重的损失，一个半营拼掉了，我军一时陷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个团的前身，是陕北红二十六军，作战经验丰富，抗日战争开始时，参加过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后又参与粉碎日寇的九路围攻，战功卓著，这次反顽斗争刚开始，就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无疑对“淮上”抗日反顽斗争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在危难中两次巧渡茨河

在这危难之际，我作为旅参谋长，分工随二十八团三营行动。这个营的前身，是红十五军团的警卫团，它经过内战、抗日战争锻炼，参加过平型关大战，战斗力不弱。我同这个营有一段历史关系，因此一到这个营，连排干部就来找我了解情况，同时问我：“咱们部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阻击顽军进攻？你们旅首长是怎么考虑的？部队不应以营为单位搞什么分散游击、宣传活动，这样会被顽军骑兵师包围整个吃掉的，‘淮上’这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沙土地，对顽军骑兵活动最为有利……”等等。我当时带着这些问题向旅长、政委作了口头汇报，并提出请他们向师首长建议调整部署。他们说，“你可以以你个人名义向师首长提出”。我给彭雪枫、参谋长张震两位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集中兵力，在涡河以南歼灭顽军一部，然后控制涡河，抗击顽军的进攻。当时正在贯彻执行“军事政治游击宣传战”任务的师长彭雪枫同志，及时回了我的信并批示：“你不了解师的战略意图，即使你的意见有对的一面，但大敌当前，已来不及调整部署，希望你们仍按原部署执行……”我当时诚恳地接受了师长的意见，对师的整个作战意图我还是不大了解。不久便接到旅长的通知，要我率三营迅速向他靠拢。我回到旅部准备向旅长、政委汇报，我还未开口，旅长刘震便急切地询问：“你们那边情况怎样？”我说：“还未与顽军接触。”旅长便将二十九团损失的情况告诉我，他说：“二十九团一营在江口集被顽军步骑兵包围，多次打退顽军的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该营坚持到黄昏弹尽援绝，仅有少数人突围，其余的都壮烈牺牲。该团第二营在半古店也损失两个连。”旅长讲到这里，他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我们旅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旅长接着说：“根据师首长指示，要我们旅主力迅速转移到涡河以北。旅直属队这一摊子，你看怎样办？”我当即回答：“交给我，我带二十八团三营掩护旅直属队于当夜渡过茨河向南转移，迷惑顽军，以利旅主力向涡河以北转移。”旅长、政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我们便分头行动。茨河河面宽、水不深，但徒涉困难。我派侦察员收集船只，结果只找到一条渔船，一次只能载渡20余人。我即刻组织渡河，先派1个加强班，带两挺轻机枪渡河，占领南岸村庄查明情况，封锁消息，然后组织三营、旅直属队依次陆续渡河，一条船载渡，直到天将

拂晓才渡完。侦察员向我报告，村子南面5里多路镇子上，已被顽军骑兵2000多人占领。面临这突如其来的敌情，我同旅政治部组织科长田养泉和三营营长一起商量决定，立即组织防卫，并紧急动员全体人员，准备和敌人背水一战，坚持到黄昏后再突围。这时，我同田科长和三营营长，一面查看村子周围地形，部署兵力火力、做好防卫工事；一面做好村民工作，准备迎击顽军的进攻。这一天，情况非常紧张，大家都知道面临着生死关头，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条路，谁也不敢松懈。我了解到我们驻地，距怀远县西北的日寇外围据点只有二三十里路，又查明茨河南岸内侧，有一条人行小道可以隐蔽行动。我同旅组织科长召集旅直各分队负责人和三营连以上干部作了进一步的动员，号召大家从最坏处着想，决心与顽军拚死搏斗，绝不动摇。我当时分析，日寇同顽军还有一定的矛盾，他们不致于公开勾结对付我军，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坚持到黄昏，便可以从河岸内侧的小道隐蔽进行转移。因我军背靠茨河，顽军不可能对我形成四面包围。我看着手表时针，一直到下午5时才松了一口气。黄昏后我们开始有组织地向预定方向村庄转移，于当晚9点钟左右顺利到达隐蔽集结地，命令部队迅速做好工事，吃过晚饭休息一夜，准备明日迎击日伪顽的夹击。第二天拂晓后，我带着作战、通信人员，蹲在村庄旁边一个小土堆上，用望远镜不断观察敌人动态。同时关闭电台，以免被敌人发觉我军方位，派出侦察人员，查明这一带茨河水情，选好渡河点。这一天，我军七八百人，位于日伪顽之间，情况非常紧张。我同组织科长田养泉同志就地召集党小组长以上的同志开会，进行再次动员。我说：“现在是考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时候到了，当日、顽一方或同时向我军进攻时，我们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最前面，带头进行坚决抵抗，予敌以歼灭性打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即使是牺牲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保卫祖国的锦绣河山也是值得的。这叫作死得其所死的光荣，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经过动员，大家情绪激昂，一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组织科长说：“好了，大家有了这种精神，就是胜利。”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这里河水很浅，还有石头垒起的便桥，过河不成问题。”从早到晚未见敌人行动，说明我们隐蔽得好，未被敌人发现。当晚我们便顺利地渡过了茨河，在茨河北岸几处不显眼的小渔村隐蔽宿营，抓紧时间做好工事，然后睡觉，准备明日迎击顽军的进攻。

水上党支书接应渡涡河

当时顽军主力正在涡河与茨河之间寻求我军主力决战。马彪的骑兵师十分猖狂，他们以小分队向各村鸣枪搜索。我告诉部队，在驻村制高点，派出观察哨严密进行监视，如果被顽骑兵反击，一枪一个，弹不虚发，坚持到黄昏后再突围。当天派侦察参谋袁正元去涡河找船只，这是一位既勇敢、又有经验的干部。上午10时左右，顽军的骑兵，三五成群横冲直闯向涡河以南各村实施火力侦察，有几小股敌骑接近我们驻村时放了几枪，我们部队没有理他，便又转头跑了，险些和顽军交战。我们虽然有七八百人，除二十八团三营外，旅直属队机关人员没有什么武器，不能和顽军打仗。就这样我们坚持到黄昏。袁参谋回来报告说：“船只已经找到10余条，并和水上党支部书记取得了联系，这位书记同志一再表示，保证一至两小时将咱们的部队送过涡河。”袁参谋接着说“子弟兵团也找到了，他们就在这一带活动。”他指着政治干事说：“他就是子弟兵团的负责人。”这位政治干事告诉我说：“我们正着急，听说顽军来了，同咱们打起来了，二十九团走了，也忘记通知我们。”我很高兴地对他说，“我们正在打听，要你们归队，你们主动回来太好了，你们还有多少人？”他说：“还有400多人，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没有一个离队的，他们都想到主力部队，好打日本鬼子。”我很高兴地对他说：“你回去动员一下，不久就可以参加主力部队，今晚就同我们一起行动。”我回头对袁参谋说：“你辛苦了，完成一件大事。”当晚我同袁参谋先到涡河渡口，同这位水上支部书记见了面，我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同志们！你们帮了我们的大忙。”他激动地说：“谢什么，这是咱们自己的部队，理应帮助。”于是我们1000多人当晚顺利地渡过了涡河。经过一片水网区，到达旅指挥所。见到旅长刘震同志时，他惊喜地大声说：“你们是怎么转

回来的？我还以为你们被顽军吃掉了，四五天不见你们回电报。”我说：“为了隐蔽我军行动，关闭了电台。”旅长说：“很好，旅直机关和三营没有损失，安全脱险就是胜利。”战争年代，上下级同志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那种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情谊是至高无上的。旅长听完组织科长田养泉同志汇报后，告诉我说，奉师首长的电示，由旅政委康志强率二十九团转移到津浦路东休整，旅长刘震率旅直警卫营和二十八团，仍留在路西继续坚持抗日和反顽斗争。

师首长们沉着指挥战斗

此时，部分顽军已窜犯涡河以北，同我军接触，而彭雪枫司令员仍在我们右前方村庄指挥，眼见马彪骑兵师的散骑鸣枪来回流窜，距指挥所的村庄只有一里多路，我对旅长说要报告彭司令员，旅长说：“你快去报告。”当我见到司令员时，他还在同部队联系打电话，我到他身边向他报告：“首长还不转移？敌人骑兵已到前村。”他放下电话机起身对我说：“情况变的这样快吗？”这时一匹战马斜驮着皮鞍子，向我们跑来，彭司令员这才下决心转移。我回到旅长跟前对他说：“你快转移！我在这里掩护你。”他说：“不！我不能离开这里，你率旅直快点向后撤，这是命令。”旅直属队向后转移不多远，我军已陷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四面枪声不断，情况很紧急。我看到旅长处，机步枪和手榴弹交织火力响声不停，击起滚滚浓烟，我以为这下子完了。但不大一会，旅长同随行人员从后面赶来，他满身尘土还笑嘻嘻说：“刚才我们同顽军骑兵打了个交手仗，一小股敌人，猛然向我扑来，旅政治部青年干事耿光万带头，指挥我身边的1个排的警通人员，一阵机步枪手榴弹，就将敌人击退，看来对付顽军的骑兵，只要沉住气，等敌临近，集中火力便可将其击退，敌人骑兵没有什么了不起！”旅长这几句话，对大家的紧张情绪起了稳定作用。

突破日伪顽的夹击圈

在我们右前方2000多米处，日寇和伪军也向我们逼近，不断地向我军实施火力拦阻。好在当时已近黄昏，我们便就地找个村庄宿营。筹粮人员跑回来说：“地主不肯卖粮，还向我们开枪。”连日来，我军只靠少量豆类杂粮稀饭充饥，每到夜晚四面枪声不断，此时我军真正陷入了日伪顽和恶霸地主的四面夹击之中。零星人员外出，常遭恶霸地主杀害。顽军主力向我军进攻，由于我军坚决反击，顽军进犯缓慢。作战科长李戴着十几辆骡马大车，遭到日伪军的反扑，只好向回转，伪军数百人紧跟不舍，我抓住警卫营1个排节节掩护。我们边打边退，最后退到路旁3间草房时，不能再退了，只好就地利用有利地物，构筑简单工事，坚决进行抗击。我们手中只有1个排的兵力，眼看日伪军三面向我们包围上来，旅政治部宣传科长石坚，他向日、伪军方面走去喊话，当即被敌人杀害。这时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我的手枪也只剩下两发子弹，当时我估计，今天凶多吉少，很难突围出去，准备为国捐躯。突然想起我马背上还驮有公款两万元，我要警卫员小马，快骑我的马突围，以免公款落入敌手，他不愿意离开我，含着眼泪说：“您怎么办？我是您的警卫员，怎能离开您？”我严肃地对他说：“这是命令，要你突围，不仅是保护公款，更重要的是要你向旅长报告我们这里的情况。”这样他才走开。正当我们处于进退不得之际，忽见一队骑兵向敌人侧后迂回过来，日、伪军见状纷纷溃逃。我们这才转危为安。定睛一看，原来是旅部侦察、通信的骑兵，在管理员刘宝山率领下，临时组成的一支骑兵分队。那时我们的侦察、通信员，都是连队英勇善战的士兵调上来的，警卫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我们最可靠的战友。刘宝山同志来到我和高农斧主任跟前，高兴地说：“首长们受惊了！警卫员骑着参谋长的马，急促地向旅长报告说：‘参谋长、主任被敌人包围了，很难突围。’旅长当即命令我，快把侦察、通信的骑兵组织起来支援，总算完成了任务。”高农斧主任听后说：“谢谢你们来得及时！”

歼灭土顽牛肃久迎来陈锐霆起义

在我旅抗日反顽斗争陷于被动时，一天中午，来了两位穿便衣的客人。他们拿着张震参谋长给我们的介绍信。我看了信，高兴地把他们带到旅长那里，经过详谈，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派来的。其中一位我还记得叫王兴纲。他说：“已同师首长商量好了，在你们正面进攻

的是国民党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团长陈锐霆是共产党员。如何配合我军歼灭牛纵队，具体方案，就由你们同锐霆同志商量。”接着他们转达了陈锐霆同志的建议。他除了将牛纵队的驻地、兵力部署告诉我们外，还表示在我军进攻的当晚，由陈负责以召集开会为名，将该纵队连以上军官扣留，并提供当晚的口令。我们根据陈锐霆同志的建议和师首长的作战意图确定二十八团三营担任主攻。4月20日黄昏后，我们按计划向敌驻村运动，这天夜晚没有月亮，我们花了将近4个多小时才到达牛纵队驻地附近。通过陈锐霆同志介绍，这支顽军虽装备较差，但他们是地主豪绅和土匪组成的，非常反动和顽强。好在该纵队归陈锐霆同志指挥，在陈锐霆同志大力协助下，歼灭该敌是有把握的。我们进至攻击位置时，师长彭雪枫早已到达，此时顽敌似乎已发觉我军的意图，不断乱打枪，子弹就从师长、旅长身边飞过。彭师长对我们说：“你们这个二十八团士气不错嘛！虽然是新组建不久，但指战员求战心切。这一仗一定要打好，事关‘淮上’抗日、反顽斗争的大局。”旅长刘震同志当即表示：“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师首长交代的任务。”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声号令，战斗打响了。师长、旅长他们冒着敌火，在第一线指挥，不断派参谋人员到进攻部队了解战情，传达他们的指示。这次战斗，于拂晓前胜利结束，全歼牛纵队近1000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生俘700余人，杀伤200余人。战后，遵照师长的指示，十旅旅直和二十八团向东南方向转移休整，第二天下午，彭师长派他身边的警卫员和参谋向我们传达他的口头紧急通知，命令十旅尽快转移到津浦路东休整。遵照师长的指示，我们于当晚秘密转移到蚌埠以北近8里路的几个村庄隐蔽宿营，严密封锁消息。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蚌埠出来200多日寇，扛着太阳旗，摇摇晃晃地向我们驻村走来。旅直和二十八团在驻村周围作好简单工事，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此时我们全体人员都非常紧张，估计又要有一场血战。可是奇怪！日寇进到距我们驻村一里多路时突然停下了，向空中放了几枪，哇啦、哇啦叫喊了几声，又退回蚌埠去了。就这样，我们部队吃过晚饭，于当晚顺利越过津浦路，进到洪泽湖西边休整，十旅“淮上”抗日反顽斗争到此告一段落。

沈启贤曾任新四军三师十旅参谋长兼二十九团团长

初到苏北

彭仲韬

苏北根据地是以盐河为界，分为盐阜、淮海两个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南与苏中根据地相接，威胁日伪的心脏南京，北和鲁南根据地毗邻，形成螯钳之势，紧紧卡住了敌人的运输大动脉陇海铁路，东面濒临大海，环抱着重镇连云港、盐城，西接皖北彭雪枫的第4师，虎视徐州、蚌埠，对津浦路构成极大的威慑。淮海区有沐阳、泗阳、宿迁、淮阳、涟水、灌云、东海7个县，属苏鲁豫大平原的一部分，土地肥沃，盛产小麦、苞米、红薯。盐阜区有盐城、阜宁、建阳、淮安等近十个县，系水网地带，大米、咸盐、鱼虾是其特产，与太行山相比，真是个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鱼米之乡。但苏北此时正处于“皖南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进一步与日方妥协，秘密媾和，和汪精卫眉来眼去，共同防共，实行所谓“曲线救国”。命令李长江、徐继太、杨仲华、刘湘图等一大批国民党军队打起了黄三角的青天白日旗（南京汪伪政权的国旗），敌伪顽大合流，气焰甚为嚣张。日寇趁此机会调集江南华北的精锐师团，提出“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的口号，准备随时发起大规模的“扫荡”。一时乌云滚滚，颇有山雨欲来之势。我们脚下这片大好河山，正在敌伪顽的蹂躏下滴血！军民正在艰难困苦中奋战！

我们越过陇海路后又走了几天，到达中心区一个叫张圩子的村镇，第二天组织部长杨纯同志召集大家开了个会，讲话表示欢迎，第三天就个别谈话分配工作。王国宝、马远辉、时海峰等约三分之一的人分到了盐阜区，其他同志都留到了淮海，李广仁、张逸樵一批地方干

部分别担任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区委书记。军队干部李谦益、杨礼、曾山、张子澄等到地方武装去了，李维夫到独5旅政治部工作，把我分到刚组织起来的淮海军区政治部任宣传干事。覃健任司令员、区党委书记金明兼政委、张克辛任参谋长。政治部可真称得起“少而精，一个头头三个兵”，没有主任，只有一位组织科长高心泰和一位干事。朱丹任技术书记，是个诚实而又有几分天真未凿的小青年，宣传科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形单影只就我一人。人虽少，效率倒还不算低呢，下部队了解情况、编写教材、处理日常事务，忙得不可开交。下边可能认为政治部是个大机关，请示报告如秋日之落叶，纷纷而来。当时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电话，除请示科长批办外，有些事还得亲自下去了解处理。我走过几个大队、中队，印象最深的马浩思大队，他们驻在淮阴、涟水交界处的两个村庄里，马听说政治部来人了，赶到村头去迎接，一见面就哈哈大笑，就像老相识一样说：“可把你的大驾盼来了！”进大队部后谈了些情况，晚上炒了菜，还热了一壶酒，请我吃饭。他的酒量很大，非要劝我喝，那时我尚是个烟酒不沾的“卫生人”，再三哀求还是硬灌了三杯。夜间住在一个房子里，谈得很热乎，当我说到曾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一段地下工作时，他谈峰突起，一下讲了近两个小时。他说：我是落伍分子，当年和林彪在黄埔军校是一个队，关系还挺好，后来参加北伐，一起当排长。1927年，蒋介石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林彪去南昌参加起义，我也想去，可家中那位老爹写信说母亲病重，非要我回家来，到家一看妈妈什么病也没有，我十分生气，和老头吵了一架，他没办法，叫妈妈出来劝说，怎么也不让我再出去，就这样窝在家里，弄到这步天地。老林现在成大人物了，我却变成了谁也不理的土疙瘩！有人说我马浩思不孝顺，我不承认，一个男子汉只要孝不要忠能行吗？孔夫子是个封建阶级的代表，还说：“战阵不勇非孝也”。再不能听老头的话了，搞武装抗日，我卖了几亩地买枪，他就死活不干，拿着棒子打我，我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像对付小孩一样怎么行？赶的没办法，我就跳到一个大土堆上说：你来吧！天时地利人和你只占了一条，那就是天时，你是爹，我是儿子，其他两条你都不行，我居高临下，一个猛扑就可把你推倒。抗日打鬼子是全国老百姓的心愿，你不让买枪，能有人和我吗？老头气得眼都发直了，反正我没听他的，这才搞起来这点队伍。我不敢笑，只是说：你干的对，这不能说不孝，抗日救国是最大的孝，忠于国孝于民嘛！他有点激动地讲：你不愧是从延安来的，受过毛主席的教育。我赶忙说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没有见过毛主席。太行山下来的也是老同志嘛，我请求上级让你在我这个大队当政委行不行？那是组织上决定的事，实在担当不起这个重任。我立即回绝了。他似乎有些惋惜，“唉”了一声，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两人都进入了梦乡。

这支游击队名曰大队，实际只有七八十人，有的战士还没有枪，背着梭镖大刀。马浩思同志说来说去，就是三件事：一是要派个政委；二是发点枪；三是要政治教材、文化课本。回到政治部后我向高科长作了汇报，政委要县委派，枪暂时没有，教材落到了我的头上，要立即编写。反正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黄鼠狼扛大梁，压扁了还得撑着干。好歹从太行山下来背了几本书，根据地方部队的情况，从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社会发展史一直到农村的阶级划分等几个方面，编了二十多课。我加班加点地写，朱丹昼夜不停地刻钢板推油印机，不到20天竟订册成书，分发到各个游击队去了。朱丹开玩笑说：“你真不简单，著书立说了，将来一定是个大理论家。”我马上说：“小朱，你大概想当书法家，拖着我垫背，咱俩这种鬼推磨干法，不要一年就都可成仙了，还当什么家呢！”小家伙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晚饭后在院内散步，高科长对我说：区党委有指示，政治部人员准备调整一下，我可能到部里工作，你任宣传科长，王干事任组织科副科长，从行署法院调个同志当锄奸科长，再配备几个干事，这样咱们政治部就像个样了。我说：宣传科还是调个老练的同志来当科长……未等把话说完，他就讲，你不要客气，完全可以胜任，高心泰同志也是个青年人，比我只大三岁，质朴、诚实、待人和蔼，从没有把我当下级看待，遇到问题总是商量着办。事后我问朱丹：王干事比我到政治部还早，为什么只能当副科长呢？他说：你

是太行山来的老同志，文化程度也比他高，还有一条，他爱人在妇救会工作，关系搞得挺紧张，正闹离婚，你看他那个精神状态和工作积极性，三天也不说一句话，闹个副科长就不错了。我这个局外人，一听才恍然大悟，方知老王同志的苦衷。

又过了一个月，10旅从皖北开到了淮海区，他们到江苏来创立根据地，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独5旅要走的消息很早就听说了，没有主力部队，这个根据地是很难发展和巩固的。第二天上午部队在张圩子东南一个树林里集合，只放了一张条桌和几个坐凳。金明作了介绍，陈军长就站起来开始讲话，他操着浓重而洪亮的四川口音说：“我今天不唱天不唱地，只唱淮海军区与10旅合编这出戏。淮海区的同志在区党委领导下建立政权、组织武装、发展巩固根据地，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只有地方部队没有主力不行。10旅是一支从太行山打到这里来的老部队，能征善战，很有战斗力。合编以后，本地的同志熟悉情况，10旅有许多战斗经验丰富的干部战士，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如虎添翼，什么敌人也不怕。听说军区有的同志说把我们吃掉了，这话不对，弟兄两个拾柴做饭，大家一起吃，总比各起各的炉灶来得快吧！还听到10旅的同志对地方化有意见，说从太行山打到华中，主力打成了游击队，这话更不对，什么事情都要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嘛。下一步有的主力队伍是要分散下去搞地方武装，但不是永远地方化，而是为了创建更多的主力部队，当然到那时也还得有地方部队。现在10旅是官多兵少，有的同志可能到地方部队先委屈几天，团官营官去当营官连官，但要不了多久不仅官复原职，还可能带更多的队伍。这个官是革命的官，不是做官当老爷的官，个人要服从革命的需要。1927年跟朱老总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时，我是团长、林彪是连长，后来我在总前委工作，他是一军团军团长，现在他是八路军115师师长，人马遍及华北几个省。我坚持江南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下山时带的队伍只不过两三千人。我没有和林彪比大小，他人马多官当大了我高兴，因为这对抗日救国有利嘛。你先蹲下去然后再站起来，老母鸡抱崽还得有个窝嘛，满地乱跑能抱出鸡娃子来？毛主席当年上井冈山还和王佐、袁文才合拢搞根据地呢，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合拢起来干呢？不要这个不痛快，那个不舒服，现在的斗争虽然很艰苦，比井冈山和长征不知好了多少倍。革命不容易啊！我和周恩来同志一批人在巴黎学习时，争吵得很凶，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老兄，把我的帽子抓起就走，拦住他要，他说你们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我先来共一下你们的产就不干，哪叫什么共产主义？好不容易组织起中国共产党，又出了陈独秀、张国焘，历史证明还是毛泽东同志正确。这次两家合编是我的建议，华中局少奇同志同意后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一两年后如果不能建立起更多的主力部队和武装，我向华中局、党中央检讨，向同志们赔礼道歉，如果成绩很大，搞出了很多队伍，根据地也发展壮大，向同志们祝贺。我陈毅说话算数，今天给打个保票。还转不过弯子的同志，就得检查自己的脑壳是否长毛了？”大家哄然大笑。军长把桌子轻轻地一拍说：“我的话完了。”

战争年代说打就干，背包一扛全家都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无挂二无牵。陈老总进行动员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到10旅政治部报到，高心泰任民运科长，我和朱丹都到了宣传科，王干事回淮涟地区了。政治部主任高农斧是陕北老红军，耿直宽厚，做事细而实，工作抓的很紧；组织科长尤奋韬是老地下党员，年虽不到三十却有长者的风度，对人和蔼可亲；宣传科长张一萍脸上虽有几颗白麻子，但掩盖不住他那知识分子的潇洒，擅长文笔，颇有口才；锄奸科长刘振山魁梧健壮，朴实无华，爱开玩笑，很有心机，我们背后叫他胖科长，刘司令则以号代名，直呼胖子！主任秘书任茂如是这帮小青年中的大哥，沉稳老练，认识水平办事能力都是佼佼者；宣传干事陈洁，高中文化，文章写得挺棒，钢笔字亦颇流利；河南老乡袁铿，也是从国民党新五军跑出来的，由于这两层关系，我们接触较多，他为人诚实，古典文学底子较厚，是编报的主力之一；林放是济南高师毕业，性格温和善良，很幽默，谈吐颇有风趣；李刚平时寡言少语，埋头读书工作，不断写些小块文章，工余饭后聊天，言词锋利中又带诙谐，挺有趣味；青年干事高克是群体中的小弟弟，喊口号响亮有力，刚直活泼，

指挥唱歌双手如浪，遇事争论非常认真，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郎，似乎有用不完的青春活力；文印员小罗（辛明）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天使，爱活动喜言笑，经常会听到他那高亢而又带童音的嘎嘎声。我自己因合编到 10 旅来，老军区被“吃掉”了，科长自然也就告吹，有没有失落感？有一点，但很淡，犹如孩子看到一片鲜艳的树叶飘过来，伸手去抓被风吹跑了，扭过头却捡到了一个向往已久的皮球，喜不自禁哪还顾得那片叶子呢。现在想来，可能是三个因素使我当时形成那种心态：一是入党后特别是党校教育，强调献身精神，铁的纪律，要求作革命的一粒砂子一块砖石（那时还没有“螺丝钉精神”的提法）；另一因素是入党后一直在国统区和国民党军队中工作，苦盼早日回到八路军，住了半年党校，又长途跋涉到华中，碰到的是不成形的地方武装，总觉得有点遗憾，编到主力部队，宿愿得偿；三是到了旅政治部一瞧，许多同志都比自己高出一筹，也都还当参谋干事，自愧不如，何敢高攀！

高杨之战

刘震

1944 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军为加强太平洋战场作战和向我大后方进攻，从苏北地区抽走了部分兵力，收缩防务，放弃若干次要据点，更多地依靠伪军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掠夺，因而战争的主动权逐渐转到我军手中。根据上级指示，淮海区军民在彻底粉碎日伪“治安肃正”计划后，即于 4 日开始局部反攻，首先发起高沟、杨口战役。

高沟、杨口是灌云、新安镇（今灌南）之敌伸向西南的主要据点。高沟位于新安镇西南 20 公里，杨口在高沟西北 5 公里。该地区日军撤走后，伪军 36 师 72 旅及地方反动武装共 2000 余人防守，并以高杨为核心在四周安设了 10 个小据点，进行坚固设防，妄图控制盐河、前后六塘河的交通，与沭阳之敌遥相呼应。为打通淮海、盐阜两区交通线，扩大淮海根据地和配合淮北反伪化斗争，根据上级部署，淮海分区第 1、2、4 支队和 7 旅 20 团参加高杨战役。

针对敌坚固设防和可能增援的特点，我分析情况作出判断，决定以 4 支队首先攻克高沟据点，以 1 支队钳制杨口等地，尔后集中兵力会攻杨口。

高沟守敌共 1000 余人，在镇四周筑有高 5—6 米并附有地堡的圩墙，墙外设有外壕和鹿砦，镇内由地堡、炮楼组成 7 个支撑点，北门为敌防守重点。4 支队受领任务后，对敌情、地形进行周密侦察，具体部署了兵力。

4 月 19 日晚，11 团分三路强袭张庄，夺占了进攻高沟的有利阵地，连续击退敌三次反冲击，于 21 日下午从西南角突入镇内。

22 日上午，新安镇及丁头庄日军 50 余人、伪军 600 余人增援高沟。10 团、12 团在荀庄东北地区，以伏击、出击和白刃格斗将敌击退。

23 日上午，新安镇、杨口之敌 800 余人分三路再次增援高沟。10 团、12 团主力于洪凹子、荀庄一线，抗击对我打击最大的新安镇来援之敌。12 团 2 连连续击退敌人 7 次冲击，子弹打光后，在连长率领下勇猛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激烈搏斗，给敌重大杀伤，我 40 余名同志壮烈牺牲。激战 5 小时，该路敌人被击退。另两路援敌进入高沟，11 团经数小时的顽强搏斗，守住阵地，夺占了东门。

24 日中午，12 团和涟水县总队又击退了杨口之敌 200 余人的增援。当晚，10 团、11 团向北门守敌发起三次攻击，给敌大量杀伤。

25 日，守敌向北突围，我军乘机突入北门，歼敌一部，逃敌被阻击部队歼灭于南六塘河及其南岸。

高沟战斗遂告结束。

敌杨口据点由杨子街、新宅子、王行庄三个支撑点构成，其防御设施类似高沟。

4 月 24 日，1 支队为配合高沟战斗，向杨口外围据点发起了进攻，1 团肃清了王行庄北

面外围之敌，3团肃清了王行庄南侧的警戒部队，并击退了杨口两个营的增援。25日黄昏，1团对王行庄之敌发起进攻，敌突围南逃被3团全歼，杨子街、新宅子之敌遂陷于孤立。

25日夜，2团将杨子街之敌包围。我急令7旅20团和2支队5团、6团赴杨口参战，以1支队2团、3团担任主攻，先歼杨子街之敌，再歼新宅子之敌；1支队1团、2支队1团、2支队6团及4支队各团阻击可能来援之敌。

27日黄昏，2团、3团分别从东面、东南面和北面向杨子街发起攻击，迅速占领东西4个大炮楼，并向街中心及两侧扩展，将敌分割成南北两块。28日10时，新安镇日军100余人、伪军400余人出援，被4支队勇猛击退。黄昏，杨子街残敌待援无望，向我军投降。

30日，我调整了部署，以20团接替4支队阵地；4支队接替1团、6团阵地；以1团担任对新宅子的主攻任务，其余各部于指定位置警戒待命。

5月1日、2日，1团攻击新宅子之敌未果，20团主力于3日接替攻击任务，在炮火支援下，该团于翌日15时向敌发起攻击，仅10分钟即突破敌防御，迫使敌143团团长及短枪队40余人投降，我军胜利占领新宅子据点。至此，历时16天的高杨战役胜利结束。

高沟、杨口战役共攻击敌大小据点14处，毁炮楼150余座，全歼敌伪2000余人，毙伤日军140余人，缴获长短枪1164支、轻机枪11挺，炮3门及其它军用物资。这次战役的胜利，收复了六塘河两岸，使淮海、盐阜两区连成一片，改善了抗日斗争局面，使日军以盐河为主的水陆交通线暴露于我苏北军民的打击之下。

在组织和实施高杨战役过程中，我正确运用集中使用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原则，并在统一指挥下充分发挥下级指挥员灵活机动的积极性，因而在守敌多次反扑和外敌增援频繁的复杂情况下，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处置，保证战役的胜利。在战斗中，各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连续战斗的作风，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刘震曾任新四军三师十旅旅长

金井中队被歼记

刘震 吴信泉

淮海根据地在同日伪斗争中不断发展，根据地逐渐扩大，敌占区日益缩小。淮海之敌遭我高（沟）杨（口）战役打击后，沿几条主要交通线建立的伪化区日益狭窄，水路交通陷入时断时续或完全断绝的状态。1944年8月29日，驻宿迁日军72旅团135大队为确保宿、泗水陆交通，派出金井中队88人、伪宿迁保安第11中队及泗阳第4区汉奸武装90余人，侵占宿、泗运河线上的小张庄，设立据点，控制林公渡口。

我为巩固已得的胜利，配合盐阜区沿海地区的攻势，则针锋相对，对敌交通线上已有和新设的据点不断发起攻击。7月15日，淮海部队攻占泗阳北之两遭圩据点。17日，攻克新安镇东南之大新集。8月6日，在沭阳北之杨湾俘获敌人汽车3辆及其驾驶员。敌之交通线不断遭我攻击和破坏。

林公渡据点，西北距宿迁县城32公里，东南距泗阳县城20公里，北靠运河，南200米为旧黄河堤。该据点东西长约120米，南北宽约50米，有民房12座。敌在据点周围构筑地堡、外壕、鹿砦、铁丝网。据点外的邻近房屋均被敌放火烧毁。

在敌占领林公渡口前，我10旅兼淮海军分区根据8月20日侦察得悉，日伪不久即要在林公渡安设据点，确保运河水上交通，所以决定由吴信泉带领参战部队的主要指挥员进行了現地勘察和预先战场准备，动员群众拆掉圩墙，埋藏粮食。敌占领林公渡后，我们即对据点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并在林公渡东北30余公里之裴圩、里仁集一带集中兵力，进行政治动员和战前准备。9月5日，旅召开党委会议，决定趁敌立足未稳而拔除之。我们的具体战斗部署是以2支队6团配属旅特务营两个连、2支队警卫连和迫

击炮连为第1梯队；以2支队5团两个连为2梯队；以2支队第4团配属泗阳县总队占领陈圩有利位置，担负阻击泗阳方向可能出援林公渡之敌；以5团主力和宿迁县总队阻击宿迁、洋河镇方向可能出援之敌。

9月6日黄昏，我攻击部队自裴圩、里仁集一线对林公渡据点实施奔袭，于7日拂晓前渡过运河突然将敌包围。经过现场进一步侦察，决定以6团2、3、4连在据点西南担任主攻；旅特务营两个连和2支队警卫连在东面担任助攻；1连位于据点西侧运河岸边为预备队，并随时准备截击溃逃之敌；指挥所设在黄河堤上。

各分队受领任务后，积极进行准备，构筑工事，挖了数道通往敌据点前沿的交通壕。

当日上午，据点内日伪军组织3次出击。我部队给予猛烈地反击，敌伤亡30余人，被迫退守据点内待援。下午宿迁县城之日军135大队一部和伪军进至洋河镇以东，企图解林公渡之围，被我5团主力和宿迁总队在洋河镇以东阻击，歼敌一部，余敌被击溃逃回洋河镇，从此再不敢出援。

当晚我军紧缩对林公渡据点的包围，逼近其前沿。我6团3连乘机从据点西侧用集束手榴弹炸开鹿砦，冲入外壕，暗堡守敌以猛烈火力阻止我前进。我以机枪封锁敌暗堡射孔，突击班用马刀砍断暗堡外围铁丝网，以勇猛动作跃上暗堡，从射孔投入手榴弹将其炸毁，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该连后续分队搭梯子越过外壕，进入突破口，分两路向西端三间房屋攻击前进，将伪军1个班歼灭，活捉3人，占领了三间房屋。据点北端院内日军1个小队，在火力掩护下向我反冲击，将我占领的房屋点着起火。3连在2支队迫击炮连炮火支援下，奋勇将敌击退，尔后就地挖掘堑壕，并依托房屋的废墟，坚守了既得阵地。

9月7日10时，我各攻击分队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第3连从原阵地向西南方向猛烈攻击，又占领了西侧几座房屋，击毙日军小队长和日、伪军10余名。此时，位于据点正南攻击之第2连也已突破敌前沿，但遭敌暗堡密集火力压制未能进入纵深；由东面攻击之敌特务营2连和2支队警卫连，为敌猛烈火力所阻，3次冲击未能奏效。敌我形成对峙。

22时许，我集中炮火摧毁敌火力发射点，随即各分队再次勇猛冲击，2连乘机突入敌阵，占领南端一排房屋，毙伤日伪军20余人。此时，3连、2连和由西南角进入战斗的4连，共同由西向东发起进攻，穿墙打洞，近战肉搏，展开了激烈的逐屋逐院争夺战。

9日2时，我将敌百余名压缩在东北端三间房屋的指挥所院内和东南角两个地堡中。我炮兵集中火力向敌指挥所院内猛烈轰击，旅特务营2连和2支队警卫连从东突入院后，配合2、3、4连从两翼发起冲击。激战中，敌金井中队长被击毙，守敌恐慌万状，加之弹药消耗殆尽，便点燃房屋，向西突围，当即被我歼灭过半，残敌狼狈沿运河向西溃逃。我1连立即追击。敌人已无弹药，即上起刺刀，妄图同我进行一场肉搏战，拚出一条生路。我即以机枪、步枪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经过一场激战，将敌全部歼灭。

拂晓前，我胜利地拔除了林公渡据点，击毙日军金井中队60余人，活捉日军5名，毙俘伪军90余人。

刘震曾任新四军三师十旅旅长

吴信泉曾任新四军三师十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林公渡战斗

赵先顺

1944年，德、意法西斯面临总崩溃的境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在中国大陆泥足沉陷。为挽回败局，从华中、华北抽调兵力，向平汉路南段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发动战略性进攻，同时，日军大力整编扩充伪军，继续对解放区实行所谓“清乡”、“治安肃正”计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经

过 1943 年的全面斗争，形势大为好转，我所在的新四军 3 师在苏北地区也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恢复和发展了根据地。

1944 年 1 至 3 月，新四军 3 师在淮海地区发动了春季攻势，先后攻克史集、杨庄等据点 30 余处。4 月 19 日到 5 月 4 日，第 3 师以 10 个团的兵力，采取中央突破战法，先后攻克伪军第 36 师 72 旅所盘踞的高沟、杨口等 14 个据点，全歼伪军第 72 旅和保安第 5 大队共 2000 余人，并毙伤新安镇、大伊山等地出援日军 140 余人，收复了六塘河西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军分区连成一片。这期间，我们打了个大仗，就是林公渡战斗，时间是 1944 年 9 月。

林公渡据点位于宿迁县东南 27 公里，与泗阳县交界，北侧紧靠运河，南 200 米为废黄河堤坝，是个仅有 12 户人家的小村落。日伪军占领该地区，即设立明碉暗堡和各种防御设施，妄图固守以确保宿泗之运河交通。在日军占领林公渡前，我军已判断敌人要在宿泗运河沿线设立新据点，因而预先对该运河沿线作了详细勘察，对凡有利敌人设立据点的地形，均绘制了作战要图，进行了必要的战场准备，并以部分武装对宿迁、淮阴两地的敌人实行严密监视和侦察。为了麻痹敌人，又故意将主力集结于远离运河沿线的钱集附近，作出向东北方向行动的态势，造成敌人以为我对运河沿线放松控制的错觉。敌占据林公渡后，我军集中第 2、第 4 支队和地方武装一部，决心趁其立足未稳拔掉这根眼中钉。9 月 5 日，上级在详细分析敌情的基础上，作了具体的战斗部署：以 2 支队 6 团配属迫击炮连、重机枪排和旅特务营 2 连为第一梯队，5 团为第二梯队；以 4 团配属泗阳地方武装阻击泗阳方向可能出援之敌；以 4 支队配属宿迁地方武装阻止宿迁、洋河镇、仰华集方向可能出援之敌。

9 月 6 日黄昏，我们支队顶着初秋的晚霞，自裴圩、里仁集一线向林公渡奔袭，于 7 日拂晓前渡过运河将敌包围。6 团以 3 连在西侧担任主攻，2 连在西南侧，特务营 2 连和支队警卫连在东侧为助攻，1 连位于西侧运河岸边为预备队，并随时准备截击溃逃之敌，4 连担任二梯队，准备最后聚歼敌人。各分队受领任务后积极构筑工事，挖掘了通往敌据点前沿几条交通壕，并完成了各项攻击准备。

7 日上午，据点内日伪军组织了 3 次出击，均被我击退，我毙伤敌 30 余人。敌被迫缩回据点待援。下午，宿迁日军出动 100 余人，进至洋河镇，企图解林公渡据点之围，但由于我阻援部队亦同时到达阻援位置，敌未敢继续前进。当晚，我紧缩对林公渡据点包围，逼近其前沿，3 连乘机从据点西侧发起进攻，用集束手榴弹炸开鹿砦，冲入据点外壕。壕内侧暗堡之敌以猛烈火力阻我前进，我遂组织机枪火力封锁敌暗堡射孔，掩护 3 连攻击，3 连突击班用马刀砍断敌暗堡外围的铁丝网，以勇猛动作跃上暗堡，往射孔投入手榴弹将其炸毁，突破了敌前沿阵地。该连后续分队遂搭长梯越过外壕，进入突破口，分两路向西侧 3 间房屋攻击前进，夺占了该房屋。

8 日 17 时 10 分，我各攻击分队在火力掩护下发起总攻，1 连跟随 2 连迅速向敌纵深发展，依托房屋废墟，坚守即得阵地。这时候，敌人把院内的房子点着了，院内烟雾腾腾，什么也看不见。我带着 1 排和副营长杜存典正在一栋房子里，房子被敌人点着后，杜副营长命令我们坚守门窗，尽快从房子后墙打洞出去。不一会儿，土墙被打开一个洞，我们迅速钻了出去。杜副营长又命令 2 连坚守阵地，1 连撤出院外待命，我们很快撤到院外的交通沟里。22 时许，我军集中炮火摧毁敌火力支撑点，各攻击分队遂再次勇猛冲击。2 连乘机突入敌纵深，占领南端一排房屋，毙伤日伪军 20 余人。3 连、2 连从西南角进入战斗，4 连亦共同由西向东发展进攻，穿墙打洞，白刃格斗，展开了激烈的逐屋逐院的争夺战。

9 日 2 时，我将 100 余名敌人压缩在东北端的敌指挥所和北、东南角两个炮楼中，并集中炮兵火力向敌指挥所院内猛烈轰击。10 旅特务营 2 连和 2 支队警卫连从东侧突入后，配合 2 连、3 连、4 连从东、西两翼发起冲击。激战中，我军击毙日军金井中队长，守敌惊恐万状，强行向西突围，当即被我毙伤过半，余敌沿运河向西狼狈溃逃。正在交通沟待命的我

排，忽听3排那边有人喊：“敌人突围了！敌人突围了！”我立即带2班和3班冲出交通沟向突围的敌人追去，追了十多里，天也开始放亮了，捉到3个日本鬼子，其中一个负了重伤，抬到半路上就死了，我排打了一个无命令的追击战，我和2班长都立了功。拂晓前，我军胜利拔除了林公渡据点。这次战斗，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66人，俘2人，毙俘伪军90余人，缴获长短枪45支，轻机枪2挺，迫击炮1门。这一战斗的胜利，是我们正确判断敌情，充分进行战斗准备，诱敌就范，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包围，实施有重点的多路攻击的结果。这一战斗的胜利，给予宿泗地区人民以极大鼓舞。战后，当地6万余众夹道欢迎我凯旋部队。我的老战友李兆书同志曾为林公渡战斗作诗一首，诗曰：

拔掉林公渡，
全歼日本兵。
军民齐奏凯，
遍地起歌声。

1944年9月，我被提升为2支队6团4连副连长。连队开始补充兵员和整训。战术科目主要是提高单兵战术动作，技术科目主要是射击、投弹、刺杀，军体方面有跳高、跳远、单双杠、木马等。团里组织技术比赛，我们连取得优异成绩，我个人战术技术动作获得第一，被团评为模范干部。

赵先顺曾任新四军三师十旅兼淮海军分区二支队六团副连长

忆叶圩子战斗

王南峰

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我苏北淮海区军民在欢庆胜利中迎来了1945年春节。我根据地各级党政军领导早就决定要让人民群众好好过个年。

我10旅兼淮海军分区部队为确保根据地人民过年期间的安全，各支队每个团（小团）都抽出一部作为战备值班部队，年前分头逼近敌人各据点，把住敌人出路，防止敌人出动骚扰抢年货。当时我1支队3团4连驻沭阳县杨柳庄。年前几天，群众欢天喜地，笑逐颜开，家家户户杀猪宰羊、蒸馒头、做年糕、包饺子，到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为了过年期间和群众搞好联欢，战士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准备文艺节目，有的排秧歌，有的准备花船、高跷、狮子、龙灯等等，真是丰富多彩，热热闹闹。临近过年时，上级还特许家在驻地附近三十里以内的干部战士回家和家人过年团聚。我家在本县张王庄，离驻地只有9里，家中就一个老母亲。别看家这么近，参军4年来，还从来没有守着母亲过一个年。想到就要回家和母亲一起过年，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2月10日是阴历腊月二十八，回家过年的同志都已陆续离队。当我正要回家的时候，团里突然来了紧急指示：被批准回家未离队的一律不准走，已离队的派人连夜找回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打掉叶圩子据点。我们是抗日军人，必须绝对服从命令。11日8时前，回家的19名同志全部返回连队。我们在队的同志也按要求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上午战斗动员后，全连指战员义愤填膺，摩拳擦掌，打好这一仗立刻成了指战员的共同心愿。

叶圩子位于沭阳城西南22公里，和宿迁县交界，沭宿老公路北侧，是个只有三个院套、四幢房屋的小居民点。2月7日（腊月二十五），沭阳日军出动米森小队70余人，伪沭阳保安大队200人至该地，抓民伕构筑圩墙工事，设立据点。该据点伸入我根据地内，严重威胁着周围群众的安全，我们决心利用其孤立突出、远离主力、立足未稳之弱点，发挥我军夜战近战之特长，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拔掉这颗钉子，确保根据地群众过年安全。

据侦察，叶圩子据点周围是3米高的圩墙，墙外为5米宽、2—5米深的壕沟。壕外为纵深5米的鹿砦，上系集束手榴弹。另外，据点西北面圩壕外还有一段铁丝网。整个据点分

为两部分，日军防守南半部，伪军防守北半部。我们的兵力部署是：以1支队（欠1团）和4支队炮兵连为主攻，以4支队及淮阴、涟水、沐阳地方武装分别钳制淮、涟、沐三个方向来援之敌。

11日下午3时，我团奉命从驻地杨柳庄出发，夜行军35公里，于12日（年三十）2时抵达叶圩子东南悦来圩、吴圩一带，进行战前准备。周围群众知道我们要拔掉叶圩子据点，高兴极了，纷纷带着自家准备过年的东西来慰劳我们，我们不要，群众说，同志们吃了我们各家的年货，就算跟我们一起过年了。这纯朴的话语，寄托着群众对子弟兵的殷切期望，激励着我指战员消灭敌人的决心和信心。

12日上午，敌人出动一股，妄图驱赶我们观察地形人员，被我击退，毙伤数人。下午，日军20余人出叶圩子南门，经沟西、周圩护送伤员去沐阳。我于周圩东予以侧击，追敌数华里，毙、伤、俘日伪军各数名，余敌逃窜。随即，2团于北侧、我3团于南侧对叶圩子据点实施四面包围。1、2连为第一梯队，3连和我连为第二梯队。支队指挥所设在叶圩子东南墙头圩。17时30分，一梯队炮火准备20分钟后发起攻击，因障碍未彻底清除而受阻。22时再次发起攻击，南北两侧均攻入敌人纵深，并各占圩墙一段。敌人拼命反扑，我予敌以大量杀伤。

13日（大年初一）1时许，我连奉命投入战斗。8班是连里尖刀班，首当其冲。全班14人分为3个战斗小组，以3、2、1顺序依次攻击。我向全班喊道：“同志们，为人民立功，为连队争光的时候到啦，冲啊！”当即指挥第3组搭起长梯向圩墙上爬。刚爬到墙顶，不料却被敌人用刺刀连梯带人给捅了下来。我马上指挥第2组扶起梯子接着爬，结果又被捅了下来。这时我一把抓过梯子，带领第1组就往上爬，并命令2、3组同志跟着上。快接近墙顶时，一声大喊，全班一齐向圩墙内扔手榴弹。在爆炸的火光硝烟中，我们迅速登上墙顶，翻身入圩，并很快消灭了周围的敌人。这时，我们全连和其他连队也相继进入圩内，和敌人激烈搏斗。敌人被迫退入院套，并依托内外工事负隅顽抗。我带领8班迅速逼近东侧一个院套，不料大门却被院子里地堡内机枪以密集火力死死封锁，难以进入。我正着急，只见我班大个子战士朱玉发瞅准机会，迅速将一束手榴弹准确地投入地堡口内。随着一声巨响，敌人机枪顿时变成了哑巴。我们一跃而起，随朱玉发冲进院内。朱玉发冲到地堡口，抓起敌人机枪就往外拖，一个没炸死的敌人也被带到了他怀里，没提防被这个敌人咬住了膀子。朱玉发挣脱不开，回头叫了声：“班长”！我闻声一个箭步上去，一刺刀穿透了敌人的胸膛。3时左右，敌人大部被我们消灭，残敌龟缩于东南角小草棚附近作垂死挣扎。我们集中圩内近3个连兵力，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小草棚攻击。快结束战斗时，敌人一颗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弹片击中我的腰部，我忍着剧痛，用牙咬开手榴弹盖，投向敌人的最后巢穴。这一仗，我们全歼了圩内守敌，击毙了日军米森小队长。尖刀班未牺牲的同志，也全部负了伤。

大年初一凌晨，县、区委领导同志亲自来医院给我们拜年，感谢我们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人民群众过年安全。部队首长也来看望我们，安慰我们好好养伤。当地群众更是一批接一批地给我们送来各种各样的年货，使我们心中激动万分。这个年，我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听着外面的锣鼓声、鞭炮声和男女老少的欢笑声，心里有说不出的甜蜜。这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充实、最舒心、最有意义的一个年。

攻克淮阴城

刘震

1945年1月，华中局调金明另有任用，决定由我兼任淮海地委书记。为了加紧建设淮海根据地，做好战胜日军的准备，我除继续抓分区主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外，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着重抓了整风运动、政权建设、发展生产、财政金融和文化教育等工作，为淮海区迎接大反攻作了全面的准备。

同年8月，10旅兼淮海军分区部队经过补充改编，辖28团、29团和30团，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北伪军接受国民党加委，仍盘踞淮阴、淮安等重要城市，拒绝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并构筑工事，企图顽抗。在新四军3师发动两淮战役的统一部署下，我奉命组织指挥10旅、师特务团和地方武装攻打淮阴城。

淮阴是一座历史古城，历来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水陆交通枢纽。1937年宁沪沦陷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至此，1939年2月，国民党军一弹不发把它让给日军。从此，这里成了日军屯兵要地，成为钉在我苏北根据地的一个钉子。6年多来，日军对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各根据地的“扫荡”，都以淮阴作为一个疏集中心，城内10万多居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周围数百里群众也都遭受蹂躏，苏北军民早已渴望拔掉这个钉子。自从日军撤走后，伪军28师即驻守该城，共有敌正规军7000余人，另有常备旅和淮阴保安团共2000余人。伪军头子潘干臣在接受蒋介石加委后，迅速进行了整编，并将主力收拢城区，加强防御。城墙上修筑了大量工事与堡垒，城四周和城门上修了炮楼，城内主要路口有地堡。护城河宽10米、深2米，在护城河外设有铁丝网和鹿砦，同时，还拼凑了地方反动武装，在城外构筑卫星据点，形成了纵横10余里的城垣防御。我和几位团长详细侦察地形，分析了淮阴守敌全部情况后，深深感到：攻取淮阴城将是一场非同以往的攻坚战。我想，抗战以来我们大量采用的是游击战，虽然也打了一些攻坚战和运动战，但对于攻取这样坚固设防的县城，在指挥上还是第一次。经过反复思考，我坚信：有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指引和上级的正确领导，有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有地方党和群众的大力支援，只要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采取适当的攻城部署和战术，攻取淮阴城还是完全有把握的。为了确保这次战斗的胜利，我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快速扫清外围敌人，步步逼进，紧紧将城包围；第二步，摸透情况，正确地确定主攻、助攻方向，选择好突破口，以有效手段突破坚固城防，分割歼灭城内之敌。队伍沿着洪泽湖堤策马北进。黎明的曙光，照在战士们的面颊上，个个象小老虎一样。指战员们都恨不得能插上翅膀，很快飞到淮阴城，一拳把敌人砸个粉碎。

在急速前进中，清晨突然从东北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侦察员报告：前卫28团已经进至淮阴城南5公里的高兴桥与敌打响。枪声成了大家迅速前进的动力。部队在晨雾中急速前进着，前面的枪声时疏时密。13时左右又接到28团报告：上午与敌接火后，很快消灭了高兴桥守敌。城内守敌两个营出城反冲击，经过激烈拼杀，将敌打退后，部队正向傅家庄、金家坪、刘家庄、王家祠堂一线急进。

在扫清外围的战斗中，不断接到清除敌人卫星据点的胜利消息。特别是29团一部兵力，勇猛打退敌人在西门外进行的一次疯狂反扑，全部扫除了杨庄、王营、西坝、码头等10余个卫星据点，完成了对淮阴城的包围。担任打援的淮安、涟东独立团，还消灭了板闸的敌人，断了淮安城敌人的出援通路。地方干部和群众开展了大量支援前线的工作，在“淮阴反攻委员会”的领导下，5万多群众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工程队，持着“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一切为着主力部队进攻淮阴守敌”等色彩旗，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奔向淮阴，同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构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军向淮阴守敌头子伪军潘干臣发出通牒，令其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敌人非但毫无悔悟之意，反而狂叫什么“我们是曲线救国的胜利者”，“淮阴城固若金汤”、“任凭你新四军长出三头六臂也休想飞进城来”，这更激起我广大指战员的义愤。连日来，请战书、决心书雪片似地飞到各级指挥员面前。“打开淮阴城，活捉潘干臣，为苏北人民除害！”的誓言，振荡在每个指战员的心底。

根据周密侦察，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东门外花街房屋较多，便于我军隐蔽接敌；南门和西门外地势开阔、低洼，城内守敌力量较强；北门紧靠运河，易守难攻；城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些建筑物可以利用。经过反复思考，我最后定下决心：用6个团的兵力对敌实施多路攻击，以城东北角和东门为主攻方向，28团主力为第1梯队，该

团3营和30团为第2、3梯队；南门为助攻方向，由师特务团负责，29团一部尾随特务团跟进；29团主力由城东南角攻击；射阳独立团和分区新2团由城西门和西北角担任佯攻。

部署战斗后，我随即带人察看各部队的战前准备工作情况。在城东门及东北角阵地上，担任主攻的28团指战员忙得热火朝天。我和钟伟在一间平房的隐蔽处，看到几个战士正在聚精会神地从下往上数着城墙上的砖头层数，然后又量起一块砖头的厚度，再把城墙砖层之间的嵌缝加进去，这样一算，很快测出了城墙的高度——10米多。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由得发出了赞扬：“哈哈，你们把城墙高度算得这么准，看来使用多么长的梯子攀上城墙就更有把握喽！”听到我的声音，一个老战士笑着说：“敌人有洋枪封锁，我们就用土机器对付，这也叫有来有往嘛！”顿时引起了一阵笑声。

在东门北侧主攻突破口的正面，由14名干部战士和60多名支前民工隐蔽奋战了两个昼夜，掏挖的55米长地道已经完工，一枚千磅的航空炸弹已经悄悄地通过地道送往敌人的炮楼下安放。一个正在调整发火装置的战士悄声对大家笑着说：“这个家伙一开花，可有好景致看哩！”

在南门外特务团的指挥所里，团长郑贵卿正在召开班以上干部大会，研究确定突击队、红旗手、爆破手的战斗编组问题。讨论正在热烈地进行着，一个操着灌云口音的小伙子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突击任务，把红旗插上淮阴城头！”郑贵卿告诉我，那小伙是最新提拔的7连5班长、阜宁战斗英雄徐佳标，刚刚确定的尖刀班就由他们担任。我说：“有这样的钢铁战士打前锋，再硬的城池也能攻破！”

在西门和西北角阵地附近，新2团和射阳独立团的战士及民工们，正在赶制大批过运河的浮桥和登城用的云梯。个个汗流浹背，人人面带喜悦。为了便于部队越河攻城，支前民工冒雨日夜赶挖一条从淮阴到淮安长达15公里的出水道，正在把护城河水引出来。

各种攻城的准备工作正在日夜不停地进行着，强大的政治攻势更加猛烈地展开了。各部队利用船桅杆滑轮把芦席做成的活动标语牌：“放下武器，回到人民怀抱！”、“不要再为潘干臣卖命！”等高高吊起，像拉洋片一样，一幅一幅展现在敌人面前；用各式各样的喇叭进行的阵前喊话，此起彼落；一包又一包用弓箭、风筝传带的宣传品，纷纷飞进城里。然而，守敌头子潘干臣死不悔悟，竟然残忍地把为我军送最后通牒的张老汉杀害，更加激起了围城军民的无比义愤。

9月6日拂晓，我军隐蔽的大炮怒吼起来，淮涟民兵英雄王凤山的土炮也在北门阵地上发出隆隆巨响。我来到东门外炮兵阵地，只见28团的炮手们正用猛烈的炮火轰击着东门的城楼。城门两侧高高竖着炮楼，像恶狗伸出的两个牙齿，封锁着我军前进的道路，在我炮火的闪光中被摧毁了。敌人以为我军就要攻城了，也用炮向我阵地狂轰。

围城以来，敌人最害怕我军夜间攻城，每当黄昏、入夜、黎明就严加戒备，不少地段还安装了照明灯，而在白天则有些松懈。针对这一情况，我决定总攻时间出敌不意地放在下午两点。整个上午，我军炮火时紧时松，敌人紧张了半天不见我军有什么动静，便慢慢地松懈起来。恰在这个时刻，总攻就要开始了。

我从望远镜里看到，担任突击任务的指战员们个个像急欲出膛的炮弹，只待总攻信号一响，就立刻猛发出去。这时指挥所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用耳机一听，原来是南门助攻阵地郑贵卿报告：由于运送爆破器材的车辆在前进中被敌打坏，目标暴露，请求提前发起攻击。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时，南门守敌像野兽一样，疯狂叫喊、扫射，枪弹、手榴弹夹杂着石头、砖瓦一齐倾泻下来。师特务团的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直向城墙猛冲过去。尖刀班第一批冲上去的倒下了，第二批又奋起冲了上去，战斗异常激烈。

不一会，总攻开始了。轰隆隆一声巨响震撼全城，在东门担任主攻的28团发起了炮火急袭，城东北角突破口的重磅炸弹也爆破成功了！守卫在该处的一连伪军全部被震昏。各个阵地上机枪、大炮，像山洪暴发一样怒吼起来，冲锋号响亮的声浪在枪炮声中翻滚。各路突

击队、红旗手、投弹手、爆破手，一个个龙腾虎跃，冲锋向前。

我在指挥所里，听到不断地传来各部队胜利前进的消息。在城东北角，28团2连5班长曾家良高举红旗，顺着云梯，像箭一样射向城头，第一面红旗顿时在东门城头上高高飘扬。继28团全部突入城内，30团也紧跟突入，直插敌纵深。与此同时，29团的炮兵在城东南角轰开了一段城墙，突击队像潮水般涌入城内，29团和28团并肩猛烈地向城西发展进攻。

南门阵地上，敌人火力太猛。7连尖刀班徐佳标第一个登上城墙，负了重伤，他眼见敌人机枪疯狂地扫来，挡住我突击队前进，便猛地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机枪眼，为突击队登城开辟了道路。南门终于突破了，特务团迅速向城内纵深急进。

西门部队发起冲锋后，射阳独立团的尖刀连——5连连长牺牲了，2排长李云龙立即代理指挥，迅速扫清突破口残敌，冲入敌教导营营部，活捉了敌营长“赵老虎”，同时又抓住一个号兵，供出敌号谱。曾经当过司号员的李云龙，夺过敌军号，吹起了敌人集合号，号声把七零八散的“老虎营”集合起来了，就这样敌教导营全部当了俘虏。

向纵深奋勇冲杀的28团4连连长张昌义带领战士，在一个熟悉情况的理发工人的向导下，直冲敌28师师部。其他连队也相继赶到。张昌义和一名战士冲进一间房子里，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对着电话发脾气，理发工人认出他就是潘干臣。张昌义持枪厉声喝道：“潘干臣，举起手来！”敌人放下电话掏枪顽抗，张连长手扣扳机，就把这个双手沾满苏北人民鲜血的汉奸击毙了。此时，在敌师部另一间房里，副连长刘子林一把抓住敌师参谋长刘绍坤，喝令他打电话要部队投降，刘绍坤颤抖地拿起话筒，命令他们的部队停止抵抗。

15时13分，多处残敌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少数顽敌企图从西北方向突围，也被新2团和射阳独立团截歼。战斗胜利结束，共歼敌9000余人（其中俘敌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000余支、汽车18辆、汽艇4艘，其它军用物资甚多。淮阴城解放了！新四军首长致电嘉奖：“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用命，于短时间突入敌伪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

刘震曾任新四军三师十旅旅长

东野名将——钟伟

吴东峰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写《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对五师评价如下：

“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之最有朝气的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能猛打、猛冲、猛追，三猛称著；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在东北野战军十二个主力纵队三十六个师中，这个评价是最高的。头等主力师师长的名字叫钟伟。

钟伟打仗脑子转得快。

1945年8月，新四军第三师由副师长刘震统一指挥第十旅、师特务团和淮阴、淮安、涟东、射阳、淮海等地方武装，攻打由伪军据守的苏北重要城市淮阴城。由于敌人居高临下，我特务团攻南门，爆破未成功便发起强攻，结果伤亡惨重。

刘震找到钟伟，要他率十旅第二十八团（原四支队）担任主攻东门的任务。钟伟接受任务后，亲临前沿阵地，察看地形。

9月6日天刚亮，淮阴东门枪声大作。据守城门的敌军突然发现四周冒出了十多个高于城墙的射击台，并有迫击炮压制射击。这些射击台是钟伟的杰作，设在城墙外敌原有的炮楼上，经过加筑高出城墙两米左右，有效地掩护了部队发起总攻。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坚固的城墙被炸塌了一道七、八米的缺口。二十八团不到五分钟即将东门城墙突破，攻进城内，猛扑敌军师部，当场击毙伪师长潘干臣。接着打开南门、北门，经过两小时激战，胜利结束战斗。

此一战斗，十旅二十八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敌人利用高大的城墙的掩护，从城墙上向我军射击，给我军进攻造成极大的困难。钟伟在城墙外构筑射击台高出敌人城墙，限制敌人运动，压制敌人火力，保证了部队的进攻。二十八团英勇顽强，发展迅速，伤亡少，缴获大，被命名为“清江部队”。不久，钟伟荣升十旅旅长。

1947年底，钟伟率五师（即原十旅）攻打号称“辽西走廊”的彰武。五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五分钟就突破城防，并连续打退守军反扑，为后续部队顺利向纵深发展铺平了道路，结果全歼国民党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一万余人，创造了“迅速突破，大胆分割”的范例，受到党中央和东总的通电嘉奖。

1948年1月2日，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率其一九五师、四十三师进到公主屯以北地区，与我六纵十六师遭遇，遭到有力阻击。二纵奉命由彰武迅速进至公主屯以北地区，七纵进到公主屯以西地区，三纵进到以南地区，形成对公主屯之敌的包围。5日，各部队紧缩包围圈，将敌压缩于文家台等地区。

天公不作美，大雪弥漫，雪深到膝。我军战士在毫无遮蔽的开阔雪地里进攻竟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一批又一批地倒在敌人阵地前。钟伟来到五师十四团阵地前研究对策。他提出在雪地里挖多条弯弯曲曲的雪沟，并在翻起的雪墙上浇上水，以抵挡敌前沿工事扫射。次日拂晓，雪墙上水结成冰冻，形成坚固的战壕，雪沟底的水结成一层薄冰，冲锋的士兵在上面飞速滑行，慢镜头变成了快动作。

钟伟指挥五师不顾五道屯方面敌军侧射火力，大胆地向文家台逼近，并利用黑夜的掩护构筑了上千米的雪墙和雪沟。次日拂晓，五师在对敌进行猛烈炮击后，即向敌发起冲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四处逃窜，大部被我歼灭。其中，我两个排就俘虏了敌人一千八百余人。此役，五师和兄弟部队一起，俘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和一名师长，歼敌五千余人。战后，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钟伟被破格提拔为十二纵队司令员。一个个的成功战例，给钟伟带来了功勋，带来了荣耀，带来了无尽的动力。

钟伟脑子灵，善于捕捉战机。

我军五师与敌军二十二师在调兵山一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经六小时的激战，双方均伤亡近千人。

此刻，阵地上静悄悄的，双方都在休整，双方都在调整部署。钟伟正背靠着沙袋坐着，由于腿短，两脚恰恰抵住一块石头，他叼着一支烟，一边用电话下达后撤的命令，一边仰着头观察动向。有的部队已开始向后运动了。枪声响起，钟伟像触电似地跳起来，问：“怎么回事？”

“左侧敌人发起进攻……”

钟伟抖抖身上的泥沙，高声叫喊：“不！敌人要跑。通知部队，转入进攻！”

果然不出所料，敌军的佯攻正是为了掩护后撤。钟伟命令部队乘敌后撤，从两面包抄追击，敌二十二师惊慌失措，全线溃退，大部被我军追歼。

战场上，能够从对手细微变化中，判断出他们的军事企图，这是一种真功夫。难怪人家说钟伟——在枪林弹雨中勇猛似虎，机警似鹿，狡猾得像只老狐狸。

1947年3月8日，我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战役的目的是首先集中主力歼灭德惠东北大房身之新一军。

8日晚，钟伟接到东总命令，要五师北进至中长路东配合一纵队歼灭大房身之敌。当钟伟率五师经过朝阳川北时，隐隐约约听见拌着乱哄哄的杂音。据侦察，得悉敌八十八师尚在靠山屯及其周围地区。

钟伟立马聆听半晌，判断说：这是立足未稳之敌，可以打！东总第二次来电，严肃命令钟伟速去大房身，而钟伟却回电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

钟伟吃掉了姜家屯一个营，王奎店一个营没啃动，退守至靠山屯。

东总第三次来电，催促执行东总意图。而这时，敌八十八和八十七师主力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

究竟是打还是走？

当时五师领导大部分主张走。他们认为，我师孤军攻击敌人，胜利把握不大。总部给北进的任务关系全局，如不北进，将会干扰上级决策，贻误战机，后果严重。只有钟伟一人主张打，理由是：敌八十八师在退却中，立足未稳，士气不振，我歼其一部有把握。如果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行军中仍将与敌军遭遇，被迫投入战斗，仗也打不好，路也走不成，既难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又会错过歼敌机会。军情如火。此刻，形势不容许“集体领导”，时间不容许“研究研究”。钟伟拍起了桌子：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按军法处置！

钟伟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东总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时机，我就在这儿打了，让一纵它们都配合我吧！

东总接到电报后认为，现在战场形势已变，战略部署必须跟着变，当即回电：改变原来的作战部署，将歼灭大房身之敌部署改为监视，令一师、六师和六纵队向靠山屯附近集结，集中主力歼灭敌八十八、八十七师。

12日，一纵一师在郭家屯与敌八十八师遭遇，毙伤敌八百多人，俘敌一千一百多人。一纵二师、三师也按时赶到靠山屯，将敌八十七师主力歼灭。

战后有人说：“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一纵、二纵都调动了，把东总也指挥了。”东总却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一些成功战役恰恰是在抗命中取胜的。

这是1948年10月30日。钟伟站在浑河岸边，举起望远镜，遥望西边的沈阳城，此时，钟伟的手中捏起两份用草纸抄写的电报命令。一份是中央军委致电东野的命令：“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原，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告钟伟照此速办，愈快愈好。”另一份是东野的命令：“十二纵队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截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钟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两难抉择。

六天前，辽西会战刚结束，作为纵队司令员的钟伟接到第一份命令后，即指挥部队从公主岭取直线沿中长路南下，日夜兼程，向海城进发，经三天三夜和一个上午，行程320公里，于29日下午2点抵达开原。当钟伟率部正准备经沈阳以东直插海城时，突然接到第二份命令。

此时，摆在钟伟面前有两个任务：一是军委要求到海城拦阻沈阳之敌向营口退去的任务；一是东野要求在巨流河阻击廖耀湘兵团向沈阳撤退的任务。

钟伟站在浑河岸边大声喊：“命令部队过河，向沈阳进军！”

上级的两份命令都没有指示打沈阳，钟伟为什么选择攻打沈阳的作战路线？

其实，钟伟对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早已成竹在胸：抢渡浑河前，他已了解到，沈阳守敌尚未大批外逃。钟伟命令一个独立师赶到海城，也没有发现敌情。另外，钟伟又摆了一个师的兵力在巨流河。这条河宽达一百余米，深二、三米，河上无任何船只，只有一条铁路桥可以通过。必要时一炸毁，一个师的兵力完成堵截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基本没问题。

钟伟说：“军委和东野的两个不同作战方向的任务，就像两个箩筐摆在我们面前。此时与其迂回到海城拦阻敌人，还不如直接打进沈阳拖住敌人。我们用主力打沈阳，就像劲使在挂着两个箩筐的扁担中间，既可以拖住敌人逃营口，又可以随时机动到巨流河堵截廖兵团退沈阳。至于孤军深入沈阳是不是太冒险了？其实不然。因为敌人是败兵，正处于极度的恐慌

之中，阵脚已乱，我们根本不怕。”

钟伟率十二纵渡过浑河后，便是一连串上级事先没有安排，而又符合总的战略意图的军事行动，真是奇招迭起，精彩异常。

中午，十二纵主力抢渡沈阳东的浑河，又连水带汗地跑步四十余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苏家屯，全歼敌一个团和地方保安师，共歼俘敌军五千余人。

与此同时，三十六师一举攻占沈阳机场，并俘获了跟随蒋介石的敌电台台长尤达宜等多人。据尤达宜称，蒋介石和卫立煌一小时前乘飞机逃离沈阳。如果不是在抢渡巨流河时耽搁了一点时间，也许蒋介石和卫立煌已经成为他们的俘虏了。

31日，钟伟率部以每小时九公里的速度轻装前进，进攻敌防守前沿阵地小郭庄。由于兵力不足，进攻受挫。11月1日凌晨4点，五颗红色信号弹冉冉升起，三十五师和五师十三团一鼓作气冲向敌阵，不到一小时全歼小郭庄守敌，俘敌四百余人。

与此同时，钟伟命令三十六师扫除了浑河铁桥北端全部敌军据点，直逼沈阳敌人防御中心——铁西区。11月1日9点至下午4点，经过七小时的激战，我军攻占铁西区，敌王牌军二〇七师（欠装甲团）被歼灭，十二纵俘敌师长以下官兵一万三千八百人，缴获美制一百毫米重型榴弹炮四门及大批枪支弹药。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钟伟决定打沈阳时，某师长仗着和东总老关系，不听指挥，使兵力严重不足。正好这时，第二纵队第五师十三团经过。五师是钟伟的老部队，他把团长张峰拦住：“你们去哪儿？”张峰答：“奉命向营口方向追击。”钟伟毫不客气地说：“我独立二师已经占领营口，你们不要去了，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打小郭庄。”钟伟的决策果然棋高一着。

当钟伟率部攻进沈阳时，沈阳之敌大部尚未撤离。而廖耀湘兵团在远离巨流河的胡家窝棚等地被兄弟部队歼灭。十二纵孤军深入沈阳，拖住了敌人，为我军主力赶到围歼沈阳之敌创造了先决条件。

这就是钟伟的魅力：战争在他的手里变成了一种艺术，一种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艺术。钟伟在战场上不是简单地执行命令，而是善于动脑子创造性地执行命令，而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一些和钟伟共事过的老人说：“用现在的话说，他的脑子比电子计算机还灵还快，我们十个八个捏在一块也不如他一个。”

了解钟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企图用单一的或仅仅从一个方面描绘钟伟的性格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构成他性格的因素从来不是单一的。许多人不喜欢他，说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好大喜功。但也有许多人谈起他眼睛就发亮，称赞他坚定勇敢，多谋善断，敢说敢为，治军、打仗都有一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

一次，我军一个营被国民党军包围了，另一个营奉命去解围，没有成功，退下来了，彭总闻讯大怒，对钟伟说：“把这个营长毙了！”钟伟连声答道：“好、好……”说着把这个营长推出门外，拔出枪“啪”的一声，子弹从营长的耳旁“嗖”地飞过，营长吓得尿湿了一裤子。钟伟说：“你快走吧，彭总要枪毙你，到老家躲几天，千万不要露面！”结果钟伟自己带部队把那个营救了出来。

“他几乎和哪个搭档都合不来。因为什么都得他说了算。1939年6月，钟伟被分配到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任政治委员，由于与司令员脾气不合，一气之下，带着爱人、孩子和一个警卫班跑了。钟伟一行从湖北八面城五圣山走到苏北阜宁，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爱人刚生过孩子，走不动，就用担架抬。期间还打了几仗。在苏北，黄克诚收留了他，先当支队司令，后当副旅长、旅长。原部队那儿正在批判‘逃兵’钟伟时，却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旅长钟伟的名字，全支队哗然：逃兵怎么当了旅长？”

打文家台，我军抓了大批俘虏，但就是找不到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因为敌人在被俘前许多当官的都化装为士兵。钟伟说：“这好办，把俘虏集合起来跑步，快快跑，把掉队的统统

给我抓起来审问，当官的肯定跑不动。”这一招，也真灵，刚开始跑，就有一个大胖子掉队，上气不接下气。一审查，原来是陈林达的副官，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胳膊上套着十二条金项链的陈林达。

建国后，钟伟曾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那时展现在钟伟面前的是一派和平景象：鲜花如海，歌声如潮。空中不时掠过一群美丽而快活的和平鸽子，甩下一声声悠扬的鸽哨。

面对着一派和平景色，钟伟和所有饱经战争磨难的人一样，希望枪声永远离去。那是一个万家灯火璀璨的夜晚，当钟伟儿子钟戈挥回来告诉他自己报考飞行员体检合格时，兴致勃勃的戈挥原以为子承父业，钟伟一定会高兴的。他万万没有想到钟伟竟然把一人高心爱的清代花瓶砸得粉碎，房子里震动着他的咆哮：“谁叫你去当兵的？仗我们都代你们打完了，我们已经破坏得够多了，你们这一代应该建设，应该建设！你懂吗？！”

孩子们懂得为父的心思，他们没有辜负钟伟的期望——老大钟戈挥考上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老二钟戈扬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老三钟戈平也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女儿钟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工艺系；小女儿钟山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重要技术骨干力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路走对了，他们走了这条路与父亲的思想影响分不开。

1959年夏天，那是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军委扩大会上。会议一开始，钟伟就感觉到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但是钟伟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心情轻松地参加这次扩大会议。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钟伟正在苏联访问，和庐山会议的当事人没有一点瓜葛。钟伟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会议的进程之中，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成了“彭黄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会议的第三天，在分组的背靠背的批判中，空军放了两颗“重型炮弹”。

一颗是空军副政委放的。他说彭德怀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团级干部（卫生部长）。

另一颗是空军副司令员放的。他说黄克诚在苏北三师时贪污了三千两黄金。

黄克诚既“谋财”又“害命”，真是罪该万死！

可巧的是这两条“罪行”都与钟伟有关。空军副政委说，彭德怀枪毙一军团的人时，钟伟是现场监刑的。另有人说，黄克诚贪污黄金，钟伟可以作证。

钟伟从平静的港湾一下子被推上了波峰浪谷。这对钟伟来说是有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如果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必然难逃为彭黄辩护的干系；如果不负责任地落井下石，于良心不忍，也不是钟伟的性格。会议休息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私下劝钟伟：就说时间太长，记不得了！然而，钟伟没有那样做——

钟伟清了清嗓子，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正当部队冲到半山腰时，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猛烈射击，部队前进受阻。我率一个警卫班在团火力配合下，向小山头猛攻。而这时我发现一军团的一个军官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后续部队捉住。按照我的性格，如果他是我自己的部属，我早就把他毙了。正因为他是一军团的人，我把他交给黄克诚，黄特意问了在场的一军团的罗瑞卿：“你看怎么办？”罗瑞卿毫不犹豫地回答：“执行战场纪律！”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而钟伟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第一，这件事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他也不知道这回事。和黄克诚也没有关系。”

“第二，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林总，林总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我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

“第三，当时一军团的罗瑞卿同志在场，他也同意我们的枪决处理。”

对于第二件事，钟伟说：“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无法证明。再说，三千两黄金不是个小数目，要用汽车拉，他（黄克诚）往哪里

放？”

刹那间，会场乱了起来。

钟伟的发言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各色人的心态：有的人因谎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惊恐万状；有的人深感痛快淋漓；有的人为自己的懦弱而愧悔交加，无地自容；有的把钦佩的眼光投向钟伟，手里却为他捏了一把汗。

“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啊！”

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心里可能会这么说，因为那时庐山会议已经开过，彭、黄事件早已定了案，一些人巴不得离他们远远的，可钟伟却自投罗网，往“贼船”上靠，那时林彪的地位已经确定，一些人巴结都来不及，而钟伟却斗胆闯进是非之地，给自己带来了半辈子麻烦。

1967年夏，安徽合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武装大对抗。

这时，钟伟转到地方，在安徽省农垦厅当副厅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将钟伟卷了进去。

“中央文革”向全国通缉钟伟。钟伟不得已只好与造反派“打游击”。

一个月以后，红卫兵抓获了钟伟，大会批斗后把他装进麻袋，扔到河里去。可是不久，红卫兵竟然接到钟伟的电话：“我钟伟还活着，你们来抓吧！”

1968年1月18日深夜。

一辆军用卡车嗡嗡驰往北京德内大街一栋九号四合院前。霎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枪，跳下车，迅速包围了这个院子，有两个战士爬上屋顶，架起机枪，紧张地监视着四周的一切。

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敲响了钟伟家的大门，钟伟的堂兄钟秀林起床问：“什么事？”回答：“查一下户口！”那年月这种事司空见惯。钟秀林刚打开门，便被一只黑洞洞的手枪顶住胸口：“不许动，不许叫！”荷枪实弹的士兵推着他到东厢房找钟伟。

当时钟伟由于长时间睡不好觉，吃了不少安眠药，钟秀林敲了很长时间门也不醒。

“砰”地一声，门被踢开了，两位士兵迅速冲进去，在床上按住钟伟。一个胖军人，钟伟当参谋长时他是警卫营的少尉排长，装着不认识的样子，冲着钟伟喝道：“你叫什么名字？”

钟伟这时才完全清醒。把手上的手表慢慢取下，交给老大戈挥，端起茶水呷了一口，从铁铸般的喉咙里迸出来浓重的湖南口音：“娘的，你爷都不认识了！”

胖军人尴尬地掏出一张逮捕证，又摸出一副手铐：“你被逮捕了！”

第二天，在安徽大小城市的街头，出现了欢呼“胜利”的捷报：“彭黄死党——现行反革命分子钟伟落网！”

粉碎“四人帮”后，钟伟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9年12月26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了平反文件：“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1979年2月1日《关于钟伟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对钟伟同志受林彪诬陷迫害的问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将钟伟同志收回部队，做适当安排。”

1980年12月24日，经中央批准，“原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七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一年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钟伟被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1984年4月24日钟伟去世，终年73岁。

钟伟曾任东北民主联军二纵五师师长

吴国璋同志二三事

王如庸

吴国璋同志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连长、营长、团政治委员、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等职，在即将任军长

时，于1951年10月26日从朝鲜西海岸反登陆指挥部开会返回志愿军39军军部的途中，在朝鲜咸川郡遭敌机空袭不幸牺牲，年仅33岁，英年早逝，令人十分惋惜、悲痛和怀念。

吴国璋同志是我敬重的一位首长，也是我信赖的一位挚友。

1946年4月初，10旅在长春线阻击战中，对向四平攻击之国民党新一军部队实施反击并歼灭一部后，于昌图以北地区休整期间，经上级决定，由吴国璋同志接任30团团长。当时我任该团作战参谋。

吴国璋同志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着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部队情况。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重视从参谋处了解情况。由于侦察参谋胡枫和通信参谋吴海忠同志在后方养病，所以，由我将作战训练和侦察、通信、警卫等业务工作方面的情况，做了详细的综合汇报，吴国璋同志听得非常仔细和认真，自始至终从未打断我的汇报，只是有时微微点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还要我谈谈对各营部队的评价，我本不愿意妄谈这些问题，但考虑到新上任团长已经提出要求，礼节上不便推辞，于是便将各营连的来历、组织、战斗力、战斗作风、训练情况、主管干部的素质等问题，就我所知做了详细汇报。最后，他非常简要地说我谈的情况很好，对他了解和掌握这支部队很有帮助，并指出司令部对指挥员掌握部队和指挥作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司令部当好助手。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非常仔细、认真、耐心听取意见，并对司令部提出严格要求和寄予殷切期望的军事首长。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工作认真负责、踏实细致、宽厚稳重、平易近人。

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后，又奉命与兄弟部队一起继续阻击国民党军向四平方向的进攻。在大洼、金山堡地区反击国民党第71军第87师的战斗中，吴国璋团长英勇顽强、身先士卒，直接进抵第一梯队连指挥作战。当1、3营并肩发起冲击时，他紧随3营8连之后，指挥1连连长李树才同志率领连队从8连右侧同时向敌冲击。我随同团长一起，看到他站在坟头上指挥，距敌很近，目标十分明显而突出，于是，我便建议他降低姿势，减小目标，注意隐蔽，而吴国璋团长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专心致志地观察战场情况和部队的战斗行动。他对我的建议一言不发，既不说可，也不说否，既不采纳，也不拒绝，无任何表示。我十分敬佩他的沉着冷静和镇定，同时又十分担心他的安全，没办法，我只好命令所有跟随团长的警卫、通讯和侦察人员统统卧倒隐蔽，独自一人陪同他站在那里。眼看敌人轻重机枪正准备向猛扑上去的1、8连开火，我一把将团长拽下来，刚卧倒在地，敌机枪火力即猛扫过来。此时，通信排长焦志刚和警卫班长马上过来查看团长伤着没有，并一致请求他注意隐蔽和安全，吴国璋团长轻轻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说：“没事儿。”当他看到1、8连战士冲入敌群展开白刃格斗，并迅速歼灭当面之敌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声叫好，称赞这两个连长是好样的，并关切地向我询问这两位连长的情况。我简要地作了介绍：1连连长李树才，陕北红军，因伤致瞎一只眼睛。8连连长毋德勤，晋东南人，抗战初期参军，绰号叫“老磨叨”，这两个同志都是29团随同连队调来的，工作、打仗都很好，就是多少有点“军阀残余”。后来，当吴国璋团长得知李树才同志英勇牺牲时，表示十分惋惜这位红军战士。

大洼战斗后，吴国璋同志调任29团团长，不久，我也调回29团工作。听马德良参谋说，吴国璋到任后问他参谋处的工作为什么这么凌乱，他说新从28团调来的作战参谋王殿英同志不熟悉参谋业务，据闻我不愿在30团工作，建议把我调回来，吴国璋团长欣然同意。马德良同志对我说：“从吴国璋团长的谈话中看出，他对你的工作感到得心应手，很满意，也欢迎你回来。”马德良同志多年一直是我的上级，对我比较了解，也很信任，对此，我的心情是舒畅的，也十分感谢他对我的关怀与友情。

4月下旬，10旅奉命与兄弟部队一起，共同担负保卫四平的作战任务。四平位于吉林省南端与辽宁省接壤处，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西南北铁路的交会点，公路交通也很发达，北可直指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重要城市，西经双辽可直指通辽及其西北重镇白城子，南可直达铁岭和沈阳，东经辽源可直指东南方向通化等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

之地。守住四平，可拒敌于东北腹地的南大门之外，四平失守，则无异于敞开南大门，任敌自由驰骋，形势将对我极不利，所以，当时上级提出“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四平”。部队受领任务后，吴国璋团长即组织营、连长到团防御地区进行现地勘察，区分各营连的防御地段，并根据地形特点具体确定各道防御阵地及其工事建筑的要求。他逐一明确连以上各级指挥观察所的位置、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发射阵地以及前送后运的交通壕、伤员收容所、弹药所，甚至连战士的厕所也具体指定了。他特别详细规定了各种射击工事和掩体、战壕、交通壕的深度、上口和底部的宽度、胸墙、射击扇面的宽度和积土的前后排列堆放以及阵地工事的伪装要求等。随后，部队即开始突击构筑阵地。

在构工期间，吴国璋团长亲自检查部队施工的进展情况。同时，组织连以上干部在现场明确任务，组织协同，区分火力任务，规定打法，提出要求。他非常重视司令部的工作，并注意发挥其作用，对司令部工作的要求也极其严格。他到部队检查施工，一定要我随行，当我把他的批示综合归纳、整理成文下发时，他认为这样很有必要，能使下级及时了解他们工作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应干什么，怎么干。

吴国璋团长非常关心和爱护干部、战士。部队在构筑工事的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他一直嘱咐各营连干部务必大力改善伙食，让干部战士吃饱吃好，增强营养，保持体力。同时，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计划，精心施工，避免无效劳动，杜绝返工现象。当部队夜以继日地突击加班挑灯夜战抢修工事时，他告诫各级干部注意劳逸结合，让战士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休息好，以恢复体力增强后劲，保持旺盛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他说，带兵打仗的人，首先要关心和爱护下级干部和战士，平时，要抓好军事训练，教会他们在各种条件下打仗的方法，提高其战术水平，战时才可以少流血。施工和指挥打仗一样，周密组织计划，加强督促检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方法，就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绩，这是最根本、最现实、最好的爱兵的具体行动。

在吴国璋团长的关怀和鼓励下，部队的情绪十分高涨，以冲天的干劲争相突击抢修工事。团及时通报了各营的工事进展情况，并介绍表扬了先进单位及其经验，有的营还自发组织了互相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团因势利导，组织全团规模的参观学习和评比活动，进一步激励和推动了部队展开竞赛的热潮，各营连全力以赴地积极想办法，加强组织领导，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施工方法，提高施工质量，在你追我赶的竞赛热潮中，提前超额完成了工事构筑任务。

四平防御工事的构筑，不仅进展速度快、质量好、非常规范化，而且在阵地编成上也形成了周密而完整的防御体系，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可称得上是筑城典范，不仅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组织施工的能力，锻炼了部队，丰富和积累了施工经验，而且也为后来部队在重大战役中在敌火威胁下熟练地突击抢修工事打下了基础。

1946年6月初，29团完成了长春线阻敌北进任务后，奉命随旅主力在大赉地区集中，然后又经白城子、齐齐哈尔、北安先后进驻黑龙江之海伦、绥化和呼兰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在绥化地区休整期间，吴国璋团长根据进入东北之后的作战经验，撰写了《浅谈战役战术作战问题》一文，详细论述了攻防战斗的组织准备、实施指挥、保障等问题，完稿后，要我来修改补充，这确使我诚惶诚恐，惊讶不已，我原以为吴国璋同志是个文化程度不很高的工农干部，现在才知道他是深藏不露的文武全才，他不仅打仗勇敢坚定、沉着冷静，具有丰富的实战和指挥经验，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写作水平。另一方面，我深感自己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有限，在实战和指挥经验方面更无法与他比拟，实在不敢班门弄斧、妄自为之。所以，我坦率说明不敢担此重任，我虽再三推辞，不敢领受，但吴国璋团长却执意要我修改补充，并说：“你就当我的第一个读者吧，你认为哪些地方不适当，就大胆修改，没关系，如果不对，我再改过来。大家共同研究，集思广益嘛！”恭敬不如从命，只好领受。我随即组织侦察、通信参谋和警卫、炮兵连长共同进行认真学习、座谈、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呈送吴国

璋团长定稿，最后交由书记张常立同志刻印成册。此后，从绥化到呼兰，吴国璋同志即以此稿向全团干部讲授军事课，对提高干部战术素养和组织指挥才能起了重要作用。

吴国璋同志这种认真总结作战经验，亲手撰写军事论文，亲自授课，培养提高干部素质，以及虚心听取意见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赢得了我的敬重。

1946年8月，10旅奉命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5师，原所属第28、29、30团的番号依次改为第13、14、15团。1947年春节前，14团在完成松花江南作战任务后，奉命撤至江北岸扶余县五棵树一带休整，准备欢度春节。

五棵树紧邻松花江北岸，是个有好几百户人家的大村镇，回民占大多数，回、汉两族人民世代和睦相处，亲如兄弟。部队进驻后，即深入进行拥政爱民和民族政策教育，认真检查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和拥政爱民活动情况，并评选模范单位和个人。干部战士都能自觉遵守回民习俗，严格执行民族政策，积极为群众，特别是贫苦人家劈柴、挑水、打扫场院、清除积雪和人畜粪便等，深得群众的称赞和信赖，军民关系十分融洽。许多老年人都感慨地说：“活到这把年纪，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呢！伪满警察、国兵、胡子就甭提了，就是早年张大帅的兵也没有这么好啊！这才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呀！”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军帮民、民拥军，忙忙碌碌、欢欢喜喜地准备过节的吃食，一派喜庆气象。部队担负着对江南农安方向的警卫任务，防止敌人渡江偷袭，随时准备战斗。老百姓因有军队驻扎，心里自然踏实。大年三十，军民在平静中安然度过了除夕之夜，但在正月初一黎明前，突然鞭炮声夹杂着枪声大作，顿时响彻长空，打破了沉寂。我立即跃身向门外观察，只见无数拖着长长红色尾巴的曳光弹在鞭炮声中漫天飞舞，我又飞身返回屋内拿起电话询问各营情况，都说是在老百姓燃放鞭炮过程中，有些干部、战士跟着凑热闹，也端起手枪、重机枪朝空射击，甚至3挺14.5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当时呢称机关炮）也开了火，并不是发生敌情。此时，吴国璋团长来电话询问，我如实地报告了上述情况，团长听后命令我立即通知全团紧急集合。我令司号员吹紧急集合号，天刚放亮，全团即整队集合完毕。吴国璋同志讲话中，首先严厉批评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良习气，指出随意乱打枪给部队管理教育、作风建设、战斗力提高及安全等方面带来严重的危害性，并严厉指责说：“这像什么革命军队？什么老部队？什么主力部队？简直像土匪！”尔后，便大声问：“谁带头打的枪？”当即有好几个连长和指导员举手认错。团长接着说：“身为革命干部，却不能为战士做出好榜样，这叫什么干部？战士跟着你们开枪，这不能怪他们。这件事本应从重处理，念你们是初犯，又勇于认帐承担责任，每人禁闭一天。今后，无论什么人如果再随意打枪，决不宽待！”刚宣布解散，部队尚在返回各自驻地的途中。吴国璋同志即要我马上到警卫连专设的禁闭室，面告那几位连长、指导员同志，叫他们回去每人写一份检查送来，并说节日期间务必掌握好部队和搞好战士的伙食。关禁闭的事情就此宣告结束。

吴国璋同志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作风建设抓得很紧，要求很严。但是，即使在他发火动怒的时候，也没有对干部战士进行谩骂，而是坚持讲清利害关系的说理方式，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简直像土匪”，如此而已。他对部队严格管理教育方面，铁面无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掌握政策的灵活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7年3月上旬，在我军三下江南作战中，为消灭进抵靠山屯一带之国民党军第71军88师主力，师命令14团担任断敌后路、堵歼逃敌和阻击援兵之任务。3月9日18时许，各团开始接敌运动，21时，14团在靠山屯西南之姜家店和王家店堵截88师师部及262团大部。吴国璋团长即令1、2营分别攻歼该两地之敌。此时，突然接到师转来东总16时至19时发出的电报，令“5师移德惠西南之四道沟一带，准备配合一纵截击城子街退九台之敌”。师令14团为前卫团，即速行动。接此电令后，吴国璋仍在姜家店西北约百米的团指挥所，聚精会神地直接观察、指挥1营的攻击行动。我提醒吴国璋团长说：“师长催问我们的行动准备情况。”他才要我草拟一份致师的电报稿，说我团已堵截一部溃逃之敌，现正围歼中，战

斗进展顺利，如此时向德惠方向机动，势必使敌从我包围中逃脱，为此，建议在消灭敌人后，再考虑转移的问题。钟伟师长同意吴国璋团长的建议，遂决定仍按师原先的决心部署行动，集中全力首先歼灭靠山屯地区之敌。战斗结果，在靠山屯和姜家店、王家店地区歼灭 88 师约 2000 人，在追击中又歼灭其一部，取得了重大胜利，粉碎了敌北犯企图，受到东总的通令嘉奖和西满军区的通电嘉奖，表扬 5 师在领会上级意图的前提下，机断果敢，敢于打没有命令和“违抗”命令的胜仗。

吴国璋同志在上级命令和受领任务突然变更的情况下，沉着镇静，深思熟虑，根据上级的意图和当面之敌的具体情况，权衡局部与整体的利害得失，及时向师提出正确建议，显示了一个优秀指挥员的风度和品质。

吴国璋同志的优秀品质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怀念和崇敬这位良师益友，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我对老部队的情怀

江伟文

我常翻阅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一本日记（1945 8—1949 10），战时的情景浮想联翩，追溯到六十年前。1943 年 4 月，我从新四军三师师部，调到淮海军分区（十旅）淮涟地区四支队（今第 39 集团军 116 师 346 团），历任报务员、旅报务主任、队长、师通信科长，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整整七年多，一直在 116 师。现将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回忆整理，寄托对老部队的怀念。

敢打无命令的胜仗

我们十旅从苏北到东北后，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 2 纵队第 5 师。自 1947 年初到 3 月中旬，在北满最低温度达 -40℃，我军曾先后三次，越过冰封的松花江（简称三下江南）。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的条件下，战士们“口罩冻成贝壳，两眼眉挂冰凌。额头汗珠热气冒，袄成盔甲背贴冰。”踏着冰雪奋勇向长春、吉林以北的敌军发动进攻。

“三下江南”作战，在指挥系统上已实行越级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总）已直接指挥到师。当时我任电台队长，师台与东总台双方联络可以说是息息相通。

我师在第三次下江南后，于 3 月 9 日 17 时，前卫团发现靠山屯方向有敌 88 师一部向德惠方向撤退。在部署行动时，师长和政委发生意见分歧。师长主张抓住当面之敌，就地歼灭；政委主张执行东总命令，继续东进德惠地区歼敌。到 21 时又连续接到东总两次来电，命令我 5 师东进德惠。此时部队已展开，要收拢尚需五小时，若东进不仅难以按时到达指定地域，且会丧失战机。在此期间，我 14 团前卫营在追击中创造我一个营歼敌一个营的成功战例。10 日凌晨 2 时，15 团向师部报告，靠山屯有敌 88 师约 900 人，情况又变，分歧再起，师长钟伟根据东总的意图，为抓住有利战机，决心就地歼灭靠山屯之敌，并表示如打错了，自己负违令之责。3 时许，师长一面上报东总和纵队，一面令 13 团、15 团包围靠山屯，14 团部署打援，此时政委焦急万分，到电台等候东总新的命令。凌晨 5 时，东总复电，肯定我师就地歼敌的决心，将来电精神向下传达后，部队倍受鼓舞。中午，敌回过头来增援靠山屯之敌，被我击退。我迅速组织火力，发起总攻，战到当日夜，歼灭守敌 88 师 1300 余人，生俘 300 余人。在我师总攻靠山屯时，敌 87 师和 88 师主力前来增援，师立即向东总和纵队报告敌情。东总改变原部署，令 1 纵主力向西急进，断援敌退路。2 纵 4 师、6 师前来阻敌增援。1 纵在靠山屯以南的郭家屯歼敌 88 师主力和 87 师一部。由于我 5 师在靠山屯抓住了敌人，迫敌前来增援，“围屯打援，两面协同”，打了一个很大的漂亮仗。战后，东总发来嘉奖电，表扬师长钟伟的果敢精神，“敢打没命令的胜仗”。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所云“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靠山屯战斗的胜利，就

是这样的成功战例。

东总命令十分钟传到连

“三下江南”作战后，我师在前郭旗休整。东总为总结“三下江南”作战的经验，提高和改进司令部工作，决定召开师以上部队参谋工作会议。因为我师电台保障通信比较突出，师首长确定我也去参加会议。1947年3月27日抵达总部所在地双城（哈尔滨以南）。会议开始时，由东总刘亚楼参谋长作报告，他特别强调司令部工作的准确和迅速。并以苏联红军在远东对日作战中，由于电报迟缓，陆空失去联络，苏军轰炸机误炸了已入城的红军这一血的教训来教育与会同志。东总通信处张瑞处长在通信分组会议上，特别强调运动战通信要突出一个“快”字，通信科、股长要改变过去固步自封的毛病，要及时了解首长作战意图及当前战况，主动与作战、机要等部门密切协作。他说东总首长要求有比无线电报还要快的通信手段。我们提出了“暗语通信”（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合，代表简要的内容）。张瑞处长强调，各部队在前段试验中，不够重视，以后暗语通信的内容要增加，大家要在暗语通信运用上多想办法。

在双方电台沟通的情况下，暗语通信只需数秒钟，如“令你部停止待命”这条暗语，电台收到后立即向首长或作战部门报告，用司号从师一团一营一连向下传达，顺利时“停止待命”的命令，不到十分钟就传达到连，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此时战士们放下背包扛着枪在路旁休息，马不下鞍，车不卸辕，整装待发。当收到东总详情电报后，部队即向新的地点出发。运动战中，由于敌我双方都处于运动状态，敌情变化快，改变行军路线或行军方向是经常发生的。自使用暗语通信以来，部队可以少走冤枉路，战士可以提前吃好饭，争取到有利时机，很受部队欢迎。它确实比电报要快，所以部队在行动前指战员都观望电台的动静。真如毛主席所赞誉的“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通信兵的作用充分地体现出来。

小喇叭通信是信号工具的一种，是东北部队通信史上又一发明，它是连以下小分队夜间战斗指挥的有力工具，战斗小组的协同全靠它。东总的越级指挥及通信工作的改进，使我东北各纵队、各师从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的三次攻势中大显神威。正如同《孙子兵法》所云“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我师在冬季攻势中，刚同兄弟部队一起攻克彰武，歼敌一个师。从沈阳出援的敌新5军姗姗来迟。我军已休息5天，以逸待劳，将其包围在公主屯地域，并同左右两路援军把敌人隔开，使敌“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激战两日，将新5军军部及两个师全歼，生俘敌军长陈林达。在东北战场，我军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几十个师在东总统一指挥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向披靡，连克名城，威震敌胆，通信工作功不可没。

关门打狗，攻锦占沈在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敌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域内。东北97%的土地已获解放，解放区进一步巩固，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2个纵队（军），1个炮兵纵队，还有15个独立师，兵力超过敌人，已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我师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首先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然后是诉苦（诉旧社会给劳动人民之苦），第三步挖苦根（只有推翻蒋家王朝，才能彻底翻身，决心杀敌立功）。营以上干部进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营党委会上作三查示范：不能满足已有成绩，警惕自己的不足，改进管理方式，爱护战士，处处起模范作用。在此基础上评功，在夏、秋、冬三次攻势作战中，我荣立了三次三等功。

指战员把杀敌立功的热情转入大练兵热潮，练习攻打大城市的战术。当时部队动员口号是“练好兵，打长春”。通信部队结合各种通信工具的特点，在提高技术的基础上，强调各种通信工具的结合运用，战时每个重要通信方向，要用几种手段保障。步炮通信当时是薄弱环节，为防止炮火误伤自己，步炮间除建立有线电联络外，还要设信号观察人员，每个连制作一面大红旗，最前面的连队用红旗表示我军前沿，步兵要熟悉“炮火准备”、“延伸射击”以及指示射击目标等。在一切工作就绪准备打长春的时候，1948年9月11日传达东总新的

决定，我军主力不打长春，改打锦州。为说明为什么改变作战方向，动员时一句响亮的口号“关门打狗”，就是不使关外的敌人撤到关内。锦州是通向关内的咽喉，只有占领锦州，才能切断敌人逃往关内的通路。这种比喻，指战员钦佩是“一着高棋”，我师由准备北上改为南下。

9月17日，我师从四平乘火车出发，第二天到达新立屯，然后向义县方向前进，该县是锦州以北的一个大据点，打锦州必先拔除义县。这次我师归3纵指挥，并担任主攻任务。10月1日攻克义县，全歼守敌一个师，然后我师立即向锦州前进。在攻锦部署上，我师又担任主要突击任务，并有坦克协同作战，在兄弟部队肃清敌外围后，10月14日10时对锦州发动总攻。两个尖刀连仅用5分钟，就将大红旗插上锦州城头。撕开突破口后，敌人猛烈反扑，部队前进受阻，此时我师15团10连5班战斗组长梁士英，在火力掩护下，隐蔽逼近敌暗堡，将爆破筒插进敌枪眼，当即被敌推出，他再次插入，并用身体紧紧顶住爆破筒，在巨大的爆炸声中，他与敌人同归于尽，用年轻的生命为战友们开辟了胜利的道路。锦州市人民为了永远铭记英烈的光辉事迹，将城西北门改为“士英门”，将惠安街改为“士英街”。锦州攻克后，从关内来增援锦州的敌东进兵团，未能突破我塔山防线，只好向关内退缩，接着长春和平解放。从沈阳出来增援的敌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十多万人，其中有国民党军队中赫赫有名的两支王牌军即新1军和新6军，见锦州已失，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我兄弟部队乘机“拦头拖尾，两面夹击”，将敌分割包围，攻锦部队未能休整，也立即投入到围歼敌廖兵团的行动中。由于将敌兵团部打掉，敌人失去统一指挥，各自逃命，两支王牌军在混乱中一起被歼灭。在沈阳的剿总司令卫立煌，得悉廖兵团被歼，匆忙乘飞机逃走，指挥权交给守城司令周福成。我师在围歼中未能捉到大鱼，上级令我师迅速向沈阳进军，指战员连续奋战，又日夜兼程追赶。有的战士累得晕倒在路旁，醒后继续往沈阳追。由于我进军神速，在进入沈阳机场时，守敌以为是自己的部队从西面返回，莫名其妙地当了俘虏。我15团在市区遇敌一个装甲团，将其头车炸毁后，60辆装甲车全部投降。守城司令周福成率手下几十人，在一座小楼里被俘。沈阳共有13万敌人守卫，因没有地方可逃，只好纷纷投降，沈阳解放。全东北之敌除一个师从营口乘船逃跑外，其余全部被关在东北的“大门里”，真正实现了“关门打狗”的英明决策。回忆当年战场情景，心潮涌动，赋诗一首：

塞北秋风瑟瑟冻，高粱战场吐清香。

穷追溃敌王牌倒，飞速挥师向沈阳。

十万阎罗无地钻，六十铁甲躺泥塘。

守城司令戎花落，黑水白山放彩光。

攻城尖刀，遵纪模范

辽沈战役结束，我师在沈阳休整，司令部在蔡永参谋长领导下进行战役总结，对每个干部都作鉴定。敌人不甘心灭亡，几次派飞机轰炸仓库，几架飞机丢下炸弹就逃。

为了就地歼灭华北傅作义集团，我39军军部及其他师休整半个月，就向关内进发。由于在辽沈战役中我师多次担任主攻任务，上级决定我们在沈阳多休整半个月。12月19日，我师由沈阳乘火车到秦皇岛归建。各师会合后，我39军奉命准备攻打天津。1949年元旦，收听陕北广播电台《将革命进行到底》元旦献词，广播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揭穿敌人“和平”阴谋，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大家从语气表述中听出这新年献词是毛主席写的。当前我们就是要解放天津和北平，部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商贸通达海内外，市内多高大建筑，并有河流纵横，守敌有13万之众。我军集中5个纵队（军）22个师，火炮500余门，坦克装甲50辆，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剿灭”的战术。1月14日10时，我们39军同38军并肩从西向东突击，要与从东向西突击集团会师金汤桥，将敌拦腰斩断。我师为第二梯队，入城后进行纵深争夺战，我师先头团两个尖刀连，就象两把钢刀，插入敌心脏，各部队经过激战，到15日凌晨，

抵达金汤桥附近，攻下桥头堡，控制了金汤桥。我尖刀连打到哪里，电话就通到哪里。此时348团3连副连长葛永高立即向师指报告，师立即向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报告，“我师占领金汤桥”。天津前指即于3时20分通电前线部队，“我116师已攻占金汤桥，各部队迅速向金汤桥会师”。我师各团会同兄弟部队攻击敌警备司令部，至15日15时战斗结束，天津解放。

由于天津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大城市，战前部队除研究练习攻城战术外，用很多时间进行遵守城市纪律的教育。我解放军不仅要在军事上打胜仗，歼灭敌人，还要在遵守城市纪律上做到秋毫无犯，一尘不染，树立我人民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我们部队在动员时特别提到党中央毛主席离我们很近，我们一定要做好样子，使毛主席放心，“约法三章”，铭记在心。我师三个团在市中心作战，占领银行，发现地上抛撒许多的银元，没有一个人去捡，而是派人看管，等待城市接管人员来接收。战斗三十多小时，战士们饥肠辘辘，占领商店食品公司，没有一个人去拿饼干或其他食品充饥，真正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下午战斗一结束，立即撤出市区，战士们在出城前，将鞋脱下，风趣地说：“沾在我鞋上的尘土都不要带出城。”正如朱德总司令在一首诗中所说“义师能奋万人心”，解放军的行动受到天津市人民的赞扬，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嘉奖。以诗咏之：

天津商埠名中外，仁义之师誉满寰。

守纪楷模文武胜，秋毫无犯刻心田。

刀山火海何足惧，食品飘香拒不沾。

满地银元双岗守，一尘不染凯歌还。

朱总司令亲临检阅我师

天津解放后，我师又准备攻打北平，在开进途中奉命折回采育镇（北平东南40公里）休整。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军管会为慰问作战部队，请爱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为部队演出。我们都知道他在抗日战争时，蓄须明志，不与日伪合作，八年未登台，现在他要为我军将士演出，可见其爱国之忧。我师组织营以上干部前往观看。我们住在北平饭店，晚上看戏，梅兰芳先生在“霸王别姬”京剧中扮演项羽爱妾虞姬，他虽年过50，看上去身材匀称，扮相俊美，舞姿优雅动人，唱腔婉转悦耳，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观后有感，我人民解放军面临要解放全中国的重任，可不能学楚霸王以一条鸿沟为界，使刘邦得到喘息机会，反过来最后被击败而自刎。我们不能上蒋介石和谈阴谋的当，解放全中国绝不能半途而废。

在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中，干部主要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及《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三个文件。我是师直党委委员，分工负责司令部（一分队）、警卫连和通信连三个连战士教育。当时战士中东北籍占多数，当时东北早已解放，进了关，华北也解放了，所以想回东北老家种田的思想比较普遍。我根据三个文件精神，结合战士思想实际，通俗地讲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我们师当时主要成分是苏北淮海区人，他们为了解放东北劳苦人民，北上出关，经三年半的浴血奋战，解放了全东北。很多同志在战斗中流尽了鲜血，献出宝贵的生命，现在还有大半个中国未解放，盼望解放军早点去解放他们，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是企图以长江为界，养好伤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现在我们就是要乘胜前进，解放全中国。对干部和战士的教育，师首长抓得很紧，各级干部以身作则，以亲身的经历来教育部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师在南下前，于4月23日，也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的第二天，召开全师誓师大会，我们最崇敬的朱德总司令亲临检查。他在干部会上勉励全师指战员再接再厉，打过长江去，消灭湘、黔、桂白崇禧集团，并指出只要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可摧垮，希望我们在解放全中国的进军中，为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朱总司令来到我师，使全师指战员感到莫大的光荣、倍受鼓舞。五天后（1949年4月27日），我师从采育镇出发，踏上南下的征程。

解放广西，向新中国献礼

我们经过连续四个月的长途行军，渡过黄河，跨过汉水，8月22日冒雨横渡长江。在炎热的夏天，北方籍战士大多不能适应南方水土，普遍患疟疾，驮马都打背，显出鲜红的血淋淋的嫩肉，人们看了心中隐隐作痛，不忍心再把驮架放到它背上。部队经过二十多天休整，医治好疾病和创伤，又开始连续急行军，进入追击敌人的战斗。我师每天占领一个县城，但总是抓不住敌人，后来前卫团轻装，采取奔袭战术，348团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10月3日追到安江（黔阳），发现敌军正慌忙强渡沅江，我战士夺船渡江。虽然占领了县城，仍让敌人逃跑了。师长吴国璋改变战术，采取“斩头截尾”战术，前卫346团在崎岖的山路急行军60公里，控制制高点，截断敌逃路，以“六〇炮”将敌第一辆汽车击中起火，敌人大乱，我乘机发起冲锋，迫使敌第100军和第103军4000余人向我投降，缴获汽车百余辆。白崇禧企图在湖南中部衡阳、宝庆（邵阳）之间包围我突进的一个师，野司命我西路军（38军、39军）暂停止南进，我中路3个军在衡宝地区歼敌4个师。在117师、152师解放武岗后，军部及我师就在武岗休整。

10月31日，我师在武岗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夜晚军民举行游行，“湘黔崇岭，满山红旗竞。号角声声进军令，笑迎开国大庆”。这是当时部队活动的写照，战士们争先恐后，决心解放广西，向新中国献厚礼。野司分析：白崇禧尚有兵力20余万，如同惊弓之鸟，眼看广西老巢难保，他可能逃往云南或雷州半岛，也可能逃出国境，所以要采取战略大迂回，切断敌逃路，将其全歼在广西境内。我师从武岗出发，迂回到贵州东部，进入九万大山原始森林。这里山高谷深，密林遮天，峡谷多歧路，“百步九折萦岩峦”，一边陡壁，一边悬崖，千峰云起，秋雨连绵，部队没有雨具，只能冒雨进军。野司规定：第一线师，在行军途中半小时休息就要架设电台与野司联络，这时只要师台一出来，野司就立即应答，师同野司、兵团、军各方向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在山区行军20余天后，为配合中路夺取柳州，上级令我师从贵州东南的从江直插广西腹地。当我们踏上平坦的公路，好像脚上绑的沙袋一下卸除了，步履轻盈如飞，那痛快之感，只有长时间走过崎岖山路的人才能体会到，在公路上部队行进速度大为提高，我师奔袭南宁以北公路交汇点宾阳，敌11兵团司令李弥被俘，因没有认出来，他乘隙逃跑了。我们这支劲旅，如猛虎下山岗，出现在敌人的后方，敌闻风丧胆，丢盔卸甲，各自逃命。在向南宁追击时，我348团一昼夜连续渡过9条河，行军90公里，又遇到在东北的老冤家敌71军88师残部，该师曾被我们两次歼灭性打击，这次终于将他彻底消灭。我师如利剑直指南宁，347团于12月4日首先进入市区，师指随着入城。邕江是条大江，在江边数百辆汽车黑压压一大片，敌人将浮桥炸断了，我师就乘渡船过江继续南追。师指跟随前卫团一直追到距镇南关（今友谊关）十几公里处，已看到通往镇南关路标。军部令我部返回南宁，因为115师343团从另一路已经占领了镇南关，白崇禧集团企图外逃之路被东西两路部队切断。他见老巢倾卵，只身逃往海南岛，那个偷跑的李弥率少数残敌逃出境外，他的副司令兼71军军长熊新民为我生俘。在广西战役中共歼敌17万，其中我39军歼敌4万。广西解放，给新中国成立献上了一份厚礼。填“如梦令”词一首：“白崇禧犹悲兔，恃重兵窥逃路。绕道桂黔边，越九万大山麓。截住，截住，镇南关红旗竖。”

战斗的友谊，永久的怀念

回忆战斗岁月同志之间的情谊，虽隔五六十年，他们的音容宛在。第一位师长钟伟，他当支队长（团长）时，我就在他领导下，每次战斗他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善打胜仗。

第二位师长吴国璋，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每战根据敌情地形用兵慎稳。司令部几位科长，亲密无间，如作战科的刘如、侦察科的王如庸、机要科的王世龄、嵇俊德，在参谋长蔡永的领导下，密切配合、主动协作，工作高效。老红军刘坤、孙红，处处以身作则，保持红军战士的本质。我和魏斌两人长期用各自大衣合成一床被，同睡一个被窝，如胶似漆，亲如兄弟。通信连长司友桂管教方法上虽有点生硬，但困难任务交给他，尽可放心。通信参谋

彭威、摇机班长朱小保、通信员刘广才、饲养员老陈头，他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永记在心。我那匹枣红马，膘壮毛亮，行军中常常让那些病号或体弱的同志乘骑。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在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不论职位高低，互相关爱，对人对事一颗诚心。这种同志间的友谊，凝聚成坚强的战斗力，所以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强大的敌人都能战胜。

靠山屯战斗

汪洋

1947年3月上旬，我东北民主联军2纵5师，在三下江南战役中进行的靠山屯战斗，是东北我军立足未稳，处于劣势之际的一次战斗。钟伟师长根据正在退却之敌斗志不坚，部署不周的弱点，在“东总”五次命令东进的巨大压力下，果断地定下决心，积极捕捉战机，大胆改变上级部署，在松花江南岸的姜家店、王家店、靠山屯、拉拉屯等地，采用追击、攻坚、打援等战法，共歼灭国民党第71军88师262团、264团各一部，计1300余人，缴获火炮19门，轻重机枪94挺，步枪783支，汽车8辆，军马107匹。此战不仅歼灭了当面敌人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调动了敌人，造成围点打援之势，为“东总”创造了有利的战机，取得在郭家屯一举围歼敌88师一部共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这次战斗受到“东总”和西满军区的通令嘉奖。

战前情况与敌我企图

1946年10月，东北国民党军经过4个多月的调整补充，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由过去的长驱直入，全线进攻，改变为局部的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我南满根据地，妄图先消灭或逼退南满我军，尔后进攻北满，实现其占据全东北的战略企图。为达上述目的，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8个师10余万兵力，从10月19日开始，分三路向我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南满我军仅有3纵、4纵及3个独立师共四万余人，在敌步步紧逼下，我南满根据地仅剩临江、长白、蒙江、抚松等四县。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南攻北守”各个击破的企图，实现“东总”制定的“坚持南满，保卫巩固北满，实施北打南拉，南北配合，两面夹击，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迫其处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争取大量歼敌有生力量，保卫巩固我南北满根据地”的作战方针。北满我军1纵、2纵、6纵及3个独立师于1947年1月、2月，先后两次渡过松花江，发起一下江南和二下江南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南满我军保卫临江根据地的作战。

2月28日，我军乘胜包围敌在北满的前进据点德惠。3月1日，长春守敌又以陈明仁所率第71军87师、88师及孙立人所率新1军之新30师、新38师共12个团的兵力，由长春沿铁路线三路并进驰援德惠。因我进攻德惠之6纵及独2师不能速克德惠，加上援敌齐头并进不便割歼，我军为诱其深入，另寻战机，遂主动撤离德惠，回师江北。2纵主力转移至五家站附近地区休整。杜聿明误认为我军败退，命新1军和71军渡江北上追击我军。

3月6日，敌以新1军及保安部队为右路进犯德惠以东及东北地区；以71军87师、88师为左路从八面城分别进至德惠西北青山口、靠山屯地区。“东总”遂做出歼灭青山口之敌，牵制靠山屯之敌的部署：命5师于7日8时前进至五家站西北万发屯一带，隐蔽待机，协助1纵于7月16日向青山口发起攻击。

3月7日，敌88师264团分三路渡过松花江，进犯五家站、孟家崴子、李家崴子、莲花泡等地，遭我2纵4师10团节节抗击，10团副团长张清在激战中牺牲。为把来犯之敌消灭在江北，2纵刘震司令员令10团继续北撤，以诱敌深入。“东总”遂命在长春铁路西侧的独1师、18师向靠山屯以北挺进，以切断青山口地区及渡江之敌的退路，并命2纵4师、5师各派一个营在敌退路上占领据点，死守截击敌人，以便首先歼灭敌在江北的一个团，然后南进。敌71军发觉我军企图后，令264团于7日黄昏退回靠山屯，在靠山屯以西及西北之87师同时退守农安。

3月8日，“东总”乘敌退缩之机，发起三下江南战役，命2纵以5师先行过江，进至万发屯地区。首先截击回窜之71军87师，尔后配合1纵歼灭德惠东北大房身之新1军5个团。8日10时，5师自万发屯地区三岔口渡江南下，16时进至三盛永附近，发觉敌87师已分路逃向农安，遂向靠山屯方向派出侦察。是日晚，5师根据“东总”“一、靠山屯有敌四个团不便打。二、我军拟歼灭德惠以东分散之敌。三、5师立即出发到靠山屯西南之朝阳川、万光铺、七家子一带准备明日下午东进。”的命令，进至靠山屯西南之朝阳川、万兴铺、七家子一带，准备继续东进到长春路以东。9日10时，5师进至朝阳川以北之蒿子站地区时听到靠山屯附近有炮声，钟伟师长即命师作战科长沈华坤率骑兵连去侦察，部队原地待命吃饭。午饭后不久，靠山屯西侧响起激烈的枪声，侦察员回来报告，是我侦察连在靠山屯以西四平街与敌一个连遭遇，并将其击退。13时，俘获敌88师几名逃兵，并找到一个从靠山屯逃出的小学教员，经审问获悉88师还在靠山屯一带。13时半，“东总”电示5师“如小敌出来则单独歼灭之，如大敌出来则望引到靠山屯西，待主力到后歼灭之”。并告5师“独1师与18师均在靠山屯东北。”14时许，14团2营发现靠山屯有敌约两个连经靠山屯西南之拉拉屯向西运动。17时，钟伟接到14团报告说靠山屯方向有大批敌人及大车向德惠方向撤退。

5师领导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敌人已开始向德惠方向撤退，遂当机立断，决定暂停东进，做出就地歼敌88师之部署：以13团经八家子、韩大桥、大房身、靠山后岭向靠山屯搜索前进；以14团经拉拉屯、十里堡，渡伊通河向平安堡、关家屯之间切入，相机扩大战果；以15团经拉拉屯、西崴子，沿伊通河东进，抢占靠山屯之南德惠公路大桥，切断靠山屯之敌的退路，并担负掩护14团西返任务。同日18时各团开始行动，师指挥所由三盛永移到靠山屯以西6公里的八家子。21时，14团在靠山屯西南姜家店、王家店截住敌88师师部及262团。此时5师连续接到“东总”16时至19时发出的两次电令，做出堵击德惠东北分散之敌的部署：令6纵全部及2纵4师、5师、独2师及总部炮兵向德惠周围集中。命“5师及16团移至德惠西南之四道沟一带，准备后日截击城子街退九台之敌”。令“以上各部，应于今夜出发，明日9时前到达指定地点。”“东总”在19时的电报中进一步强调“敌30师主力在大房身一带，各部队明日行动仍执行本日16时电，于明日上午9时到达指定地点后休息吃饭，然后继续出发，自德惠以南乘虚插至德惠东南之于家粉房、四平川一带，包围大房身并须于黄昏前一小时到达。”钟伟师长对“东总”的部署和当面敌情分析判断后，认为目前全师已经展开，重新集结至少需五六小时，很难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而且我师在一下江南、二下江南两次战役中没有打上仗，部队求战情绪正高，若仍机械地执行“东总”东进的电令，既错过了歼敌良机，也会挫伤广大指战员的士气。因此决定原决心不变，先行歼灭当面之敌。

3月9日夜，14团在姜家店、王家店与逃敌激战，歼敌一个多营。10日2时，15团发现靠山屯东烧锅围子内有敌一个加强营，师召集会议研究时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坚决执行“东总”东进命令；一种认为应歼灭当面之敌。钟伟师长决定停止东进，歼灭当面之敌，并将师的决心和姜家店战果报“东总”。“东总”5时回电同意5师就地歼敌。但战斗结束后即应东进至大房身附近参加战斗。

正当5师展开全力准备围歼靠山屯之敌时，10日12时至14时连续三次接“东总”电，仍令5师立即出发东进参加歼灭大房身之敌的任务。钟伟师长决心攻歼靠山屯之敌，并将决心报“东总”。“东总”于10日20时靠山屯战斗总攻发起前半小时来电，同意5师的决心。

当5师包围靠山屯之敌时，71军急调87、88师由农安、德惠来援，与5师激战于拉拉屯地区。5师将此情况报告“东总”、2纵，“东总”当即决定改变原计划，将主力西移靠山屯西南地区，寻机歼灭71军主力。为此，一面令5师一部于拉拉屯拼死堵住援敌，一面调集1、2、6纵，炮兵等六七个师西移。

5师于3月10日夜攻克靠山屯据点，全歼守敌千余人，尔后全力投入堵击追击敌71军

的战斗。战役主力 1、6 纵于 11 日中午至 12 日中午一昼夜时间在郭家屯地区取得歼灭敌 71 军 7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

战斗经过

姜家店、五家店追击战

9 日 18 时，14 团按师部署，迅速将部队集结于拉拉屯，以 1 营为前卫，2 营跟进，3 营为预备队，冒着小雪向平安堡、关家屯方向急进。1 营营长王扶之率部进至伊通河西之十里堡后，询问当地居民，得知敌人刚向东撤走 10 余分钟，当即将情况向团报告。团长吴国璋令该营迅速东渡伊通河，占领毛家窝棚，切断德（惠）靠（山屯）公路，适机围歼未退之敌。王扶之认为，十里堡之敌既然东退，必定还要向南去德惠，如跟踪追击很难追上，即使追上也只能击溃，很难围歼。遂机动处置，不再去毛家窝棚，不顾随 1 营行动的团政委陈友仁的反对，果断决定按 3 连、2 连、1 连序列向东南姜家店挺进。14 团 1 营在姜家店打响后，2 营即以 5 连为突击队，6 连为二梯队，7 连担任警戒打援，向位于姜家店南 1 公里的五家店发起进攻，因驻守该村之敌在听到姜家店枪声后，已做好迎战准备，兵力、火力均已展开。5 连先以 3 排发起冲击，敌人依据碉堡、民房顽抗。3 排伤亡较大，8 班只剩下马治林 1 人，他为掩护伤员，收集 40 余枚手榴弹，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坚守 1 个多小时。2 营又以 5 连 1、2 排和 6 连的兵力两次发起冲击，又因未带梯子、炸药，加上炮兵未能配合，以至屡攻未克，激战 4 个小时后，形成对峙。6 连将重机枪架在房上，居高临下向敌射击，将其据守的房屋打着起火，敌人即向东南方向突围。又因 2 营副营长在深夜迷失方向，将应布置在村东南的 7 连放到村东北，故未截住逃敌。至 10 日拂晓结束战斗，俘敌数十人。上午 10 时，14 团奉命撤回拉拉屯、八家子，执行打援和做预备队任务。在姜家店、王家店激战时，地处两村以北之后姜家店、毛家窝棚等地，尚有敌两个营的兵力，该敌因情况不明，虽距离很近，但未敢出击，先后撤离德惠。

靠山屯攻坚战

（1）决心的形成过程

靠山屯位于长春西北，哈尔滨西南，是吉林农安北部的一个小镇，地处饮马河与伊通河汇流处的西北平原，在通往德惠和农安两条公路的交叉点上。此处北面靠山、南面是平原，扼制松花江五家让渡口东西很长一段江面。

1946 年 11 月下旬，5 师在一下江南战役中，曾在这里歼灭敌新 1 军 50 师 148 团一个加强连和当地地主武装共 700 余人，因此对地形比较熟悉。3 月 9 日晚，13 团、15 团按师指示的路线向靠山屯搜索前进，在姜家店、王家店打响后，靠山屯一片沉寂，师指挥所进至八家子后，曾以山炮对靠山屯进行火力侦察，但毫无反响。24 时，15 团进入靠山屯后亦未发现敌人踪迹。钟伟师长接到报告后，曾改变部署，并电告“东总”靠山屯内已无敌人，准备收拢部队继续执行东进任务。10 日 2 时许，就在电报刚发出不久，15 团 1 营 1 连在靠山屯街内搜索过程中俘敌 7 人，供称 3 月 7 日黄昏敌 71 军 88 师从靠山屯南退时，留下 264 团 2 营及 1 营 3 连和团属迫击炮连一个排共 900 余人。其任务是固守靠山屯东南角永盛功烧锅大院 24 小时，以掩护师主力撤退。

5 师领导接到 15 团报告后，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在决策是继续东进还是就地围歼靠山屯之敌时，有的同志认为，应坚决执行“东总”命令，甩开此处敌人，继续东进。因为对此地敌情不明，且我师孤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总部赋予 5 师任务关系到战役全局，如不东进，将会干扰总部决心，贻误战机。师长钟伟与少数同志则主张坚决打。他认为：敌 88 师正在退却之中，必定斗志不坚，部署不周，我一个师出击虽有一定风险，但我 18 师、独 1 师均在附近，必要时可以支援。若执行总部经靠山屯南继续东进的命令，势必同敌行军纵队交叉，被迫投入战斗，会形成边走边打、受敌牵制的被动局面，既难以在总部限定时间内到达指定位置，又错过了歼敌机会。双方虽有争论，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东总”命令，

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最后钟伟师长断然定下停止东进，就地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他说：“这一仗坚决要打，打错了砍头砍我的！”遂命我代理 13 团团长，指挥该团（欠 3 营）经靠山屯北面的和尚窝棚、田家粉房迂回至东崴子，于拂晓前进至靠山屯东侧，准备由东向西攻击；命 15 团团长颜文斌指挥该团自西向东攻击，与 13 团形成对烧锅大院的全面包围；命师山炮营以 11 门火炮在烧锅大院北面占领阵地，支援步兵作战，于 10 日 20 时前完成各项攻击准备，按师统一号令发起总攻。命 14 团进至拉拉屯、八家子一线，担任打援及预备队的任务。同时将姜家店、王家店战果及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电告“东总”。

5 时“东总”回电：“一、你们机动地将敌 88 师一部追击甚好。二、对所包围之敌望大胆歼灭之。”并仍令 5 师在“战斗结束后，将部队移至大房身东北的曹家窝棚、济墨甸子一带，到达时间由你们自定。”此时，15 团已将靠山屯街内之敌全部压缩到东南角永盛功烧锅大院中。10 日 5 时 2 营 4 连在邻近烧锅大院的民房挖墙掏洞，接近大院，发起冲击。虽然围墙上炸开缺口，因无炮火支援，加上爆破人员与突击队协同不好，连续冲击 4 次均未成功，全营伤亡数 10 人，与守敌形成对峙状态。烧锅大院东西宽约 200 米，南北约 500 米，院内有南北通行大车路一条，围墙高 3 米多，南面为砖墙，其余三面为土墙，沿着墙根每隔五六步就有一座地堡，围墙内筑有六座大碉堡。守敌自 3 月 7 日退据此地后，为掩护主力南撤，又构筑明暗壕沟连通院内外，并在一些民房墙壁上掏了射孔，房角、屋顶均筑有机枪或平射炮工事，自诩为“钢铁的保险箱”。在如此狭小的院内构筑星罗棋布的大小地堡百余座，使院内外都处于严密的火力控制之下。守敌装备精良，有迫击炮、六〇炮 10 余门、轻重机枪 40 余挺、冲锋枪六七十支、火力及战斗力很强，其部署为：以烧锅大院南北道为界，营指及 4、5 连守卫道西，6 连及 1 营 3 连守卫道东。钟伟师长经过现地侦察后，认为大院守敌已构筑了完整的工事，兵力、火力部署周密，战斗力较强。遂命 15 团暂停攻击，决心集中兵力按师统一计划，进行必要的准备后再行歼敌。10 日 12 时，“东总”电示 5 师：“目前我军决以一、六两纵队及第四师和炮兵首先歼灭大房身之敌，以五、六两师及独一、二师牵制朝阳堡、达家沟、高家窝棚之敌，望照此方针行动。”旋又电令 5 师：“据报高家窝棚、四马架一线有敌，望 5 师立即出发向该地前进，牵制该地区之敌，并求得相机歼灭其一部，我主力拟先歼灭大房身之敌。”14 时，“东总”第三次来电督促 5 师“望立即向四马架方向前进，堵住敌人退路”。5 师在 3 小时内连续 3 次接到“东总”命其东进的电报，而且一次比一次紧急，钟伟师长冒着违抗命令的风险，令 13 团（不含 3 营）、15 团按攻击方案抓紧进行准备，并将靠山屯之敌情及 5 师部署电告“东总”。19 时，师指挥所移至靠山屯西北田家粉房。20 时“东总”回电“望大胆坚决歼灭靠山屯之敌，不要顾虑增援，在德惠以东有我四个师，在发现大的增援时望可出动阻击”。“东总”的电令给 5 师极大的鼓舞，更加增强了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各团分赴师指定位置，抓紧时间进行攻击前的准备。

（2）决心部署

师决心以第 13 团（欠第 3 营）、第 15 团及师属山炮营从东西两侧对攻，歼灭靠山屯据点之敌。令 13 团（团长彭金高病休，我代团长）经靠山屯北面的和尚窝棚、田家粉房、东崴子，于拂晓前进至靠山屯东侧完成对靠山屯之敌的包围，准备由东向西攻击；命 15 团由西向东实施攻击，师山炮营以 11 门火炮在据点北面占领阵地，支援步兵作战，于 10 日 20 时前完成各项攻击准备，按师统一号令发起总攻。令 14 团进至拉拉屯、八家子一线，担任打援及预备队的任务。

（3）攻坚战斗的组织准备

第 13、15 团受领任务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攻坚战斗的准备工作。第 13 团的攻坚准备：13 团以急行军于 10 日拂晓后进到靠山屯东侧隐蔽集结，以一部直逼据点附近敌人掩护团的准备工作。团决心以第 3 营加强团警卫连担任第一梯队突破任务，第 1 营为第二梯队，我和张峰参谋长率 2 营营长朱恒兴及步、机、炮连各连长随即进到距敌围墙不足百米的一条雨裂

沟内进行现地侦察，根据敌情地形的利弊，研究确定了攻坚战斗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突破口和进攻出发阵地的选定：突破口选在据点东围墙南段，相距 80—100 米的两个点上选了两个突破口。进攻出发阵地选在雨裂沟内，沟为西北至东南走向，北浅南深，浅处不足 1 米深，与围墙大体平行，近处约 50 米，远处不足百米，可以隐蔽两个突击连的主力及部分机枪火器。选择突破口的最主要条件就是因为有这条可以作为出发阵地的雨裂沟。围墙东面是一片几百米开阔地，进攻准备时间只有一个白天，又是冻土地，来不及构筑阵地，因此如果没有这条沟的话，突击队从几百米开阔地外发起进攻，代价将会大得多。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雨裂沟真像造物主的恩赐，可以毫不夸张的称作胜利的沟，救命的沟！

第二、战斗队形的编成和突击队的组织：主攻营的两个梯队，以 4、6 连为第一梯队，从右至左并肩突破，警卫连、5 连为其第二梯队。第 1 营为团的第二梯队尾随一梯队后跟进，准备随时接替第一梯队的突破任务和进入纵深扩大战果。第一梯队 4、5 连各以一个排编成爆破、架梯组，两个排为突击队，形成在不足百米的狭窄正面的两个突破口上，各有 3 个梯队连（9 个排），像一把尖刀似的形成大纵深的战斗队形，最大限度的集中兵力，保证突破口和纵深战斗中始终保持兵力的优势。

第三、火力队的组成和阵地的抢修：确定将全团炮兵、重机枪和大部分轻机枪编成两个火力队，指定了指挥员，分别配置在两个第一梯队连的侧后，依火器的性能和具体地形选择阵地。争分夺秒在白天敌火下不惜代价抢构阵地，制定火力计划，并为此付出了数十人伤亡的代价。团现地侦察后，2 营组织连、排、班组长分批现地熟悉地形，明确任务，研究制定各自的战斗组织计划和打法，并落实到战士。二梯队营着重研究纵深战斗中打地堡、打反击的方法。在各级指挥员现地侦察组织战斗的同时，沈东屏政委和团政治机关人员深入连队指导协助基层干部进行政治动员和战斗准备工作。团后勤机关抓紧开设弹药所、救护所，前送弹药物资战斗器材，抢救后送伤员。沈东屏政委在攻击发起时从前沿返回团前指（距敌前沿 300 米左右）时突遇敌一颗迫击炮打来，不幸负伤，立即被送往后方。

（4）战斗实施过程

两团于 10 日 19 时完成进攻准备，按师统一讯号发起总攻。

第 13 团的战斗经过：突击队、火力队于 19 时 30 分前隐蔽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和火力阵地，抓紧完善准备工作。师于 20 时发出第一次讯号（团同时补充发出同样讯号），总攻开始。师团炮兵开火，主要压制、破坏、杀伤据点内的工事、人员和武器。团属两门九二步兵炮直接瞄准射击，为左翼突击队打开通路，在围墙上打开一个直径约 1 米多的大洞，可以通过步兵。这时据点内敌发射照明弹将周围照得通明。十几分钟后发出第二次讯号，机枪开火掩护爆破、架桥作业，我爆破组、架桥组在敌火猛烈拦阻下前仆后继，顽强战斗。4 连王福贤爆破组用 25 公斤炸药在右翼突破口的围墙上炸开一个四五尺的大口子，4、5 连架梯组同时成功的完成架梯任务。这种炮兵、爆破、架梯三种开辟通路的方法重叠并用，全部成功，为突击队突破前沿冲进围墙内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0 时 30 分，师团发出了第三次讯号，炮兵停止射击，全部轻重机枪同时开火，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发起冲击，随着突击队前进的位置，火力逐步向围墙上沿和两侧转移，做到既压制敌人火力，又不误伤自己，直到突击队冲过围墙进入纵深才停止射击。火力队立即归建，进入纵深参加战斗。

发起冲击后，第 4、6 两个突击连跳出雨裂沟，勇猛地冲向突破口，遇到敌残存和未被压制的火力猛烈拦阻，并对炸开的突破口进行封锁。敌人施放的照明弹把大院周围照的如同白昼，随 4 连行动的副营长胡明即时调来轻重机枪压制敌火，掩护连的冲击。担任爆破架梯任务的第 3 排排长，号称张大旗杆的张公俊胸部负伤后，仍坐在地上指挥冲击，高呼：“一定要保持清江部队的荣誉，争取第一个冲进烧锅大院！”20 时 40 分，8 班虽只剩下两名战士，仍首先冲过围墙，7 班、9 班亦相继突进院内，占领一座马棚，举起红色信号灯，向上级报

告。2营长朱恒兴随4连冲进围墙内指挥战斗。4连在打退敌人3次反击后，命1排向北，2、3排向西，以班或战斗小组为单位逐屋逐堡攻击前进。9班新战士胡玉普冲进缺口后，爬上一座平房屋顶，居高临下，用6颗手榴弹炸毁一座地堡和一座炮楼，乘敌慌乱之际，从屋顶跳进院内，用从敌人手中夺过的机枪，俘敌28人，缴获轻重机枪及步枪20余支。4连1排在向北纵深发展中，攻下3座地堡后，发现东北角有一座暗堡封锁着二梯队前进通道，当即以一个组由暗道摸进敌堡，毙敌3人，俘敌4人，随后1排又以两个班交替掩护前进，以小穿插、小迂回的战术动作，打掉9座地堡，俘敌百余人，进至南北道口与15团汇合。4连2、3排像两把尖刀向西发展，逐屋逐堡与敌争夺，在接近交叉道口大地堡时，击退敌人一个排的反击。2排两个战士机智的推动大石碾子，掩护自己逼近大地堡，在投进两颗手榴弹后，乘硝烟未散冲进堡内，俘敌军官3人，士兵6人。13团参谋长张峰随2连冲进大院后，两个警卫员相继负伤，他迅速调来两门九二步兵炮，亲自指挥抵近射击，摧毁六七座地堡，为部队向纵深发展扫清了障碍。2连2排在排长伊广田带领下，打退敌人4次反扑，攻下1座炮楼、1座房屋、14座地堡，俘敌营长李书田等150余人，毙敌50余人。5班副班长张庆国和战士纪宏智、刘兆伍组成的战斗组，利用敌人照明弹和曳光弹判明地堡位置，将集束手榴弹塞进枪眼，接连攻克1座房屋和12座地堡，俘敌40余人，自己无一伤亡。第5连突入围墙后，遇敌阻拦，在右翼分队的支援下攻入纵深，该连一个排攻占一座房屋后，顽强抗击敌人的反扑，房屋被炮弹击中起火，仍然继续沉着战斗，全排在烈火中牺牲，其壮烈牺牲的精神可歌可泣。

第6连尾随5连冲入围墙进入纵深战斗，充分发挥班、组、小队及个人独立作战的作用，出现了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战斗的6班长赵丙坤、沉着勇敢的孤胆英雄解放战士张孝武等许多英雄模范人物。第二梯队1营随第2营后投入纵深战斗，协同作战，扩大战果，保证了迅速全歼守敌。5师为尽快结束战斗，命13团、15团加快进攻节奏，在对残敌实施军事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展开政治攻势，至24时，守敌全部被歼，战斗胜利结束。

拉拉屯阻击战

当5师主力完成对靠山屯烧锅大院的包围后，守敌向88师师部告急求援，敌71军军长陈明仁恐靠山屯守军被我全歼，遂急令88师由德惠、87师自农安来援。5师立即向2纵和“东总”报告，根据这一情况，“东总”决定改变原定歼中长路东大房身之新1军5个团的部署，以一部兵力佯攻大房身、朝阳堡之敌，将主力西移，歼灭71军部队。并于23时电令5师：“你们必须立即出动一个团到拉拉屯占领阵地死守待援，决不可撤退……在靠山屯战斗结束后，你师须全部集中拉拉屯。”钟伟师长根据“东总”的电令，在命13团、15团原地继续进行攻击准备外，增调13团3营至西崴子、拉拉屯一线；调师山炮营两个连至西崴子东北小高地，协同14团阻击援敌。13时，88师一个团自姑子庵、七家子一线来援，以山炮、迫击炮向我阵地射击，掩护步兵向我阵地攻击，我炮兵立即予以还击，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山炮3连7班炮手徐忠义，在许多战友伤亡的严峻时刻，自己瞄准、装弹、发射，连放炮弹10余发，都准确地落在敌阵地上炸开了花。14团团团长吴国璋指挥该团顽强坚守阵地，屡次击退援敌进攻。17时，援敌向闵家坟方向退去。20时，“东总”电令5师：“一、我军主力正向靠山屯调动，准备歼灭87师。二、五师无论靠山屯能否拿下，必须在拉拉屯西南堵住87师，不使其接近靠山屯，以便于我军主力歼灭之。”当我13团、15团对烧锅大院发起总攻后，20时许，敌87师由农安经大小苇子沟前来增援，进至蒿子站、七家子一线；22时许，敌88师一部在6辆汽车输送下自闵家屯北上，企图解靠山屯之围。此时，5师3个团已全部投入战斗，钟伟等师首长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毫不动摇歼敌决心，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最怕夜战，夜间不敢贸然向我进攻，遂命14团团团长吴国璋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来援之敌，不管遇到什么严重情况，决不能从拉拉屯阵地后退一步。当夜，14团1营营长王扶之组织十多个精悍战斗小组，主动出击袭扰疲惫敌人，使其惊慌不安，难辨虚实，

未敢连夜北进，从而保障了靠山屯战斗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拖住援敌，为战役主力歼灭敌人争取了时间。

郭家屯歼灭战

5师严密包围靠山屯之敌后，71军军长陈明仁为了解救被围之敌，第87师、88师于10日13时、20时、22时相继赶来增援，于拉拉屯西南地区与我14团（指挥13团3营、师属山炮两个连）展开激战。“东总”根据这一新情况，决心改变原定歼灭大房身地区敌新1军5个团的计划，将主力西移歼灭增援靠山屯之敌71军所部，为此“东总”自10日至15日5天时间里发出几十次电令，具体组织指挥了这次战役决战。

“东总”10日20时致5师电：“一、我军主力正向靠山屯调动，准备歼灭87师。二、5师无论靠山屯能否拿下，必须在拉拉屯西南堵住87师，不使其接近靠山屯，以便于我军主力歼灭之。”

“东总”10日21时致5师电：“87师本日已进到万金塔，拟向苇子沟前进。盼你们向该敌派出侦察与少数钳制部队，将靠山屯敌人解决后，即以全力抗击该敌，以待我主力歼灭该敌，如敌退却则由你们猛追之。”

“东总”10日23时致5师电：“一、我军决以一部佯攻大房身、四马架之敌，集中六、七个师歼灭由万金塔向靠山屯前进之敌。二、你们须立即出动一个团到拉拉屯，占领阵地，死守待援，决不可撤退。”

“东总”10日23时致2、6纵及各师电：“各部须准备11日3时出发，向靠山屯西南前进，歼灭87师。详令如下。”同时又电：“我军决定对大房身、朝阳堡之敌采取佯攻，转移2、6纵主力歼灭87师。该敌最孤立、最弱，且在运动中。”

11日7时，“东总”致5师、2纵电：“一、大房身、达家沟敌5个团昨晚全部向德惠、万金塔逃跑。二、估计87师本日必然会向德惠、万金塔逃跑。三、第5师应全部与87师保持接触，防敌向德惠逃跑，敌退时则进行猛烈追击，求得歼灭其一两个团，望你们忍耐暂时的疲劳。四、已令1纵全部向德惠西南前进，明晨该纵可到达万金塔一线。”5师根据“东总”命令，除留少数部队打扫战场外，主力立即向农安方向追击。

11日14时，“东总”致1纵及各师电：“一、87师3个团本日11时尚在靠山屯南之拉拉屯一带，该敌在其他各路已退却的情况下，必然今日逃跑。二、（略）。三、1纵应率其余两个师休息四五小时后，即应向万金塔、苇子沟之线前进，准备在该线截击敌人，并向有枪声处前进。”

各部队遵照“东总”多次电令的决心和部署，昼夜兼程，不怕疲劳，从各个方向向靠山屯西南敌71军87、88师援军所在地区寻机歼敌。12日凌晨，1纵、6纵和独1师，将敌88师全部、87师一部以及71军特务团、工兵营、运输大队等敌堵截于德惠、农安之间的郭家屯、五家车铺、凤家屯等地，激战一昼夜，除88师一部逃往农安外，取得俘敌263团团长兰嵩岩、264团团长雷乃殿以下官兵5000余人，毙伤敌1500余人的重大胜利。

12日11时，5师与6师进抵郭家屯北之马家坨子、团山子一带，88师残部逃向农安。5师、6师向农安疾进，于13日包围农安，4师也赶到农安北兴隆堡准备打援。15日，敌为解农安之围，抽调热河之13军54师、南满之新6军22师、及新1军6个团，驰援北满。由于敌人兵力集中，加上松花江已开始解冻，不利于我军继续作战。16日，根据“东总”“为另寻作战机会，目前拟向江北转移”的命令，我军主力撤离农安北上，结束三下江南战役。3月下旬，5师进至新庙后，移往王府地区进行休整。

靠山屯之战的胜利，不仅达到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的目的，而且策应了南满我军的作战，打破了敌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计划，保卫和巩固了南满根据地，使“东北战局开始有了新的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我军已逐步转入主动，而敌军则正在走向被动。”由于5师紧紧抓住靠山屯之敌不放，调动71军主力来援，创造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有利战机，

取得战役的胜利。这是5师靠山屯战斗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功绩之所在。

战后，“东总”对5师进行通令嘉奖：“我第5师于本月9日乘敌88师自靠山屯向德惠撤退时，立即投入战斗，在靠山屯以南姜家店地区歼敌88师一部，又回头将靠山屯敌5个连单独歼灭，此种作战的积极性和机动性值得发扬与称赞。”西满军区也致电嘉奖：“顷悉，我5师在靠山屯、姜家店附近歼敌一个营又5个连，缴获甚大。此次战斗的胜利，全赖5师指战员机动果敢敏捷的动作和战斗积极性。此种精神，望各兵团学习发扬。”4月，5师在扶余召开庆功大会，授予13团4连为“常胜连”，15团4连为“铁的连队”荣誉称号。为张公俊、张庆国等9人记特等功，为61人记大功。

无坚不摧的红军连

——忆347团7连

胡可风

写在前面

1942年，我在家乡苏北参加新四军，入伍后打过仗，也在抗大分校学习过。日本投降后，部队于1945年10月奉命挺进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都是戎装在身，转战南北，历经数十次战斗，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奖。党的教育，战争的锤炼，使我由一名穷苦的孩子成长为一名能带兵打仗的人，为共和国的建立，可谓做过点贡献。

今天在深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部队大搞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作为一名老战士的我，已年迈体弱，还能做些什么呢？想写点回忆录，写写红10连（现为7连），写写我身边的英雄，让我们的后代看了之后，能从中悟出点有益的东西，也算是我的一点贡献吧！可我只读过几年书，写起来太困难。一位老首长鼓励我：“只要你拿出当年打大仗恶仗的精神来，困难就会迎刃而解。”我把这话视为鞭策，鼓足了勇气，拿起笔来。

1947年夏季，我军由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我所在的10连，是个有光荣传统，战功显赫的红军连队。这个连的同志，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战场上英勇顽强，勇敢拼杀，打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漂亮仗。多少个党的优秀儿女倒下了，多少个好战友牺牲了！直到今天一想起他们，我这个幸存者就很难过，是他们用血的身躯铺平了胜利的道路，他们是不朽的，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我想通过对几次战斗的回忆，展现10连的英雄风貌，激励人们前进！

大黑林子追歼战

这是夏季攻势开始的第一仗。

1947年4月，“三下江南”战役后，部队进至内蒙前郭旗新庙地区整训，并总结“三下江南”的经验教训，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下一步的战役行动做准备。

夏季攻势开始，我虽不在10连，但和10连的联系是很多的，对情况是了解的。10连干部战士大多是我的老乡，指导员胡振东是我的堂兄（还有位表叔也在10连当战士）。

连长徐志昌在11连当指导员时，我是副指导员，关系处的很好。这个连是红军连，是营团的主力。打仗时能守善攻、英勇顽强、百折不回，在进军东北途中表现突出，各项任务完成出色，被上级授予“北上先锋”锦旗一面，出关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随团参加了“鹞欢池围歼战”、“大洼围歼战”、“保卫四平”和“三下江南”等战斗和战役，都打出了红军连队的威风。

5月初，整训刚结束，当时我在3营机枪连任指导员。一天，听说10连在卫生队休养的轻病号都自动回连了，每个战士都准备好了1天的干粮和3天的粮食，好象部队马上就要出发的样子。我听后很着急（怕我们连落后），便跑去打听，原来10连干部战士打大仗，立大功心切，估计部队整训这么长时间，该行动了，于是提前做好了准备。果然不出他们所料，5月8日，部队开始向蒋管区开进了。我们以每天120多里的强行军速度前进。一连走了4天，有的战士脚上的血泡排成了排，连成了片，休息时，第一位的任务就是烫脚挑泡，不然

第二天行军就要掉队。部队很艰苦，但大家情绪都很高涨，当得知兄弟部队将怀德一个多团敌人包围的消息时，都非常振奋，可算抓住敌人了，而且还是敌人的主力——新1军。

上级命令我们3营负责打援，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们机枪连的任务是配属10连行动，这次又能和10连一起战斗，非常高兴。我带领机枪排长赵广美等几名同志来到10连受领具体任务，副营长刘培珍和教导员张学勤也来到10连，帮助具体组织战斗准备工作。在动员时，刘培珍副营长指出：没有打援的胜利，就没有攻城的胜利。他要我们在打援中更多的消灭敌人，要把毛主席的战术思想更好地应用到实践中去。怀德的敌人不算什么，是用它钓大鱼，我们是来抓大鱼的。最后他说：“你们10连是老红军连队，一贯英勇善战，这次我跟着你们，要好好向你们学习。”10连连长和指导员带头鼓掌，并表示坚决服从副营长指挥。机枪排长赵广美和10连也有不解之缘，从苏北到东北，10连每次执行重要任务他几乎都参加了，他是老机枪手，不但枪打的准，而且不管什么型号的枪出了毛病，他都能很快修好，迫击炮没炮架他也能打，可以说十打九中。10连战士都传说他的机枪可以在我们追击敌人的人缝中射击，而打不到我们自己人，战士们对他很迷信，认为只要有他一挺机枪在，就一定能打胜仗。面对大家的热烈鼓掌，赵广美表了决心后，还请10连的同志缴获挺新机枪，给他的武器换换代，他还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唱了段京剧，表达谢意。10连各排代表也都表了决心。教导员张学勤讲话时强调两点：一是要坚守阵地，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二是要灵活机动，看准机会抓一把。总之既要坚守阵地，又要消灭敌人。讲到这儿，他指着副连长李志远笑着说：“你们副连长是侦察员出身，这方面是内行，最能干‘偷鸡摸狗’的事，你们跟着他干就行了”。队列中响起了阵阵笑声。

动员会后，刘副营长带领连长、副连长去看地形。回来后，部队马上进入九间房地区，在吕家堡子西北的22.4高地，构筑防御工事。胡振东象以往一样带头干，在这个班的阵地干一阵，工具被战士抢跑了，再到另一个班去干，边干边鼓动，说明现在多流汗，敌人来了少流血的道理，他走到哪里，哪里的战士就活跃起来，速度也明显加快。我很羡慕他的号召力，也在默默地向他学习。

但我也觉得胡振东比以前沉默寡言，笑也显得勉强。这是为什么？一个战士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你表叔负伤了。”我急忙问胡振东，他听了我的急切询问，身子一颤，却“很不在乎”地说：“不重，飞机打的，伤了腿，我扶他下去的，怕你分心，没告诉你。”我的眼泪掉了下来，胡振东瞪起眼睛说：“亏你还是个干部，婆婆妈妈的，打仗哪能没伤亡，我们只有打好仗，多消灭敌人，才能告慰英灵！”他猛的刹住口，赶紧又说：“没多大事，顶多腿残废。要打仗了，打完仗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后来我才知道，表叔是在行军路上敌机扫射时中弹的，当场就牺牲了。10连的干部战士都知道，他们复仇的怒火汇成了战斗胜利的动力。

5月17日，敌人的援兵来了（蒋军第88师），他们是“蒋军之精锐”、“蒋介石的镇家宝”。敌人气势汹汹地向我猛扑，10连却毫无畏惧，一连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击毙敌二十多人。第三次敌人用一个多连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又向我10连阵地冲来。这时，阵地上炮弹的爆炸声轰响，弹片横飞，战士们不时从炸弹掀起的土中拱出来，骂一声“狗日的国民党”，然后仍严阵以待。副营长刘培珍冷静地观察着越来越近的敌人，一动不动。此时，副连长李志远带领2排做好了随时出击的准备。忽然一颗子弹飞来，从他左眼角擦过，血流下来，他扯开嗓门喊到：“这国民党兵太熊了，枪怎么练的，再往这边偏点不就正好嘛！”他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脑门。阵地上响起了蔑视敌人的笑声。刘副营长严厉的目光一扫，大家就不再吭声了。敌人上来了，50米，30米……，“打”刘副营长一声令下，10连各种火器一齐开火，赵广美的重机枪也格格地叫开了，子弹如暴风雨般向敌群倾泻，前面的敌人向稻草一样被割倒了，后面的急忙伏在地上。我们的手榴弹也象冰雹一样落在敌群。李志远带2排从右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敌阵，如虎入羊群，威不可挡。他们大喊：“缴枪不杀”！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一个副营长也和他的87个弟兄一起当了俘虏。

当天黄昏，我友邻部队全歼怀德守敌，援敌惊慌失措，开始退缩，准备逃跑。这时，我军奉命全线出击。10连的勇士们冲在最前面，以最快的速度穿插，沿途到处是敌88师丢下的武器弹药和被装，敌人如惊弓之鸟，争相逃窜，丢下的伤兵呼天喊地，叫骂不停。10连冲到唐家窝棚北侧，发现怀（德）公（主岭）公路上有90余辆敌人运送弹药、给养的汽车和马车，正准备掉头逃跑。战士猛冲上去，迫使103名敌军举手投降，辎重和俘虏交给9连，刘副营长亲自带领10连，争时间抢速度追击敌人，在迂回追击中逐渐超过了敌人，但也与后面跟进部队拉开了距离。行至柳罐营子，敌人一个营尾随而来，企图包围并消灭10连，刘副营长镇定自若，指挥10连加快速度继续前进，诱敌跟进，敌以为我10连惧战，拼命追赶，距离越来越近。当10连行至一处土山时，突然杀了个“回马枪”，轻重机枪，六0炮一齐向敌人开火，指导员胡振东带领后卫排，向敌人反扑过去，杀声震天，顿时敌人大乱，这时后面跟进的部队也冲了上来，两面夹击，敌人一个营完全被我消灭。在战斗中胡振东同志壮烈牺牲。战后，10连被师授予“人民功臣”锦旗一面，副营长刘培珍荣立二等功，纵队为胡振东同志追记特等功。

昌图攻坚战

大黑林子追歼后，我被任命为10连指导员，部队稍事休息，即随团于5月24日向昌图挺进。

昌图是四平西南、开原以北的一个重镇，是沈阳至四平间铁路沿线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拿下它，就卡住了敌人沿铁路机动的“喉咙”，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5月28日，我纵队6师包围了昌图城，我师奉命与6师一起共歼该敌。我们14团为主攻团，3营担任一梯队，10连随主力进到昌图城外西北角待机地域时，请战书、决心书象雪片一样纷纷飞到连队干部手中。班排长围前围后闹个不停，都要求我和连长徐志昌到营里争取担任主攻突破任务。

党委会内外

营党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怎样才能坚决完成主攻任务。营长张奎仁详细介绍了敌情和我们营的任务，但没有区分各连的任务。教导员张学勤讲话时，我向营长说明了我们连的战斗情绪，要求把主攻任务交给我连，营长点点头，但没吭声。教导员讲完话，连长问我：“营长什么态度？”我说：“他没吭声，看来要增加点火力。”连长点头同意，我随即写了张条子叫通信员送给副连长李志远，他接信后立即带领班排长到营部请战。营长、教导员说：光我俩同意不行，这要由党委讨论决定。李副连长将排长刘德和留下听候消息，自己带人回连了。

不一会儿，只听院子里响起了口号声：“我们要求担任主攻突破任务！”教导员急忙迎出问：“你们是哪个连的？”战士们齐声回答：“我们是10连的”，并说：“我们这19个人都是解放过来的，共产党教育了我们，战友帮助了我们，现在觉悟了，我们要为人民立功！”有的还说：“我们这些人过去不是国民党71军抓来的，就是被骗来的，有的还是雇来的，71军我们了解，好打。昌图城内有我们仇人，也有我们的老乡，请首长把尖刀连的任务交给我们连吧！”“噔”的一声，战士涂荣跪在地上说：“我是88师解放过来的，在88师，一个当官的说我的炮打不准，踢了我两脚，这回我想叫他做最后一次检查，保证叫他掉脑袋！”教导员急忙双手扶起涂荣说：“祝你报仇立功，立大功！”

这19名战士刚退到院外，还没等教导员进屋，外面又进来一批人，高唱：“流不干辛酸的眼泪，倒不尽肚子里的苦水，天下穷人是一家，蒋介石是咱大仇人，71军是我们打败的兵……”教导员忙问：“你们又是哪个连的？”战士忙回答：“是10连的。我们是代表10连全体黑龙江翻身农民战士来向首长请战的……”我和连长徐志昌相视一笑。

其他连队，也纷纷前来请战。

这时，营党委会上各连干部为谁当主攻争得脸红脖子粗。党委会外，战士们群情激昂，

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最后营党委会决定：这次战斗，10连担任主攻，11连助攻，9连为10连的二梯队。连队得知这个消息，副指导员卢庆林带领10连全体党员向党委宣誓：坚决一举突破，巩固突破口，打退敌人的任何反击，剩一个人也要打到最后胜利！每个党员还向党委送上一份保证书！党委成员与10连党员一一握手，预祝10连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祝大家立功！并号召全营向10连党员学习。

营党委会后，营长张奎仁对我和连长说：“你们10连今天连续向营党委会‘突击’，好厉害呀！”教导员说：“简直是狂轰烂炸。”副营长问我“你们的招都用完了吧？”我笑着回答：“还留有余地。”

支委扩大会议前后

10连争到主攻任务，我和连长都很高兴，边往回走，边议论连队人员的思想情况。连长突然对我说：“我看咱们今天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着他又说：“今天咱们对营里连续‘攻击’的办法，各班排也会效仿的，他们的办法可能会更多，各班排的任务恐怕不好分配，甚至可能遭到更大的攻击。”我说：“不让谁打主攻都难对付，还是先把副连长、副指导员找来研究研究吧。”不大一会儿，副连长、副指导员、司务长和文化教员都来了，我向他们说明请他们来的意思。副连长说：“对了，回去什么也研究不成，他们都在连部周围转悠呢！”这时炊事班的同志追来了，我们边吃边研究，统一意见之后，随着副连长那河南梆子的音符回到连队。

按事先准备，参加支委扩大会议的人，早在连队后面的小树林里集合好了。还在两棵树上挂着一条很长的标语：“热烈欢迎连长、指导员胜利归来。”教导员张学勤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一看到这条标语，风趣地说：“你们连长、指导员胜利了，那我们失败了？”8班长宋尧才说：“教导员，你不能这样理解，你们也胜利了，我们想争个尖刀连，你们想找一个尖刀连，我们争到了，你们也找到了，这不都胜利了嘛！我们红军营只有胜利，没有失败。”一番话，说得教导员哈哈大笑。

这次支委扩大会议，把连队党小组组长、班长都请来了。会上我详细传达了营党委会开会的情况，接着连长讲了连队这次战斗任务的具体布置，没等说完，会上就乱了套，各班排都要求担当主攻任务，各讲各的优势，各说各的理由，连长讲不下去了，我们几个干部也没压下去。教导员只是在一旁笑咪咪地听着、看着，仿佛在说：看，你们也有这时候。这时副连长站起来咳嗽一声说：“我严正声明，这次战斗非常重要，营党委和全营同志对我们连非常信任，这是我们全连的光荣，请大家认真听连长讲，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否则会影响我们圆满完成任务。”大家虽然憋着劲儿，但还是静下来听讲了。

任务总算分下去了，我站起来说：“连长讲的每项任务都很重要，哪项具体工作搞不好，都会影响全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做好准备，要很好地讨论攻打昌图的重要意义和怎样保证完成任务。”

各排长发言之后，炊事班长说：“我们炊事班的任务最重要，三天不吃饭，看你们怎么打仗。”他代表炊事班全班同志向党支部保证：（1）做好饭菜，保证大家吃饱吃好；（2）准备四口大缸，战前烧好热水，叫每个人都洗个热水澡；（3）抽出两个人把大家的脏衣服洗了，干干净净上战场。在场的同志都热烈鼓掌，把炊事班班长抬起来扔得老高。最后教导员说：“这次突破任务是你们10连争来的，也是营党委和全营同志对你们的信任，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形成一个拳头，一举突破，把红旗插到城头，把尖刀插到敌人的心脏。”

过细的准备

支委扩大会议结束，团政委任茂如、主任刘化宇、组织股长张明远和宣传科长带领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连。他们看到干部战士精神振奋，准备工作紧张有序，都很高兴。听了汇报之后，任政委很满意，指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准备工作要抓实抓细，不能有一点疏忽。”他还让大家注意休息。首长的关心使我们感到温暖，劲更足了。随后，首长和机关

同志还深入班排找战士谈话，了解情况，发现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10连的几个干部，虽然性格各异，但配合默契。连长徐志昌谦虚谨慎，遇事先人后己，非常关心战士生活。一次有个战士腿上生个疖子，疼痛难忍，他就用嘴将脓吸出来，战士们都很感动。副连长李志远是侦察员出身，机智勇敢，虎背熊腰，力大无比，是铁塔般的河南汉子，典型的乐天派，整天不是说就是唱，他也有副热心肠，工作抢着干，每次行军，背包、枪支他扛的最多，碰上涉水过河，他总是把身材矮小或有病的战士拎起来扛到肩上，边过河边开玩笑。副指导员卢庆林不言不语，做事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心细如发，从不马虎，待人和善，老成持重。我到10连后和他们几个处得很好，团结得像一个人。

任务下达后，我们几个人不分白天黑夜，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连长带领班、排长查看地形，交待任务，协同打法；副连长组织战士反复演练战术技术动作，检查每件器械；我和副指导员找每个党员、班长、骨干谈心，解决具体思想问题，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战斗情绪一鼓再鼓。这两天，我们几个人没吃过一顿热饭，没睡过一个完整觉，见了面都劝对方休息，结果谁都照样干，连长发高烧39度多也不休息。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又对枪械弹药进行了一次过细的检查，发现机枪班弹夹里有一颗废弹，2排的一架梯子比标准短了5公分。根据检查出来的问题，立即召开班排长会议，严肃批评了这种马虎大意的工作作风，指出漏洞的危害性。机枪班查出一颗废弹后，立即组织全班战士对每发子弹又做了一次检查，会上向连长保证，每发子弹都能打响。因梯子短了5公分被批评的2排长刘德和本来很要强，是个不服气的人，这次也做了检讨。副连长李志远要求各班排要向机枪班那样，有错就改，提高工作标准，再检查一遍，他要逐班验收。这时，副指导员坐在那儿睡着了，战士们都很心疼地说：你们够累了，放心地休息一会吧，我们一定好好检查。

当天夜间，我和连长又爬到敌人城墙外50米处观察敌人的火力配系，天快亮了才撤回来。突然，营部通知，叫我和连长马上去开会，我俩急忙赶到营部，教导员说：“来的好快呀，别人还没到，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俩往炕上一倒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香啊！被叫醒时快到中午了，通信员把热乎乎的饭菜放在我们面前，也顾不得吃，急得直嚷嚷：“晚上就要攻击了，怎么还不开会。”教导员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睡好了、吃饱了，会就开完了，也开好了。”我们急着要走，教导员又说：“看把你们急的，团长、营长和副营长，还有机关的同志都在你们连，帮助检查落实呢，我也刚从你们连回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好象没有你们两个10连就不打仗了，要相信群众嘛！”我们打心眼里感激领导的关心和爱护。

誓师出征

我和连长回到连队，全连同志已集合齐了，各种战斗器材放得井然有序，大家穿着炊事班洗干净的衣服，年纪大一点的老战士，还刮了胡子。1班长李少珍手持红旗站在全连最前面，三个排长各持一面小红旗，旗都写着“前进”两个大字。营、团首长讲话的鼓动性特别强，战士们群情激昂，高呼：“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打进昌图去，活捉敌人副师长，为红军连争光！”

突然，全连最小的战士周洪跑出，来到教导员面前要打赌。本来战前准备那几天，打赌的事很普遍，赌谁第一个登城，赌谁能立大功，立特等功。这成了战士们决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深，6班战士金有德问班长王德新“你有决心没有？”

“什么决心？”“牺牲的决心呗！我把新衣服都穿上了，如果你没有决心，就把新衣服给我穿。”王德新反击说：“别吹牛，决心不会比你差就是了。”这种大无畏精神连队随处可见，可谁也没料到小战士周洪竟要与教导员打赌。大家惊奇之际，周洪说：“我要立大功，教导员你信不信？”教导员连声说：“信、信”。周洪伸出小手指和教导员“拉勾”。我看他那天真活泼的样子，心里涌起阵阵的热浪，多好的战士，多么坚强的集体啊！

誓师大会上战士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口号声响彻云霄。我与连长不约而同看着马蹄表，

“时间到了，出发吧！”1班长李少珍把红旗一抖，刷地一声全连站起来了，在红旗指引下，向进攻出发地急进。在距连队冲锋出发地约100米处，纵队政委吴法宪，师、团首长和机关人员早就在这里等着了，他们频频招手，热烈鼓掌，但却听不到声音，因为离敌人太近了（怕让敌人听见），这一点战士们完全理解。吴政委向全连讲话，声音很低，但很有力：“同志们，红军连的战友们，纵队党委非常信任你们，把主攻昌图的光荣任务交给你们，希望你们勇往直前，一举突破……一直打到敌人指挥部，与6师会合，把敌人那个副师长给我抓来，要活的。”这几句话听得非常清楚。此时此刻，我连全体指战员非常激动。当10连沿着交通壕向战位前进时，纵队和师首长与10连全体同志一一握手送行，勉励10连指战员立功，立大功，立特等功！

英勇突击

部队到了冲锋出发地，每个人都进入自己的战斗位置。面对昌图城，连长又进一步把敌人在昌图设防的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昌图城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有一条10米宽东西流向的小河，把城镇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城内守敌共4000多人，最近他们拼命修筑工事，环城筑有3米高的土墙，墙内墙上设有明、暗地堡，墙外有1.5米深、2米宽的壕沟，沟里布有地雷，设有不少暗火力点。此外，还设铁丝网两道，鹿砦一道。城内主要街道口，高层房屋还构筑有地堡和火力点，防御体系比较完整、坚固，易守难攻。连长接着又说：“这是块硬骨头，难啃，我们也一定要啃。”战士们知道这次任务的份量，都鼓足了劲，认真地做攻城的准备。我和连长各处查看，当走到6班长王德新的跟前时，发现该班副班长金永福左臂被敌人冷枪击中，鲜血直流。他自己很快包扎好，我叫他下去，他说：“不是下去，而是要上去。”然后把胳膊一抡说：“这点伤，小事一桩。”金永福负伤不下火线的事迹，很快传遍阵地。

5点20分，炮兵开始对敌人前沿工事和城墙猛烈轰击。顿时，炮声隆隆，大地震颤。10连干部战士象绷紧弓弦上的箭，随时准备弹出。这时，连长指挥3排8班连续进行四次爆破，将敌地雷群、铁丝网、鹿砦、梅花桩炸开，扫清了前进路上的障碍，8班无一伤亡。阵地上一片欢呼：“向3排学习，向8班致敬，给8班记头功”。

5点30分，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冲锋号响彻云霄。副连长带领1排跳出战壕，如下山猛虎向城墙冲去，敌人的暗火力点和复活的火力点形成交叉火网，向我突击排猛烈射击，1排伤亡很大，但勇士们毫不畏惧，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副连长李志远左腿被打断坐在地上，手举红旗高喊：“同志们，前进！立功的时候到了，为10连争光！”通信员跑去背他，他大喊：“不要管我，冲上去！”1班长李少珍左臂负伤，旗杆被打断，他用右手高举红旗，迎着枪林弹雨，第一个爬上城墙。2班长骆合银，机智勇敢，率领全班同志从1班右侧冲入敌阵，手榴弹如雨点般在敌人阵地炸开了，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被俘11名，死伤20余名。

这时，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封锁突破口，我后续部队遭到很大伤亡。眼看战友在敌人的火力下不断地倒下，大家的眼睛都红了。机枪班副班长王美玉同志不幸牺牲，王玉民同志身负重伤，自己的枪管打坏了，拿起敌人的机枪继续打击敌人。连长指挥2、3排，在机枪掩护下，迅速摧毁突破口两侧敌人的火力点5个，肃清了残敌。连长徐志昌在指挥6班炸敌机枪火力点时，壮烈牺牲，最后留下一句话：“保护好指导员！”

我带领2排冲到城下，见战士王向荣正向城上爬，就蹲下让他踩着我的肩膀，我刚往起一站，“啪”的一枪，王向荣中弹从我身上摔下来。我急忙拉过身边另一个战士，踩着他的肩膀就往上爬，由于他人小力单，没站起来就摔倒了，恰好旁边有个战士托我一把，我刚爬到城头，托我的那个战士也中弹牺牲了。我们连进到城内，多数同志都挂了彩。6班长王德新在城外战斗时左臂和背部两处负伤，爬城时左肩又中弹，仍旧斗志不减。6班副班长金永福负伤，满脸是血，瞪着眼睛和敌人拼刺刀，一连刺死两个敌人，活捉一名敌排长，大家询

问他的伤势，他说：“没什么，只是化了化妆。”我看着大家旺盛的斗志，必胜的信念更加坚定了。我马上召集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号召大家做好打退敌人反击的准备，哪怕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并指定2排长刘德和为代理连长。

后来知道，从攻击开始到我连完全控制突破口，仅仅用了8分钟。

城内鏖战

不出所料，敌人在机枪掩护下反击了。手榴弹不停地在我们阵地上爆炸，子弹不时地在我们周围溅起片片尘土。突然，通信员王金锁猛地一下把我推到一边，他也倒下了，我连叫他三声，他一动不动，用手一摸，满脸是血，仔细一看，头部中弹，已经牺牲了。我怀着复仇的怒火，扑到壕边大喊：“同志们，打！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哇！”敌人上来了，战士们上好刺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一个敌人冲到我面前，企图在我正与另一个敌人搏斗时进行偷袭，9班副班长手疾眼快，一棒子将他打得脑浆崩裂。阵地上枪声阵阵，杀声连天，经过顽强拼杀，一连打退敌人的三次反击，突破口巩固住了。战斗间隙，我们连清查了人员，重新进行编组。各排都编成两个班，没负伤的编成一个班，做为突击班，负伤的编为预备班。1排副排长周泰告诉我：李少珍受伤了，全班只剩下3个人，还坚持单独编一个班，说什么“扛红旗的班不能编散了。”我考虑这样也好，红旗不倒嘛！这时恰好9连有6个战士与连队失去联系，到10连来，要求跟我们一起战斗，我劝他们找自己连队去，他们不干，怕找不到自己连队，打不上仗，亏了。我只好同意他们的请求，把他们编到1班和6班，他们都高兴了。

这时，我们连没有负伤的只有37人了，加上能随队的伤员，共有58人。战士们虽然很疲惫，但斗志不减。王德新六处负伤，连从敌人身上往外拔刺刀的劲都没了，还坚持不下火线。大家都表示向王德新学习，全歼敌人。副营长刘培珍来了，我把连队情况简要汇报之后，他连说：“很好、很好！你们10连应该记大功。”他命令我们继续前进。走不到100米，遭到敌人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的火力拦阻，6班长王德新被穿透砖墙的一颗子弹击中腹部，我把他抱到墙角，卫生员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醒过来说：“这下看来是不行了，你们好好打，给我报仇吧！”这时副营长指着敌人的火力点高喊：“打掉它，为王德新报仇！”小炮手涂荣应声说道：“我来吧。”接连两炮，敌人两挺机枪都哑巴了。可敌人的重机枪还在地堡内疯狂地向我们射击，副营长命令，用集束手榴弹把它炸掉。涂荣说：“我先试试。”他爬到离敌30米处，小炮由曲射改成平射，把炮座放在腿上，直接射击，炮弹从敌人地堡的枪眼里钻进去了，“轰”地一声，敌人的重机枪不响了。10连战士一拥而上，一阵手榴弹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生俘78人。副营长命令：“留下几个人看俘虏，部队继续前进。”10连一直打到敌人指挥所附近，敌指挥所外围一个坚固支撑点在拼命抵抗。第一次攻击，没有奏效，伤了几个同志，3个同志牺牲了。副营长命令停止攻击，重新组织，命令1排从左侧迂回，3排用集束手榴弹炸敌人地堡，2排要猛冲，用手榴弹、刺刀解决战斗！各排都准备好了，正要冲击，平炮连指导员李兆书带一门九二步兵炮和两发炮弹赶到，他们一炮就把阻止我们前进的大地堡打飞了。部队在一片欢呼声中猛烈冲击，我一跃而起，却摔倒了，回头一看，绑腿被拴在一个石柱上。原来代理连长刘德和劝副营长不要上了，并说：“也别让指导员上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副营长点点头，悄悄把我散落的绑腿拴到石柱上，结果他带人上去了，我摔了个嘴啃泥。我解开绑腿的工夫，战斗结束了，俘获敌人200多，战马几十匹，弹药甚多。

这时9连、8连也都到了，我们与6师合攻敌人指挥所，残敌全部被歼，昌图城解放了。

调整组织补充新兵

正当我们狂呼，欢庆胜利的时候，营里命令我们就地集结待命。按照习惯，每打一仗，都要把部队重新组织一下。我们利用吃饭时间开干部会，边吃边研究，决定由副指导员打扫战场，沿进攻路线察看伤员；三个副排长和文化教员去挑30个俘虏兵来，补充部队。条件

是：1.7米左右的个头，20来岁的关内兵。要审查，政治上不可靠的不要，有病的不要，五官不全的不要。结果他们带着40个俘虏兵回来了，条件都合适。我嫌多，让谁走，谁都不肯走，就都留下了。19名轻伤员也坚决要求归队，这时全连的战斗人员又有107名了。按新老兵1：2的原则分配，大家都很满意，但我还是有些担心，怕上级不同意补充这么多俘虏兵，可又一想，过去我们连补充进来的，经过10连这个熔炉的锤炼，都成了有觉悟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还入了党，涂荣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的就很突出嘛！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时营部又传来好消息，团党委十分关心我们连，已决定从1、2营和直属队各抽出10名老兵骨干，加强10连。这样一来，我们连又是组织完善，兵强马壮了。我立即集合部队，宣布班以上干部的任命，看着面前的队伍，我不由心中暗自好笑，这哪象百炼成钢的红军连队呀！有三分之一的人穿解放军服装，威武雄壮，有三分之一是伤员，头上手上扎着绷带，个别人脸上还“化着妆”（没来得及洗），那三分之一是刚补充的“解放战士”，还穿着国民党的军服，这怎么行？在排以上干部会上，大家讨论解决办法。司务长说：“我看不难解决，动员老同志把多余的衣服和帽子拿出来，就能改变他们的形象。”并讲了炊事班的做法：新来个“解放战士”不敢出门，怕老百姓误认为是国民党兵，被抓起来挨顿揍。老战士拿出自己多余的服装，给他们换上，军服虽旧，他们穿上可高兴了，跑前跑后，抢着干工作。他还说：这几个人不肯接受老战士的赠送，有的要给钱，有的要拿衣服换，老同志不收，他们急得直哭。问我怎么办？我说原则上还是要自愿赠送，炊事班的做法，各排可以效仿。于是你一件上衣，他一条裤子，很快“解放战士”都换了装，他们的心和我们也贴得更近了。

第二天上午，团营首长和机关的同志来看望10连。集合号一响，各排跑步将队伍带到集合场地，战士们各个精神抖擞，生气勃勃，队列整齐，歌声嘹亮。首长们都很惊讶！没想到10连还有这么多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还这么精神。宣传股长徐建民问教导员：“你们不是说10连只剩下30多人了吗？”教导员也莫明其妙，转身问我怎么回事？我把我们的想法和组织整顿的经过，骨干的调配、兵员的补充情况一一地向首长做了汇报。教导员听后似乎很满意，笑着说：“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我忙解释：“没来得及，刚要汇报，你们就来了。”团首长对“解放战士”的政治条件，个人思想，身体状况，连队新老兵的比例都做了详细询问，之后说：“你们很有见识，很有脑子，工作抓得紧，这样短的时间把部队整顿到这个程度，团党委感谢你们！问题是伤员留队不能勉强，该下去的还得下去。”副连长刘德和说：“只有4个还要看看，3天后如果不行，就坚决送走。他们都是党员，不走就给他们处分。”主任说：“要做好工作，这么好的同志能处分吗？瞎胡闹。”大家都笑了起来。

总结评功

连队进到集结地进行战评。大家一致认为，这次10连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功劳首先归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团首长反复勘察地形，给我们选了好突破口，使我们能隐蔽地接近敌人，营长亲自帮助我们组织战斗，不幸牺牲，副营长带领我们一直战斗到最后胜利。战前动员，准备工作都是首长和机关同志手把手教的，没有他们的帮助，战前准备不可能这样细，部队情绪不可能这样高涨，他们要立头功，立大功。友邻9连在我们右侧攻击，保证了我们右翼的安全，第三次反击也是在9连协同下打退的；8连在我们左侧攻击，伤亡很大，吸引了敌人火力，使我们免遭更大的伤亡；团平炮连，在关键时刻，一炮将敌人阵地摧毁，使我们顺利地结束了战斗。我们全连同志为他们请功，向他们致敬！在营首长反复动员之后，才开始评我们自己连。评比勾起了大家对牺牲战友的怀念，都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功臣，是真正的英雄。

战后，纵队授予10连“无坚不摧”锦旗一面，全连39名同志荣立战功，4名同志立了特等功，李少珍被授予“登城英雄”，涂荣被授予“神炮手”，宋功信被授予“模范卫生员”，副班长金永福被授予“铁打的汉子”等光荣称号。6次负伤不下火线，最后中弹牺牲的6班长王德新，被迫认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追记特等功，6班被命名为“王德新班”。我也荣立

特等功，被授予“模范指导员”称号。庆功会上，纵队首长让我代表10连讲话。讲什么呢？10连是英雄集体，英雄辈出。这时在我脑海中闪现出许多动人的情景，每一位英雄都有一幅闪光的画面，他们的事迹我是永远讲不完的，烈士的鲜血使军旗更加鲜艳，是他们用血的身躯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10连钢铁之魂的优秀代表，应该世代传颂，万世流芳！

逝者长眠，但精神永在，它鼓舞着10连全体指战员，转战南北，立下无数战功！

攻克彰武

夏季攻势，我军旗开得胜，重创敌人，使东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龟缩在中长路、北宁路沿线的十几座中小城市及附近地区。中长路瘫痪，北宁路时断时通，敌人已无法依赖铁路交通线实施机动作战。国民党上层互相指责，在一片吵嚷声中撤换主将，陈诚取代杜聿明当上了东北最高军事头目。他上任后，叫嚣6个月内恢复“东北优势”。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大量地消灭敌人，在秋季，我军又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势。秋季攻势中，上级没有交给我们连重要任务，所以我们边打边抓了部队建设。经过思想教育和实战的锻炼，10连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为在冬季攻势中冲锋陷阵，打出军威，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抓团结保传统

昌图战斗结束后，团里从1、2营和直属队抽调了33名同志补充到10连。10连原来的老同志和新调来的同志是10连的骨干，战斗力的基础。如何使他们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是10连思想工作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战斗间隙，我们连里几个干部在一起讨论情况，副连长刘德和说：“指导员你是咱们连队的党代表，是带头人，只要你不倒，10连就不能倒”。我说：“靠我一个人哪行啊，得靠咱们几个齐心协力呀！”我看看正在抽烟的连长侯登权接着说：“老侯是老连长了，作战经验丰富，过去又在我们连呆过，情况熟悉。这次回来，是上级对10连的关怀，只有我们军政同心协力，带好部队，保持10连这面旗帜是不成问题的。”侯连长接着说：“我别无他求，只要把10连带好，把仗打好，就是死了也心满意足了。”看来连长的决心是很大的。

侯登权，1.80米的大个，虎背熊腰，办事雷厉风行，打仗勇敢，无所畏惧。在6连任连长时曾因和指导员关系没搞好，受到了批评。心里一直憋着劲儿要干出个样子来。到10连后，他一个心眼要把连队搞好，他的身影总是在战士中出现，情况掌握的很快，战士们都很信服他。

副指导员卢庆林接着侯登权的话打趣地说：“要是用死才能搞好连队，我们谁也不用坐这儿了。我们相信你会把连队搞好的。”接着，我们摆了摆战士的思想状况，研究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我讲了一件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排一个老战士在搭铺时，未经房东同意，使用了谷草，新从外单位调来的一个战士批评他破坏群众纪律，他还不服，两人争吵起来。新调来的战士说：“10连老兵傲气十足”。连长侯登权接着摆：2排也有两个战士，原来10连的说10连好，新调来的说他原来的连队好，争得面红耳赤。经过帮助，两个人和解了，但在群众中影响比较大。副连长和副指导员也感到10连的老同志和新调来的同志关系不够融洽。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细致研究，一致认为必须从10连原有的老战士入手，抓好团结。

其后的几天，我们召集原来10连的老战士（包括原10连的班排长）先后开了三次会。第一次：首先讲传统，讲10连的光荣历史，讲10连取得的成绩，讲只有胜不骄败不馁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道理。而后让大家讨论：怎样做才能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当好英雄连队的老兵。第二次：讲团结的重要，讲团结好从其他单位调来的战友对连队建设的意义。说明新来的同志是各单位挑来的骨干，列举了他们的优点和长处，10连的不足和弱点，指出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才能不断进步。第三次：着重讨论怎样带好新兵（主要是“解放战士”），

使他们尽快成为一个无坚不摧的战士。

由于事前准备充分，针对性强。讨论时发言热烈，战士们都能联系自己查找问题。发生过争执的人，都做了检讨，主动找对方道歉。疙疙瘩瘩的问题解决了，人心齐了，战士们互相帮助，互相谦让的老传统、老作风又得到了发扬，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抓诉苦育新人

昌图战斗后，连队补充了 40 多名解放战士，他们参加人民军队，虽是自愿，但动机、目的各不相同，思想基础也参差不齐。把他们转变成真正的革命战士，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了摸清他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情况，除了依靠党员骨干以外，我们几个连里的干部每天都要分头找他们谈话，了解他们参加我军后的基本态度和表现。以往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改造这些俘虏兵，光靠上课讲理论不行，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是抓诉苦教育。经过周密的准备，召开了诉苦大会，营长刘培珍带头诉苦，翻身农民王凤江、胡继富做典型发言。这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也是人民军队宗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阶级剥削，懂得了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本质上的区别。

大会后，以班为单位边讨论边忆苦，苦大仇深的还在全连大会上讲。有的战士哭诉：父亲被国民党抓去修工事，偷着跑回来又被抓住，活活打死了。有的讲他家世代种田，如何受地主的欺压，全家人赖以栖身的破草房也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没了，父母和弟弟妹妹都被炸死了，家毁人亡，只剩下他和哥哥相依为命，是共产党救了他，才有今天。

“解放战士”从未见过这种阵势。起初，虽然思想受到触动，但都坐在那儿听，谁也不愿讲，当听到悲惨的控诉时，也声泪俱下，苦水被引发了。有的解放战士拉着老同志的手说：“我也是个穷苦人哪！”他们开始倒苦水了，你讲他讲，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帐。说来讲去，都挖到了苦根，终于明白了“天下的穷人是一家，穷人要想翻身过好日子，就得起来闹革命，就得打倒地主豪绅，就得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既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认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是给穷人打天下的，他们能成为这样一支军队中的一员，是无尚光荣的。

通过诉苦教育，干部战士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解放战士都感到能早日脱离国民党军队，做个人民战士是幸运的，能为穷苦人民翻身解放打仗是正义的。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加强锻炼，向老同志学习，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做一个名符其实的革命战士，誓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战斗到最后息。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们表现都很英勇，有的还立了战功。

争主攻向前冲

1947 年 12 月中旬，我军强大的冬季攻势开始了。法库之敌被围，敌老巢沈阳受到严重威胁，陈诚急令铁岭新 6 军 22 师出援法库。10 连跟随团主力，在法库南红七子一线构筑工事，给援敌以迎头痛击。随后，在 12 月 22 日进至彰武外围，进行攻打彰武的准备。

彰武位于大虎山至通辽铁路线上，在沈阳西北 100 公里处，是“辽西走廊”西北侧军事重镇，也是沈阳西北地区敌人防守的一个重要据点。守敌 49 军 79 师共 9000 余人。

听说要攻打彰武，我们团又是主攻团，战士们热情一下就高涨起来，攻打昌图前争当主攻的劲头又上来了，都想当攻打彰武的尖刀连。决心书，保证书也纷至沓来。连长侯登权的决心也很大，多次向上级要求主攻任务，他不止一次表示：这回要让 10 连主攻，我保证带头冲进城去，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团正式命令 2 营为一梯队，5、7 连担负并肩突破任务的消息，对 10 连干部战士是个不小的打击。都认为昌图战斗我连虽然伤亡较大，但经过补充、教育以及秋季攻势战火的锤炼，现在 10 连又是一个能打硬仗的坚强集体，对上级不让我们打主攻，很不理解。

但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团命令 10 连担任 5 连第二梯队。据说是 5 连的要求，说让 10 连当二梯队他们放心。这对 10 连全体同志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一致表示：绝不辜负 2 营和 5 连的信任，坚决完成任务。连长侯登权脸上也有了笑容：总算没把 10 连忘了。一名战

士风趣地说：“上次当好刀尖，这次一定要当好刀刃。”

打地堡显神威

彰武城内面积约1平方公里。由于城内较小，敌人把防御重点放在城外，经过3个多月的苦心经营，利用周围有利地形，构筑了十余处坚固据点，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敌人修筑的地堡射击口特别低，其周围都设有铁丝网，地堡群和院落都具备独立的防御能力。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彰武城周围白雪覆盖，银装素裹，我军突破外围时炮弹翻出的黑土，成了这银白世界的点缀。12月28日上午7时半，我军火炮均推至敌前沿作抵近射击。顿时沙石横飞，烟尘蔽日，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彰武城，也遮盖了敌人痛苦恐惧的嚎叫。敌人在前沿设置的各种障碍纷纷飞起，城墙东南角被打了一个30米宽的缺口。

9时，部队发起冲锋，5连仅用5分钟即占领突破口。敌人趁5连立足未稳，拼命反击。在城墙下有两个敌地堡群，在疯狂地射击，封锁突破口，阻止我后续部队前进。5连腹背受敌，一些战士倒下了，情况十分紧急。随5连前进的连长侯登权，立即命令副连长刘德和带领2排4、5班和一挺重机枪支援5连战斗；命令6班（王德新班）打掉紧靠突破口的地堡群；命令3排8班打掉另一个地堡群，以保证5连和后续部队的安全。

在机枪掩护下，6班一名昌图解放战士（姓邹，别人叫他邹黑子），利用有利地形，迅速向敌人最前面的一个地堡接近，他时而跃起向前飞跑，时而伏下躲避弹雨。在他又一次向前猛扑时，右侧面一个地堡的敌人将枪口转向了他，密集的子弹，随着机枪的叫声，在他周围溅起片片雪花，他突然倒下了。凶残的敌人还继续向他射击，子弹在他周围打起的积雪，随风飘舞，大家的心都提起来了。我当即命令重机枪压制敌人地堡的火力，正准备再派人前去，猛然间，“邹黑子”跳起来，向前猛冲，他扑到碉堡前，利用死角接近射击口，把爆破筒塞入地堡，随即向后卧倒。只听轰的一声，地堡飞上了天。利用烟尘遮挡，全班战士在班长周玉树带领下，冒着密集的弹雨，向敌人地堡群猛冲，连续炸掉了5个地堡。在6班的神威面前，敌人乱作一团，沿地堡间交通壕仓惶溃退到一个大院内的6个地堡中。6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冲进大院，将6个地堡的出入口全部堵住，并向里面投掷手榴弹。敌人惊恐万分，沿交通壕从这个地堡跑到那个地堡。当他们发现6个出口都被堵住，走投无路时，只好乖乖举起双手。6班乘胜又冲向突破口，与4、5班会合，同5连一起打击反扑的敌人。

与此同时，8班长宋尧才带领全班向突破口右侧敌人另一个地堡群攻击，我组织火力实施掩护。战士们在敌人的弹雨中穿行，时起时伏，忽隐忽现，各自奔向目标。随着手榴弹、手雷、爆破筒的爆炸声，50多名敌人从一个地堡被赶到另一个地堡，最后躲进一间屋内。8班战士大喊：“交枪不杀，再不交枪就扔手榴弹了！”不知谁向窗前投了块石头，真是“抛砖引玉”，顷刻间一支支枪从窗口扔了出来。当50多名俘虏举着双手从屋内走出，看见院里只有8班几个战士时，都低着头，好象在自叹：“真无能啊！”6班和8班用神速的动作打掉了两个地堡群，给突破口附近敌人以极大的震撼。此时，2排在副连长指挥下，已同5连一起，在突破口打退了敌人的反击，巩固住了突破口。

在城东南角，紧靠突破口，有三个地堡群，以猛烈的火力阻止我二梯队加入战斗。连长侯登权指挥1排和3排7班、9班，以迅猛的动作，一鼓作气，仅用30分钟，将三个地堡群全部摧毁，全歼守敌两个加强连，俘敌280余人，缴获迫击炮3门，六0炮4门，轻重机枪、冲锋枪20多挺（支）以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1、3排在肃清城外残敌后，连里留下副指导员卢庆林带几名战士打扫战场，看管俘虏，救护伤员。其他同志迅速进入突破口，和5连并肩进行纵深战斗。

从上午9时总攻开始到下午2时，经过5小时激战，我军全歼彰武守敌。几天前还吹嘘“凭此坚固工事，共军绝无法突破”的敌79师师长乔文礼，在我军兵临城下时，便感觉到了全军覆灭厄运的到来，赶紧向其上司求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陈诚，实在顾不上这个离沈阳才200多里的战略要地和驻守在该城的一万多名蒋军官兵的安危。但姿态总还

要做，3天中也仅派了一架飞机前来彰武，但只不过是“吊孝”而已。

红军连增光辉

彰武之战，10连圆满完成任务。战后，全连荣记大功一次，连长侯登权荣记两大功。师授予10连“智勇双全”锦旗一面，2营也赠给10连一面锦旗，上写“伟大的友谊”，以表并肩取得伟大胜利的战斗友谊。6班和8班均受师团通令嘉奖，并各记大功一次。不少战士荣立了战功（数字记不准了）。这一仗，10连又打出了威风，给红军连增添了一页光辉的历史。

彰武战斗后，10连又参加了围歼闻家台敌新5军的战斗，俘敌300多人；友军攻打辽阳时，10连在沈阳苏家屯南，连续打退增援敌人的3次进攻，俘敌180余人。战斗中，10连的表现也很突出，红军连队的雄威又一次得到了发扬。

冬季攻势胜利结束，我便离开了10连。人虽离去，可我总觉得自己仍然是10连的一员。在我的心目中，10连永远是一支锋利的剑，无坚不摧；永远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高高飘扬。

姜家店歼灭战

王扶之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嘉奖令

各兵团首长：

我第五师于本月九日乘敌八十八师自靠山屯向德惠撤退时，立即投入战斗，在靠山屯以南姜家店地区歼敌八十八师一部，又回头将靠山屯敌五个连单独歼灭，此种作战的积极性和机动性值得发扬与称赞。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那是在1947年3月9日，我东北民主联军二纵队五师十四团一营在三下江南战役中的姜家店战斗首创我一个营歼灭国民党71军88师262团一个加强营的战绩，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通令嘉奖（开篇的就是嘉奖全文）。营长王扶之荣立一大功。

1946年10月，为粉碎东北蒋军“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企图和控制整个东北的目的。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采取了：“坚守南满，保卫和巩固北满，实施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结合，两面夹击”的作战方针。迫使敌人处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争取大量歼敌有生力量，打败敌人的进攻，保卫和巩固我南北满根据地。

1947年3月1日，蒋军以新一军三十师、三十八师、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20个团兵力，分三路向德惠增援，因兄弟部队在短期内不能攻克德惠，东总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部队主动转移到松花江北待机行动。我军结束了“二下江南”战役。

当时的东北正值冬季，到处是白雪皑皑，天气异常寒冷，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敌人见我军撤退，认为我军缺衣少食，装备落后，是怕了他们这些用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蒋军，随即命令71军尾追我军，敌71军88师更是不知死活进至松花江北岸与我军形成对峙。当时东总根据敌人的冒进突出的情况，决定以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松花江南岸敌人侧后，歼敌一部。没想到狡猾的蒋军发现我军企图，放弃进攻，即向德惠方向撤退。据此情况，东总决定我军由防御转入追击。3月8日发起“三下江南”战役。

3月8日晚，我二纵五师奉命在纵队编成内再次南渡松花江，我十四团从万发屯地区出发，到达靠山屯西南朝阳川、万兴铺一带，了解敌人动向。

9日17时，我十四团进入朝阳川北八家子设置阵地。吴国璋团长在二营观察时，发现靠山屯方向有敌人汽车向南运动，断定敌人向德惠方向撤退，当即向师报告此情况，并请求追歼逃敌。师接报告后，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参谋长王良太、参谋处长李戴等同志在一

起研究，在执行东进命令还是就地歼敌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师长钟伟毅然表示：打错了由他个人负责。师遂定下就地歼敌的决心。师当时也得知靠山屯有敌人的掩护部队，但不知有多少。师令十三团、十五团分别将其包围并令我十四团从平安堡关家屯楔入，抓住退却之敌，歼其一部，而后作为进攻靠山屯的第二梯队。

18时，我十四团首长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具体部署是：

一营为前卫，二营为本队，三营为后卫。以急行军速度跑步追击敌人，团令我营首先经十里铺到公路上的毛家窝棚，截住敌人，歼其一部。我营进到十里铺后，敌人已撤离十里铺，经询问村民得知，敌人约在10分钟前向东撤退，并说毛家窝棚的蒋军也可能南撤了。我根据敌人动向，决定不去毛家窝棚，改变为向南面姜家店方向追击。随我营开进的团政委坚决不同意向姜家店方向追击，要我营继续按团长命令向毛家窝棚开进。综合各种情况及敌人动向，我坚持向姜家店方向追击敌人，并向政委说明如果错了由我个人承担责任。我营遂按三连、一连、二连的顺序以急行军的速度急速开进。我的指挥位置在三连尖兵排后面。

姜家店在十里铺东南，村四周是用土夯筑的围墙，村内有4座大院落，互相连通，并构筑有工事，互相依托。驻敌八十八师一个加强营（3个步兵连，1个营属81迫击炮连，1个团属一〇七化学迫击炮连）。

那天是阴天，有点要下雪的样子。晚上更是暗，十来米范围内只能看出人影，能见度非常低。

晚20时许，当我三连进至姜家店北头，前面还有100多米长的开阔地就到了村里的土围子边上之际。被哼着小曲的敌哨兵发现，敌哨兵大喊一声：“什么人！”趁敌人喊话之际，我马上告诉三连的尖兵排长，让他回答：“是自己人！”就着敌哨兵一愣神分辨敌我之际，在我身边的各连连长迅速按我临时做的简要部署组织部队展开，向前摸进。三连、二连像小老虎一样，眨眼之间冲到了土围子边上，越过了围墙，躲过了敌人的火力。刚才还在喊话的敌两个哨兵，刚要“啊”出口已被我三连一班战士抓了活的。一连迂回至东南方向，断敌退路并担任打援。就着微弱的星光我看到在村子的西北角有一个很高的炮楼，俯视整个村子。我马上命令三连副指导员李玉恒带领一排首先越入村西北大院，占领敌炮楼。二、三班迅速搭人梯，隐蔽地翻墙进入大院，在敌人尚未弄明情况之际，二班已经冲到了炮楼底下。敌人一看下边有人来，马上问：“什么人？”二班班长张继昌机灵地回答：“自己人，我们来增援。”就听见炮楼上有人嘟囔道：“怎么才来！”张继昌说：“快点放下梯子！”只见炮楼上的蒋军把梯子边放边喊：“快上！”二班班长一马当先低着头压低帽沿爬上炮楼，端起冲锋枪大喊一声：“缴枪不杀！”占领了炮楼，并随即利用炮楼内敌人的两挺重机枪以猛烈的火力对院内之敌射击，封锁住了整个姜家店四个大院。一班从村东迂回到大院南侧，切断该敌退路。一排3个班在副指导员李玉恒指挥下将西北大院之敌全部歼灭。

我营攻入村庄后，敌人仓皇猥集，据守村中心四个大院，以此与我对抗作最后挣扎。此时二连也突入村内，与敌展开激战。我二、三连相互协同用炸药包、爆破筒连续爆破坚守在房内之敌，加之院西北角炮楼上被我缴获的两挺重机枪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重机枪喷出火舌怒吼着，压得敌人缩在屋里出不来。我方这时高声喊话：“你们投降吧，民主联军优待俘虏！”“放下武器，举起白旗，你们没有出路了！”蒋军在我攻心喊话下，整排的兵力举起双手，出来投降了。经过近1小时激战，俘敌副营长以下350余人，毙敌150余人。缴获美式吉普车1辆，击毁汽车8辆，缴获步枪250余支，重机枪两挺，81迫击炮9门，107化学迫击炮6门。我一营伤19人，亡7人。

战后，从俘虏的敌副营长口中得知，敌八十八师长韩增栋率参谋长和二六二团团长等人刚从靠山屯来姜家店检查掩护靠山屯五个连撤退的部署情况。战斗打响后，担负合围打援任务的一连在村外迅速包围整个村庄。而此时敌师长韩增栋一听枪响，马上说：“不好，共军来了！”仓皇之中，吉普车也不要了，徒步与敌参谋长和二六二团团长等人带着15个卫兵就

向外突围。一连在村子东南还有近 20 米的距离没有合围上，其卫兵被我击毙 11 人，遗憾的是敌师长吹着我军做联络信号用的铜喇叭蒙混我军，从东南方向突围出去。韩增栋随身携带的一本题有“操必胜念”四字的日记本都丢在了屋内，可见其逃跑时的狼狈样。姜家店战斗，首创东北我军以 1 个营歼灭以美式装备武装之敌 1 个加强营的成功战例。其特点是：1、创造了一个以劣胜强、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进军东北之敌人装备先进，还没有遭到我军重大打击，正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的时候，被我军一个营以极小的代价干脆彻底地将其歼灭。2、正确地分析判断敌情，及时改变追击方向，打了一个违抗命令的胜仗，如果按照团政委的指示执行，肯定失去姜家店歼敌机会。3、成功运用孙子兵法中的“诈”术。战场上敌我双方都是斗智斗勇的较量，谁技高一筹谁将获得胜利。接敌时我没有马上开枪，而是用欺诈的方式争取短暂的几十秒钟接近敌人，巧夺炮楼是利用敌人求援心切的心理，让敌误认。两句“自己人”道出了自古以来“兵不厌诈”的道理。4、指挥员靠前指挥是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担任指挥员以来一直是这样做的，因为它可以在前面直接掌握第一手敌我情况，及时定下决心，必要时越级指挥，创造战绩。这次姜家店战斗，开进时我就在一梯队三连尖兵排后面跟进，到达姜家店遇到敌人哨兵喊话问什么人时，我一个箭步上去，告诉排长答话说“自己人”，争取了接敌时间。又如没通过三连连长直接命令三连副指导员李玉恒带一个排占领西边院子，夺取炮楼，缩短了全营战斗时间。5、心理战是瓦解敌军的一大法宝。在战斗打到最后阶段的关键时刻，采用政治攻势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动摇其军心。加上大炮、机枪、手榴弹的进攻震慑，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俘敌 350 余人。可见政治攻势无坚不摧。6、姜家店歼灭战和十三团、十五团在靠山屯包围的五个连促使师首长果断定下决心，向东总发电请求不大大房身，而是就地歼敌，东总四次电催五师按计划到指定地点，第五次电报东总掌握了真实情况，加上五师的多次请求，东总不但同意了五师不东进的意见，而且将战役主要方向由东线转移到西线，随即将一纵、六纵和二纵六师由东线调到西线，创造了全歼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重创七十一军军部、九十一师、八十七师的伟大胜利。

激战娘娘庙痛击“王牌军”

陈绍昆

娘娘庙战斗是二纵队五师十五团在东北冬季攻势中打的第一仗，也是对敌“王牌军”新 6 军 22 师一部打的一场硬仗。这场战斗，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是，在十五团成长和战斗力提高的历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部队那种面对强敌英勇拼杀的战斗场面，那些光荣牺牲和负伤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1947 年 12 月 16 日，在辽宁省法库县东，沿铁（岭）——法（库）公路两侧的娘娘庙、冯家岭、尚三家子、沙后所地区，国民党东北部队的王牌主力新 22 师，被我军调动，由东向西增援野战运动，构成了我军的战机。这个战机正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巧妙布局，以二纵、七纵等部奔袭包围法库、彰武，威胁敌巢沈阳，迫敌出援而形成的，从而拉开了东北战场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冬季攻势的序幕。

不久前结束的秋季攻势，使东北国民党陈诚集团对我军很畏惧，但又幻想挽回危局，于是，加紧调整部署，扩充军队，除重点守备长春、吉林、四平等大中城市外，将主力新 1 军、新 6 军等集结于沈阳、铁岭及北宁路的锦沈地段，摆出一副利用交通线快速机动，相互支援，要打就和我军大打的架势。同时，企图获得喘息机会，以卷土重来。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洞悉其奸，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在秋季攻势结束不到一个月，即冒严寒果断发起冬季攻势。第一枚棋子就投向了沈阳西北方向的法库、彰武地区：以第二纵队主力长途奔袭铁法公路上的调兵山，协同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包围新 6 军暂 62 师防守的法库，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或首先消灭敌暂 62 师，攻占法库，乘势扩大战果；或以法库为诱饵，吸引敌人来援，在运

动中消灭之。结果，就在12月14日我军包围法库的当天，敌人的王牌新6军新22师即沿铁法公路迅速西进，企图与暂62师会合于调兵山，以解法库之围，缓解我军对沈阳的威胁。看那汹汹的气势，还算有种“王牌军”的架势。

我们十五团是12月15日进至调兵山东北方向的。一营到达大江家屯（位于娘娘庙西北约3公里），团部的驻地在大江家屯东北2公里的一个屯子。当时，师给我团的任务是，向娘娘庙一带运动，阻击援敌。15日夜，纵队和师两级都下达了敌情通报，已证实援敌就是新22师。并传达了纵队和师首长加强战斗准备的指示，决心要抓住该敌，不让他跑掉。这个指示，实际上将战斗部署从攻法阻援变为以打击援敌为主。于是，我团连夜召开研究作战预案的会议。团长赵永夫、我（团政治委员）、参谋长臧公盛、政治处主任刘浩东以及作战股长董万民一起，研究了可能遇到的敌情及作战方案：一种情况是遇敌一个营以下，就以驻在大江家屯的一营，配属团的2个炮兵连、团警卫连（夏季攻势中集体立过大功的连），向敌人展开进攻；二营以自身力量由现驻地向娘娘庙东侧山地实行迂回；三营为预备队；大胆实行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攻歼敌人。如果遇敌一个营以上，要迅速上报情况，请上级增派炮兵，并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这个作战预案，第二天一早向营作了传达。

12月16日天明以后，我和赵团长观察预定作战区域的地形，只见雪后的大地一片白茫茫。一营驻地大江家屯地势较低，距其东南二三公里是民房散落的尚三家子以及铁法公路，而公路南侧山坡下就是娘娘庙，二营预定出击的东南方向山地更是一片茫然，看不清地形、地貌。我们来到距团部不远的二营驻地巡视，正巧，四师十团二营亦住此地，见到了营长、教导员都是老战友，非常高兴。他们的作战方向在我团东面。

中午，大江家屯一营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营长王震的电话随即打到了团部，报告：约1个多连的敌人在尚三家子几门炮的支援下向他们进攻，已被严阵以待的一营予以迎头痛击。他请示团长是否马上出击，攻歼敌人。赵永夫团长和我交换了意见后答复他，先不要出击，我们马上赶到一营。

在大江家屯几户老家乡的高房顶上，我和赵团长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只见一营正面浅近纵深内包括尚三家子和二三十家房屋、树林及铁法公路二三里长的路段，的确有些步兵炮兵，确无敌人重兵，只是铁、法公路下的娘娘庙和娘娘庙东山方向的地形、敌情不甚明了（战斗中查明，新22师64团1个营的大部集结于娘娘庙及其东山）。我们决心按战前预案出击。以团属迫击炮连和步兵炮连加强一营，把团警卫连也配属给他们，由大江家屯东南方向的尚三家子和娘娘庙实行主攻。由臧公盛参谋长率二营同时由本营驻地向娘娘庙东侧山地实施迂回攻击，包围歼灭敌人。决心下定以后，赵团长当即用电话向师长钟伟做了报告，并落实了具体战斗部署。我和团长就在一营的进攻方向实施指挥。

这个作战部署，从战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基本是正确的，抓住了敌人，不足之处在于二营以自身力量向娘娘庙东山作侧后迂回力量单薄，缺乏技术兵器的加强。如果我们能向师里申请1—2个山炮连的加强，二营娘娘庙东侧山地战斗就会顺利，伤亡就会小些。

一营在营长王震、教导员宋海波的指挥下，采取“一点两面”的战术，踏着过膝的大雪，向尚三家子展开进攻。1连和2连攻击正面，3连和团警卫连左路迂回。不论是步炮协同还是战术运用，都很好。但由于是一路上坡，雪深过膝，不得不在雪地里“拔慢步”式的前进，伤亡较大。救护人员困难更大，稍不及时，流血过多的伤员同志有的就冻死在雪中了。但我们的战士无比英勇顽强，在这有利敌防守不利于我进攻的地形、气候下，打得敌人抱着枪边打边撤，本来敌人想固守尚三家子，一看我二营迂回部队超越了尚三家子，一营追击他的部队眼看追到前面了，敌人就直接跑回了娘娘庙。一营激战一个多小时，即攻占了尚三家子，冲上了铁法公路，向娘娘庙发起了进攻。王震营长就在这个时候不幸中弹牺牲！

担负向娘娘庙东侧山地迂回进攻的二营，在团参谋长臧公盛的率领下，迅速穿过了一片大雪原，接近了山上敌人的即设工事。这里可以看见前方山右角下就是娘娘庙，再向右看一

营部队也迅速进到尚三家子。臧参谋长和二营营首长即依此情况研究了战法，制定了作战方案后，就由二营首长命令四连(功臣连)、五连发起攻击。但很有作战经验的敌人，在四、五连冲到距工事只有二三十米的时候，才以各种火器突然开火，部队伤亡严重。两位连长牺牲、两位指导员和一位机炮连连长都负重伤。排、班长和战士伤亡近半，但部队仍都勇往直前，许多同志冲到敌人的战壕边、工事里投手榴弹、拼刺刀!在这种情况下，二营即令副营长张保率六连转向较矮的山坡进攻，继续绕道攻击敌人，张副营长在前，六连长在后，冲至小山左下角路沟时，敌机枪猛烈射击，张保副营长和六连长都牺牲了!六连步兵仍在拼命反冲击!这时臧参谋长、朱潜教导员、二营长还在研究当前敌我双方情况，如何进行下一步战斗，大家一致认为：二营必须坚决打好，把庙里的敌人力量都调动过来，才能取得全胜!正讨论中，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朱潜同志的生命!不久，臧参谋长也负重伤。这时，我二营阵地上干部战士伤亡虽然大，但部队的士气仍然高昂，像磁石一样把娘娘庙敌人的兵力、火力吸引过来，造成主攻部队一营进攻的有利态势。

“王牌军”这时也很困难，眼见一个整营被我军分割并截断退路，陷于即将覆灭的境地，产生了恐慌。东山部队求援，不能不援，他们千方百计东拼西凑，派出了约2个连兵力，在2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经娘娘庙南门向东奔向我二营阵地。在这关键时刻，敌我双方各有自身的利弊，敌人有他求援之术，而我则有自力更生之道。我二营自进到娘娘庙东山，进行了4次激战之后，突然交战双方都由激烈交战变为对峙，近而停战了。我4、5、6连阵地上，二营长、五连副指导员和一些带伤继续战斗的同志都在自己战斗岗位上互相激励着：“敌人快来增援了，我们坚决和他战斗到底!”最令人鼓舞的是二营机炮连指导员杨永熙同志，他坚定沉着，指挥果断，善于团结用人。他用三排长张允贵带动三排的战斗骨干，提高了全机炮连的战斗力，在关键的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当他得知娘娘庙之敌来援东山后，就判定了敌人来的道路，选好歼灭敌人的阵地，组织好了战斗!当他各种准备就绪后，敌人就进到他的阵地前了(200米距离)。杨指导员果断指挥：“我命令三排长张允贵亲自操纵90式火箭筒准确射击敌人两辆装甲车。”当张兵!兵!射出两弹后，杨指导员命令：“弹着车前!虽没中车，车停了，人止步了!张排长你的脸部负伤流血了，怎么样?”张答：“坚决战斗!”杨令：“操纵机关炮，机关炮连发，曳光弹。”弹着装甲车，出现火团乱崩!吓得敌人乱逃!杨指导员令：“张排长快快使用重机枪，重机枪射手们迅速将重机枪准备好，快快交给张排长。”张即一鼓作气射出七百五十发子弹，成片成片的敌人倒下了，大部分人没起来，少部分起来的，也都向回跑了，杨指导员令：“打得好啊!快用60炮向回跑的敌人射击。”每炮3弹，12颗炮弹爆炸后，再看回跑的敌人看不到了。稍后一刻，又有两梭子机枪弹打来了，杨指导员令：“三排长，要机关炮回敬!”机关炮射击后，杨指导员随即吹起了胜利的号角!

在娘娘庙正面一营攻击方向上，团长和我直接指挥部队越过尚三家子，下到公路北侧的路沟下指挥。敌人困兽犹斗，作垂死挣扎，依托庙宇、围墙疯狂抵抗。我们知道对手是所谓“远征印缅”的“王牌”，到东北后一直骄狂自大，没吃过大亏。东总曾明令我野战部队遇新22师必打，不惜伤亡万人代价歼灭该师。如今敌我狭路相逢，比的就是谁更硬。团里把预备队三营全部调上来了。主要用了三营机炮连，配合团警卫连和一营3连，经过爆破穿墙打洞作最后的冲击。在我强大的攻势下，“王牌军”的精神崩溃了，除遍地死尸外，最后残敌160多人跪地向我英雄战士交枪了!

这次战斗，我十五团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指战员英勇冲锋，前赴后继，全歼国民党军“王牌”新22师64团一营400余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电嘉奖：“在击溃新22师战斗中，我十五团指战员英勇顽强，使敌人溃不成军，缴获弹药器材甚多，并歼敌一部，该团二营在优势敌人面前，打退敌人5次冲锋，该团警卫连虽伤亡过半仍能完成歼敌任务，此种英雄动作，殊堪嘉奖，我皆应发扬此种精神，并与战术相结合以达歼敌目的。”

这次战斗的胜利，是全团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营营长王震、二营教导员朱潜、

副营长张保，二连指导员陈硕，三连连长焦志刚、四连连长、五连连长光荣牺牲；团参谋长臧公盛、四连指导员朱勤昌、五连指导员何桥民、六连连长王新仁、二营机枪连连长徐洪桐等负重伤；排长、班长、战士伤亡人数更多，全团共伤亡 420 余人。他们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他们的名字永远在我们心里。

1997 年，我参加铁法市隆重举行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又回到当年浴血战斗过的地方。来到调兵山上宏伟、肃穆的烈士陵园，来到巍巍的纪念碑下，祭奠长眠的战友们，不禁感慨万千！娘娘庙战斗后，我团迅速转移，投入彰武、闻家台战斗，以致未能及时、妥善地安葬牺牲的战友。为此，多年来我一直深感不安。如今，铁法人民兴建陵园，告慰英灵，终于了却我一桩心愿。愿铁法大地永远铭记着他们的英雄事迹，愿他们的英名永存。

白天攻打彰武城全歼蒋军一个师 ——东北战场上第一次白天攻坚战 杜博

彰武攻坚战，是东北战场上第 1 次集中炮兵纵队 3 个团配合第 2 纵队、7 纵队白天攻坚。仅用 6 个小时，全歼蒋军 49 军 79 师全部和 105 师残部共 10056 人的典型战例。从此，东北野战军进行的辽阳、鞍山、四平攻坚战歼灭战，都是采用白天进攻的战术，炮兵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东总”趁敌集中沈阳地区突然西进打彰武

冬季攻势，开始决定攻打法库“围城打援”。我第 2 纵队在法库以东调兵山、娘娘庙、沙后所的战斗行动，使陈诚以为我军要围攻沈阳。于 12 月 20 日急调长春新 1 军、四平第 71 军、开原第 52 军南下铁岭、沈阳，令 52 军由辽南北上沈阳，共 7 个师兵力，集结在沈阳以西，以北地区。面对以上新情况，林彪、罗荣桓断然改变攻打法库的计划，决心“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主力西进先打彰武，达到调动分散国民党军，创造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

具体部署：第 2、7 纵队及炮兵纵队第 1、2、4 团，归 2 纵刘震司令员统一指挥，攻取彰武城。同时以第 1 纵队和第 10 纵队进至法库以南地区，阻敌西进增援彰武，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援兵。

炮兵纵队主力 3 个团参加攻城战斗围攻彰武，东总集中第 2、7 纵队 6 个师和炮纵第 1、2、4 团，在兵力上、炮火上构成了绝对优势。在刘震司令员与第 7 纵队邓华司令员和炮兵纵队邱剑成政委、匡裕民副司令员进行的步炮协同会议上，根据敌情、地形和我步、炮占绝对优势的情况进行判定，彰武城虽然是方形砖城，城市有外壕加上外围 4 个据点式防御，也将被我强大炮兵所摧毁，能保障打开城墙突破口。

彰武位于沈阳西北 100 公里，在大虎山至通辽铁路中段，是“辽西走廊”的西北重镇要点，四方形砖砌城墙约 1 平方公里。敌 79 师将防御阵地构在城外、城墙、城内三道防线。城外四周有 10 个利用山丘、沙岗构成了地堡群式的集团防御据点，由 1 个加强排到 1 个加强连防守在城墙上、城墙根底，构成了上下相连的地堡群防御体系。大地堡一个排，小地堡一个班，结合火力点、地雷区、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形成了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城内利用街巷修筑地堡，利用伪县政府，烧锅楼房构成能独立防守的据点。

炮兵打开突破口

12 月 22 日，两个纵队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守敌。

第 2 纵队按第 5 师、第 6 师、第 4 师顺序成三个梯队。第 5 师从东南面扫清外围东苗圃，纪嘎窝棚 2 个据点，第 6 师扫清西苗圃，老爷庙 2 个据点，歼敌 4 个连，为攻城扫清了道路。炮兵纵队占领刚打下的敌外围据点做攻城的炮兵阵地。扫清外围据点的纵队炮兵团和 2 个师山炮营，步兵团步兵炮连和迫击炮连协同作战。第 2、7 纵队首长和炮纵首长非常慎重并反复现地研究讨论，最后决定以 90 分钟的炮火准备，保证打开突破口。决定以 5 个野、榴炮

营，15个连45门炮负责打开城墙突破口。在火力分配上每个营担任6米宽的任务。集中炮兵是空前的，集中火力也是空前的，而白天进攻又是东北战场上的首次。

12月28日7时30分，总攻开始，炮兵群以营为单位轮流试射。25分钟试射成功。试射也起到破坏工事作用。经过65分钟的破坏射击城东南角砖土飞扬，火光硝烟生起20多米，几乎每发炮弹都打在城墙上。我第5师347团2营两个尖刀连仅用18分钟就将城墙外地雷、铁丝网、鹿砦扫除，开辟了两个尖刀连的冲击道路。9时整，突破口被炮兵打开，城墙上出现一个30米的大缺口，步兵尖刀连立即按着“四组一队”的战术队形，发起冲击，架梯登城，仅用5分钟时间就胜利登城。

步兵尖刀连冲击的同时，按着协同计划，炮兵一部分压制城内的各制高点和伪县政府敌师指挥所。打突破口的5个炮兵营进行3次延伸火力急袭，每次增加100米距离，支援步兵冲击和打击敌反冲击部队。山炮、步兵炮、迫击炮伴随一梯队步兵连、营进入城内进行巷战。2个师共进入城内5个山炮连，4个步兵炮连，在巷战中协同步兵攻克要点，直到歼敌师指挥所，活捉敌师长何际元（后化妆逃跑），胜利结束战斗。

白天攻坚战5小时全歼敌79师从28日7时30分开始，炮火准备90分钟，我强大炮火在城东南、西北城墙上打开2个大突破口。第2、7纵队9时发起冲击，到13时，2纵队第5师和7纵队21师前卫团在城内围歼敌师指挥所，胜利结束战斗。我第2纵队毙伤敌1145人，俘敌6368人，缴获57战防炮4门，轻重机枪178挺，其他火炮56门，步枪1919支。我阵亡292人，伤1122人，胜利结束战斗。彰武从此解放，回到人民手中。此役创造了白天攻城作战步炮协同开好口子、迅速突破、大胆分割、全歼守敌的模范战例。

彰武攻坚战炮兵使用主要经验：一是集中绝对优势炮火；二是首次在白天打突破口，步炮协同紧密、动作一致；三是打突破口炮连、营火炮集中射击；四是取得白天进攻战斗的经验。经验证明打开30米城墙口子，组织3个炮兵营即可完成任务。在继续进行的辽阳、鞍山、四平三个重要城市的攻坚战中都采用白天攻坚，充分发挥炮兵威力的战术手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攻坚战的胜利。

党中央致电祝贺：“彰武战斗将守敌79师全部歼灭，造成冬季攻势的有利形势，盼传令嘉奖有功部队及指战员。”

伴随步兵打突破、打巷战 胜利完成彰武县城攻坚任务 李兆书

1947年12月，北国大地，寒气袭人，在这冰封雪飘之际，东北民主联军于12月15日发起了冬季攻势。

为取得在运动中歼敌之目的，东北民主联军突然包围了法库、西新立屯。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见势不妙，急令新6军第22师由铁岭西出，企图解除法库被围之急。面对出现的新情况，“东总”领导断然改变围攻法库的计划，决心声东击西，出敌不意，先打彰武，并决定由第二、七纵队和“东总”直属炮兵担任主攻。

战前，经汪洋团长多次向上级请求，师党委研究上报，最后纵队司令员亲自指定，我二纵五师十四团为第一梯队，从城南方向担任主攻突击任务。

当时，我在十四团任平射炮连指导员。在攻打彰武的战前动员大会上，汪洋团长对营、连干部讲：“‘东总’把攻打彰武的任务交给了二纵和七纵，我们团又担任主攻任务，这项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接着他又坚定的说：“我们团党委研究决定，由二营担任主攻，平射炮连配合。你们一定要完成好这次关系到全局的战斗任务。”

团党委交给我们连的任务是：配合二营突破彰武县城，跟随步兵进城打巷战，全歼彰武守敌。为更好地配合步兵完成作战任务，我和连长聂世清一同到二营营部受领具体任务，共

同制定了突破彰武的战斗方案。

二营营长李刚、教导员祁世洲见到我们后高兴地说：“欢迎你们和我们共同打突破，共同完成这次主攻的任务。关于怎么个打法，等勘察了地形、研究了敌情后再定。”

过了一会，参加突击任务单位的人员都到齐了，营长和教导员看了看大家说：“走，到前沿去！”。到了彰武县城外围，看了地形，研究了敌情。

彰武位于郑家屯至大虎山的铁路线上，是沈阳西北一个重要县城，由国民党 49 军 79 师 3 个团万余人据守。城外有起伏不平的丘陵，城四周有 8 米高的城墙，城墙上筑有坚固的碉堡。城墙外是宽 7 米、深 2 米的外壕，壕外设置了鹿砦、铁丝网、地雷场等障碍物。国民党军利用坚固据点，形成了宽正面、大纵深防御体系。敌师长夸下海口：“凭借此坚固工事，共军绝对无法攻破。”

根据以上地形和敌情，二营确定以七连和六连为左翼，以五连和十连为右翼，从城东南并肩突破，并巩固和扩大突破口，尔后向北猛插，配合行动的团警卫连为营预备队。

李刚和祁世洲给二营各连明确任务后，指了指城墙上的碉堡对我们说：“你们连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掉城墙上敌碉堡火力点，保障步兵顺利突破，在步兵前进的过程中，你们要积极跟进，摧毁前进路上各种明堡暗垒和障碍物。”

根据步兵提出的任务，连长聂世清和我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随后，我们带领副连长、炮排长、炮班长、瞄准手到前沿再次详细勘察了地形，分地段把了解掌握的火力点具体明确到各炮。

那时，我连编制有 6 门炮。一排为 2 门五七炮；二排为 2 门九二炮，三排为 2 门三七炮，根据连队当时实际情况，我们将一排、二排 4 门炮组成战斗群，三排因炮重不便行动，参加炮火准备后留守阵地，人员分到一排、二排参加战斗。连长负责与二营长联络，随时下达战斗任务；副连长带五七炮、九二炮各一门跟随步兵七连战斗；我带五七、九二炮各一门跟随步兵五连一起战斗。因为五七炮较重，九二炮轻便，所以，分别编组便于完成任务。

任务下达后，连队根据团的动员提纲，讲清敌情、地形、任务，教育广大官兵要适应战争发展的新特点，发挥炮兵尤其是平射炮兵的作用。从战场实际出发，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保证主攻方向上集中兵力和集中火力，特别要重视炮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要善于打攻坚战，我们面前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要勇于打硬仗，我们面前是碉堡林立、设防坚固的彰武县城；要发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共产党人面前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动员后，我们组织全连进行讨论。我到班排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发动大家摆困难、想办法，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都预想出了解决的方案。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针对新生火力点发现可能不及时，打晚了，打漏了。采取每门炮设一个专门观测员，负责监测敌人火力点，做到早发现、早开火。

二是针对火炮重，过壕沟、越障碍、爬梯子速度慢，担心过不去，跟不上前进队伍。大家提出解决办法是：把整炮分解，用绳子把大件绑好；登城时先人后炮，上提下推，并在老百姓房子上演练了两次；三排重炮不进城，人进城，分工协作，为一、二排扛炮。

三是针对进城后，步兵推进快，炮兵跟不上，完成不了任务。采取将炮分解结合的办法，灵活机动跟随步兵开进。同时加强同步兵分队的联系，干部既当炮兵指挥员，又当步兵联络员，还专门指定战士负责联系，主动找步兵，主动跟随步兵，这样积极主动地跟进，就不会掉队。

四是针对部分战士怕负伤、牺牲完不成任务。采取干部事先指定代理人，同时做到一人多手，炮班做到人人是炮手，不管负伤、牺牲几个人，保证有人打炮，有炮火摧毁敌人目标。

五是针对部分战士怕负伤掉队，跟不上班排没人管。采取办法是：每人发一块布条，写上单位、姓名、职务；教育战士自救、互救；连队建立了由文书、卫生员、炊事员组成的抢

救组，及时救治和收容掉队人员。

完成各项准备之后，12月27日夜間，各攻城主攻部队和预备队进入了阵地。十四团一营用冰雪夹草、玉米秆混合堆砌在一起，用水浇铸成冰墙，构筑了直通敌城墙50米处的堑壕和交通壕，作为突击部队的出发阵地。

我们平射炮连于夜间2点进入阵地，各班排加修工事，对火力点进行校对核准，反复瞄准演练。

根据指挥部命令，要求在总攻前各炮兵对预定目标进行80分钟破坏射击，对所有碉堡火力点、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进行彻底破坏，把城墙打开30米宽缺口。攻击发起后，我连各炮对分担的火力点进行了准确射击，提前15分钟完成了破坏任务。12月28日7时30分，炮兵完成了破坏射击和火力急袭，步兵完成了爆破，炮兵火力延伸。总攻信号弹升起，我们立即把炮分解开来，用绳子拴好，当步兵冲上城墙后，我连随即冲锋，由于组织准备充分严密，虽负伤5人（一名副排长、一名班长和三名战士），仍随步兵迅速登上了城墙。由于步炮协同好，仅用5分钟就突破了城垣。

我连跟随步兵进城后，积极跟进步兵进行巷战、街头战，配合步兵打垮敌人两次反冲击。当二营五连快进展到城东门时，敌人以一个连的兵力进行反冲击，李刚营长要求机枪连、炮兵连迅速以火力反击。我连以两门九二炮抢占有利地形，迅速展开，快速装填，以8发炮弹猛烈射击，摧毁一个院墙和敌人街头火力点，把从院子里冲出的敌人打垮。在步炮火力猛烈打击下，敌死伤一片，残敌仓皇溃逃。

当步兵进展到彰武城东大街时，遭到敌人城墙上残存火力点和地面火力点的疯狂扫射，步兵前进受阻。营长李刚遂令他所掌握的平射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全力向敌人反击，我连4门炮全部参战。敌人的火力点都是用麻袋、草袋、砖头、木箱、门板和泥土堆积而成，为有效摧毁敌人目标，我们把火炮推到距敌近处，实行抵近射击，对敌工事进行非常准确而又猛烈的轰击，一炮消灭一个火力点。在步炮协同下，一阵猛打，很快将敌人火力点全部打掉。步炮紧密配合，齐头并进，勇猛冲锋，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大部举手投降，少数逃跑。

此时，师、团二梯队投入战斗。各部奋力冲杀，直捣敌指挥中心，俘敌甚多。28日18时，突击队变为预备队，预备队变为突击队，经5小时战斗，全歼敌79师近万人，取得了冬季攻势的第一个胜利，我师俘敌4000多人，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我连在此次战斗中共有8人负伤，战后评功，我连有23人记功。在团召开的连以上干部总结会上，团长汪洋表扬我连说：“配合得积极主动，打得又猛又准”。

战后，各部队都总结了步炮协同打击敌人的经验。我连彰武战斗之后，在会战闻家台聚歼新5军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攻克彰武时，国民党东北剿总调集了15个师进行增援。1948年1月3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4个纵队又3个炮兵团，对增援彰武的敌新5军进行围歼，包围了一个军部和两个师。我五师再次担任主攻。5日下午，我师及友邻部队与敌激战一夜，将该敌压缩在公主屯和闻家台狭小地区内。

在这次会战中，十三团为我师第一梯队，十四团为师的二梯队，我连随团主力一同加入战斗。当团主力对闻家台敌人发起攻击时，我连6门炮全部投入战斗，一齐向村内敌人开火，在大小炮一齐轰击下，一举打乱了敌人部署，敌人顿时仓皇逃窜，像决口洪水一样涌出村外。我步兵迅速追击，冲在前面的同志不断高喊着：“快来抓俘虏！”战士们在喊声中奋勇争先俘敌，一营有一名战士一个人就抓住40多名俘虏，立了一大功。敌新5军军长陈林达就是被十三团五连战士俘获的。全师共俘敌2866人。一大批参战官兵受到了表彰，我连有5名战士立功。

1948年1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庆祝你们歼敌195师、43师及新5军军部的巨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担任十四团平射炮连指导员时，对参加过的这两次战斗记忆颇深，

感慨尤多。1988年，在纪念东北解放40周年时，我写了一首诗，一首词以示纪念。

(一)

七律·纪念攻克彰武

炮火延伸敌阵中，先锋拔剑入刀丛。
城头突破初操胜，街垒连摧猛进攻。
勇士重伤搏捉虏，战神抵射破酋笼。
旗飘彰武非全愿，更待关东绝敌踪。

(二)

清平乐·怀聚歼敌新五军

一师孤虏，惶犬丧家主。昔日虎狼今似鼠，插翅难逃劫数。我军攻势如潮，围城一战倾巢。二万援兵落网，欣看沙场旗飘。

义县攻坚战

汪洋

1948年9月30日，在14团攻占吴家小庙的同时，担任主攻任务的13团各级指挥员再次勘察地形。我在作战会上具体讲解团突破战斗的打法：13团以吴家小庙为进攻出发阵地，在城西南角古塔东侧实施突破，突破后分两路向城中心发展进攻，协同友邻部队围歼鼓楼之敌。具体战斗部署是：

第一梯队由1营（欠3连）配属7连、警卫连组成；1、7连为左翼，2连、警卫连为右翼；1、2连担任尖刀连；7连、警卫连担任爆破分队；突破后直插敌师、团指挥所。

第二梯队由2营组成；在1营突破后，从其右翼加入战斗，向城中心鼓楼方向发展进攻。

预备队由3营（欠7连）担任。

由师统一组织炮兵、轻重机枪火力支援战斗。当夜，13团按两条突击路线，组织2、3营连夜构筑了近千米的交通壕、隐蔽部和火力发射工事，又将进攻出发阵地向前推进到敌障碍物外50米处。于次日6时前完成了进攻准备。

攻坚战斗炮兵火力准备

10月1日6时，5师完成一切进攻准备。9时30分，师炮群开始火力准备，各火力队按分工目标，进行30分钟猛烈的破坏射击。炮纵1团以3个重炮连集火射击，在突破地段城墙上打开一个30余米宽的豁口。师山炮营将12门火炮抵近至距城墙200米处直瞄射击，精确地摧毁突破口附近的敌堡；2连4门炮均遭敌炮火机枪压制，战士们英勇地从打塌的阵地中抢出炮弹，继续射击；全营平均以2发炮弹消灭一个目标，连续摧毁敌堡54个。团属炮兵及轻重机枪继续抵近射击，掩护我爆破分队在障碍物中开辟通路。7连扫雷班携带炸药引爆敌雷区；爆破班用爆破筒炸开梅花桩、绊脚索和铁丝网；警卫连战士张少泽连续3次完成对护城壕的重量爆破。13团7连和警卫连并肩实施连续爆破，以重量爆破炸塌护城河岸，顺利扫清了外壕外四道障碍。7连在第一道外壕架桥梯时，遭到右侧暗堡火力袭击，伤4人；指挥开辟通路的团作战股长李德功当即调整来九二步兵炮和火箭筒将其摧毁。7连迅速架好桥梯，以重量爆破炸塌了第二道外壕，在30分钟内连续排除7道障碍，为步兵开辟了通路。

13团的突破战斗

10时30分，在我爆破分队开辟通路后，炮兵进行了5分钟火力急袭射击，炮火延伸，尖刀1、2连立即发起冲击。时任师参谋长的我随第一梯队团，在前沿直接掌握总攻讯号的发出，协助13团首长指挥战斗，并指挥各火力队以确保火力与步兵之协同。冲击发起后仅4分钟，左翼尖刀1连5班的徐富等五勇士率先沿坍塌墙坡登上城墙，插上了红旗。尖刀2连也相继冲上城头。团长张峰、政委朱嗣龄随即冲到突破口，指挥部队抗击敌反冲击。10

时 40 分，敌一个连乘我突击队立足未稳，在火力掩护下从大庙分 3 路发动反冲击。1 连正面抗击，以猛烈火力予敌大量杀伤；2 连在重机枪、六 O 炮火力掩护下，从敌右翼出击，将反击之敌大部歼灭，并乘胜占领了大庙。7 连和警卫连各以一分别沿城墙向东西两侧发展进攻，巩固扩大了突破口。

14 团消灭西侧侧射火力点

13 团突破后，师二梯队 14 团迅速加入战斗。团长薛剑强、主任许乐夫率一梯队 1 营，政委任茂如率二梯队 2 营、3 营为预备队，副团长王扶之负责指挥火力。我随一梯队营冲到城墙塌坡上冲进突破口时，不料敌西南角地堡群复活，敌重机枪火力以猛烈侧射封住了突破口，我看到主任许乐夫负伤倒着，当即令人将他转到外壕内救护。政委任茂如随 5 连前进受阻，被敌火压制在壕沟里。此刻，副团长王扶之迅即指挥 6 连一个排，在 15 团炮火支援下，将该地堡火力点摧毁，缴获轻重机枪七八挺。在通过突破口时，14 团伤亡 100 余人，1 营长林克宽牺牲。部队通过外壕时，一些负伤的战士喊着让战友们从他们身上踏过去，部队深受鼓舞，不停的冲进城去。我随 14 团冒着敌火迅速向纵深猛插，向东北角发展进攻，一直打到钟鼓楼。

15 团西门佯动

总攻发起后，15 团担任师预备队，并以 2 营一个连佯攻西门外的发电厂，团主力则奉命向西南机动。13 团突破后，15 团即令 4 连乘势从突破口冲进城内，沿城墙冲击迂回至西门，打开城门，内外夹击，扫清了西关和发电厂之残存据点，俘敌 230 余人。

纵深战斗

13 团的战斗经过

13 团一梯队 1 营突破后，乘胜向敌团指挥所（胡家大院）发展进攻，敌一个排在装甲车掩护下发动反冲击。1 营以猛烈火力将敌击溃，缴获装甲车 1 辆，攻占胡家大院敌团指挥所。

11 时 20 分，13 团二梯队 2 营从 2 连突破口冲入城内，加入纵深战斗。在营长周登科率领下向钟鼓楼方向发展进攻。张峰团长令 2 连随 2 营前进，1 连向北进攻，配合团预备队 3 营歼灭敌山炮营。

11 时 40 分，3 营进入 1 连突破口，遭敌炮火阻击。通过外壕时，西南角敌一暗火力点复活，教导员曹海洲牺牲。营长魏福祚率所部迅猛闯过火力封锁，沿城墙向北继续发展进攻。3 营与 1 营协同作战，在西门东北侧歼敌一个山炮营，俘敌 200 余人，缴获山炮 12 门。

12 时许，2 营 4、6 连进至钟鼓楼，5 连插向钟鼓楼南侧之敌师指挥所（仁老汇面庄），遭敌 200 余人抵抗。团组织 5 连、2 连侧翼迂回，炸开院墙，同时冲进敌师指挥所，5 连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在 2 连配合下，2 营攻克钟鼓楼。13 时 30 分，13 团协同兄弟部队攻占了伪县政府。

14 团的战斗经过

3 营营长刘培珍在吴家小庙战斗中牺牲后，由团组织股长张明远代理营长，率 3 营冲过突破口，进入纵深战斗，由西角一直打到义县北门，俘虏、缴获各一部。3 营代营长张明远在攻打钟鼓楼的激战中牺牲。1 营在团长薛剑强直接指挥下，俘虏、缴获敌各一部。政委任茂如一面指挥 2 营纵深战斗，一面告诫部队严格遵守战场纪律。义县战场纪律，通过四平整训确实提高很大。战后全团认真清查，无一例缴获不归公的。

15 团的战斗经过

15 团担任师预备队，佯攻西门外发电厂。突破后，15 团即令 4 连乘势从突破口冲进城内，迂回至西门，打开城门。在歼灭发电厂之敌 230 余人后，1、4 连又参加了城内的纵深战斗。15 团虽然没有担任主攻任务，但经受了锻炼，为尔后攻打锦州保存力量，取得了经验。

5师迅速完成肃清城西、城南部规定作战地区之敌，旋即勇猛地插向城内，协同兄弟部队寻歼守敌。经4小时激战，5师和3纵全歼国民党军第93军暂20师及一个骑兵支队约万人。5师歼敌4394人，含毙敌654人，俘敌师长、副师长以下3740人，缴获火炮57门，轻重机枪152挺，枪支1782支及大批军用物资。5师亡184人，伤778人。战后，纵队授予13团1连“先锋连”荣誉称号，集体记大功一次；师授予13团7连“智勇双全”锦旗；1连战士徐福等5人率先登城，各记三大功。战士徐福还被纵队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义县战斗是辽沈战役的初战，攻克义县为尔后攻克锦州，实现军委辽沈战役方针和东总作战部署，打开了门户，并为锦州攻坚战提供了战法经验。至此，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锦州国民党军的战役合围。

战后5师就地补充人员装备，从俘虏兵里选拔出1800余人，经教育后补充到各团。10月6日开赴锦州西北50余里的下苏沟一带集结休整，准备参加战役决战——锦州攻坚战（10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9集团军军史》如是评价5师（今116师）在义县攻坚战中的业绩：

“这次攻坚战，五师组织严密，正确选择了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充分发挥了炮火的威力，步炮协同密切，尤其是大规模地采用了挖壕接敌的做法，不惜伤亡代价，坚决按时完成，使部队平时训练的一整套攻坚战术、技术能够很好地应用于初战，大大增强了部队的突击力，减少了伤亡。这一成功的经验引起了东总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等首长的重视。战后，东总即派参谋处长苏静到3纵和5师阵地了解义县攻城经验，特别是5师大规模挖交通壕接敌的经验，并将5师参谋长汪洋介绍的挖壕经验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当即根据5师的经验口述七条指示^①，向所有攻锦部队推广，严格命令执行。”

①注：林彪当即向所有攻锦部队下达七条命令：一、每个师需以六个营的兵力（三分之二的兵力）全部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部队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绝不可只依靠少数部队挖交通沟。二、挖交通沟时，要有不怕伤亡、不怕疲劳的精神，大胆进至距敌五六十米处，沿途摆开由前向后挖，前后同时挖。三、每个师要挖五条或三条交通沟。四、每条沟须高宽各一米五。五、挖沟部队可于夜间接近敌人挖，白天撤回休息，以少数部队控制交通沟。挖沟时先须以卧倒姿势挖卧沟，然后逐渐挖成站沟。六、以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不可懒散怕疲劳不执行。今后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实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要不怕疲劳，只要我肯挖交通沟，则不管敌火力如何激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丧失作用。七、各部须立即向着自己的目标和地区开始挖交通沟，此次战役结束后将挖交通沟作总结检讨报告。

血战锦州城头

王南峰

锦州解放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来世事纷争，往事如烟。可是五十多年前锦州城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战友们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悲壮场面，却时时刻刻萦绕在我心里，映现在我的眼前。

当时我担任突击连连长，连队有260多名和我一样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当中有苏北、皖北进入东北的新四军老战士，有东北的翻身农民，还有刚从义县解放过来的新战士。面对这场关系到东北战场和全国战局战略性转变的大决战，我们的心情是紧张而又激动的。

10月13日上午，突击连任务终于被我们3连和3营10连抢到了手。为了增强突击力量，我们连由原来的180多人加强到260多人。作为一连之长，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大份量。记得在党委会上，团长樊洪对我说：“王南峰，你这把尖刀快不快就看明天的了，是好汉，是孬种，咱们锦州市里见。”我坚定地说：“请领导放心，三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把

大旗插上锦州城上。”表态是容易的，而行动却是十分艰难的。

锦州城敌人十万人马经营了几年，用砖石构筑了高4米、顶宽3米的坚固城墙，城墙上每50米建一个大地堡，大地堡之间建小地堡，城墙外40米左右挖了4、5米深、2米多宽的外壕，壕内建有暗地堡，壕外设置了两三道屋顶弯的铁丝网，还设置了两道地雷区，20多米宽的鹿砦、拌脚坑、梅花桩等六七道防御设施。在我们的突击正面锦州城西北角，敌人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坚守。在敌人看来，可以称得上固若金汤了。我参军七、八年，大小仗经历了百八十场，打这样大的攻坚战，突破这么严密的防御工事，还是第一次。显而易见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觉得万分光荣和自豪。

我回到连里把任务向全连同志传达后，大家那个高兴劲真是没法提。战争年代，真正的军人是愿意打硬仗、当尖刀的。因为硬仗打起来才觉得过瘾，才能真正考验出一个部队的战斗力和作风。

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立刻全面展开了。虽然离总攻时间越来越近了，大家的心情却比接受任务前要平静的多。有的在擦枪，有的在捆绑炸药包，有的在检查云梯。我们连里首先召开了支委扩大会，确定1排担任突击排，2排助攻，3排作为预备队。接着又召开了支部大会和全体军人大会，人人表决心、订规划，很多人还写了血书，争取立大功。大家都表示：为了祖国早日解放，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死也要死到锦州城里。

14日凌晨3点多钟，我带着全连排以上干部和3名大旗手，最后一次深入到前沿交通壕进攻出发阵地，现地勘察突击道路、方位，具体布置任务和火力掩护方法。交通壕是连队连夜为我们挖掘构筑的，离敌人城墙有一百米左右，距外壕约60米。大战前敌人并没有睡大觉，不时向我们阵地打枪打炮，枪炮声间歇期间还可以听得见敌人骂骂咧咧的说话声。不到4点，我们回到连队驻地，炊事班送来了进攻前的早餐，焦黄的苞米面大饼子和滚热的萝卜汤。3、4两重的大饼子我吃了3个，又喝了两碗汤。指导员韩辉边吃边对战士们说：“大家要慢慢吃，多吃、吃饱。”当时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参加举世瞩目的锦州攻坚战，进攻前只能吃这样一般的食物。很多年轻战友在他们为国、为民捐躯时，肚子里装的仅仅是苞米面和萝卜条。

拂晓5点钟左右，我们进入了进攻出发阵地。经过战争的人都有这样一种体验，最紧张的时候不是战斗中，而是在战斗即将发生之前。我们趴在交通壕中，心提到嗓子眼里，嗓子则干巴的直冒火。天亮了，我军的远程炮开始压制敌人的炮群，轰击敌人的大目标。双方的炮弹呼啸着从我们头上飞过，好像一群群乌鸦来回追逐撕咬。时间在缓慢地移动，空气已被战火烤热了，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阵雷鸣般的炮声响了起来，大地震颤着，周围的一切好像一下子凝固起来。我军的近程炮群以猛烈的火力对预定的突破地段进行地毯式射击。我营一连战士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爆破突击道路上的障碍物，为我们开辟道路。看着炮火摧枯拉朽般将敌人的碉堡炸碎，将城墙炸塌，将障碍物炸烂，我们的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

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情况。按预定方案，炮火射击将进行一个小时，但刚打了半个小时，一些障碍物还没有被彻底炸毁，我军的坦克却从后面轰隆隆开了上来。面对突变的情况，我没有惊惶失措，而是随机应变跳出战壕，将手中的指挥旗一摆大喊：“同志们，冲啊！”战士们跟着我立刻像猛虎下山一样随着坦克冲了上去，连里的轻重机枪也一起开火，掩护我们攻击。

冲到铁丝网前，一排发现突击道路上还有一道铁丝网未被完全炸开，即令二班用爆破筒将其炸掉。尖刀1班在班长王德明的带领下，乘着硝烟迅速冲过铁丝网，越过外壕。第一大旗手白玉山握着大旗冲在最前面。小白是刚从义县解放过来的新战士，他出身贫苦家庭，有一付好身板，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兵。义县战斗他当了俘虏，我们问他是否要回老家，他却坚决要参加解放军。攻锦战斗前，他多次向我们表示要争取立功，为人民打天下。1班前进

比较顺利，还有 20 多米就要接近城墙，这时，被我军炮火打得晕头转向的残存敌人如梦初醒，几挺机枪疯狂地向我们扫射，封锁了突击道路。小白中弹倒了下来，一班长王德明不顾身上的伤痛飞身跃起，接过了红旗。此时，掩护 1 班进攻的 2、3 班向敌人扔过去一排手榴弹，迅速接近城墙，趁着硝烟，王德明举着大旗，几个箭步冲上了城墙，把鲜红的大旗胜利地插上锦州城。红旗哗啦啦飘着，王德明双手握着大旗站在城墙上，像一尊雕像屹立在锦州城头，引导着战士们冲向锦州。

看到红旗插上了城，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指挥全连迅速冲过突破口，占领了城墙内第一道铁路路基。这时，敌人乘我立足未稳，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实施反击，妄图封锁突破口，把我们再赶出城外。我们依托路基，向冲上来的敌人投去一排手榴弹，接着又以猛烈的火力把敌人打了下去。可是敌人却像疯了的野狗一样，第一批刚被打下去，第二批一个连的反击部队又潮水般涌了上来。我立即命令连预备队投入战斗，从右翼阻击敌人。枪声、手榴弹声像爆豆一般，四周一片硝烟。敌人一排排倒下去，活着的又在督战队和军官的威逼下一排排冲上来。很多战士牺牲了，很多负伤的战士满脸满身的鲜血直往外流，却没有一个退下去。有一个战士肠子被打了出来，仍跪在地上一手托着肠子，一手还在甩手榴弹。战斗打得太激烈、太残酷了。铁路两旁到处都是尸体，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成了敌我拼命争夺的要点。我们没有一分钟喘息时间，连给伤员包扎伤口的时间都没有。手榴弹扔光了，爆破筒扔光了，子弹也所剩无几了，疯狂的敌人终于被我们打了下去。可是没过几分钟，敌人又开始了第三次反冲击。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营二梯队上来了，弹药也送上来了。由于营长负伤，教导员宋海波对我说：“王南峰，你负责全营指挥。”我立即把 1 连和 2 连的兵力进行重新组织，又令我连 2 排和 3 排向敌侧后迂回。在全营的共同努力下，敌人的第三次反击也被我们打了下去。接着又打退敌人的第 4 次、第 5 次反冲击。

就在我们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的同时，左翼 10 连方向的战斗也异常激烈。此时的锦州城西北角，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罕见的殊死争夺。无数的尸体像一捆捆柴禾横倒竖卧，活着的人依托着尸体向对方射击，鲜血已把大地染红了。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反击后，敌人再没有力量反扑了，可是我们连也仅剩下了 20 多人。我将他们组织起来，经过简单调整便随营主力向纵深插去。又经过近 20 个小时的激战，我们先后歼灭敌人一个化学迫击炮连，攻占了红十字医院和高等法院，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战斗结束，我连共毙敌 300 余人，俘敌 700 余人。师、团分别授予我连“锦州突破连”和“突破锦州尖刀连”奖旗，很多同志立功受奖。看着这火红的奖旗，我既感到自豪，又十分悲痛。我知道这是 200 多名战友用生命换来的，用鲜血染红的。

记黄克诚司令员到医院看望伤病员的故事

张全发

1947 年，我在东北民主联军老 5 师 14 团担任侦通工作。在彰武县战斗中负伤，被送进白城子地区医院第四所抢救治疗，我被安排在第二号病房。病房整洁安静，这里除我，还有一名叫季宏根的伤员，我伤在肺门呼吸困难，他伤在咽喉不能说话。我们作为重伤员，在那物资困难、医疗条件较差的年月，得到了部队首长和医院工作人员的关怀和照顾。

1948 年 1 月中旬，一天上午 8 点，一位领导人，被称作“黄老头子”（人们对黄克诚司令员的昵称），由四所所长和白冬梅护士长陪同走进我的病房。一进门，王所长介绍：“司令员来看你们啦！”我背着伤口趴在病床上睁眼侧看，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老首长，身材魁梧，步履矫健走近我的床边。白护士长用手指着我小声对司令员说：“刚才向您汇报那个手术时把麻药让给别人（当时麻药奇缺），自己忍痛让医生用镊子从肺门中将手榴弹片夹出来的人就是他。”司令员和几名随行人员听了白护士长的话后，用赞叹的眼光看着我，司令员夸奖我：“你把好事让给别人，把痛苦留给自己，真是一名好同志！”当时

我的伤势很重，听了司令员的赞扬，我不知说什么好，但心里暖烘烘的，热泪在眼圈乱转。

司令员弯下腰去查看我的伤势，当看到我背部的两个伤口贴在白衬衫上，白衬衫染成的大片血迹还没有洗掉时，他辛酸地对王所长说：“怎么？伤员身上的血衣为啥还没有换掉！”所长解释说：“去年12月未来了一批衬衣衬裤，只够三分之二的人换洗。”司令员的随行人员叮嘱王所长：“物资再紧缺也要把伤员的血衣换下来！”司令员告诉所长：“把伤员血衣换下来，越快越好，五六天内一定要解决！”接着又说：“伤员流血过多，一部分伤员伤势较重，眼下急需补充营养来维护他们的生命，所以要千方百计把伤员的伙食搞好。具体安排，根据伤员的身体情况，补充些什么食品，争取营养医生的意见，作统筹安排。”

我听了首长的话语，看到首长慈祥的脸庞，心里万分激动。

首长透过他那圈套圈的高度近视眼镜，视线忽然落到我枕边，看到枕边放着白护士长为我写给“一号”首长的一封信。寄信地址是“老5师14团”。司令员问：“你是老5师的人？”我说：“是。”又问，“你们团一号首长叫汪洋，苏北人，对不对？”我说：“对。”问：“信是你自己写的吗？”我说：“不是，是求白护士长替我写的。”问：“能把信的内容念给我听听吗？”护士长从枕边拿起信来，从信封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用标准的北京音，带着感情小声地念起来。信中大意是：我来到地区医院，经医生抢救，已经转危为安，您托高保林给我带来一个小包，包中有一条您随身多年的黄毛毯和20圆纸币，我已收到，您嘱咐安心养伤，早日康复，我万分感谢！我一定遵照领导的教诲，争取早日康复，早日归队，同你们一起继续战斗。

护士长念完信后，司令员点点头，这信的内容很好，伤病中你能念念不忘同志们的关心，念念不忘回队继续战斗，你是个坚强的好同志！领导的安慰和鼓励，增加了我战胜伤病，继续投入战斗的决心。

过了四五天，黄司令员随着给伤员送衣服的汽车，又来到了医院。他走进2号病房，亲手把我穿在身上的血衣换下来，使我感动的热泪盈眶。我对这样一位高级领导对一名普通战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感激万分，终生难忘。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每当我回忆往事时，黄司令员关心伤兵的这段动人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真实不是诗却是诗的源泉

怀念您平易近人不离群众

怀念您不知疲倦为国工作

怀念您无己之心暖心部下

怀念您高尚正直坚持原则

千言万语一句话：黄克诚司令员，您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是历史的认可！

攻占沈阳

高克

辽西会战刚刚结束，我们又奉命向沈阳南急进，准备去切断沈阳守敌经营口从海上逃跑的退路。

经过两昼夜的连续行军，我团于10月31日到达小新民屯。这里离沈阳70余里。部队草草吃了一顿饭，正准备出发赶路，忽然路上跑来一个不认识的干部，挥着双手，焦急地向集合好了的队伍喊道：“不准走，任何部队一律停止南进，这是总部的紧急命令！”

经追问才知道，他是兵团司令部的参谋，兵团首长还没有到，命令是刚从电台上收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停止还是继续前进？这个情况一时倒很不好处理了。正在为难之际，恰好纵队司令部一名通信兵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我报告：“刘司令员叫你和政委去一趟。部队待命出发。”

原来，纵队司令部也赶到了我们停留的这个屯子。我和政委陈绍昆同志见到了刘司令员，他说：“沈阳敌人还没有逃跑，现在你们是离沈阳最近的部队，就派你们向沈阳进击，要用最快的速度接近沈阳，要用最猛的动作突破敌人，要不顾一切地猛插进去，搞它个措手不及。后续部队随后就到。”

“记住，对付这种准备逃跑的敌人，一定要跑的快打的猛，才能取得最大的战果。”刘司令员在我们临行时又再三叮嘱我们。

我们在短短的一小时内完成了紧急动员、战斗编组、轻装等各项准备工作，中午 12 时整，开始向沈阳挺进。尽管部队在一个多月中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但一听说去解放东北最后一个城市，谁不精神抖擞！每小时跑 20 里，不到 3 个半小时，我们就完成了 70 余里的紧急行军任务，来到铁西市效的杨士屯西北角的公路上。这条平日车水马龙的大道，此时竟寂无行人，静静地躺在那里，就象一条死蛇一般。

从许多征候判断，敌人还没有预料到我们来得如此神速，据守在公路左侧外围据点内的敌人竟纷纷从工事里爬出来，探头看我们的热闹，这些愚蠢的敌人大概是把我们将当成从辽西溃逃出来的廖耀湘部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利用敌人的误会，随一梯队连向敌纵深猛插，直到敌人发觉向我们射击时，再展开战斗队形勇猛向敌冲击。

沿公路进到杨士屯东侧，就可清楚地看到，在约四米高的外壕上，有由钢骨水泥地堡群连成的一条坚固的防线。这是沈阳守敌的主要防线，由其精锐部队青年军 207 师第一旅防守。离它不到 150 米时，直接控制着下面地堡群的敌人突然间发现了我们，就集中火力向我射击，紧接着，两侧外壕上的地堡群、左侧的左后方外围据点的敌人也开始向我猛射，敌纵深的山炮、榴弹炮亦开始拦阻射击。这样，我们一梯队便处在三面火力夹击之下了。停止就是死亡，前进就是胜利！所有的指战员都明确这一点。经过连续四次勇猛冲击，终于由右侧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防线，攻占了敌人控制公路的地堡群，尖刀营打下了立足点。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黄昏后，我们借着夜幕掩护，继续向敌人纵深和两侧扩张。下半夜 3 点钟，四面八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后续主力部队投入了战斗。

第二天拂晓，在我各部队的猛攻下，敌人的防御体系开始崩溃。我们迅速向铁西区猛插，刚进街口时，2 营一梯队连的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击溃了敌装甲分队的反冲击，首先打进沈阳市区。

原以为在市内要展开一场巷战，事实上却没有遭到敌人任何抵抗。部队一个排一个排的分头去抓俘虏，到后来，干脆不用我们去抓，他们就纷纷找上门来报名了。

几小时前还是我们的敌人，几小时后，竟然堂堂皇皇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那些穿着刺人眼目的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军官们，一个个提着箱箱笼笼，带着太太，满街乱窜，一遇到我们的战士，就点头哈腰地自我介绍：

“我是××部团长，部队现在×处，请派人去接收我这个团吧！”

“我那里还有一个营哩。你们谁去带他们呀？”

“嘿嘿，同志！我那个仓库也得去人接管啦！”

下午 3 点钟，根据各营连的综合报告，我团俘敌 6000 余人，缴获汽车 80 余辆、武器弹药装具无数，并接管了铁西区 20 多个军用仓库。

附：辽沈战役刚结束，当年东北野战军著名记者华山写下了名篇《英雄的十月》，如今被作家出版社收进了《中国报告文学精品文库》一书。它的结尾一段文字写的就是二纵队的五师：

直通沈阳的道路上，十月的英雄们展开了奔向胜利的赛跑。而跑在头里的“钢铁”部队，正是在十月一日首先登上义县城头的英雄。他们紧接着突破锦州西北的激战后，又以七昼夜的急行军纵横辽西战场。在廖兵团全军覆没的当天，挥师东向，终于在十月的最后一天，以

4 小时 70 里的速度直插沈阳西郊，为东北人民的“11 月 2 日”打开了胜利的大门。

广西剿匪进军日记摘抄

任茂如

急行军

我 116 师部队在沅陵以南向西追了一百二十里，在洪江西面的崖角，346 团和 347 团歼敌 4000 多人，缴获汽车五、六十辆，现在我们又奉命掉转身来向东追歼武岗的敌人。

天，整日整夜下着雨；路是这样的小，山是这样的高。两天的路程二百四十里，为了追击白匪军，大家的劲头是这样足！

鞋底磨了四个椭圆形的小洞，脚板发了肿，而且有点痛。吴国璋师长和我（师政治部副主任）有马不应该骑吗？不！得驮上体力弱的同志的米袋与支援有病的同志。

两天来，一切东西都已湿透了，夜晚没有一件干衣可换。明天能是个晴天吗？行军途中多困难，家常便饭没啥！

（1949 年 10 月 10 日）

九十里到罗城

今天行程是九十里，其中有四十里狭隘小道，根据上级指示，从明天赶路要一天紧似一天。

没有想到，从沙浦到康口的四十里狭隘小道竟是这样的佳境！在悬崖绝壁上生长着各式各样的树木、葛藤、绿草，织成密密的天棚。到处都是山藤、野葡萄和水芭蕉。景色颇佳，奈人马难行，许多地方是由工兵们刚炸开的新道。

过了康口，眼前豁然开朗：奇峰怪石，仰天挺立；溪流腾越，潺潺作歌。呵！广西多美呀！我们淌过多少水，爬过多少山，但总没有看到这么一幅秀丽清澈的景色。

过了康口，不再爬大山了，道路向下宽阔平坦，我们简直象脱了缰的野马，飞快地向前奔驰。情绪高涨，在大山里憋的够呛，这下子可过瘾了。所以，很早很早就到了宿营地——离罗城五里路。

（11 月 23 日）

又是九十里

早晨五点钟即出发前进，途中打了一个小仗，俘虏敌人三十多，我们只牺牲了一个同志。罗城有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一百多人，把俘虏都交给他们了。

下午东南方有炮声，据说兄弟部队已占领了桂林。

（11 月 24 日）

再来一个九十里

346 团抢渡龙江占领了三岔，经过一场战斗，俘虏了四十多人，这当然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他们想不到我们来的这样快！

部队渡过江去是困难的，没有架浮桥，只有几只小船。过江后，沿着黔桂铁路直向东追。部队士气很高，九十里行程，六个多钟头即到达洛满。与敌六十二师打上了，俘敌四百余人。

（11 月 25 日）

连夜追击

昨夜十二时即出发，从洛满车站向南追击敌人，行程只五十多里。天黑路小，今天十时才赶到目的地。敌人都已逃过去了，只有 347 团在追击中与敌十四军四师一个营相遇，全部被我俘虏。

（11 月 26 日）

奔袭宾阳

部队转向西面山区后，经几天的急行军，总以为要休息一下了，突然拂晓时，前司来了

三道紧急情况，这样就非奔袭宾阳不可了。从上林到宾阳共九十里路程，要在六小时到达。幸好都是公路。下午，347团与敌在宾阳遭遇打响，俘七八百人，内有匪十一兵团参谋长李政中。

宾阳是两条公路的交叉点，迁江之敌退却要经过这里，贵县方向之敌退却也要经过这里，正好这两路敌人到达时，我们也到达了。这次战斗没有把敌人全部消灭；北面敌九十七军二十五团一部逃到山里去了，东面十一兵团跑回去两辆汽车，据俘虏说：鲁道源在负伤后逃跑了。这真可惜！

（12月2日）

直下南宁

师决定347团清晨四时出发，直下南宁。从宾阳到南宁一百二十里，要在两天内赶到。吴国璋师长决定留我将宾阳战俘与物资处理后再走。

修好了缴获敌人的三辆破汽车，一路上由于桥梁破坏，走走停停真急死人，直到四号晚十时才赶到南宁。

南宁市经过激战后刚解放，但市内电灯明亮，商家开门。我总算好，撵上队了。睡了三个小时觉，即随部队出发，向钦州方向追击敌人。

（12月5日）

在追击的路上

347团在向南宁追击战中，未得到休息，一昼夜赶了一百七十八里，终于在南宁的南面唐报附近抓住了敌人。敌人企图顽抗，但经过几次勇猛冲击后，在一条河的北面，俘虏了大批的匪军与一百二十多辆汽车。

我们沿着追击的道路前进，一路上零散地躺着光溜溜的国民党军的尸体。公路两旁，到处是丢下的衣箱及各种军用品，活着的国民党军不敢离开我们，怕广西老百姓杀他们，跟着我们走，借以保护自己的生命。

在一条渡河口的北面，拥挤着一百二十多辆汽车、炮车，上面满是各种家什用具与抢劫来的东西。各种大大小小的车辆，摆出了一副溃败图：大卡车把小吉普碰翻了，炮车被汽车挤翻了；一辆跟着一辆，他们恨不得在自己的车轮上长出翅膀一下子飞过河去逃命才称心呢。我们不得不从汽车上爬过去。河里飘着淹死的国民党军，淹死的马，马身上还扎着马鞍和行囊。虽然我们没有目睹当时惊怕慌乱的狼狈情景，但从遗下的现场情况来推测，当时的哭呵！叫呵！这副热闹激烈的场面，不会亚于我们攻击前的各种火力准备的枪炮声。

我们渡过了河，排成六路纵队前进。路旁一块大岩石上，用粉笔写着很大的字：“陈启民：你的太太已经来了。”

我们看着都笑了。大概这位国民党军官逃跑时，恐慌地竟把自己心爱的太太也丢了，哪知道这位太太惊慌的程度比他还厉害，竟把丈夫丢在后面！

（12月7日）

巧得很

拂晓，我们向大塘前进，两架战斗机还挣扎着向我们扫射，被我们痛击了一下，它就向南飞去了，我们毫无伤亡。不大一会儿，前面传来了一阵激烈的炮声，但时间不长，就淡下来了，部队照样前进。

下了山坡，迎面大批俘虏走过来了（有四千多人），我们的队伍情绪立即奋发，喧嚷声，喜悦欢笑声，从前至后融成一片。

真是巧得很，我们这次歼灭的又是国民党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它简直同我们是“老交情”了！我们很感谢它，连这次已经送我们五次“礼”了。

解放战争刚开始，那时，他们全部美式装备，坐着美国的军舰来到东北，神气十足地疯狂地向我们进攻，要消灭我们；一九四六年春天，在辽西金山堡，他们第一次被全歼了；以

后在一九四六年冬季，在靠山屯、万金塔等地又遭到了第二次同样的命运；一九四七年春，在怀德外围大黑林子第三次又几乎全军覆没；一九四八年冬在锦州战役中又被全歼，这是第四次；现在解放战争已快要胜利结束了，在广西南宁东南面的大塘，又遇上了他们。

回忆起来，真有意思，解放战争刚开始，是我们与他们在祖国的最北方干起来，那时，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很大；现在战争快要结束了，在祖国的最南方，打的仍然是他们，这次“帮助”不算坏，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金山堡交锋时，费时整整一昼夜，而这次在大塘交锋，为时不到一点钟。中间不过是三年光景，变化多么快呀！

（12月8日）

进军千里纪律模范

金玉良

部队胜利完成解放平津任务，1949年3月18日，师在河北武清采育镇接受朱德总司令的检阅。根据党和毛主席指示，部队奉命挥师南下，过长江向湖南和广西敌战区挺进消灭蒋匪帮。三四六团五连是一支有历史荣誉的红军连队，全连决心继续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为连队建设创造新的荣誉。

部队4月22日从河北省武清出发，经过长途徒步行军，从湖北省沙市过长江，于10月5日协同营主力在岩脚歼灭国民党一百军直属队和伪湖南省政府乘车西逃之敌。

11月6日，部队从湖南省城步县出发，向桂西进军。于17日奉命停止西进，立即南下，经苗族地区翻越九万大山，进入广西地区。五连为前卫连，在行进间消灭罗城地方武装一部。

团占领大塘得知三岔渡口有敌正规军一个加强营防守，便命令二营在三岔渡口上游白浪口渡河。五连为前卫连，占领白浪口，发现两岸无村落，无守敌，无渡河器材，连决心就地取材创造条件渡河。由副连长带一个班到渡口附近村宣传发动群众。副连长对群众讲：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来广西是消灭白崇禧匪军的，今天我们要在此渡口渡河，消灭三岔之敌。

三岔白匪军经常进村掠夺，老百姓恨之入骨，听说要消灭三岔敌人，老百姓一致表示：解放军渡河需要什么我们就拿什么。老百姓主动回家扛木杆，拿板材和绳子，并帮助捆制木筏。一排长带一条绳子游泳渡河，将绳子拴在河对岸树上以做摆渡木筏之用，经动员群众将渡口唯一的一条船也献出来。军民经过两个多小时共同努力，全连顺利渡过河。为尽快消灭三岔敌人，留副指导员处理渡河的善后工作，连长向乡亲们告别并表示：“以消灭三岔敌人来回报你们对子弟兵渡河的支援。”18时，部队沿铁路向三岔猛烈攻击歼敌一部，余敌惊慌失措，向柳州方向溃逃，五连很快占领三岔渡口和火车站迎接团主力渡河。占领三岔火车站，切断了黔桂铁路线和两地敌人之间的联系，有利地配合了军主力歼灭柳州之敌。

11月27日，部队奉命向南宁奔袭，消灭南宁守敌。广西由于受白崇禧反动军阀统治多年和反动宣传，老百姓对解放军认识不清，很恐惧，部队进村前，老百姓大部分都躲进深山，很少见到老百姓，给部队行动带来一定的影响。为改变不利局面，连要求各班排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的模范行动争取和感化群众。部队向南宁奔袭中每天行程均百人以上，又饥又渴，严重时，战士见到路边沟里有水，也顾不上讲卫生，掬一茶缸就喝。第三天宿营时，三班进住有几间瓦房、门上贴有喜庆对联的人家，房门开着，进院一个人不见。进屋后放下背包，班长黄汗良分配一组打扫卫生、二组做饭、三组挖临时厕所。二组进厨房一看，做好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十几个菜和大米饭摆满厨房，是办喜事的宴席没有吃，听说解放军要进村，老百姓弃席躲进深山。二组对做好的宴席一点未动，自己做起饭菜。班长看到此种情形，把全班战士召集到厨房，表扬二组严格模范遵守纪律的行为，并且讲：老百姓今天弃宴弃家躲进深山，是因白崇禧反动宣传，老百姓对解放军认识不清，有些惧怕离

开家园，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更要严明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已做好的宴席，不进新人房间，在空房里搭铺。黄班长把三班在宿营中遇到问题及做法向夏指导员做了汇报。夏指导员亲自到三班驻地，高兴地表扬了三班，说：你们在老百姓弃家不在的情况下，自觉遵守纪律，秋毫无犯，你们这种以看得见的行动遵守纪律的做法是对毛主席领导的爱人民、为人民，有严格纪律的人民军队最好的宣传；你们的做法是对白崇禧的反动宣传最彻底的揭露；你们的做法是对人民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和教育，效果最好，全连要向你们学习。

全班在吃晚饭时发现一位 60 多岁老大爷进院窥视，黄班长主动上前搭话，发现是房屋主人回来了，黄班长主动讲：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来广西是消灭白崇禧匪帮，搭救人民出火坑的。老乡看到厨房做好的宴席一点未动，吃自己做的米饭喝冬瓜汤，老大爷主动端过来鸡、鸭、鱼、肉四个菜，三班感谢老大爷盛情，原封不动送回，特别是看到新人房间未进入，东西摆放原位未动，老大爷非常受教育，握着班长的手说：我今天亲眼看到毛主席教育的处处爱人民、为人民、纪律好的人民军队。白匪经常下乡掠夺，坑害百姓，我们恨之入骨，你们来消灭白崇禧匪帮，是搭救人民出火坑的大救星。我们过去受白崇禧反动宣传，对解放军认识不清，未见就躲，今天一了解放军才知道是人民最好的军队。并表示进山把全家找回来都亲眼看看人民军队。一个小时后，老大爷把全家领回，并向全家介绍解放军新房不进住地铺，我们作宴席的饭菜一口不动，我给送的菜也原封不动放回原处，全家听完非常感动。全家人在一起欢天喜地吃起宴席，一对新人进住了新房，房东夫妇俩激动地向全班同志讲：毛主席领导的军队真好，我们感谢和拥护解放军消灭蒋匪帮，解救人民出火坑。

第二天，部队 5 点起床吃饭，6 点出发，当三班向老乡告别时，房东全家早就在门口等候，军民互相挥手告别，老大爷握着班长手眼含着热泪讲：“毛主席领导的军队真好，你们消灭蒋匪帮打完胜仗后回家坐一坐。”军民含泪话别，难舍难分。全村受该户影响都陆续回村。解放南宁后部队进到南宁以南大塘地区执行肃清残匪的任务。五连是有历史荣誉的连队，在挺进中南数千里行军和完成各次战斗任务中，全连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充分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处处事事爱人民、为人民，模范严格执行各种纪律，一路秋毫无犯，受到人民赞扬和好评，为党为民立下新功，为连队建设创造了新的荣誉。连队被上级评为“进军千里、纪律模范”先进连队，并获得锦旗。

初战的声威 ——云山歼灭战 汪洋

备战辽南

半个多世纪前的 1950 年，是全国、全军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个人生命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那一年，爆发了朝鲜战争，我从东北军区警卫师师长的岗位上，被调回 39 军 116 师任师长，驻地海城，备战辽南，准备作为志愿军入朝作战。

警卫师是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东北军区组建的。当时的任务是准备进入北京担任保卫首都的任务。1949 年组建之初，平津战役刚结束，我任 39 军 116 师参谋长。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指名调我去担任师长。

1950 年 8 月份，我接到调回 116 师任师长的命令。离开 116 师已经一年多了，从心里非常想念这个部队，还有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可是，回到部队一接触实际，才知道变化很大，由于全国解放，部队转入战略预备队，准备执行生产任务，大批战斗骨干调走了，或去学文化，或转业到地方，军内军外一派和平气氛，真可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个仗怎么打？”我问自己，我的心情顿感沉重，甚至后悔不该同意调回。

怎么办？只有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进行备战，一边对部队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边充实编制，改善装备，进行军事技术

战术训练。

1950年10月15日，我师正式启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6师番号，全师14921人。师领导班子组成如下：师长汪洋，政委石瑛，副师长张峰，参谋长薛剑强，政治部主任王世琳。

10月16日，我师各团举行了誓师大会。当夜我到沈阳参加了彭总主持的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

震惊世界、载入史册的一天即将到来。

跨过鸭绿江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部队即将开始渡江。这是一个晴朗和煦的秋日，我站在鸭绿江边，望着那座巨大的铁桥和隔江的朝鲜土地，不由得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来，记下一行字：“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十七时三十分于鸭绿江边”，我要记住这个伟大而又艰巨的斗争开始的时刻。

这时的形势是：敌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展迅速，气焰嚣张。10月19日占领平壤，叫嚣要在感恩节（当年是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他们集中13万之众的兵力，分东西两路长驱直入，向中朝边境推进，情况非常严重。我志愿军奉命展开在朝鲜北部预定地区，扼制敌人进攻，稳定战局。

现在，部队成两路纵队从铁桥上急速过江。我们的指挥车在行军队伍中缓慢行驶着，尽量不去打扰战士。这些日子来，我反复地思考着一个问题：在朝鲜的山地，和拥有最现代化军事优势的敌人作战，敌人的战术特点如何？和过去的作战对象——蒋介石军队、日本军队相比，有什么不同？在敌人强大的空军、炮兵和坦克联合打击下，在防御作战中我们如何才能抗得住敌人守得住阵地？在进攻中我们如何才能避敌人之长，击敌人之短，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这个问题在战备训练中曾认真研究过，并且按照美军的情况设置阵地，进行模拟训练，但那毕竟不是实战。下半夜，在路上遇到了军指挥所。军参谋长沈启贤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几小时前，他们的吉普车遭敌机袭击，同车的参谋处长何凌登中弹牺牲。老何，上午还在给我们介绍朝鲜的情况呢。一个年青有为，并有丰富参谋经验的老战友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大家分别跟随部队继续前进。临行时，军长吴信泉再三嘱咐大家一定要严密防空。拂晓时部队宿营休息。师部住在山下一个小村庄的一户独立的农家。老乡让出一面正烘着新收割的苞米的地炕给我们。政委石瑛、参谋长薛剑强和我在这铺炕上睡了一个上午。

这是一个僻静的山村。农民正忙着收秋。一看到敌机飞来，他们就背着孩子，顶着包袱，拉着牛往山沟里跑。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敌人侵害人民的那种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在开进的路上，我们还不断地碰到朝鲜人民军的小分队和零星人员向后方开去。从他们晒黑的脸上和汗渍尘污的军装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刚经历过艰苦战斗的痕迹，但是他们丝毫没有沮丧的神色。相反，个个都军容严整，即使那些穿着磨破的鞋子，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女战士们也边走边唱。这是我最初看到的朝鲜人民军队。一个英雄的民族，一支英雄的部队。

鹰峰阻击战

10月25日夜，我师奉命向云山西南方向逼近。将近半夜，突然接到军部电令，命我师立即转进至云山西北方向，阻击云山之敌北援，保障友邻歼灭冒进至温井之敌。命令传到部队，已经是夜里两点多钟。待掉过头来，走不多远，天就快亮了。大部队白天行军极不安全，如果被敌机发现而遭袭击，则可能受到大损失。如果不按军命令于26日夜赶到指定位置，挡住敌人，就要放过增援的敌人，影响友邻歼敌计划，责任重大。而严酷的现实是，一百多里路的距离，一日的行程，必须白天开进。于是，我们决定立即改变部署，将后卫变前卫，快速开进。大家都意识到任务的紧迫性和日间开进的危险性。我一面令部队利用拂晓前后敌机威胁较小的有利空隙加速前进；另一面令师领导在行进中认真分析了师所担负的新任务、

敌机活动的规律、开进路线一带的地形特点，并仔细计算时间，如开进路上有一段山地丛林，利于部队隐蔽开进；有一段开阔的地形，易遭空袭。师决心利用上午10时以前和下午4时以后这两段敌机活动较少的时间开进。这样既做到尽可能多的利用白天时间，也避开了中午前后敌机活动频繁的危险。同时，严令部队全体人员、马匹严密伪装，并组织重机枪对空防御。这样，即使遭到敌机袭击，也可以大大减少伤亡损失。

果然，早晨7点多钟后，空中就不断地掠过敌机群。师领导和机关人员分头到各部队检查防空伪装。我和几位参谋来到一个炮兵连的队列前，发现他们的骡马密集地暴露在山道上，且伪装得不好。战士们抽着烟，谈笑着，满不在乎地走着。我着急地找到他们的干部，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疏忽大意。“师长，我们马上伪装好，疏散开队伍。”连队干部答应着，立刻行动起来。

看到分队干部和战士们迅速干练的动作，看得出他们大都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我非常了解，这样的战士，无论什么样艰难的任务，只要给他们讲清楚了，他们是会出色地完成的。我内心顿感欣慰。随之也想到：师当前的任务以及所遇到的困难，所采取的对策，很可能由于时间仓促，而没有认真传到下面。因而决心今后每当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各级指挥员、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必须分头到部队、分队去，及时、准确地把号令传达到干部战士。

10点钟前后，部队大休息做饭吃，师司令部在一个丛林茂密的山上休息。这里阳光和煦，空气清新，草地上散发着秋天的野花和草籽的香味。微风送来隐隐的松涛，一条清澈的小溪静静地流淌着，树林里不时飞起一些受惊的鸟雀，发出各种悦耳的鸣叫。多么美丽的江山啊！假如没有战争，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民生息、遨游的去处！

“厨房”设在小溪旁的大岩石下，炊事员找来一些干透的树枝烧火做饭，免得冒烟暴露目标。我们用一块平整干净的岩石当“饭桌”，吃了一顿饱饭。饭后，割来一些松软的干草，铺在避风的大石旁，盖上大衣，舒服地睡了一觉。

下午继续前进。正如我们判断的一样，敌机群几次从头顶上掠过，由于我们伪装隐蔽得好，始终没有发现我们。部队按时到达了指定的阵地。我为我们成功地完成这次白天行军任务而感到高兴。看来，在敌优势空军的威胁下，只要充分利用山地丛林复杂的地形，采取一些有效的伪装防空措施，摸清敌机活动的规律，即使日间运动部队也是可能的。这是一条重要而有用的经验。

10月27日拂晓前，348团第1营（营长徐佑仁）进入鹰峰山阵地。这座大山位于云山通向温井（东北）、青山市（西北）两公路之间的咽喉部位。云山之敌要增援温井，必须首先攻下鹰峰山。该团的任务就是要坚守住这个要点，在友邻协同下，挡住云山之敌北援温井，保证友邻部队歼灭冒进至温井之南韩军，完成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个歼敌计划。

1营进入阵地后，加强构筑工事，组织防御。山上石头多，挖掘困难。不久天就亮了。敌机不断飞来，4架，8架，16架，对鹰峰山阵地实行轮番轰炸、扫射，投掷凝固汽油弹，云山方向的敌重炮和坦克也不断地向山头轰击。在敌强大的空、炮、坦克的掩护下，敌步兵约两个连，部分乘坐坦克，向1营阵地发起进攻，几次均被击退。鹰峰山阵地整日陷入火海里。

晚上，348团团长高克在电话中向我报告：

“阵地守住了，就是1营伤亡大一些”，显然他对任务完成得不够满意。接着他讲了1营整日战斗的几点经验：

一、在兵力部署上，主力应疏散隐蔽配置在纵深山的后面，只以战斗小组置于山顶附近便于观察的位置；

二、工事应构筑在山腰两侧和山脚下，这样，敌坦克攀登不上来，又便于我发扬火力，不要构筑在山顶；

三、堑壕和单人掩体内挖防炮洞；

四、电话线由地面明处改为埋入地下。

我鼓励他：“一营完成了坚守的任务，取得了经验，打得很好。你把师的表扬传达给一营全体指战员，要他们根据白天经验利用夜间迅速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准备明天再战。”

我把1营作战的情况报告了吴军长。

以后几天的战斗，敌人继续向鹰峰山阵地猛烈袭击，掩护着坦克、步兵多次发起进攻，均被击退。几天的战斗中，该营仅伤1人。师山炮1连在指导员李兆书带领下配合该营战斗，在山脚占领阵地。29日13时，敌步兵搭载坦克在空、炮火力掩护下，向我鹰峰阵地发起进攻，当敌进到距我500米时，3、4班两门炮同时开火，连续发射26发炮弹，命中7发，击伤敌坦克两辆，毙伤敌步兵20人。虽然我们的火炮没有穿甲弹，但炮弹强大的冲击力也给被击中的敌坦克乘员很大的震撼，因而不得不停顿下来恢复神志；而乘坐在坦克上及跟随坦克冲锋的敌步兵在遭我炮火杀伤后，活着的很快离开坦克逃命去了。这样就破坏了敌步坦协同进攻，有力地支援了我步兵的战斗，尤其我炮兵指战员的勇敢精神和灵活战术极大地震慑了敌人。1连受到师的嘉奖记功。

第347团展开在鹰峰山右翼松亭洞一线，他们的任务是阻击云山之敌向西北青山进攻，协同348团作战，并派出侦察分队袭击敌人，于27日抓到南韩军第1师第17团的5名侦察兵，及时查明了该敌兵力部署，有重要价值。

我在347团阵地的侦察中，发现由现阵地到云山镇之间有几个连绵的小高地，为了使团进攻出发阵地尽量接近云山镇，便于进攻发起后，迅速从西侧包围云山，我决心由该团派一支部队夜间袭击占领，加以巩固。

10月30日夜，347团团长李刚派出第5、9两个连，在炮火掩护下，攻占了南韩第1师第12团防守的283高地及以南高地，歼敌30余人，俘敌5人。次日拂晓后，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以一个连以上的兵力四次反击，我5、9连顽强抗击，敌死伤惨重。但由于地形突出，又来不及构筑工事，5连伤亡也较大。连长、指导员负重伤后，副指导员顾仁柏即时自动代理指挥，带头拼杀，鼓励部队守住了阵地，为团准备了良好的冲击出发阵地。战后，师党委授予顾仁柏“保国英雄”光荣称号。

这次小分队阵地前出击战，在进攻时打得很好，夺取了高地，消灭了敌人，捕捉到了俘虏。但是由于师、团指挥对任务计划不周，所以打得不够理想。本应明确规定，当攻占一定目标（一、二高地），约午夜时分，即应停止进攻，转入防御，或者预先准备另一连队，专门接替防御任务，提前选择地形，构筑工事，组织火力。如果这样，第二天防御战斗伤亡会小一些。这一点是我应该考虑到的。我一直为这一积极的战术思想取得的成功感到欣慰，也一直为我的计划不够周密而打得不够完满感到遗憾。

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对成功的战斗和失败的战斗都进行总结，认真改进，做到打一仗，提高一步。

云山歼灭战

进攻决心的形成

10月27日夜，我和石瑛政委乘车到军部参加作战会议，受领歼灭云山之敌任务。在一所低矮的农家草屋里，军首长亲切地接待了我们。

军长吴信泉是一位久经战争锻炼的领导者。这位看来好像难以接近的将军却是一个像普通战士一样朴素的长者，而且和蔼可亲。各师的指挥员、政治委员都到齐后，军参谋长沈启贤首先扼要地说明了当前的情况：各路分散冒进之美、韩军已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所阻；中央楚山、温井方向的一路，大部已被我40军歼灭，给了敌人一个迎头痛击，估计敌人遭受打击，特别是发觉我志愿军强大兵力参战后，行动可能谨慎些，似有改变战术，把主力靠拢和向后收缩的可能。我军当面之敌初步查明系南韩军第1师主力和美军一部。云山一带为南韩军1师两个团的兵力。

吴军长传达了志司首长的指示说：我志愿军当前任务就是要乘敌分散冒进之际，集中兵力，以勇猛神速的行动各个歼灭之，打破敌人可能靠拢、后退的计划。我 39 军（欠一个团）的任务是围歼云山地区的敌人。具体部署为：第 116 师担任主攻，配合炮兵 26 团和 25 团一个营，高炮两个营，军火箭炮两个连，从鹰峰山东西 3 公里的正面向云山实施主要突击，首先歼灭云山及其周围的敌人，得手后以一部向云山东南之上九洞方向跟踪追击，全歼逃敌。第 117 师首先歼灭三巨里地域之敌，尔后向涧洞、云山方向发展进攻，协同 116 师歼灭云山地区之敌。115 师（欠 344 团）向诸仁洞、立石下洞、西风洞方向实施进攻，断敌增援，协同 116 师围歼云山之敌。最后徐斌洲政委作了简要指示。军首长预祝我们成功。各师同志也亲切地互祝胜利。

云山是一个约 2000 户居民的小城镇，郡（县）政府所在地，处于小盆地内，四面环山，丛林茂密，河流纵横，公路四通八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10 月 28 日，我决定召集各步、炮兵团指挥员和部分参谋人员到右翼团一个高地上侦察地形和敌情。这个高地丛林覆盖，非常隐蔽，从这里可以清楚地观察云山及其周围的地形，尔后可以在现地研究制定师进攻战斗计划。但当我们到达高地下面时，突然听到山头上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敌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师侦察连一个排长紧张地跑来向我报告说：“山上由我们一个班占领，遭敌攻击后撤下来了，高地被敌人占去。”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不但失去了一个良好的观察点，打乱了我们的侦察计划，而且还让敌人居高临下地威胁着师右翼团的侧后安全，我很着急，严肃地批评了侦察连的指导员和排长：“为什么不增援兵力和火器上去守住高地呢？”站在一边的副师长张峰立即召集侦察连的干部，帮他们组织了一个半排的兵力，交待了任务和打法，并指定由政治指导员指挥。两个小时后，他们胜利地夺回了高地。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把侦察点改在右翼团第 5 连的前沿阵地上，连队重新把这一段阵地作了伪装。

正在观察，忽然从高地右边 300 公尺远的一个山顶上传来机枪声和炮声。5 连指导员顾仁柏报告说，那里有一个加强班守着，伪军有两个排向他们攻了好几次，都给打下去了，看样子又在攻击了。

我问：“你怎么处置的？”

他说：“我又派了一个班去增援，后面架了一门（山）炮，两门六〇炮，左侧架了一挺重机枪支援他们。”

我很满意他这个果断而正确的决心和处置。他不仅是个优秀的政工干部，也是一个勇敢机智和经验丰富的好指挥员。

我告诉他，那个山头很重要，一方面要掩护我们安全地侦察地形，另一方面又是你团右侧，必须坚守。

他坚定地说：“首长放心，我们一定能守住。”当他临走向我行鞠躬礼而不是军礼时，我才发现他的右手是挂在绷带上的。

我问他：“怎么啦？”

他像怕我问他负伤的情形似的，连忙说了一声：“不要紧。”转身就跑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产生一种沉重的感情。一个多么优秀的政工干部和指挥员。

当我们正在阵地上聚精会神地研究敌情地形，制定作战计划时，一阵炮弹打到阵地上，同时发现敌 3 辆坦克搭载步兵从龙浦洞方向冲到 5 连阵地东侧沟口，企图包围 5 连阵地，情况危急。这时炮兵营长杜博报告我说，附近有山炮连配合战斗，我当即令杜博指挥炮兵打敌坦克。杜博指挥炮连就地展开，待敌坦克距我 500 米时，1 排两门炮同时开火，命中敌两辆坦克。敌坦克停止冲击，步兵下坦克卧倒，在炮火掩护下退去。

两小时后，敌人又一次发起进攻。敌一个排搭乘坦克，在空、炮掩护下冲到 5 连侧后。炮 2 连 1 排不顾敌人炮火，向敌坦克连续发射，击伤敌坦克 2 辆，毙伤敌 20 余人，击退敌

人进攻，完成了任务，受到师团嘉奖记功。

杜博指挥炮兵 2 连援助 5 连，击退敌人进攻，守住了阵地，保证了师团指挥员安全完成两地侦察任务。

击退敌人第一次进攻，我们继续在 5 连的阵地上完成侦察计划。回到团指挥所，当即召开有团长、政委及部分参谋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我向会议提出了师进攻战斗的决心部署方案。即：以 347、348 团为第一梯队，在 4 公里的正面上并肩实施进攻。347 团在右翼 1 公里的正面上经龙浦洞向云山实施主攻，以一部由云山西侧进攻，团主力由云山西南侧后包围进攻，协同右翼团消灭云山街区之敌。以 348 团在左翼约 2 公里正面上，沿公路东侧经涧洞向云山进攻，以一个营由东侧向西进攻，与 347 团对云山之敌形成四面包围攻击态势。以 346 团为师第二梯队，炮兵配置在右翼团后方，支援两团战斗。

这个决心和部署是我和石瑛政委、张峰副师长、薛剑强参谋长共同研究定下的。

我向作战会议宣布了师的进攻决心和部署后，征求大家意见。这是我军作战指挥的传统做法。我尤其是想听执行主要战斗任务的指挥员们的意见。会场沉默了一会，然后，一位同志发言说：这个部署正面太宽，兵力分散，左翼前沿有个 262 8 高地，地形重要，可能是敌人的重要支撑点，不易攻克，对我进攻部队威胁很大，前沿地形开阔，不便于运动，因此建议师将主力集中于右侧 347 团正面，两个团并肩突破把握大，否则就要伤亡大，就会犯错误。

第二位发言的同志说：不要把敌人看得像我们想的那样容易打。还有一位同志说：反正一个团 3000 人打完就算了。多数人沉默不语。

上述几种意见是有代表性的，是一种对胜利信心不足的情绪，形成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打这样的敌人这样的打法都没有经验（以往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加上几天来激烈的阻击战中受到的威胁，形成的压力都不小。我能理解他们的这种顾虑。他们不是胆小怕死，相反，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士，优秀的指挥员。事实上，在往后的战斗中他们就是这样表现的。

我耐心地向大家做了说明：师的这个决心部署是根据几天来我对云山地区的敌情、地形反复侦察观察，进行分析、判断并从我师如何最好地完成任务而形成制定的。我说：把两个团靠拢，基本上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打法，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的敌人是重点防御，每个据点集中有大量的兵力兵器，工事密集坚固，因此我军进攻必须采取集中兵力兵器，缩小正面，加大纵深的打法，才能克敌制胜。而当前的情况不同了，敌人是在进行野战防御。正面宽大，兵力分散，要点式防御，每个点上兵力不多，工事简单，地形复杂，但有强大的火力支援。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打法，采取在宽大正面上，加大第一梯队的力量。便于利用复杂的地形，对分散守点之敌形成局部优势，逐点包围歼灭的打法，才能在突破敌前沿，进入纵深后，从东西两翼对云山之敌实行包围攻击。左翼团进攻正面虽然前沿地形开阔，不便于部队的运动，但利用黄昏发起进攻可以弥补。一旦进入纵深后，沿公路两侧都是起伏的小高地，地形复杂，极便于运动部队和包围敌人。至于 262 8 高地，虽然险要，但面积大，树林多，根据对敌兵力判断，可能不会有重兵防守。进一步讲，即使敌人有重兵防守，我们先以小部队将其包围牵制起来，主力绕过去迅速向纵深发展，由师二梯队派部队去肃清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就是这一部署进攻部队兵力密度小，纵深短，可以减少敌人炮火杀伤。反之，如进攻兵力密度大，纵深长，则必然增大我伤亡。而且两个团从右翼并肩突破时，就无法迅速由云山东侧实行包围攻击，并插向云山南之公路交叉口以断敌退路，也就是说，只能击溃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

虽然我做了详细解释，其他师的领导也做了工作，但我想并没有使大家完全信服，但是他们还是坚决执行命令。张峰副师长提出，由他到左翼 348 团协助指挥，我同意了他的请示。

作战会议后，各部队各部门全力展开准备工作。我把自己的重点放在炮兵使用和步炮协同作战的组织计划工作上。

云山战斗中的炮兵使用：朝鲜战争中，由于炮兵少，我步兵师除编制一个炮兵营，装备有旧的日式美式山炮（木轮马拉）12 门外，没有专门指挥炮兵的指挥员和机构。只在战斗中临时配属一些火炮。因此，如何使用好这些炮兵，对指挥员来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炮兵是技术性较强的兵种，为了充分发挥炮兵在战斗中的作用，必须有专门的指挥机构和具有专业知识的指挥员。入朝前备战辽南时，我曾思考这一问题，并在 9 月 8 日的笔记上记下一条，“杜博做师的炮兵主任”。至此，便正式指定时任炮兵营长的杜博为师炮兵主任，协助我统一组织炮兵的使用。

杜博时年 22 岁，作战勇敢积极，机智灵活，有胆识，有办法，熟悉炮兵专业，有很强的组织使用炮兵的能力。在云山战斗中，他根据师的意图，统一组织计划各个加强炮兵的作战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云山战斗中，军加强给我主攻师的炮兵有：志愿军炮 1 师的炮 25 团第 2 营（3 个连），野榴炮共 12 门；炮 26 团（7 个连）野炮 21 门，军属多管火箭炮 2 个连，计 8 门，高炮团 2 个营，24 门，加上师属山炮营，3 个连，12 门，共计山、野、榴、高炮共 77 门。

根据师的作战计划，以炮兵 26 团 21 门野炮全部支援主要方向上的 347 团作战。以炮 25 团野榴炮担任压制敌炮兵的任务。师山炮营 3 个连，分派到每团各一个连，伴随步兵团战斗。以高炮 1 团在鹰峰洞前沿公路两侧占领阵地，主要掩护两个炮兵团和第一梯队团的对空安全。

我在战前召集步、炮指挥员现地组织了两次协同计划研究步、炮共同打击的目标，打击的时机和方法。

为了保证炮兵不被敌机发现破坏，炮兵何时进入阵地是一个至关重要又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做好准备，当然最好是总攻前夜里进入阵地。但这样，第二天白天就会被敌机发现而遭受损失。如果总攻当日才进入阵地，就可能因时间仓促而准备不足，起不了最有效的支援步兵的作用。杜博经过 3 天反复研究，提出一个方案：各炮兵连各以一门基准炮提前一天进入阵地，作好射击准备和伪装，其余炮于进攻发起的当日黄昏进入阵地，参加战斗。我批准了这一方案。这样既可做到提前做好射击准备，又能保证炮兵主力不因提前进入阵地而受到损失。战斗的经过和结果证明了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提前发起进攻

11 月 1 日，进攻的准备时间只剩下这一个白天了。还有许多组织、计划、协同动作的工作要在现地进行。但早晨的云山却被笼罩在白茫茫的烟雾里。等得人实在着急。直到 9 点半钟，才勉强能观察。

我把李刚、高克两个第一梯队团团长和炮兵营长杜博，还有加强炮兵团长召集到鹰峰山前师前进指挥所，现地研究步、炮协同作战计划，仔细研究敌方哪些高地是防御重点，步兵在进攻这些要点时，炮兵以什么方式支援战斗，并要从敌人炮兵射击的规律中判断其阵地的位置，制定我炮兵如何最有效地压制敌炮兵的计划。

下午 3 点左右，师观察所一个值班参谋神色紧张而兴奋地跑来报告：敌人阵地上活动异常频繁。我当即进入观察所，从大倍数炮队镜中仔细地进行反复观察，看到右翼团正面上敌人从云山方向开来四五辆大汽车，接着约有一个连的敌人背起背包上了汽车往回开去。在云山东北左翼团方向上，也有敌坦克、汽车、步兵陆续向后移动。云山附近敌人也往来频繁。

我身旁一个参谋兴奋地叫道：“敌人要跑啦！”我转过头看他一眼，只见他兴奋得脸都红了。

是呀，敌人在干什么？我这么想：是换班吗？可是为什么只见人员车辆向后运动，而未发现由后向前运来的部队。是把前沿阵地向后收缩以改善防御吗？可是往后的地形未见得比现在的更有利些。真是要撤退吗？为什么？我们还没给他们什么严重的打击啊。

我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从望远镜中注视敌人的变化，一处、二处、三处，西边、东边……

观察到的都是向后运动的迹象。笼罩云山的雾气全消散了，地面显得分外明亮，敌人一炮不发，战场上一片寂静。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不能让敌人逃跑，必须立即发起进攻，比军部计划的总攻时间 19 时 30 分提前 3 个小时！为了不让敌人逃跑，我们不等炮兵全部进入阵地，不等有些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也不等黄昏时分利于部队隐蔽运动。因为，如果敌人真的撤退了，那就失去了入朝后第一次歼敌机会。

如果敌人不是撤退呢？那么我们就会由于炮兵没有全部进入阵地而减弱了杀伤力，由于部队在白天进入战斗而增大伤亡。但权衡利弊，我想抓住敌人、消灭敌人是主要的，是定下决心的主要依据。石瑛政委和其他师领导们也同意我这个决心。我立即在电话中向吴信泉军长提出提前发起进攻的建议。吴军长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决定全军提前发起进攻。

战后查明：敌人的这些活动是美军来接替南韩第一师的换班行动（但战斗结果表明：提前进攻虽然准备工作仓促些，但是多争取了两个半小时作战时间，保证了当夜夜间消灭云山地区之敌，扩大了战果。）

16 时 40 分，我下达了进攻开始的命令。石瑛政委和薛剑强参谋长亲自用电话通知各团。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不等右翼团团长李刚刚结束参加师步炮协同会议，正在跑步返回部队途中，便直接命令任奇智政委、屈太仁副团长率领部队发起进攻。

不久，两个团的部队就和敌人打响了，换班的敌人也停止换班加入战斗。我预先进入阵地的部分炮兵支援进攻。黄昏，炮兵主力进入阵地，投入战斗。

师前指设在鹰峰山南坡离地面约几十米高的一个旧矿洞中，洞长 20 多米，好处是位置适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全师进攻正面的主要山头、道路和云山市区。洞顶有几米厚的石层，比较坚固。它的缺点是位置暴露，洞口直面敌方，附近又是我炮兵的主要发射阵地，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公路通向云山，目标明显，最易受到敌炮轰击。这些缺点是不适合做指挥所的。但是为了便于指挥战斗，我们想方设法改变地形，变不利为有利；我们将洞外两侧挖成壕沟，修筑观察所，将洞口用麻袋堆起防弹墙，并将洞口周围地形进行严格伪装，限制洞外人员活动。

进攻命令下达后，我回到前指洞内检查了通向各部队和上级的有线、无线电话以及电报开设情况。尔后回到观察所，直接地、连续地观察进攻部队的战斗进程。

我军发起进攻后，敌人的炮火向鹰峰前后和东西两条公路猛烈射击，显然是要封锁后续部队的运动。但我军主力早已通过去了。

指挥所门口不断落下一排排的炮弹，洞里满是烟尘和火药味。洞口的电话线经常被炸断，有几条线路始终未能通话。我们靠讯号、无线电和联络参谋与各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提前发起总攻，只有提前进入阵地的各连的一门基准炮参加了炮火准备。炮兵主力是在黄昏后进入阵地的，随到随打，造成火力不够集中。这在当时提前发起总攻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使用。炮兵主力进入阵地后，积极地支援了步兵的战斗，压制了敌人的炮兵。每当我炮兵开火时，敌炮兵即停止射击。可惜我炮兵弹药有限，不能持久地压制敌炮兵。

为了保证指挥所的安全，根据炮兵营长杜博的建议，我们在指挥所东南 300 米一个目标明显的地形上，用两门多管火箭炮采取游击战的打法，快速占领阵地突然开火，打两个齐射后，迅速转移阵地。这样，敌人大量炮火立即被吸引过去，大大减轻了对指挥所的威胁。战后，侵朝美军司令李奇微及日韩编写的战史中都说：“苏制卡秋莎火箭炮为战斗中最新式的武器。”实际上是我国自制的多管火箭炮。

入夜后，战斗在全师正面上激烈地进行着。时而东边某一高地上响过一阵猛烈的炮声，发出两颗红色讯号弹，显示部队正在发起冲击；时而西边某山谷里响过一阵紧密的机枪和手榴弹爆炸声，随后发出两颗绿色讯号弹，显示部队已经攻占该高地；时而什么地方升起了要求炮火支援的讯号弹，时而经过激战的地方升起互相联络的讯号弹……这些讯号弹璀璨的光

芒在夜空中织成一幅美丽而又振奋人心的图画。说明几支部队正在不同方向上围歼敌人，也帮助我们判断着我师各部队战斗进展的情况。

各团具体情况如下：右翼 347 团以 2、3 两个营并肩进攻，左翼 2 营为主攻。营长董文才率 2 营突破敌前沿后，进到龙浦洞北山，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几次冲击，都未成功。李刚团长决定暂停攻击，调整部署：由 1 营副营长符学军率 2 连沿三滩河岸迂回到龙浦洞东南协助 2 营进攻龙浦洞，并组织十几挺轻重机枪、十余门火炮，在团长统一号令下，从三个方向发起冲击。2 营攻占北山后，直扑龙浦洞。

左翼 348 团以 1、2 营为第一梯队并肩突破，17 时 30 分发起进攻，经激战突破前沿，第 5、6 连首先占领 262.8 高地，尔后向朝阳洞方向发展。262.8 高地曾是压在我心头上的石头。21 时前后，在指挥所洞口外观察的一个参谋大声报告说：“262.8 高地发出了占领阵地的讯号弹！”我赶快跑出去，想亲眼看看这个报告胜利的讯号。但走到洞口，讯号弹已经灭了。那个参谋肯定地说：“确实是两颗绿色讯号弹。”太好了！这个可能成为左翼团前进路上的拦路虎的 262.8 高地，看来确实没有重兵把守。我心头的石头落地了。

262.8 高地是这样攻占的：左翼团 2 营 5 连攻击时，被山腰间敌人所阻，两次冲锋都未成功，伤亡很大。该连政治指导员付荣山率领 5 班迂回到敌人侧后消灭敌人，占领了高地，一个班完成了全连的任务。接着 6 连 1 排 1 班摸到山顶敌人的背后，直到抓住敌人的枪才被发觉。敌人连跑都来不及，就被我战士用刺刀消灭了。5 连 5 班和 6 连 1 班以灵活的战术和勇敢的肉搏精神，各攻占了一个高地，自己伤亡很少，完成了全营的任务，可歌可赞！战后，他们受到了立功晋级的奖励，副营长和连长因指挥不力分别受到了降级和撤职留任的处分。

战斗经过证明，262.8 高地确为南韩军第 15 团防守的一个重点。《韩国战争史》中说：“第 15 团受到敌军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 262.8 高地，敌人在火炮支援下，依靠山脊，吹着喇叭，敲锣打鼓，扑向我军阵地。为阻止该敌进攻，我 15 团展开血战。”

21 时半，张峰副师长在云山东北的涧洞附近左翼团指挥所用电话向我报告了战况。他首先兴奋地问我：“看到占领 262.8 高地的讯号弹没有？”我告诉他：“看到了。”他接着说：“我们突破敌前沿后，纵深敌人抵抗不甚顽强，消灭了一部分，一部分跑掉了。公路两侧地形起伏，极便于隐蔽运动，团主力发展得很快，高克率一个营向涧洞前进中。”

张峰的报告使我非常高兴。高兴的是，在入朝的第一次战斗中，我们对美军的特点和如何利用朝鲜地形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运用了正确的战术。

我高兴地告诉张峰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 347 团的战斗。他们当面的敌人抵抗顽强，打得很艰苦。你们要派出一支小部队迅速渡过小河，从云山东侧袭击敌人，直接援助他们。”通过电话后，他们就向涧洞前进了。

22 时许，李刚团长在无线电话中报告说：1、2 营各一部正在组织对龙浦洞敌人的进攻。等包围部队到达位置，立即发起冲击。此外并要求师炮兵压制云山南之敌炮兵。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左翼 348 团进展顺利对你团很有利，你团应加紧进攻，迅速突入云山去。10 分钟后，师指挥所右后方炮兵阵地上猛烈开火，有效压制了云山南边敌炮兵。

22 时，龙浦洞之敌火力猛烈阻击 2 营前进。李刚令 3 营一部从右侧后迂回攻击，2 营和团警卫连从正面攻击，1 营 2 连从左侧后攻击。在我三面围攻下，先后歼灭了龙浦洞敌炮兵阵地和坦克集结地域之敌。2 连于 22 时 30 分进至龙浦洞东南侧，遭敌侧射火力猛烈射击。该连 4 班战斗组长张生机智地从右侧迂回到敌火力点后，攀上山头。当他发现自己已经离敌太近，以至于不能投掷手榴弹时，就用力猛推，把敌人连人带枪推下山崖，消灭了敌人火力点。2 连和 9 连密切配合，于 2 日零时 30 分攻占龙浦洞东南无名高地，歼敌大部，敌残部向云山逃窜。龙浦洞是云山守敌前沿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先后由南韩第 1 师、美骑 1 师第 8 团防守。我攻克龙浦洞，即打开了进入云山的大门，为围歼云山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11 月 2 日 1 时，李刚团长从无线电话中报告说，龙浦洞附近之敌约一个连，已被我大

部歼灭，缴获坦克 2 辆，汽车 10 辆，1 营接替 2 营已向云山方向打下去了。2 营由于攻龙浦洞战斗伤亡较大，转为二梯队。右翼 3 营突破后，9 连与 227 4 高地之敌进行激战。副团长屈太仁与 3 营营长率营主力绕过高地之敌直插云山，于 2 日 1 时半进到云山西北 1 公里处。团指挥所随主力已到达云山北 500 公尺处，正在组织 1、2 两个营对云山攻击。我同意了李刚的决心，并告诉他第二梯队团已加入战斗，和左翼 348 团正向云山东侧进攻。然后告诉他：攻入云山后，主力协同左翼两团歼灭市区之敌。

2 日 1 时许，张峰副师长到达涧洞后，我把二梯队团加入战斗的行动告诉了他。为了使 3 个团更好地协同作战，我对 348 团的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应以一个营从云山东北大桥以南徒涉三滩川，尔后，从云山东突入云山；团主力应从大桥以南 1 公里半以外徒涉三滩川，切断云山通往上九洞的公路，一部向南警戒，主力回过头从云山南侧向云山实施进攻。张峰完全赞同这个部署，立即去执行了。

第二梯队第 4 连加入战斗：11 月 2 日，战线在南移，敌人的炮火逐渐减弱了。

我根据第一梯队团进展的情况，认为第二梯队团加入战斗的时机到了，决定二梯队 346 团的 2 营发起进攻。二梯队吴宝光团长就在师指挥所待命。我向他下达命令后，他兴奋地跳出洞口迅速消失在黑夜里。

师二梯队团使用计划的形成有个过程，不是在作战会议上决定的，是在反复侦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我看到第一梯队两个团的中间、三滩川两岸是一片 1.5 公里左右的开阔地，既是敌人防御的正面，又不便于我大部队隐蔽接近，因此大部队从这里进攻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有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利用夜暗接近到云山北侧，在两个第一梯队团从东西两侧对云山发起进攻的同时或稍早些，以强袭手段突入镇内，就可从敌心脏内开花，打乱敌人的部署，吸引敌人注意力，打掉敌人的指挥中心，有力地援助第一梯队的战斗。因此我决定使用二梯队 346 团的一个营，主要是一个加强连执行这一任务。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险棋，用得好可起重大作用，用得不好，反而受到损失。因而在使用兵力的大小，使用的时间、地点、战术运用等问题上，都必须考虑周密，掌握好火候。兵力不能过大，也不能太小，时间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过早了两翼团还没有发起攻击，小分队就要孤军深入遭到不必要的损失；过晚了，两翼部队已攻进云山了，就起不到牵制敌人、分散敌人、援助主攻部队的作用。因此这一行动由我直接掌握，并将二梯队团团团长召到指挥所内待命。

决战前后

我和 3 个团的指挥员通了电话，进一步协调了战斗行动计划：部队从东、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逼近云山，最后围攻云山市区的部署已经形成，决战就要开始。这是 2 日 2 时许，离天亮还有 3 个多小时，云山镇沉入一片寂静里，只有几排稀疏的炮弹在云山北面的空地里爆炸着。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指挥所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感觉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慢？二梯队团为什么还没有打响？假若他们不能切断云山东南通向上九洞的公路，让敌人跑掉了，那将是我师极大的遗憾！有时又觉得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天很快就亮了，天亮后，敌人大批飞机飞来，这仗就更不好打了！我还在想：敌人是否跑掉了？因为我师毕竟是正面进攻，云山南面留有很大的口子，如果真的跑掉了，那也是非常可惜的。我反复思考着这许多问题。心里紧紧扣在这个包围圈上，有时停在东南方向，有时停在西北方向，有时又停在北边那支“奇兵”的行动上，绕着它不停地转动着，随着它的紧缩而紧缩着。

指挥所的人们在电话机旁准备着接收报告、传达号令。大家都在等着最后决战的时刻。

我要观察员特别注意观察新的情况。为了加强联络，我专门派了两个参谋分别到两个第一梯队团指挥所了解情况，及时直接向我报告最新情况。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云山周围的上空开始升起了我军的红绿色讯号弹和敌人的照明弹，把黑暗的夜空照得通明。接着是无数挺机关枪声、手榴弹和炮弹的爆炸声交织成的一片轰鸣。

曳光弹从四面飞向云山街内，又从云山街内飞向四面。这一切都说明我包围部队已经向云山之敌发起了总攻，已和敌人短兵相接了。

“开始了！”指挥所的人员不约而同地喊出这几个字。11月2日1时半至2时，3个团从东、西、北先后攻入云山市街。

右翼347团战斗经过：副团长屈太仁率第3营突破前沿后，主力绕过敌人封锁，快速向云山西侧穿插。营长肖德久指挥第7连利用雨裂沟尽量接近敌人。连长厉凤堂令1、2排担任突击，在机枪、迫击炮火力掩护下，副连长李少珍、1排长王凤江带领第1排猛冲了上去。

7连一举突破敌前沿，不顾两侧敌人的封锁，迅速沿着大街向东攻下去。黑夜里敌我难辨，惊惶失措的敌人竟然跟在7连1、2排后面沿街心溃逃。部队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后面有敌人！”厉凤堂当即指挥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肉搏。一个战士摔倒了，美国兵扑上来，他急中生智，在倒地的瞬间扣动扳机，子弹正中敌人头部。另一个身材矮小的战士被高大的美国兵逼到路边的房屋下，眼看要遭毒手，2排长邢福善大吼一声，冲上去将敌刺毙，但自己也被身后的敌人刺伤，鲜血直流。这时，在敌人后边传来我们战士“缴枪不杀！”的喊声，是3排上来了。两面夹击，敌人只得举起了双手。7连俘敌六七十人。

溃逃的敌人涌向市内的丁字路口。7连发现敌人3辆坦克和十几辆汽车由西向东逃窜，车上坐的都是美国兵。王凤江带领1排占领沿街的房屋，2排展开在道路两侧，准备消灭敌人，3排组织爆破组扑向敌坦克。连长厉凤堂大喊一声：“给我狠狠地打！”顿时枪声大作，杀声四起。美国兵到处乱窜，后面的汽车也纷纷加大油门，争相逃命。其中一辆在慌乱中向路旁房屋撞去。车上敌人仍然顽抗，被我全部击毙。尔后，厉凤堂命令1排、2排沿公路两侧向云山南面攻击前进。3排为预备队。

3排发现前方山崖下有敌炮兵阵地，正在装弹发射。3排从运动中发起冲锋，敌人火力太猛，第一次攻击没有奏效。排长高至福调整部署，命8班在正面，7、9班在左右两翼同时发起冲锋。此时，8连1排赶上来，从右侧迂回到敌炮阵地后面，截断了敌人。有一个美国鬼子转身想跑，看到我们战士已到眼前，他赶紧双膝一跪，高高举起了双手。炮兵阵地被我占领，缴炮10余门，汽车80余辆，还有大批武器弹药物资，俘敌10余人。

此时，3排有21名战士能参加战斗，其中9人负伤。进到一个小山头前，敌人约一个排的兵力突然反扑过来，火力压得3排战士抬不起头来。8班机枪手李作青奋不顾身，猛地站起来，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全排战士随即一跃而起，边射击边向前冲。敌人在我战士们的猛打猛冲下，四散奔逃，一个美国兵企图抵抗，爆破手小朱举起爆破筒将他打倒。1排长王凤江率领全排沿公路左侧追击逃敌，敌人在公路上架起机枪，王凤江机智灵活，命1班正面吸引敌人的火力，自己带2、3班迂回到敌人的侧后，突然发起冲锋，敌人死伤一部，剩下的逃散了。11月

2日凌晨3时半胜利结束战斗。战后师通令嘉奖了钢铁七连。

347团1营营长穆占魁率营主力在向云山接近中，与正向云山溃退之敌遭遇，部队歼敌心切，先头连未等命令，随即发起冲击，把敌人压缩到云山街东北角一所学校。校园空地大，周围有残缺的矮墙，院内有敌人105榴弹炮阵地。敌人拼命抵抗，随后2营一部也赶到。李刚团长立即组织1、2营部队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攻占了学校，消灭了敌人。与此同时，346团4连亦攻到学校附近，并与347团取得联系。云山街内战斗到最后的枪声就是在这里结束的。

战斗结束后，李刚看到战场野战工事齐全，有堑壕，单人掩体，机枪掩体，交通壕等工事。这里战斗激烈，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以及绿色的印有USA的帆布帐篷，有4门榴弹炮牵引车翻车，一部分装的是弹药，大部分是罐头食品，还有成捆成捆的没有发放的军大衣，到处是丢弃的武器。

348团的战斗经过：11月2日凌晨1时半，348团2营主力从涧洞插向云山东南公路，

断敌退路。受领任务后，部队边走边动员，以急行军速度向敌后猛插。3时许，涉过结冰的三滩川，进到云山镇东南公路附近。前卫4连发现敌坦克掩护榴弹炮部队，从云山方向沿公路南逃。4连当机立断，令1排从右翼抢占公路东侧的100高地，2排从左直插公路，正面堵击敌人，3排占领2排南侧小高地，控制云山至博川、宁边公路交叉口，支援1、2排战斗。火器排展开在2、3排之间，以火力直接封锁公路。

3时10分，先头5班刚进至公路附近，敌先头坦克已急驶过去。5班长李运贤率第一组迅速跃进公路沟，待敌第二辆坦克至公路拐弯处减速时，5班长敏捷地将两根爆破筒塞到坦克履带下，将其炸毁。4、6班乘势跃过公路，占领制高点。堵在后面车辆上的敌人见前进受阻，一部分惊慌逃命，另一部分则依托车辆掩护，以一个排的兵力向我进攻，企图夺占制高点。我2排待敌迫近时，由4、6班从路西侧，5班从路东侧，以突然猛烈的火力向敌射击。此时，3排与火器排也相继占领了阵地，以火力封锁公路，连续打退敌两次冲击，毙敌20余人。敌进攻受挫后，龟缩到1003高地西侧。与此同时副连长率1排沿稻田沟坎向1003高地疾进，发现公路东侧野战机场之敌正向我2排射击。2班迅速抢占1003高地，1班以隐蔽动作绕至敌背后，发起突然袭击，毙伤敌30余人。敌仓皇还击，我1、4班乘势从两翼攻击，连属火器排也向敌射击。敌腹背受攻，向公路西北侧溃逃。敌机驾驶员慌忙钻进机舱企图起飞逃走，1班副班长李连华和两名战士猛冲过去，1排手榴弹，一梭子轻机枪打过去，敌驾驶员举手投降，4架飞机也当了“俘虏”。1、3班穿过机场到1003高地与2班会合，占领阵地，堵击逃敌。

3时30分，敌又以一个多连的兵力分两路向1、2排阵地攻击。当敌到20米时，全连火器从三面一起开火，敌乱作一团。1、2排抓住有利时机，在连火力支援下，迅速冲向敌群，展开白刃格斗。4班战士吴潘太连续刺杀3个敌人，几处负伤仍坚持战斗。经15分钟激战，毙伤敌40余人，余敌向西逃窜。3时45分，4连胜利完成任务，奉命继续向南追击。战斗中，4连共计毙伤敌百余人，击毁坦克1辆，缴获飞机4架，坦克3辆，榴弹炮9门，汽车30余辆。战后4连受到“志司”通令嘉奖。

348团3营战斗经过：副师长张峰随348团主力打到云山东边时，347团已从西边对云山发起攻击；346团4连也从中间插入云山。打到云山南边岔路时，张峰发现从西边公路上退来的汽车和从云山逃跑的汽车撞在一起，大约有几百辆。这时诸仁桥那里打得很激烈。敌人大部分是被西边打得向东边跑，又被东边逼得往西边跑。2日凌晨2时许，张峰、高克命3营投入战斗。

348团3营沿三滩川东岸向云山南穿插，断敌退路。该营7连由东侧向云山进攻，协同左翼部队围歼云山之敌。副连长率2排于2日2时进到云山东侧街口附近，发现街内敌车辆人员拥挤混乱。排长即令4班、6班向敌发起冲击。当4班冲至街内十字路口时，遇到敌先头汽车。一组当即将第一辆击毁于街中心，第二辆急于超车逃跑，2班迅速从翼侧逼近，向驾驶室连投几枚手榴弹，将其击毁。此时，敌一辆重型坦克从炸毁的汽车南侧驶来，企图向南道口逃跑。排长命令6班长带第一组炸敌坦克。一组爆破手向敌坦克接近，被敌发觉，负重伤。排长即令重机枪掩护继续爆破。6班长迅速捡起爆破筒，乘敌坦克向西南拐弯之际，利用坦克火力死角隐蔽接近，将其履带炸断。后面汽车上的敌人见通往上九洞的街口，被炸毁的坦克、汽车堵塞，一部依托汽车顽抗，大部弃车南逃。排长乘敌混乱，令4、6班迅速占领街道有利地形，猛烈射击，毙伤敌一部，余敌溃逃，我乘胜追击，俘敌10余人。

经1小时激战，4、6班伤亡较大，排长负重伤。副连长立即调整组织，将4、6班合为一个班，并令5班加入战斗，继续沿街两侧向西发展进攻。这时被兄弟部队击溃之敌约300余人迎面逃来，2排迅速占领街道两侧房屋，待敌进至40米时，我所有火器一齐开火，毙伤敌20余人。敌稍加整顿，又进行反扑，企图突围。该排顽强抗击敌人。这时347团一个班从敌后勇猛攻击，敌腹背挨打，大部被歼，残敌沿街巷南逃。2日3时半结束战斗，共计

毙敌 70 余人，俘美军 1 人，击毁敌坦克 1 辆，缴获榴弹炮、化学迫击炮各 3 门，重机枪 3 挺，汽车 10 余辆。战后 4、6 班各荣记三等功，6 班长么兴福荣记一等功。

2 日 2 时许，第 3 营主力于云山东侧（第 2 营左翼）加入战斗，直插云山东南之公路，断敌退路，协同 2 营围歼云山之敌。到达公路后，按计划应向云山进攻，营长郭向云没有听到云山有枪声，以为云山已无敌人，于是留下 9 连 4 班向云山担任警戒，主力向上九洞追击下去。9 连 4 班共 13 人（机枪 1 挺），受命后，即分别布置在公路两侧，构筑工事。班长邵作成带反坦克组准备打坦克。刚布置完毕不久，敌一辆装甲车来了。班长见车身上有个五星，误认为是我军的战车，未叫战士打。后来发现是敌人时，战车已经过去了。等一会儿又来一辆，用一根爆破筒未炸坏。这时，后面又上来一辆装甲车，上面载有步兵。反坦克组战士范吉太用爆破筒将装甲车炸坏，堵住了后面汽车 10 余辆，装甲车上面敌人跳下车，四面乱跑，被机枪打死几个。但敌步兵、榴炮部队 200 余人又蜂拥南逃而来，4 班集中火力顽强堵击，不顾敌我力量悬殊，连续击退敌人多次攻击。敌人冲上来后，全班勇敢地与敌人展开了肉搏。这时，3 个敌人正和我机枪手争夺机枪，我机枪手的手臂被敌手枪打伤，仍死死抱住机枪。副班长赵顺山机智地抡镐连续刨死两个美国兵，另一个敌人见状吓跑了。我夺回了机枪，打退了敌人。在 8 连、机枪连的支援下，4 班共毙伤敌 60 余人，炸毁装甲车 1 辆，缴获装甲车 4 辆，汽车 12 辆，榴弹炮 6 门，还堵住美军装运尸体的 8 辆道奇大汽车，每层 10 具一排，脚脚颠倒，一车装 5 层，共 50 具，盖着绿苫布，共 400 余具。我伤 4 人。

战后范吉太被军授予“爆破英雄”称号。9 连 4 班被师授予“保国英雄班”称号。4 班副班长赵顺山被授予“保国英雄”称号，并和班长邵作成、战士范吉太一起，分别荣立三大功。

346 团 2 营 4 连的战斗经过：副团长李得功和 2 营长洪常法，按师的计划于 1 日 21 时率 2 营隐蔽接敌，第一梯队 4 连进至云山北 1 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一个前哨班。李得功决定派一个班对付它，连主力从东侧绕过去，直插云山。进至龙浦洞南山东侧时发现敌化学迫击炮向我左翼 348 团射击，4 连当即令 1 班和 4 班 3 组迅速消灭敌炮兵。在 1 排长率领下，1 班从右侧、4 班 3 组从左侧，隐蔽地摸到敌炮兵阵地，敌未发现。当即发起冲击，与敌展开肉搏战。敌遭我突然打击后，弃炮向云山逃去，我缴化学迫击炮 8 门。1 班追到云山北侧一座小学校附近，又遇敌 50 余名，1 班先敌开火，歼敌一部，尔后突进云山城。连主力向云山前进中，发现有 200 多敌人从龙浦洞向公路桥退来，连长王振斌立即指挥 1、2 排先敌展开，先敌开火，拦腰猛扑过去。敌人遭突然打击后，慌乱地向云山逃去。1、2 排便跟踪追击突进云山街。副连长率 3 排进到公路桥，遇敌从涧洞方向退下来的两辆满载步兵的汽车和 4 辆坦克的阻击。副连长以 8 班从正面钳制敌人，9 班从右侧打敌坦克搭载的兵力，将其全部消灭。7 班从左侧打桥上两辆汽车上的步兵，一辆被我打进河里，另一辆被击毁，残敌逃向云山街内，3 排乘胜追击。3 排进至东街口时，遭敌火力阻击。7、8 班伤亡较大，副连长重新组织火力，指挥 7 班从正面攻击，8 班利用房屋从右侧攻击，歼灭街口之敌后，沿街道南侧向西猛插，此时敌坦克、汽车拥挤街头，8、9 班乘势冲进敌群，给敌以大的杀伤。敌跳车顽抗，激战中 7 班副班长身负重伤，子弹打光了，枪打坏了，仍捡敌手榴弹投向敌群。端起机枪向敌扫射，全排共毙伤敌 40 余人，击毁汽车 5 辆，残敌向街西溃逃。3 排追至东街十字街与连主力会合。

2 日 2 时，连长率 1、2 排插到城东十字街口时，遇 10 余辆满载敌人的汽车，在一辆坦克引导下，企图南逃。连长迅速指挥 1 排向左、2 排向右占领十字街道北侧房屋，与敌展开了激烈战斗，以冲锋枪、手榴弹打敌汽车。同时令 2 排组织爆破坦克。4 班副班长赵子林主动要求爆破任务。他将两根爆破筒捆在一起，在排火力的掩护下，利用街道北侧房屋，穿小巷绕到坦克前面。这时坦克很嚣张，一面向前开动，一面向我射击。赵负伤后，仍端起爆破筒，待敌坦克接近到 1 米时，拉响了导火索，将坦克右侧履带炸断，后面 10 余辆满载敌人

的汽车被堵，乱成一团。连长乘机指挥 1 排沿街南侧，2 排沿街北侧向敌发起冲击，在敌心脏开花。战至 3 时 30 分，与 347 团 1 营部队会合，歼敌大部，胜利完成穿插任务，为师主力歼灭云山之敌起了重要作用。战后师授予 4 班为“保国英雄班”，4 班副班长赵子林荣记一等功。

尾声

拂晓前我不断接到各团报告胜利的消息，先是李刚团长的报告：云山街内之敌已被歼灭，俘敌百余名，缴获榴弹炮 4 门，坦克 3 辆，满载弹药、服装的汽车百余辆。其他武器弹药甚多，请示如何处理。我告诉他：“汽车上的物资弹药尽快疏散隐蔽，让师后勤部派人处理。”

接着高克团长报告：在云山南公路上缴获飞机 4 架，榴弹炮 18 门，坦克 4 至 5 辆，汽车几十辆以及大批步兵武器弹药。我告诉他们重武器尽量疏散伪装起来，我们马上派人去处理榴弹炮。当即派炮兵营长杜博带两个连前去，设法把榴弹炮拉回来。

杜博迅速赶到现场，组织部队将 18 门 105 榴弹炮及全部装备就地推下公路，隐蔽伪装起来。2 日白天未被敌机发现，得以保全下来。报告军和志司后，志司令炮 2 师于 2 日夜将榴弹炮和汽车拉走，装备了部队。

11 月 2 日拂晓，云山附近的战斗基本结束。我令二梯队 346 团主力加入战斗，向上九洞方向追击下去，其余部队收拢整顿，救护伤员，疏散缴获的战利品。

拂晓时，我和石瑛政委带领指挥所人员向云山附近的涧洞转移。沿途看到军部机关的管理人员带领汽车司机从战场开回许多美军吉普车，满怀胜利的喜悦向我们招呼致意。

天亮以后，敌人大批机群飞临云山阵地上空狂轰滥炸，除了轰炸我军目标外，对被我们缴获的来不及疏散伪装的重武器及车辆物资，也都炸毁。甚至连被他们遗弃的美军伤员也被炸死。

高炮 1 团于 11 月 1 日拂晓进入阵地。第二天拂晓即进入战斗。在敌人大批机群持续反复的攻击下，该团在团长王世谦的指挥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战斗，击落击伤敌机 3 架。战至中午，弹药已打完，火炮大部也被损坏，人员伤亡近百人。我师炮营一个高机连和 346 团一个重机连协同高炮团战斗。当夜志司令该团回国改装，我师领导将该团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报志司，给予表扬。并向他们赠送了战利品，部队士气很高。

左邻 117 师于 11 月 1 日 17 时由泥踏洞、马场洞发起进攻。经过激战，攻克三巨里，毙、伤、俘南韩 1 师 15 团 300 余人。缴坦克 3 辆，炮 6 门。于 2 日 1 时许进到涧洞与我师 348 团会合。

右邻 115 师于 11 月 1 日 15 时向诸仁桥方向发起进攻，将美军骑兵第 1 师第 8 团第 3 营压缩在诸仁桥以北、立石下洞公路以西的河滩开阔地。2 日 4 时完成对敌包围。经 30 多小时激战，击退敌数次突围，全歼该敌。计毙、伤、俘敌 700 余人，击毁缴获坦克 14 辆，汽车 75 辆，各种火炮 16 门。

当云山激战时，11 月 1 日美骑 1 师令第 5 团由博川增援云山。我 115 师 343 团奉命进占龙头洞阻击援敌，与敌对峙。经两天激烈的争夺战斗，粉碎敌增援企图，计毙、伤、俘敌 400 余人，有力地保障了云山战斗的胜利。

美、日、韩的评论

美国的评论

云山战役重创美军王牌师骑兵第一师，在美国及其盟国中引起极大震惊。第二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中写道：“联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规定，除李承晚军外，联军应位于二线，离中国边境 40 至 60 英里。可是当李承晚节节败退之际，为了挽回失败的态势，这时麦克阿瑟和第 8 集团军军长沃克中将决心起用位于二线的王牌师骑兵第一师。这个师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并在独立战争时期是常胜师。二次

世界大战中，也是号称常胜师。该师技术装备先进，然而被小米加步枪、加小炮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这是麦克阿瑟和沃克中将用兵中不可测到的惨败。”同时他承认：“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他又写道：“战斗持续了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战争中所没有的。午夜之前，不少美军部队发觉弹药几乎告罄。夜间10时，美第1军自脱离釜山环形防御圈以来首次转入防御。那一夜，扼守云山的第8骑兵团三面受敌。”“可是，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美军才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一支很强的中国部队在那天中午以前就封锁了主要道路。他们牢牢地控制着阵地，使第5骑兵团为把他们赶走以便前去增援云山的第8骑兵团而发起的多次进攻未能成功。”（汪注：这是343团在龙头洞打援战斗的情况）

“11月2日凌晨，从云山撤退的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击。结果，那里很快就塞满了毁坏的车辆，坦克乘员和步兵在慌乱中四散奔逃。”

“美军部队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拖着伤员，一边战斗，一边朝山上转移……许多人被俘。”（汪注：这是云山南断敌退路战斗的情况）“中国人对云山西南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3营人员虽然进行了殊死搏斗，也无法突破中国人牢固的包围……11月4日凌晨，幸存者决定逃出去，让伤员留下来向中国人投降。他们彻夜冒着倾盆大雨前进，先是向东向北，最后转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最后眼看就到立石村了，那里的己方部队正等待着他们。但是还未到达己方战线，他们就遭到中国部队的包围，被迫分散逃跑。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我方战线，死伤和被俘人员究竟有多少，未能准确统计。”（汪注：这是115师345团在诸仁上洞、下洞地区的战斗情况）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沃克将军直截了当地向东京发电，承认遭到敌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新锐部队的伏击和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共部队。”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哈里·杜鲁门》一书中写道：“在朝鲜开始发生了惊人的事件……11月1日，第8骑兵团在遭到迫击炮和俄国卡秋莎火箭炮的轰击之后，又遭到中国大部队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夜；次日，当该团力图退却时，发现更多的中国人截住去路，该团在接着发生的混战中溃不成军。”

日本的评论

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修业会1969年出版的《作战理论入门》一书中说：“对中共军队来说，云山战役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还不十分了解，而且这支部队也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对孤立的美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

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撰的《朝鲜战争》一书，将美军在云山的战役称为“云山悲剧”。对美骑兵团第1师第8团在云山战役中惨败的经过作了较详细的描述。这些描述和我军的战史记载若合符节，虽然有许多重要的战况和美军的损失被回避了。为了从敌方的战史中反证云山战役的意义，反证我军的勇敢善战以及美军惨败的情景，我想在这里摘引一些此书的段落是很有意思的。

“10月31日。云山。随着进攻方向的变更，第8骑兵团定于上午同三滩川南岸地区的南朝鲜军队换班，其第3营换下南面河畔的南朝鲜军第11团，第2营换下云山西侧的南朝鲜第12团的左翼营。然而，从昨夜起突然充满生气的中国军队，在对15团施加强大压力的同时，把预定由第1营（米尔金中校）接替的南朝鲜第12团的右翼营压回到龙浦洞南侧，并在极力攻击，因而米尔金营便停止激战中的换班，在其后方占领阵地，完成了支援它的态势。换句话说，也可以叫作后退换班。”（汪注：这是我347团第5、8连的战斗情况）

南韩第12团第2营昨天（10月31日）未能与米尔金营（美8团第1营）换班。“根据

白师长的指示，决定歼灭当面之敌以后交班……金上校说：‘因为不这样干，美国就不会来接班，想早点交班，同师主力会合……’”

“中国军队见此情景突然转为进攻，包围了留置在龙浦洞北侧高地的第2营。营长悲痛地报告：‘只要16时以前得不到增援，就没有希望保住阵地。’”（汪注：这是南韩军与美军将换班又未换成的情况，于是留在阵地参加了防御作战而被歼一部）

“不久，中国军队对这两个营第一线分队的进攻达到最高潮……”（汪注：这是我师三个团主力开始对骑8团主力攻歼的时刻）

骑兵第8团是11月1日23时接到后退命令。23时45分发出。下达实施命令的时间是24时。“团剩下的退路，只有从云山东南侧的三叉路口经165高地的北侧在上九洞渡九龙江，由立石通往宁边的乡村路了。团规定那个三叉路口为行军出发点……”（汪注：这个三叉路口也是我348团主力断敌退路之所在。敌人的撤退路线和我的预计完全吻合一致）

关于11月1日夜骑兵第8团第1、2营在云山地区作战的经过，该书有如下一段记述：“米尔金营长于1日24时接到撤退命令后，决定首先把部队集合到云山镇东北端的三叉路口，尔后再向云山南出发点集合。”（米尔金来到三叉路口）不大工夫，云山镇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并看到了火焰，米尔金判断那枪声是刚撤下来的坦克遭到攻击的声音，说明敌人已经进入云山镇。

数分钟后，A、B连到达，就要看彼此的武运了。然而随着集合部队的增多，云山镇的射击更加激烈，已经有数名迫击炮手负伤。15分钟后，满载伤员的汽车在坦克的前后掩护下，力图从云山镇强行突破。零时40分，纵队刚进入镇子，燃烧的汽车堵塞了街道，先头的坦克想绕道而过，结果滑进弹坑不能动了，车长想逃跑，被枪打死；第二辆坦克受到近战攻击破坏了履带。这样就几乎全部战死或当了俘虏。据说，好容易逃回来的3个人向米尔金报告了这一悲剧。（汪注：这是346团4连在云山镇东头的战斗情况，也是我3个团合攻云山镇战斗的一部分）

“C连的先头到达行军出发点的时间是2时20分。C连由12辆车组成，其中包括105榴弹炮6门……”“博尔特上尉从行军出发点向右拐，走了约200米，回头往后一看，后面的车没有跟上来。第2辆不留神顺三叉路一直前进，后续车辆也跟它去了。返回去费时间，结果失掉了决定生死的十几分钟。博尔特在水田中这唯一的一条道路上焦急地等待着，漫不经心地望着寒月辉映的水田，有一支部队成一路纵队沿三滩川南岸走来。本来，在月明之夜透空看去，这支队伍清晰可见，从整个的姿势、装束、持枪的方法和走路的样子等，能识别出敌我来。然而博尔特和德赖巴却都深信是友军。”（汪注：这是我348团2营穿插分队的行动。他们的神奇出现，使敌人即使分辨出来是敌人，但却又宁肯认定是友军）

“纵队接近到40—50米，突然横向散开，一齐向吉普射击。博尔特以高速逃避，在165高地山麓一拐弯，有15—20名敌人站在道路上，敌人向吉普车进行齐射，博尔特一面用冲锋枪扫射，一面突围，喘息之间又有3、4名敌人站在路上，博尔特突破过去，不一会追上走在前面的B连的后尾。”

“为追赶连长车而急进的纵队，刚到165高地山麓，先头的炮车就遭到齐射。惊慌失措的德赖巴转坏了方向盘，没有办法了。车子翻到堤坝的一侧，牵引的火炮横滚堵塞了道路。无可奈何，不久，留在行军出发点的一辆坦克从水田里快速前进，想把火炮推到一边，但遭到迫近攻击炸毁了履带。道路完全被堵塞了。时间是2时30分左右。切断退路的中国军队不多，而是美军自己的车辆堵住了自己的退路。然而，这种现象不是绝无仅有的。在多半只有一条山间道路的朝鲜战场上，是到处常见的现象。”

“集结在行军出发点的各种部队，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惶失措，丧失了斗志。埃德森中校（副团长）和恰好赶到的第2营营长沃尔顿中校，把军官们召集在一起，研究设法临时编组部队打开退路的问题，可是多数意见认为，‘反正不能通行车辆了，即使开通道路也没

有什么用。还是先救士兵的命要紧。’其中有些士兵已任意结伙，在月光之下消失，已毫无办法了。”

“C 炮兵连的士兵，遗弃了车辆和火炮向南面的山里逃散。感到有义务与火炮共命运的少数军官拼命地招呼他们回来，但无济于事。招呼那些吓得失魂落魄的士兵回来很困难。一度退却了，再主动去为掩护他人而牺牲的人是少有的。似乎每个人都变得胆怯起来，争先恐后地往后撤退。”

“另外，在云山西侧的道路上，米尔金中校一行恰巧遇上 H 连的一部分车辆，让伤员乘车去行军出发点。可是当他们抵达时，埃德森和沃尔顿已经撤退，剩下的只有第 3 营作战主任麦卡比指挥的一个排了。三叉路上被破坏和遗弃的车、炮、重武器等杂乱不堪，像是战斗后的战场一般。”

“不久，少数的中国兵接近三叉路开始投掷手榴弹。两侧高地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也开始射击。而且，一会儿功夫又开始遭到可能是从 165 高地北进的敌人的射击。在行军出发点还剩下一辆坦克。于是米尔金把 40 名四散的官兵召集起来，以坦克为先导，开始沿道路撤退。但是，这个拼凑的纵队立即被敌人火力打散了。”（汪注：云山南面两公里处之三叉路口，也是我师计划歼敌的一个重要的地点。我 348 团的任务就是以主力快速行动，穿插到此处，切断敌退路，歼灭退却之敌。上述资料所反映的情况就是对云山之敌撤退时的狼狈情景和我 348 团部队充分发扬夜战、近战的特长，打歼灭战的最生动的描述。敌人除被我毙、伤、俘外，部分人员丢弃全部武器、车辆，溃散逃跑了）

“米尔金离开行军出发点时，得到后退命令较晚的第 2 营的残部（实际是由三个步兵连的主力 and 支援的 A 炮兵连及第三坦克排组成的沃尔顿营的大部）依照命令撤退到云山。不过，他们一行在镇的西端受阻了。其经过情形与 165 高地山麓的战况相同。炮兵和坦克兵亲手破坏了自己的武器进入南边的山中。”（汪注：云山镇西端是我 347 团又一个歼敌之地，退到云山西端的美军第 8 团第 2 营的主力，也像云山东南三叉路口的第 1 营一样遇到歼灭性打击）

“这样第 8 骑兵团的主力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第 1 营损失了全部车辆和 81 迫击炮以及大约半数的部队装备火器。第 70 坦克营 B 连的坦克只回来第 1 排的 4 辆，第 99 炮兵营只有 B 连的 5 门火炮完好无损。”（汪注：占领云山附近地区与我师作战的敌军部队，从《朝鲜战争》一书记述情况看，系骑兵第 8 团第 1 营（营长米尔金）第 2 营（营长沃尔顿）及韩军第 1 师第 12 团第 2 营。防守 262 8 高地之敌为韩军第 15 团一部）

“11 月 3 日团的实力报告记载的满员率为 45%，说明在 1 日凌晨开始的历时约 18 个小时的战斗中，确实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公开史料写道：“23 时以后，韩国第 15 团瓦解的速度加快，午夜过后，已失去了作为战斗力存在的价值。逃跑的官兵很少，大部分战死，或成为俘虏了。”

韩国的评论

《韩国战争史》（中译为《朝鲜战争》）一书第 161 页写道：“11 月 1 日夜，……位于三滩川北岸的第 15 团受到敌军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在 263 高地敌人在火炮支援下，依托山脊，吹着喇叭，敲锣打鼓扑向我军阵地。为阻止该敌进攻，我 15 团展开血战。……到 23 时，……第 15 团兵力也被打散。”“11 月 2 日，敌军反复围攻我 15 团，并切断其退路。第 15 团边反击，边突围，在上下分离，左右分散的情况下撤退。损失很多重武器和通讯器材等装备。”（汪注：韩军 15 团左翼 262 8 高地及进阳洞、涧洞一线之守军，被我师 348 团攻歼。右翼三巨里地区守军被我 117 师各部队攻歼）

该书第 163 页写道：云山战役南韩第 1 师“损失、阵亡 66 人，负伤 267 人，失踪 471 人，计 804 人。步、机枪及炮 520 余件。”

思考与评述

云山战役胜利的意义

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战役总结会上高度评价了云山战役：“39军在云山打美军骑兵第一师打得很好！”“起初我们还担心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和美军作战，我们要吃亏。现在看来，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有近战夜战的法宝。没有飞机，缺少大炮坦克，一样可以打仗，打胜仗！美国军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只打了伪军，也打了美国的王牌军，是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美国骑兵第一师嘛！这个美国有名一直没有吃过败仗的军队，这回吃了败仗，败在我们39军的手下嘛！”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的总结中说：“这次战役，我军是在朝鲜战局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仓促入朝投入交战的。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等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经过连续13个昼夜的艰苦作战，以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赢得了初战的胜利，歼灭敌人15000余人，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朝鲜人民军赢得了同美、伪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增强了胜利信心，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我116师部队来说，在入朝初战的战役中担任主攻任务，歼灭美军王牌军、常胜军的骑兵第1师的部队，震惊了敌人，打出了军威、国威，打出了经验，打出了信心，为国争了光，为军队立了新功。

但当时我们对这次战役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足的，反而感到比起解放战争的俘获来，不那么痛快过瘾。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似乎觉得部队打得不很好，在战斗总结中也没有将成功的经验和英模事迹向部队宣传并及时向上级反映，这是我师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不足之处。

究其原因，是我们领导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状态下，没有跟上朝鲜战争的新形势。这妨碍了我们正确认识云山战役的经验教训，低估了胜利的成果，这一点在我的思想上表现得很明显，我是师长，对部队的影响就更大一些。

对我师在进攻战斗中战术运用的回顾

云山之战是我军入朝作战的初战战役，敌人是以最先进的技术武器装备的军队，战场是在朝鲜的土地上——主要是山地和丛林，这些情况都和以往的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中的情况完全不同，给我军带来许多新问题，新困难。为了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我军必须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找到新对策，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战术、技术打法。

我师采取的战术有以下三个方面：（一）针对美、韩军队采取的宽大正面上防守若干重要支撑点，以立体火力网加以联结的防御战术方法，我师采用对策如下：突破敌前沿时，在约4公里宽大正面上，以两个梯队的战斗队形，选择敌人若干相距较远的防守要点，集中兵力火力（步兵轻武器火力）歼灭敌人，夺取要点，打开进入敌阵地纵深的缺口，掩护我主力投入战斗。如347团对龙浦洞北山要点，348团对226.8高地要点的攻击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改变了解放战争中攻坚战斗时采取集中兵力兵器于狭窄的正面（几十米至几百米）大纵深（三个以上梯队）的战斗队形。这在战术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为此战前有过争议。实践证明这个改变是正确的，是一个进步，一个发展。（二）突破正面后，我以主力采取大胆穿插迂回，直达敌防御中枢云山镇之侧后，断敌退路，包围攻击，歼灭敌人。我们利用敌人防御正面宽大，兵力分散，要点之间空隙大，山林地形复杂，夜间隐藏等诸多有利条件，在突破前沿后，决心以右翼347团主力（实战中用一个主力营）不顾龙浦洞北山和277.4高地之敌的猛烈阻击，直插云山镇西及西南侧后，包围攻击云山之敌。左翼348团突破前沿后，不顾左翼226.8高地之敌的威胁，团主力直插云山东南交通枢纽之三叉路口，断敌退路后，从侧后攻击云山镇之敌。李刚、高克两个团大胆行动，东西协同一致，合围歼灭云山镇

敌之主要集团。战斗的结果，完全实现了我们的预期计划。这是一个师正面进攻中，突破前沿后，以主力从两翼深入敌侧后，包围歼灭敌人的创造性的战术。（三）近战夜战和小分队灵活机动的包围战术相结合，是取得胜利的基本手段。近战夜战是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创造的致胜法宝，是我军特有的优势。近战、夜战和小分队灵活的包围迂回战术结合起来，更如虎添翼，在云山的野战条件下产生巨大威力。近战夜战可以极大地削弱敌人的技术优势，迫使敌人只能以步兵武器和我军进行战斗，增强了我军优势，再加上我军的勇敢、积极、顽强的战斗精神，灵活机动的战术动作，就使我军在战斗中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

云山战斗中对所有攻击点，不论大至连营如龙浦洞北山之敌，或小至班排，以至一个机枪火力点的攻击，都采取两面、三面、甚至四面包围，利用夜暗隐蔽接近，突然发起攻击，以冲锋枪、手榴弹、刺刀消灭敌人。多处战斗中出现我军独胆英雄动人事迹，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丢盔弃甲，四处溃逃。这样形容一点也不夸张，美、日、韩战史的记述可以证明。这些英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使我们一些信心不足的同志增强了战胜美军的信心。

提前发起总攻的利弊得失

云山战斗发起总攻的时间比志司命令规定提前了两个多小时。原因是我们发现我师正面阵地上的敌人有多处明显的向后运动，没有一处向前运动的征候，于是我们判断敌人很可能要撤退，即向军首长提出提前发起进攻的建议，并得到批准。战后才了解到这是敌人进行换防的行动而不是撤退。

现在再来总结提前发起总攻的利弊得失也是有意义的。有利方面：首先是抓住了敌人，没有失去战机。当时看到的情况是多处向后运动而没有任何向前运动，主攻方向的指挥员应立即做出积极的反应，抓住敌人不使其撤走。如果敌人真的撤走了，我军的进攻扑空了，那就破坏了志司的战役计划，犯下大错误。因此必须立即发起进攻。即使立即发起进攻会遇到许多不利和困难，相比之下，不失战机和抓住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最主要的。这也是一个指挥员应具有的可贵品质，所以决定立即提前发起总攻的决心本身就是有利的。其次，即使对正在进行换防的敌人发起进攻，也有有利的方面。换防时新旧部队交接防务比较混乱，新接防部队地形不熟，兵力火器均未组织部署就绪，这时发起进攻是打他一个立足未稳。对换防的敌人发起进攻，应视为是进攻的有利时机。提前发起进攻，争取到了两个多小时的作战时间，有利于扩大战果，有利于第二天拂晓结束战斗。

不利方面：首先是配置给我师的炮兵主要部分都没有进入阵地，所以不能有力地支援进攻部队战斗。其次，提前发起进攻使部队减少了进攻准备时间，组织准备工作显得仓促。第三，进攻部队在黄昏前两三个小时的白天运动，暴露在敌人炮火下，增加了人员伤亡。

从以上利弊得失对比来看，当时我师决定提前发起进攻，是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因而是正确的。

打韩军打出个美军来

我 39 军渡江后到云山以北地区，第一次交战的就是南韩军队第 1 师各团部队。我 116 师接替云山北鹰峰山地区阻击任务中，所捕捉的俘虏都是韩 1 师 12 团所属的官兵。志司、军司，以至中央军委的通报和战斗号令中也一致确认我们是在和韩军第 1 师作战。我们计划歼灭的对象也是南韩军第 1 师。但是当总攻开始后，却发现打的是美军骑兵第 1 师。

事情是这样的：当南韩第 1 师在云山地区遭我 39 军坚决阻击，寸步难行时，侵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为了挽回颓势，决心将位于二线平壤的王牌，号称“常胜师”的骑兵第 1 师接替云山韩军第 1 师，企图继续北进。

我们于 11 月 1 日午后发现敌军阵地上调动频繁的现象，正是美、韩军进行换防的行动。由于我军提前发起进攻，原被换防下来的韩军第 12 团仍被留在云山地区参加防御作战，增加了美军的防御力量。

俘虏的供词和战后美、日、韩等国的朝鲜战争史以及个人回忆录，都可以证明：云山战役中与 39 军正面作战的是美骑兵第 1 师第 8 团、第 5 团及其加强的炮兵、坦克、空军等部队，还有南韩军第 1 师的第 11、12、15 团及美军加强给它的炮、坦克等重武器。韩 1 师是当时韩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

从 10 月 27 日到 31 日，我军、师在昼夜的阻击战中，打的是韩 1 师的 3 个团。我 116 师正面为韩 1 师 12 团。

从 11 月 1 日 17 时我军提前发起总攻开始，我 116 师正面之敌从龙浦洞北山 277.4 高地至云山镇附近地区均为美军第 8 团部队主力第 1、2 营。262.8 高地则为韩军第 15 团之一部。右邻 115 师正面为美军骑 8 团第 3 营和博川来援的骑兵第 5 团部队。左邻 117 师正面为韩军第 15 团主力。

云山战役前，我们对美、韩军队的战斗力完全不了解。但经过 348 团鹰峰山五昼夜的阻击战和 347 团在南山下里附近为夺取良好进攻出发阵地进行的攻防战斗，我们初步认识了韩 1 师在美军空、炮、坦克掩护下的作战特点，并看出他们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和积极性。

经过云山战役，我们对美、韩军队的技术、战术特点，战斗力水平都有了较深的了解。对美军王牌师、常胜师骑兵第 1 师的看法：武器装备先进，机动性强，有强大的空军、炮兵、坦克火力的支援。步兵主要靠强大的陆军火力和坦克的掩护下进行攻防作战，力求以火力和装甲压倒敌人，夺取胜利。

主要在日间进行进攻作战，以便充分发挥其技术装备的优势。基本上不在夜间发起进攻，尽量避免与我军夜间交战。

尽量避免与我军短兵相接，避免以刺刀、手榴弹决战。夜战中，当我军冲至冲锋枪、手榴弹距离时，即不做顽抗，丢弃武器向后撤退，甚至四散溃逃，少有肉搏拼刺刀的精神，并千方百计四散逃命，故不易被我大量俘获。

对南韩军第 1 师特点的看法：韩军第 1 师系韩军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师，诸军兵种协同的攻防作战都有一定水平。每次作战都有美空军、坦克、炮兵支援。

进攻时在美军火力支援下以小分队跟随坦克实行轮番攻击，但不做强攻。防御时不做顽抗。与我短兵相接时除毙、伤、俘者外，其余均丢弃武器和装备器材四散溃逃。由于与当地朝鲜群众语言相同，对山林地形熟悉，故有些人在分散溃逃后又在后方指定地点集合归队，不易被我大量俘获。

对志愿军和 39 军首长战役、战术包围部署的评述

云山地区之敌有两条退路，一条是西南方向经过龙头洞通向博川，一条是东南方向经上九洞通向宁边。为了全歼云山地区之敌，不使其逃跑，就必须切断这两条退路。39 军首长的包围部署是：以右翼 115 师 343 团进至云山博川公路上的龙头洞，切断云、博公路，阻击博川方向来援之敌，堵击云山方向退却之敌；以左翼 117 师一个团迅速插至上九洞堵击云山退却之敌。军的这个部署是四面包围打歼灭战的部署。

志愿军首长的战役包围部署是：除同意 39 军首长的部署外，另指示：“我在云山东南角留一缺口，让其向军隅里方向逃窜，预以 40 军主力置于上九洞、麻田洞埋伏该敌，可能比硬攻易于得手。”志司首长的战役包围部署也是四面包围打歼灭战的决心，而且比较慎重、周到。不是运用四面紧逼战术，而是采取“围三留一”“网开一面”诱其突围逃跑，我预伏重兵于其退路予以歼灭。当时是针对南韩第 1 师而部署的，尚不知道美军王牌骑兵第 1 师第 8 团也将要进占云山。在我军入朝初期，对美、韩军队技术战术特点都不熟悉的情况下，志愿军首长为慎重初战，初战必胜，采取这样的战术手段，是多么慎重和稳妥。

志愿军和军首长上述断敌退路的决心部署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就可以包围歼灭美军骑兵第 8 团和南韩军第 1 师第 15 团两个团全部及加强的炮兵、坦克部队全部和美军骑兵第 5 团、南韩军第 1 师第 11、12 团各一部。

而云山战役的实际结果是：进占云山地区之美军骑兵第8团、南韩军第15团及其加强的炮兵坦克部队大部被我39军歼灭，而骑兵第8团团部与辎重车辆（于1日24时接到后退命令开始撤退）经上九洞向宁边方向突围逃跑了。为什么能够逃跑掉呢？就是因为我军战役战术包围部队未能在敌突围部队通过上九洞前赶到上九洞而使逃敌幸免于被歼。

具体情况是敌骑兵第8团团部于1日夜24时接到撤退命令开始撤退。云山距上九洞约9公里路程，估计最晚也可在2日凌晨2—3时通过。因此我包围部队如不能在此之前赶到，就无法堵住逃敌。而我战役战术包围部队却都是2日拂晓以后到达上九洞的，所以未能切断敌退路，堵住逃敌。我担任战役包围的“40军于2日在上九洞、古城洞一线被南韩军1师主力所阻”，显然没有在2日凌晨2—3时前进到上九洞。担任战术包围部队的我117师351团在1日17时战役发起后，先由东北向西南猛攻三巨里之敌。歼敌后又由三巨里折向东南，向上九洞攻击前进。途中歼灭小股美军。

2日拂晓在敌机袭击下渡过温井川，于2日6时许进至上九洞，未见敌踪。从战斗经过看，该团担负着两项重要任务，首先要攻歼三巨里地区的南韩15团主力，尔后又调转头来赶到上九洞断敌退路。当完成进攻任务后，进到温井川边时天已拂晓，显然要求该团2日凌晨3时左右进到上九洞是不可能的。可以设想，当该团在三巨里地区与敌激战的同时，云山部分突围之敌正在通过上九洞这个缺口向宁边方向逃走了。因此，未能堵歼逃敌，该团是没有责任的。

朝鲜战争史上，我军的进攻战、歼灭战的计划中，有许多次战役、战术的包围都没能按计划实现，留下许多遗憾。现代条件下如何实现我军传统的歼灭战思想，是个值得研究总结的问题。

对云山胜利战果的评估

在当年我军有关文件中记载：“骑兵第1师第8团及第5团在云山地区被我志愿军包围歼灭三个多营，共伤亡2894人，火炮和重装备全部丢失。”

而当年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中也坦承：“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很大一部分装备。”

按美军骑兵第1师的编制计算，骑兵第8团加上加强的炮、坦等技术分队，总兵力约5000人左右，损失一半以上兵力约为2500人以上，再加上骑兵第5团损失的400多人（据343团战史统计）合计为2900余人。这和总政联络部资料所载2894人数字基本相符。

南韩第1师的被歼数，据《韩国战争史》记载，死、伤、失踪计为804人。这个统计是大大缩小了的，实际损失当在1000人以上。合计云山一役歼灭韩军约1000余人。我师歼敌数则为1300余人，俘敌200余人。

杜博同志的回忆材料中说：在处理缴获的榴弹炮现场，看到被我截住的运尸体的8辆道奇大汽车，每层10具，头脚颠倒放置，一共装了5层，共计50余具，8车共约400余具，每具都穿一套全新的白线衣裤。以此来推算，美军在我师正面上伤亡即在1200—1600以上（按死伤1：3—1：3.5计算），而这个数字是只按其收容的数字计算的。实际情况是还有许多死伤者被遗弃在战场上，因此，实际伤亡人数将大大超过1400人。因美军的伤亡主要是被我轻武器所致，故伤的比例较大。而我军的伤亡多受敌飞机大炮火力杀伤，故残废的比例较大。云山死伤比例约为1：3。

我师缴获各种炮42门，其中105榴弹炮18门，坦克、装甲车11辆，飞机4架，击落击伤敌机3架。满载弹药、服装、食品的卡车、指挥车109辆，还有大批枪支、弹药、物资器材。缴获飞机4架的事实，在美、日、韩所有战史资料中都不曾提到。论者谓其讳莫如深。

全军计缴获各种炮119门，坦克29辆，汽车176辆，还有大批枪支、弹药、物资器材。我师计伤亡1241人。

对战果的分析：为何毙伤敌人多，俘虏少？其原因是我军进攻正面宽，战场空间大，敌

人的战术是不死守阵地，不做顽抗。一旦打败，即利用复杂的山林地形和夜暗的掩护四散溃逃，隐蔽在山沟和居民家中。美军则等待直升机营救，韩军则伺机化装逃回。所以被俘的少。

其次是由于我们对敌人的上述战术特点不了解，战后没有派出小分队（比如每团派出一、二个连）分散搜山，以捕捉溃散的敌人。据配合我师作战的炮兵第2师29团的同志和26团的副团长李祥厚后来说：“云山战后第三天，他们两个团搜山搞到大批物资，大小汽车50余台，捕获美军130余人，接收榴弹炮15门。”（摘自杜博同志回忆资料）如果我们全师能够派出若干小分队分区进行搜山的话，捕获的敌人会是很多的。这个经验在以后的战斗得到了注意，取得了很大战果。

另一个问题是：缴获的重武器装备和车辆很多，但有许多被敌机炸毁，没能全部收集保护起来装备部队。其原因同样是由于我们是初次和美韩军交锋，不了解敌空军的威胁程度，没想到第二天敌人的飞机铺天盖地飞至云山上空，轮番轰炸扫射。目标不光是我军，还有他们自己丢弃的武器装备和伤员（已由我军给包扎救护）。这样一来，已得到人道救治的伤员又重复受伤或炸死，已成为战利品的大炮、坦克、飞机、车辆自然不少都被炸毁。如果我们了解情况，早有防备，完全有办法将它们保护下来。今天回忆起来，当时总体上讲，没有重视对整个战利品的保护，没有及时派人员进行搜索并集中加以保护，没有迅速调集驾驶人员将缴获的坦克、汽车及物资拉离战场。如果能这样做的话，绝大部分战利品都可以用来补充部队，而且对各级领导评估战斗胜利的意义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供应困难，生活艰苦

入朝作战中，我军的后勤供应在第一次战役中就遇到了严重困难，特别是粮食供应。部队经常出现吃不上饭、吃不饱饭的情况，很少吃上热饭菜。这些都极大地影响部队的体力、士气和战斗力，成为指战员怨言最多的一个问题。部队入朝时带的粮食吃完了，兵站供应不上。部队要打仗，只好到老百姓家里买玉米做饭，有的煮熟了，有的半生不熟。打云山之前，有的连队没有领到粮食，是饿着肚子打的。部队入朝以后，很少住过房子，夜间行军，拂晓宿营，为了防空，马上挖防空洞，身上的汗水湿透了衣服，就钻进潮湿的防空洞里休息，在山沟里就着雪吃饭，吃不好，又休息不好，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体力。吃的苦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没有遭受过的。大兵团作战条件下军队对后勤供应的依赖性，从来没有感到如此严重。这个问题在第五次战役后的休整期间和阵地防御战中有了根本的改善。

利剑插进敌胸膛

——对志愿军346团2营在云山穿插战斗的回忆

李得功

志愿军第116师进入朝鲜5天后，在云山地区截住了美国王牌部队——骑兵第1师。39军全军对云山地区之敌形成了包围。军令116师担任主攻。在汪洋师长组织指挥下，经过周密的现地勘察和敌情研究，师的决心部署是：347团在右翼1公里的正面上，经龙蒲洞向云山实施主攻，以一部兵力由云山西侧进攻，团主力由云山西南侧后方包围进攻，协同左翼团消灭云山街区之敌。以348团在左翼约2公里正面上，沿公路东侧经涧洞向云山进攻，团主力插至云山东南切断通往上九洞的公路，而后向云山进攻。346团为师的二梯队，汪洋师长指定我指挥2营以4连为主，担任对云山城的穿插，利用夜暗接近到云山北侧，在第一梯队两个团之间沿三滩川向云山实施攻击，以强袭手段攻入城内，打乱敌人的部署，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打掉敌人的指挥中心。

他同时要求出击的时机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过早，两翼团还没有发起攻击，小分队就要孤军深入遭到不必要的损失。过晚，就起不到牵制分散敌人，援助主攻部队的作用。因此，这一行动由汪洋师长掌握。346团2营特别是4连进行了周密充分准备，拟定了各种情况下的作战方案和具体打法后，于11月1日晚，天黑透的时候，安全地到达进攻集结地。

这里离云山城只有3公里路。指挥所安置在一个靠近公路的小山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云山城时现瞬没的灯光。我们为即将开始的进攻所振奋。待兄弟部队从左右两翼对敌发起攻击之后，我团以4连为主从正面直插云山城，打击敌人的指挥系统，像一颗炸弹似的在敌人心脏内开花，使敌人全城陷于混乱，协同师的主力迅速歼敌。1日17时30分，第一梯队团向敌人发起攻击。大炮激烈的轰鸣，敌人占据的山头上的松树燃烧起来，火光映红了半边天。347团、348团从左右两翼向敌人压缩过去，整个战线上火星闪烁，枪炮声非常密集。燃烧着的火光和敌人照明弹的光亮照耀着硝烟弥漫的战场，好像大雾迷茫的早晨。

枪声在逐渐南移，团里仍没有接到冲击的命令，2营洪常发营长几次报告说，担任穿插的4连战士已经按耐不住了，要求立刻让他们插进云山。时间在难耐的等待中渡过，终于接到汪洋师长向我下达开始穿插的命令。他振奋庄重地对我说：得功，你们立即开始行动，要像锐利的尖刀插进云山城。尤其是4连的部队，在前进中要沉着大胆，肃静，注意隐蔽，完成任务的关键是在接近云山城之前不要让敌人发觉，以达到战斗的突然性。我当即表示：我已要求4连遇到敌人时，要像猛虎扑食一样的气势对待他们，在运动中要像猫一样轻脚无声。请首长放心，纵有千难万险，我也在所不辞，坚决完成任务，打好出国第一仗。

当4连进到那狭长而险峻的山沟里时，突然响起了机枪声，白晃晃的照明弹一个连一个地升起。难道4连被敌人发现了？我立刻跑到高处观察，恨不得大声喊叫：4连，卧倒！等照明弹熄灭了再前进！但我马上意识到，我的这种焦虑是多余的，我们的战士是懂得利用一切机会隐蔽自己迅速前进的。枪炮声不断地响着，不紧不慢地固定在一个地段上。我推测敌人没有发现4连，只不过是乱打一阵壮胆炮罢了。接着2营洪营长告诉我，在4连前进的路上，发现敌人向我猛烈射击，我判断可能是敌人一个警戒小分队。为了保持主力不过早展开，我即令4连派出一个班对付它。4连的主力从左侧绕过去直插云山。5连、6连保持适当距离跟进。

23时，4连进至龙浦洞东南侧，在前进方向的右边，发现敌迫击炮正疯狂地向我左翼348团和右翼347团猛烈射击，云山城外的桥上有敌坦克。我和2营营长交换一下意见，要4连立即将敌迫击炮坚决地消灭掉。王振斌连长命令1排长率领一个班从左侧，一个班从右侧绕到敌人背后，隐蔽地摸到距敌人十几米时，发起冲击突然开火，手榴弹冲锋枪一阵猛打，击毙大部分敌人，其余弃炮逃窜，我缴获迫击炮8门，还捉了几个受伤的美国兵。

而后，4连向云山前进中，发现从龙浦洞退下来的200多敌人，连长王振斌立即指挥1排、2排先敌展开，先敌开火，拦腰猛扑过去，歼敌大部，其余敌人慌乱地向云山逃去，4连紧追至云山北侧，副连长徐更南率领3排神速地进到公路大桥，遇到敌人满载步兵的几辆汽车和坦克，当即指挥8班和9班从两翼突然开火发起冲击，将车上的敌人全部歼灭。7班将1辆汽车击毁，掉进河里。3排乘胜向城里追击前进。4连进到云山城边，准备向城内攻击时，我把这一胜利消息传达给各营，并向汪师长报告。这时，在4连的左侧后和右侧347团进攻的山头上炮声更为激烈，为了更早地进入城内歼灭敌人，有力地配合两翼团作战行动，我和2营长决定，5连、6连立即加入战斗，5连在4连左侧展开，阻击歼灭由348团进攻方向向云山城撤退之敌，保障4连不受敌人的夹击；6连在4连右侧展开，阻击歼灭由347团进攻方向退向城内之敌，保障4连翼侧安全。两个连各以一部分兵力协同4连向城内攻击。在两个连展开之后，4连一举冲入城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这时，4连把锋利的尖刀分成班、排和小组，多路在敌人的心脏内开花，枪炮声和喇叭声响彻全城，战士们在漆黑陌生的街道里，凭着孤胆及冲锋枪手榴弹，机智勇猛地冲杀。我不禁失声地说道：“好！让我们的战士用手榴弹审判这些强盗吧。”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真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炮声隆隆，弹飞如雨。我们的战士冲杀如下山猛虎。

此刻，4连长王振斌报告，3排进至东街口时，遭敌火力阻击，伤亡较大，副连长组织火力指挥7班从正面、8班从右侧攻击，歼灭敌人后，沿街道南侧向两翼穿插。这里，敌坦

克、汽车慌乱地拥挤在街头，8、9班冲入敌群给敌以很大杀伤。在激战中，7班副班长身负重伤。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一齐投向敌群，然后，全排一齐向敌开火，毙敌40余人，击毁汽车5辆。

2日2时，连长率1、2排插到城东十字街口，遇到十多辆载有敌人的汽车，在坦克的引导下企图南逃，连长迅速命令1排从左、2排从右，向道北侧攻击，与敌展开了激烈地战斗，用冲锋枪手榴弹打敌汽车。4班副班长赵子林身上5处负伤，他看敌坦克对我威胁特别大，主动要求担任爆破任务，他利用夜暗中房屋和坦克的死角与敌坦克周旋，终于在排火力掩护下，以巧妙敏捷的动作，用捆在一起的两根爆破筒，将先头坦克履带炸断，使跟随其后的十余辆载满敌人的汽车无法前进，敌人乱成一团。连长乘机指挥1、2排向敌发起冲击，追歼了各街区之敌，击毁、缴获敌坦克汽车10余辆，歼敌百余人，还有部分枪支弹药。

1班、4班顺着敌人电话线在一个小学校里包围了敌人指挥所，当时，能听到敌人Hello和OK打电话的声音。战士们经过与敌激烈交火，从窗口投进几颗手榴弹，将美骑兵1师8团3营营长罗伯特·奥蒙德炸死。此时5连和6连攻入街区，歼敌一部。战至凌晨3时30分，与347团和348团会合，胜利出色地完成了穿插任务，为师主力歼灭云山之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云山战斗中，2营，特别是4连，充分地运用夜战、小分队短距离的穿插迂回包围，小口快吃的打法，积极勇敢、前赴后继的顽强战斗精神，机动灵活的战术动作，利用夜暗隐蔽接近，突然发起攻击，以冲锋枪、手榴弹、刺刀消灭敌人。师授予4班为“报国英雄班”，赵子林荣记一等功。

战后，原志愿军政治部杜平主任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众多的英雄集体当中，有一个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的第116师346团第4连，他们从敌间隙直插云山，越过堑壕，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一举突入街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丢盔弃甲，以勇猛的冲杀用手榴弹将敌营指挥官炸死。”原北京军区汪洋副司令员，在他的忆战友诗集中写到①：

云山首战费思量，奇正相生解锦囊，
神兵一队从天降，利剑插进敌胸膛。

汪洋副司令员又说：“初战云山，敌情新、地形新，困难重重，如何夺取胜利颇费心思，在运用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结合我国古代兵法奇正之术后，取得了出奇制胜的辉煌战果。

当时，我指定第346团副团长李得功同志，指挥2营主要是4连去执行任务，创造一个出奇制胜的典型战例，永垂战史。”

云山战斗，骑兵第8团大部被歼，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震惊了美国白宫，大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对扭转朝鲜的战局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战云山，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为国争了光。

注①：《勿忘廬人家诗集》53页《忆李得功》

小洋镐刨死美国兵 张业香

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帝国主义就挑起了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军多次派飞机对我城镇、乡村进行狂轰滥炸，严重威胁了祖国的和平与安全。在唇亡齿寒的危机情况下，党中央审时度势，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决定应朝鲜政府的要求，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1950年10月21日晚，我们跨过了鸭绿江，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当时我在116师348团3营任教导员。一进入朝鲜，我们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原本十分美丽的国家已是千疮百孔，硝烟弥漫，百姓们流离失所、尸横遍野。我们全体指战员无不感到义愤填膺，大家纷纷表决心：“一定要严惩美国侵略者，为朝鲜人民报仇！”

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10月底，部队到达了朝鲜平安北道的云山，准备在此阻敌前进。经过两天的激战，与敌形成了对峙，我军决定进行反击。11月1日晚，我军对云山之敌美“王牌”军骑兵第1师第8团发起了总攻。团首长命令我们3营（欠7连）迂回到云山东南5公里处的上九洞和西迁洞一线，切断敌人南逃的退路，以保证我主力全歼云山之敌。

接受任务后，营长郭向云立即组织部队轻装减负。我们全营进行了战前动员，向指战员说明这次战斗的艰巨性和重大意义，号召大家一定要尽全力打好出国的第一仗，为朝鲜人民报仇，为祖国立功。随后，即率8连、9连和3机连利用夜暗的有利条件，开始向敌人的翼侧进行穿插。

11月2日凌晨3点，我们顺利地到达了指定位置。营长带领各连连长看完地形后，即命令8连在上九洞一线公路两侧占领有利地形，作为打击南逃之敌的第二梯队，并负责抗击南援之敌；9连就地展开，负责断敌退路。为了保障主力的安全，又命令4班前出到西迁洞一线，进行警戒。

4班接受任务后，班长邵作成、副班长赵顺山带领全班13个人进到西迁洞公路。班长命副班长和火力组在公路南侧占领阵地，作好战斗准备。他自己则带领爆破组占领公路北侧有利地形，准备炸敌坦克。其他战士就地隐蔽，以支援爆破组战斗。

大家进入阵地不久，即听到从云山方向传来的敌坦克和汽车的隆隆响声，由远而近。邵作成立即命令全班战士按分工准备战斗。

这时，敌人的两辆坦克已接近了我们的阵地。由于爆破组的战士没有夜间打行进间坦克的经验，连续两次爆破都没有成功。这两辆坦克逃跑了。还没等战士们琢磨过劲来，敌人的一辆装甲车又出现了。爆破组长范太吉以迅猛的动作冲了上去，跑到装甲车前，拉着了导火索，猛地将爆破筒插到了装甲车的底部，只听一声巨响，敌装甲车的履带被炸断了，装甲车横在了路中间。后面紧跟着的榴弹炮、运输车互相撞击，乱作了一团。此时，又有三辆载人汽车开了过来，企图越过被炸毁的装甲车。邵作成命令全班所有武器向敌开火。顿时，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响成一片。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哇哇乱叫。没被打死的鬼子纷纷跳下车来，向我阵地冲来。有三个鬼子冲到了我火力组的阵地，并与我战士抢夺机枪。射手于世雄、副射手田勇与敌人扭成一团。副班长赵顺山见此情况，万分着急，因为怕伤了战友，他不敢开枪射击。千钧一发之际，急中生智，顺手从背上取下了小洋镐，猛地刨向一个鬼子的后脑勺。这个鬼子一声哀嚎倒了下去。赵顺山又转过身来，把第二个鬼子刨死了。第三个家伙见势不妙，转身就跑，被赵顺山用枪击毙。

这时，9连主力在8连和3机连的配合下，适时加入了战斗，经过30分钟的激战，消灭了南逃之敌。

这次战斗，我营共打死美国鬼子60多人，缴获榴弹炮9门，各种运输车14辆，我方仅伤了4名同志。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9连4班在这次战斗中，由于班长邵作成指挥沉着，组织严密，全班发扬了英勇顽强、独立作战的作风，为连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起到突出作用。因此，战后军党委授予4班“保国英雄班”称号；授予赵顺山“保国英雄”称号；班长邵作成和爆破组长范太吉各记三大功，其他战士也都受到了奖励。

赵顺山同志的小洋镐如今仍保存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祖国，您的儿子在捍卫着你

李运贤

我们连在战前动员时，范指导员再三强调：“全连指战员要发扬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做到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英勇顽强抗击敌人，坚决把敌人堵住，歼灭掉！”动员后，我班全体同志在班务

会上纷纷表示：要以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雄形象为榜样，英勇杀敌，不怕牺牲。

在云山战斗中，我们连担任切断敌人退路的任务。二排担任前卫排，排令我班担任前卫班的任务，并配属我们班一挺轻机枪，全班整装待发。当我班前进到河边时，发现河对岸公路上有敌人的坦克群和炮车、汽车群，像一条火龙似的，从西往东驶来。排长未上来，过河既无桥又无船，天气又寒冷（已霜冻），怎么办？我当机立断，派战士唐志高去向排长报告前面的地形和敌情，叫副班长带一个组到河里去试探水情。水流速不快，水面 90 来米宽，水最深处 1 米半左右，最浅处只有 40 公分。不一会排长上来了，我向他汇报后，排长令我班迅速渡河，过河后，跑步抢占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堵住敌人退路。受领任务后，全班迅速渡河。上岸后，为了尽快堵住敌人，同志们不顾寒冷和劳累，连衣裤都顾不及拧干，就跑步前进，抢占了公路左侧的无名高地，全班 15 名同志无一掉队。

这时同志们的衣裤冻成了冰块，绝大多数同志的衣裤都磨破了，但同志们毫无怨言，大家豪迈地说：“我们受点苦，祖国人民不受苦，我们流点血，祖国人民不流血。”全班同志都以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投入了紧张的战斗。这时，我令机枪组迅速占领制高点，其余同志各就各位。我刚部署完毕不一会，敌人坦克群就开过来了，怎么办？我脑子里立刻想起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雄形象。我叫副班长指挥掩护，自己毫不犹豫地把新战士唐志高扛的两根爆破筒拿过来，敏捷地冲向敌人坦克群，我先把敌人先头的那辆坦克炸毁，堵住了敌人后面的坦克、炮车、汽车，切断了敌军逃跑的去路。于是，一场激战开始了。

敌人为了逃命，用一个排的兵力向我班发起了猛烈进攻。我班凭借有利地形，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敌人第一次冲击未成，为了打开逃命的通道，又对我班发起了第二次疯狂地攻击，此时，我连、排的主力上来了。可是，我的右胸脯不幸中弹负伤，当即右手抬不起来，鲜血直流，全身是血。战士刘志良用自己的急救包简单地给我包扎了一下，将血止住。

当时，我确实疼痛难忍，排长叫我去，我坚决不下火线，说：“范指导员战前的动员时时在我耳边回响，共产党员要做到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我是自愿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誓死要为祖国争光，为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安宁和幸福而战，我流点血不要紧，就是牺牲了，我也无怨无悔。”排长同意了我的要求。在我的影响下，其他几位负伤的同志也不肯下去，继续战斗。当时我的右手不能打枪，也不能投弹，怎么办？我就用牙咬住弹环，用左手投弹。全班同志团结一致，英勇奋战，待敌人进到我阵地前沿 30 多米处时，我班集中火力，猛烈扫射，把敌人消灭掉。这时，二组长和战士唐志高中弹身亡。不一会儿，敌人又组织了第三次冲锋，这时，我号召大家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英勇抵抗。同志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为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而战，不消灭敌人，决不下战场。”全班同志齐心协力，志气高昂。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 30 米处时，同志们集中火力，穷追猛打，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击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班的光荣任务。

我班在这次激战中，共打死打伤敌人一个排的兵力，缴获各种枪支 30 多支。我班在这次激战中阵亡 2 人，负伤 4 人。这次战斗，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援下，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班的堵击任务，我们感到无上光荣。

迫使美军黑人连集体缴械投降记

徐龙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军是完全出敌意料秘密入朝的，于 1950 年 11 月初，在云山地区迅猛发起第一次战役，给以美帝为首疯狂向北侵犯的所谓“联合国军”以迎头痛击，将美军所谓“开国元勋”、全部机械化装备、从未打过败仗的“王牌军”骑兵第一师，打得丢盔弃甲，几乎溃不成军。但骄横不可一世的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仍认为“中国人仅仅是象征性出兵”，“不承认在北朝鲜还有什么人能够同他们较量一下”（后来的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

微语)。因而其嚣张气焰并没有收敛，于11月下旬又发动了所谓“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在东西两线仍继续大举分兵冒进。我军则采取示弱于敌、节节抵抗、佯装败退、诱敌深入，而后适时发起反击、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于11月24日开始了第二次战役。

11月25日，美军第25师24团进攻至云山东南之上九洞、杏亭洞、上草洞地区。为歼灭该敌，我师347团遵照军、师统一部署，指挥前卫三营部队，于11月26日夜，隐蔽地徒步涉杏亭洞北之九龙江，在团组织的炮火支援下攻击夺取了222 3高地，歼敌大部，并向上九洞攻击前进；2营第一步任务是控制西迁洞至上九洞公路东侧山陵，掩护团主力过江。27日凌晨5时许，4连前哨分队1排进至大柴洞西南公路时，发现敌约一个连正向南溃逃。1排长立即指挥各班开火拦击，并抢占路东有利地形。连长张振东迅速报告了营长李玉恒和团指挥所，并立即指挥2、3排迅速占领大柴洞西侧高地。敌人被突然而来的阻击吓得懵头转向，仓皇逃窜到上九洞北山东侧的洼地树林中，凭借大柴洞东侧高地负隅顽抗。这时营里传达了李刚团长的命令：“一定要把这个连敌人歼灭掉，绝不能让他突围出去。”并立即进一步调整了部署和火力。

5时30分左右，敌以一个排兵力向我1排阵地反扑。3班长董友和令各战斗组沉着应战。待敌进至四十来米时，全班突然开火，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射向敌群，击毙敌人6名，余敌狼狈逃回原地。

6时许，敌又以一个排的兵力再次向我反扑，以掩护全连分两路向东南方向逃遁。4连长张振东和指导员周凤鸣当即命令一排依托既有阵地顽强抗击，并以猛烈火力拦击逃跑之敌，打死打伤十数人。3排乘机迅猛抢占了大柴洞东侧高地。副连长石万海亲自率2排迅速从右翼山腰向敌侧后迂回包围占领了有利地形。敌在我三面夹击下，不得不慌乱地全部龟缩到原来的洼地树林中。这时张振东和周凤鸣已从望远镜中看清这股敌人几乎全是黑人。

6时30分，敌人又要花招，打出了白旗假装投降，同时以一个排兵力隐蔽地向我1排阵地左翼接近。4连领导看出敌人是在搞阴谋，即令各排做好战斗准备，并不失时机地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令老战士曾信琴用战前学会的“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简单英语大声喊话，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狡猾而顽固的敌人竟突然开火，妄图垂死挣扎，但却遭到我预有准备的猛烈痛击，在敌人遭我突然打击调头逃跑时，在第一次战役中立了大功的3班长董友和立即喊道：“同志们！敌人打孬啦，冲上去抓活的！”并勇猛率领全班乘势出击，紧跟敌人身后猛冲、猛打、猛追，又毙伤敌十余名，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反扑。但一贯战斗勇敢的董友和同志却遭到蜷伏在小山包后面敌人的突然袭击英勇牺牲，还有两名战士负了伤。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指战员为战友报仇雪恨的决心。

7时许，2营长李玉恒指挥5连已迂回至4连3排东侧。后续部队1营也赶到了，并发出了侧射火力，陷敌于重围之中。师配属团的山炮连又向敌阵地进行了一次火力急袭，打得既准又狠，炸死炸伤多人，造成了敌人思想极度恐慌，行动出现了混乱。这时，团政委任奇智派英语水平较好的中心文化教员谢本志前来进一步向敌人喊话：“美军黑人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被迫来参加侵朝战争的，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黑人连的士兵们，你们不要继续替华尔街老板们卖命当炮灰了，赶快投降吧！”“黑人连的官兵们，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是我军一贯政策，只要缴枪投降，我们就欢迎，受伤的给治疗，保证你们有饭吃、有衣穿！”“被压迫的黑人弟兄们，你们在美国社会中是受种族歧视的，在美国军队中仍然受歧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政策是不论白人黑人俘虏都同等对待！”

被围之敌见已被我军重重包围，走投无路、无处可逃了，火力又打得那么猛烈，再加受我政策宣传的影响，其连长斯坦莱遂亲自用双手高举白色毛巾从树林中走出来向我投降。我们当即向他进一步交待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彻底解除了他的思想顾虑，并令他迅速叫其全

连放下武器过来投降。在我军坚决而又猛烈的军事打击和强大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敌连长才转身向其士兵大声反复招呼：“弟兄们都过来缴枪投降吧，志愿军宽待俘虏，只要我们放下武器，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弟兄们都过来吧！中国军队不虐待俘虏，给饭吃、给衣穿，受了伤的给治疗！”“弟兄们不要再犹豫了，我都过来了，你们还不过来呀！”黑人连长的喊话在其士兵中引起了更大的骚动，不一会，114名美军官兵在他们的副连长阿爱考乌斯·杜尔夫率领下都陆续举枪从树林中走出来投降了。我军当即给伤俘包扎治疗。除收缴步、机枪80多支(挺)以外，对俘虏的个人财物丝毫未动，还向其发宣传品，宣传了我军作战的正义性，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反动本质。

这次上九洞北山进攻战斗，我师347团2营4连的同志打得非常英勇机智，运用迂回包围、穿插敌后、抢占要点、断敌退路的战术，在给敌以猛烈的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在敌人表现出慌乱动摇时，及时大力进行政治瓦解工作，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歼灭战，只用两个多小时就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斗，全歼美军一个加强连，生俘115名，毙伤33名。这场战斗不仅打破了美国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震惊美军统帅部，迫使其采取紧急措施，解散了这个黑人连所在的24团，改变了作战部队的编制，把原来由黑人单独编队改为黑人白人混合编组的战斗连队，以便于加强白人对黑人的监督，避免再次发生整连集体投降事件，惟恐再给美国军队增加奇耻大辱。

难忘的“110”高地阻击战

王林

1950年11月下旬，向云山进犯之敌美25师24联队于26日侵占上九洞、柴山洞、贵男洞一带。为了粉碎敌人的“圣诞攻势”，志司决定发起第二次战役。26日22时，116师向上草洞一带攻击。348团奉命从侧面穿插到云山至宁边公路上占领110高地，断敌后援，团主力向贵男洞攻击，配合师主力围歼敌有生力量。团以1营为前卫进至桂林洞北侧，侦察得知桥头附近有敌前哨，当即组织战斗，消灭敌人。为使大部队继续前进，由团参谋长刘德义率领2营执行卡断公路任务，阻敌南逃，堵敌北援，保障团主力向贵男洞攻击。

营长王南峰和我（我当时任348团2营教导员）接受任务后，回来立即组织部队行动。因穿插任务重，时间紧，我们边行进边交待任务。命4连为前卫，徒涉九龙江，从山的右侧快速前进。前进中，桂林洞方向的敌人不时放冷枪射击，影响部队行进速度，营长命令部队拉大距离，每人间隔1—2米快速前进。为了便于指挥，我和营长一直跟在前卫班的后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前卫班报告：“已经提前到达指定位置。”借着拂晓的丝丝曙光，看到110高地下边公路是南北延伸，为敌军援、退必由之路。公路东侧是连绵起伏的高山，便于部队隐蔽出击，西面无依托，难以立足。我们决定由4连占领公路东侧110高地，6连在4连后面的261高地山腰，机枪连除一个排配属4连外，连主力和营部一起占领261高地主峰，5连作为预备队在营部所在的山头待命。

4连的主要任务是切断公路，阻击北侧敌人逃跑和南来敌人的增援。连部署1排在公路两侧小高地切断公路，3排在公路东侧1排右翼的小山坡担任阻击，2排在1排后面的山坡负责对1排的支援和对付南来的敌人。为了增强指挥力量，4连指导员范喜财跟1排在前面，副连长王峰跟3排，连长王华胜和营配属火器排于1、2排中间以火力封锁公路。副指导员王仁和担架组在2排后边。27日凌晨，4连在110高地附近抢修南、北朝鲜战争时留下的一些断续的堑壕。这时，敌人两个查线兵上来查线，战士们一枪未放，活捉了两个美国兵。约6时许，敌约一个排沿公路向南做试探性攻击，待敌接近时，我3排突然开火，毙伤敌约10余名，其余仓惶逃回。6时10分，敌又以两个排的兵力向4连阵地攻击，企图占领要点，掩护主力突围，4连1、2排以猛烈火力给敌以大量杀伤，将敌击退。激烈的战斗，使敌人惊惶失措。他们昨天北进受阻，有我志愿军阻截；现在发现，后边又有志愿军卡住公路，陷

入包围，有被歼灭的危险。敌人随即调兵遣将，像疯狗一样调用各种飞机，企图以空中掩护地面部队占领要点，掩护主力突围。约7时许，敌机临空发射汽油弹和俯冲扫射，地面三辆坦克掩护步兵一个连再次向4连阵地进攻。3排8班爆破组长陈彦昌跳出工事，以两根爆破筒将敌先头坦克炸毁，乘敌混乱之时，4连1、3排实施猛烈射击，将敌击退，并从瘫痪的敌坦克中抓住1个美国驾驶员。

连续三次击退敌人，我方亦伤亡很大。1排长邱立家负重伤，转移下阵地，指导员范喜财打仗时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大腿负伤，满身是血，仍连喊带爬地指挥战斗。战士们看到身边的指导员负伤不下火线，很受鼓舞，打得一个比一个勇敢。

由于敌机的几番轰炸，有线电话不通，4连通信员把副指导员王仁写的“前面打得很激烈，伤亡很大，指导员负重伤”的急件送交给我。我马上和团参谋长、营长（无副营长）研究对策。我和营长都争着到4连去，最后决定由营长指挥全局，我到4连。营长又命5连去一个排在主峰西南侧山脚保障4连侧后安全。临走前，我与营长商量如前面紧急，是否可以把6连部队调一部分上去，营长表示前边的事由我全权处理。

我带2名通信员从261高地下去，先来到6连阵地，见到连长郭永高谈了前边4连的情况，并告诉他，如果4连打得吃紧，命你支援。郭表示：“保证完成任务”，并提议让当时去巡视阵地的副连长一会儿赶到4连阵地待命。

在4连的阵地上，我见到了受伤的指导员。我对指导员说：“我来了，你放心下去吧”。他不肯，并说不要管他，守住阵地要紧。鉴于1排伤亡过大，我决定由2排长周玉高带领一个班前来增援。2排长见到重伤的指导员后，马上叫人抬指导员下阵地，可指导员坚决不肯，他深知此刻自己表率作用的重要性，诚恳地对2排长说：“不要管我，一定要守住阵地，为祖国人民争光。”阵地上不止2排长，每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这时，大家共同拥有一个信念：人在阵地在。连长牺牲了，由2排长继续指挥战斗，并利用战斗间隙组织战士抢修工事，带领战士拣敌人的弹药补充自己。9时许，北边敌人约两个连在坦克掩护下又一次发起进攻，南边一个多连敌人在三辆坦克引导下，也向4连阵地发起攻击。1、2排受到敌人南北夹击，三面受敌，空中十几架敌机轮番扫射，发射火箭，投下凝固汽油弹，阵地上一片火海、浓烟。飞机轰鸣声、炮弹爆炸声、枪声，震耳欲聋。重机枪被敌炮击中，随我来阵地的通信班副班长迟文波也负伤，文化教员曾南山在抢救伤员时被凝固汽油弹烧伤，脸脱了一层皮，满脸是血，他就地打滚用泥土扑灭身上的火，继续和担架组的同志抢救伤员。指导员范喜财再次负伤，将生命献给了浸透着他鲜血的异国土地。2排长大声喊着：“为指导员报仇，为祖国人民争光，狠狠地打！”火箭筒手李忠厚用火箭弹击坏敌突入的坦克，2排在排长率领下，以猛烈的火力反击，割裂敌步、坦联系，并以适时的反冲击，打退南边敌人的进攻。2排长返回1排阵地，指挥和参加1排战斗。就在他端起卡宾枪向敌猛扫时，被敌人子弹打伤了左手和右臂。同志们在2排长的带领下将北边攻击的敌人击退。战斗的间隙，我把阵地上剩下的人员临时组成几个战斗小组，命令3班长李国泰负责阵地指挥，抢修工事，拣敌人的枪弹补充自己，准备抗击南北两侧敌人再次攻击。6连副连长耿百川此时也来到4连阵地受领任务，我正向他交待任务，敌机一个俯冲下来，我和他急忙卧倒，等飞机的轰鸣声过去后，耿百川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原来敌机上的机关炮子弹打断了他的大腿和胯部。

仗越打越残酷，战士们越战越顽强。山上的树打秃了，烧糊了，石头烤热了。阵地上只剩下30多人。午后，突围之敌又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向4连阵地猛攻。4连战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顽强抗击。敌人的一辆坦克引导步兵向我阵地进攻，通信员石春木先用炸药包炸毁突入坦克，而后再用卡宾枪向敌群射击，并且边打边鼓励同志们：“为了祖国人民，坚决打呀！”

子弹打光了，又拣起带刺刀的步枪冲向敌群，与敌人激烈拼杀，连续毙敌数名后，不幸中弹牺牲。1排在路西阵地上打退敌人多次冲击，炮弹掀起的泥土把1班机枪手姜奉生等2

人埋在土里。他们从泥土中钻出来后，撕开自己的军装擦拭机枪，无奈枪已不能使用，他们就冲到山下，捡起敌人的手榴弹、步枪向敌人还击。1排的勇士们将敌人再次击退时已经是下午，敌人见向110高地几番进攻均告失败，即撤出战斗，向东绕道而逃。

黄昏，在敌人完全撤退后，4连打扫战场。师长汪洋、政委石瑛来到110阵地大路上，看着炸毁的敌坦克和遍野的敌尸体，还有完整无缺的阵地，两位首长向部队作简短讲话，表扬了4连人在阵地，不怕牺牲，打坏敌坦克，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4连来不及清点杀伤敌有生力量数目就又随大部队南下追击逃敌。而那些捐躯的知名的、不知名的勇士们却永远地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勇士们！

收复朝鲜首都平壤

徐龙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进一步痛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出击、夜战近战、穿插分割、迂回包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于1950年11月24日适时发起了第二次战役，在清川江、九龙江、上草洞及球场、军隅里地区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比第一次战役更加重大的胜利，给敌人以更加沉重地打击，迫使原来张牙舞爪、气势汹汹、骄横不可一世、扬言要在1950年感恩节前侵占整个北朝鲜的美帝侵略军，到12月4日不得不夹起尾巴开始全线向南撤退逃跑。12月4日夜，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毛泽东主席电示，即时电令并指定“第39军116师迅速向平壤北之舍人场方向前进，相机占领平壤。”接着志愿军政治部指示我师收复平壤后要认真执行志愿军“关于入城的政策纪律规定”，并确定三个任务：对敌警戒，清查看管物资和宣传群众，维护治安。

我师接到军转发的彭总电令和志政指示后，立即作了研究、布置，迅速指挥部队继续积极向南进击。师长汪洋和政委石瑛亲自叮嘱师侦察队和各团先遣分队：“一定要紧紧地缠着敌人，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不要恋战，遇到小股敌人机智迅速歼灭之，遇到敌人大部队，坚决堵住它，最后相机攻占平壤。”并分工由副师长张峰和政治部副主任陈绍昆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进城后的各方面工作。师和各团都抽出一部分干部组成指挥部，专门负责城市管理工作。我当时是师政治部保卫科干事，奉命参加了指挥部工作。

12月5日，朝鲜大地风雪弥漫，气温零下二十多度。部队由于连续作战和追击敌人，极为疲劳。但我全师广大指战员肩负着党交给的收复平壤的光荣任务，情绪极为高涨，纷纷上书请求担负第一梯队作战任务，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昼夜兼程，冒着敌机疯狂的轰炸、扫射，勇猛追击，并准备以猛烈的进攻战斗收复平壤。为了加快追击的速度，抓住溃退的敌人，部队全都采取了轻装行进。敌人为掩护他们部队的退却，不仅白天不断出动大批飞机到沿途上空巡回侦察封锁，夜间也派出夜航机反复投掷一串串照明弹，发现任何一点可疑目标都轰炸扫射。我军为了不被敌机发现，既减少伤亡，又不影响进攻速度，就采取以连为单位，连与连之间距离100公尺，人与人之间距离10公尺，规定联络信号，沿公路两侧起伏地或利用山区比较隐蔽的地形，逐段向前跃进。师司令部侦察科长项三杭亲率侦察队的100多名战士，在白天前进时每人携一捆稻草，在路旁稻田地里前进，敌机来了就蹲下将稻草举到头上，敌机走后再向前猛跑。346团参谋长周登科奉命带领4连（该连在首战云山的夜间进攻战斗中，遵照师长的命令和要求，从两个主攻团中间，利用敌人防守空隙，静悄悄地钻山沟、走小路、涉河流、披荆斩棘，摆脱各种干扰，直插云山街里，捣毁了美军指挥机构，有力地配合主力全歼了云山守敌，被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誉为“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的“常胜连”）和团侦察排为团的先遣队，紧追溃逃的敌人，直指平壤方向前进，于5日晚间追上了美军留在后卫看守坦克和其它军用物资的小分队，

机智勇猛地捉到两名俘虏，经审问得知“是骑1师的一个联队（团），昨天上午刚来，今天上午撤走”的最新敌情，就顽强地进一步加快了追击速度。沿途到处都有敌人被打坏后扔下的坦克、汽车、电话线、汽油桶及罐头食品等各种军用物资。为了迟滞我军前进，美军还设了很多路障。一些村庄被敌机扔下的凝固汽油弹炸燃的火还在燃烧。从平壤逃出来的难民被敌机打伤打死在稻田地里，有一位年轻母亲已被炸死，她背上的孩子还在哭叫……看到这些令人悲愤的惨景，更加激发了指战员对敌人的仇恨和战斗歼敌的决心。

师确定两个一梯队团由张峰副师长和陈绍昆副主任分别率领，决心从平壤市东部和东北部打进去，346团由左侧进攻，348团由右侧进攻，行动都非常积极。但当他们于6日中午急进到市郊时，先遣侦察分队报告：“侵占平壤的美军惧怕被歼，其主力已在昨天全部向南溃逃了，最后一小部分作掩护的敌人也在今天上午撤到了大同江南岸。上午10点钟，在我们刚进市区时便听见巨大的爆炸声，侦察得知是敌人在破坏大同江桥。而在城内已没有敌人成建制的部队，只是不断向重要目标和街道进行轰炸和炮击”。因此我师两个一梯队团都于6日下午3时不战而进入了平壤市。4时，朝鲜政府一部分负责人也到了平壤。不久朝鲜内务相兼志愿军副政委朴一禹即派人和我们师联系，要张副师长和陈副主任到朴副政委那里去。他们6点钟赶到，朴副政委正要把他们俩介绍给朝鲜政府的几位负责人，话还没说出口，几位负责人就都拥了过来，又握手又拥抱，说：“志愿军来的真及时，打得非常好，救了我们哪！”“你们太辛苦了，祝贺你们取得重大胜利！”多数同志激动的流了泪，这样的热烈情景延续了足有20分钟才平静下来。经介绍，有朝鲜政府负责人副首相兼外长朴宪永，内务相朴一禹，人民军1军团军团长李权武等。座谈前大家同唱了一首中朝人民友谊歌：“鸭绿江水深又深，两岸人民心连心，长白山苦斗几十年，生死患难一条心！”这首歌一唱，大家的心更热乎更亲近了。座谈中朝鲜同志首先向他俩提问：“你们是怎样打败美军骑兵1师的？他们是美国的王牌军，装备的那么好。”张峰同志很简练地回答道：“避敌之长，击敌之短，敌之长是装备现代化，飞机、坦克、大炮多，机动快、火力强、射程远。敌之短是出师非正义，不得人心，官兵贪生怕死，但还骄横不可一世。”而后又讲了我们的战法：“夜战、近战、孤胆作战、小分队穿插、迂回包围，各个歼灭。并积极搞好防空、防炮、防毒。”陈绍昆同志补充说：“依靠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教育，充分发动群众，所以部队情绪高、作战积极勇敢。”他俩联系云山战斗的实例讲的绘声绘色，很服人，很感人。大家听了很高兴，都说：“能这样，我们打败美侵略军的信心就更增强了！”

随后在首相府举行了简朴的宴会，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长朴宪永说：“我代表金日成首相，劳动党中央、共和国政府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向首战云山、打败美帝王牌骑1师，又胜利收复首都平壤的英雄部队第116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两位代表致敬。”接着朝鲜政府领导人又轮流向张峰和陈绍昆同志敬酒，他俩也向朝鲜领导同志作了回敬，表示：“我们遵照中国人民的心愿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坚决和你们一起并肩战斗，一定要夺取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不达到目的誓不收兵！”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整个这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7日，我师与朝鲜人民军1军团在大同江边胜利会师。至此，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毛泽东主席还高兴地亲自代新华社通讯社撰写了《收复平壤》的新闻。12月11日，平壤市举行了庆祝胜利大会，热烈欢呼从敌人的铁蹄下重获解放，并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了致敬电。朝鲜各政党和人民团体都纷纷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发出慰问信表示深切感谢之情。我国的新华社和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重要新闻并发表评论，高度盛赞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国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进一步增强了彻底战胜美帝侵略者的信心。

我们师在平壤一个多星期，三个任务完成的都很好。首先是注意了对敌警戒，346团以两个连配合师的侦察队，尾追溃逃之敌至黄州地区，加强了警戒，保障了市区的安全；各团派出多支纠察队在市区昼夜巡逻，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潜藏的敌特搞破坏活动；对一些重要

建筑，都派上专门哨兵保护；还派出工作组召开座谈会，宣传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有关政策；敌人遗弃在飞机场、火车站附近堆积如山的大批军用物资，分别由 348 团和 346 团派人看守和清查管理，不准任何人擅自动用。各单位都派出大批干部战士为群众抢修水管、电路、打扫街道、清除垃圾、劈柴、治病。仅 346 团卫生队就为群众看病送药、医治被炸伤的大人小孩 100 多人。4 连战士看到驻地群众家的粮食在敌人逃跑时被抢光，已三天没吃上饭了，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粮米分一些给群众吃，感动得房东姓李的老两口眼含热泪，深深鞠躬，连声说：“高马斯米达，高马斯米达！（谢谢，谢谢）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解放了我们的平壤，还给我们送来救命粮食，实在太好了。”该团还派出工兵排抢修大同江桥，7 连指导员亲自带领全连战士清除主要街道上的垃圾，之后还修复了牡丹峰剧院被炸坏的门窗等，以实际行动揭穿了敌人的谣言。群众说：“敌人逃跑前大肆欺骗说中国蛮子兵来了，见女子就强奸，儿童都打死。而我们见到的正相反，中国军队太好了，不打人不骂人不抓人，还替老百姓看病治伤、担水、扫院子，我们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为此，志愿军政治部专门派工作组到平壤进行检查，对我师认真执行入城规定的情况发出“第一号政工通报”给予了表扬。

当我师指战员刚踏上平壤市区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惨景，到处是残垣断壁，朝鲜人民用血汗积累起的许多名胜古迹、美丽建筑，美帝侵略军进占只有 48 天，几乎破坏殆尽。著名的金日成大学、平壤工业大学、医科大学、师范大学、中央人民医院、美丽的歌舞剧院、牡丹峰公园、议会大厦、文化宫、大同江桥、水电厂、列车、仓库以及许多民房都被炸毁了！当时已知全市就有 6 万多名爱国群众和劳动党员被侵略者、伪政府以各种罪名逮捕、有 7000 多人被杀害。南平壤一地就有 3700 多人被集体屠杀，西平壤办事处附近掘出爱国者遗体 300 多具，形状惨不忍睹，市人民教化所四周的防空壕和蓄水池里到处都堆积着爱国者的遗体。在美军占领平壤时，伪政府竟公开强征 15 岁至 30 岁的妇女组成“慰安队”，供美帝侵略军发泄兽欲。在敌人逃跑前夕，不仅加紧了血腥地大屠杀，还欺骗掠走了一大批市民，失踪不知去向的人就更多了。群众对这些血与火的劫难再也忍不下去了，但他们都清楚，唯一希望是盼来自己的亲人——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我们部队开进市区时，居民纷纷拥到街道两旁，有的手持毛主席、金日成将军的画像和欢迎标语，有的人端着香茶、水果、打糕等守候着，送给亲人食用。部队走过时就拥上去，握手、鼓掌、欢笑、呼口号：“金日成将军万岁！毛主席万岁！英勇的人民军万岁！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有些人还激动地流出了热泪。部队住下后，很多市民前来看望，有的说是来看救命恩人的，有的说想找志愿军说说心里话，有的是向志愿军控诉侵略军的罪行。我师广大指战员耳闻目睹上述活生生的真实情况，都极大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增强了对抗美援朝重大意义的认识，更加激发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和杀敌立功的决心，也进一步融洽了与朝鲜人民之间的思想感情。几天后，当我们部队奉命出发继续南进时，街道的居民都走出了家门，跟着队伍前后欢送，洒泪而别，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情，他们纷纷祝愿我军多打大胜仗，消灭更多的敌人，替他们报仇雪恨。

三险三奇 ——突破临津江 汪洋

战前态势和双方企图朝鲜战场上，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遭我志愿军第一、第二次战役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回“三八线”。为了粉碎敌人利用“三八线”重整部队，准备再战的战略企图，志愿军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发动第三次战役。我 39 军担任由元堂里至石湖地段突破临津江的任务，军首长最初的决心是以 116 师、117 师两个师并肩实施突破。

我师受命后，于 1950 年 12 月 13 日，师主力夜半渡过水流湍急、冰冷刺骨的大同江，

披星踏雪，急行军 5 个夜晚，行程 400 余里，抵达临津江北集结。

在我当面之江段位于临津江下游，宽 100—150 公尺，深 1—2 公尺。当面守敌为战斗力较强的南韩军第 1 师，下辖 3 个团，并由美军加强三个炮兵营，筑成了纵深 9 公里的三道防御阵地，构成完整的工事障碍和火力配系，正以逸待劳。

守军基本阵地以支撑点相依托组织防御，除沿江陡岸有一道连续堑壕，每个高地均设堑壕、隐蔽部和土木质发射点。营防御地域内还有 3—4 道通往后方的交通壕。临津江南岸敌前沿阵地设有铁丝网 2—3 道，沿江两岸均埋设反步兵地雷，在车辆易通行地段布设混合雷场，主要渡口构筑了明暗地堡群，火力强大。

我率全师团以上指挥员到我军预定突破地段（西起元堂里，东至石湖，共约 65 公里）进行反复、长时间的现地侦察、分析、对比，得出如下结论：西段元堂里至戊滩浦地段有利条件是：1）此处江岸弯向我方，形成一个大突出部，使守敌东西两翼明显暴露，便于我方攻其翼侧，这是兵书上所主张的江河进攻中的最佳选择；2）江面宽、江水浅，易于徒涉；3）对岸平缓，易于攀登。

此段的不利条件是：1）敌防守兵力强。工事坚固，不利于进攻；2）江南有大片平坦地面，突破后不利于向纵深发展；3）我方地形平坦，没有起伏地和自然壕沟，不利于隐蔽集结进攻部队。

而东段新岱至土井地段，明显不利的条件是：1）这一段江河弯向敌方，有利于敌人两翼交叉火力的封锁；2）江对岸为 7—10 公尺高的峭壁悬崖，难以攀登；3）这段江面宽 100—150 公尺，水深 1—2 公尺，土井渡江处已经结冰 30—40 公分。

此一地段的有利条件是：1）此处我方阵地为小起伏地形，前沿还有几条大体横向的自然沟，深约 1.5—1.7 公尺，加以改造，可隐蔽突击部队和炮兵；2）江南地形起伏，纵深约 2 公里处有两处并列高地，夺取这两处高地，即突破了敌第一梯队团阵地，亦即完成了突破任务。

经过综合对比，东段的有利条件占优势。然而有一个难题如何解决？即南岸的悬崖峭壁如何攀登上去？

为此，我用二三天时间伏在前沿阵地上，对我段悬崖从左至右，又从右至左，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一小段，一小段地仔细观察研究。我发现并非铁板一块，它上面分布大小长短不等的雨裂沟，形成了许多高低不等的“台阶”。攀登时可以先用一只梯子爬上“台阶”，再用一只梯子攀上崖头，如此“接力”，就可攀上悬崖。当我们确切地证实这个办法可行时，大家兴奋不已。我和团长们共同研究确定了 4 个尖刀连所需的四条通道，其中三条是由雨裂沟按前述办法上去。最东边一条则需利用敌人取水用的“象鼻”形山梁小路。但这条小路两侧已被敌人布满地雷，并用洒水的办法把小路冻成了一个大冰坡，根本无法攀援。我们最后想出一个办法，集中几十门迫击炮，在冲锋发起前发射密集火力对小路轰击，一是将冰层炸掉，打出数十个“麻子”般的弹坑，便于突击队攀援；二是将敌人埋设的地雷引炸，为步兵开辟道路。后来证明这个办法是行之有效的。解决这些难点后，我们感到振奋。即决定师的突破口选在新岱——土井这一地段。并从 39 军全军利益出发，建议军只用我 116 师一个师担任突破^①，以 117 师作为二梯队，便于养精蓄锐，从我师突破口进入战斗，提高穿插前进速度。

我将师党委讨论通过的这一决心和建议向军作战会议提出，经过认真讨论，吴信泉军长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突破战斗的组织准备

12 月 27 日 24 时，在师作战会议上，我做出了突破临津江的部署，决心以 346 团和 347 团为师的第一梯队，在新岱南 300 公尺至土井南 800 公尺地段，实施并肩突破。每个团各以两个营，每个营各以一个连为尖刀，在 2 公里的突击正面，选择 4 个突破点，集中火力，最

大限度地消灭敌前沿火力点和一线守敌。突破后，向马智里、直川里方向发展进攻，打击防御之敌的主要力量，保证军二梯队顺利向纵深穿插。另以 348 团为师的二梯队，渡江后，以一个营向舟月里发展进攻，接应军的二梯队 115 师渡江。师作战会议后，全师范围展开紧张而有序的准备工作的。

各团组织战斗

副师长张峰、团长吴宝光、政委栾凤如带领 346 团，师参谋长薛剑强、团长李刚、政委任奇智带领 347 团两个团的营、连、排干部深入江边，对各处的突破地段进行反复侦察。突击部队对自己攻击的具体目标、攻击道路、敌人兵器、前沿地形、江水深度和广度、峭壁形状、攀登路线、敌障碍物的设置情况，都做到了心中有数。而后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干部战士用“提困难、想办法”的方法解决突破任务中的各种难题：如用雨衣做水袜子，梯子绑草，鞋底绑草绳以防滑，用猪油抹手脚防止冻伤等土办法，解决了大量困难；并研究如何排除敌人在江边设置的铁丝网和地雷地带。如何查明江水情况，一是派人持棍探水，查明每一段水深。二是有冰凌的地方就抱冰回来，查验冰的厚度。突击部队选择地形构筑阵地，进行模拟突破训练。第一梯队重点演练徒涉、渡江冲击队形、障碍排除、架梯、攀登、消灭敌火力点、扩大与巩固突破口等战术动作；第二梯队侧重演练纵深战斗，包括对支撑点、堑壕、地堡的冲击，小分队的迂回包围动作，以及对连排支撑点的攻击战术。各团从班长到团长进行三个整夜的现地侦察，进一步查明和熟悉地形和敌情。

构筑进攻出发阵地

如何在敌人眼皮下隐蔽部队并保证发起进攻的突然性？这是我们取得突破胜利的关键。我根据解放战争中攻坚战的经验，对进攻出发阵地的地形反复观察，具体计算了工程量及所需人力和时间，决定提前三天抽调全师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力，投入构筑阵地的土工作业。在距敌 150—300 公尺，正面宽约 2500 公尺，总面积 3—5 平方公里的进攻阵地上，利用雨裂沟，突击构筑了可容纳 7 个步兵营，共 316 个简易掩蔽部，在堑壕和交通壕内挖了 3000 多个防炮洞，构筑了 18 个营、团指挥所，可容纳各级指挥机关全部人员；50 个弹药器材储备室，30 余个掘开式的炮兵发射阵地，50 余个带有掩盖的炮兵发射阵地，若干个可容纳 400—500 人伤员的掩蔽部；在约 3—5 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隐蔽了 7 个步兵营，6 个山野炮兵营，8 个团属炮兵连及师、团指挥机构，计 7500 余人，70 多门火炮。这么多的兵力、火器，怎样才能隐蔽好而不使敌人发现呢？

隐蔽伪装的战术手段和方法

派出佯攻部队：我师派出的 348 团（10 天）与 115 师的 344 团（4 天）在高浪浦里正面积极佯攻，让敌人误判我们在此作渡江准备。敌整日集中炮火、飞机，向我阵地猛烈攻击，但均被我击退。前后 14 天的战斗，起到了牵制迷惑敌人，隐蔽主攻方向的作用（战后均立功受奖）。

此外，各团阵地前沿都组织了若干精干的小分队，击退了敌人多次的武装侦察破坏活动，保障了进攻阵地的隐蔽和安全。

严密的工程伪装：如前所述，整个进攻阵地全构筑在地下，地面上不露一人一物，完全保持了自然地貌的原状。更巧的是，翌日凌晨下了一场雪，整个江岸一片雪白，使我方阵地覆盖了一层天然伪装。我第一梯队距敌仅 150—300 公尺，敌虽以航空兵终日低空盘旋侦察，刚接任美军第 8 集团军军长的李奇微中将，也亲自乘喷气式教练机在临津江北岸上空进行了观察，但均未发现我军迹象。这一大胆巧妙的隐蔽伪装，取得了空前的巨大的成功，是一段战争史上惊险完美的绝唱。

严格的伪装

纪律：如有暴露目标者，严惩不贷。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后，师和第一梯队各团首长率参谋人员检查隐蔽伪装情况，并明令对暴露目标或泄密者处以极刑，决不宽待。

严格的检查督促：12月30日夜间，我和第一梯队指挥员、参谋人员到阵地上检查隐蔽伪装执行情况，随时改进隐蔽伪装措施。

准备期间，石瑛政委领导全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极大地激励了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和荣誉感。

12月29日夜，吴信泉、徐斌洲等军首长到师前指检查工作，对我师的准备工作十分满意。谭友林副军长随师行动。

炮火计划和步炮协同

我指定杜博为炮兵主任，协助师组织指挥、计划协同全师的炮兵使用。师团建立通讯联络组织，以保障战斗中联络畅通和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师团均开设1—2个步炮联合观察所，以昼间观察结合夜间抵近侦察和战斗侦察，不间断地掌握更新敌情。同时，346、347团派出两个连为配属我师的炮兵第26、45团修路，构筑发射阵地、工事和掩蔽部，以保证配属炮兵到达后能安全顺利进入阵地，迅速做好射击准备。

炮兵准备和步炮协同程序：

——总攻发起的时间：12月31日16时40分到17时，师、团炮兵群直接瞄准射击，集中打开突破口。

——16时50分到17时03分，团、营迫击炮参加对敌铁丝网、地雷场集中射击，破坏敌人障碍物、地雷，为尖刀连开辟通路。

——17时到17时03分，对突破口进行了3分钟的集中压制射击，保障4个步兵尖刀连发起冲击，渡江突破敌江防阵地。

——4个步兵尖刀连发起冲击的同时，师、团炮兵群开始进行3次拦阻射击，每次延伸100公尺，护送步兵冲击300公尺，支援步兵占领并巩固突破口阵地，同时压制敌人反冲击部队。

以上炮火准备的程序和时间，是根据日落时间、我军炮火数量和弹药数，为保证射击准确，打开突破口而制定的。又是在我军没有空军和坦克支援的条件下，采取“大胆、秘密、抵近、隐蔽”的战术手段而定下的决心部署。战斗证明上述程序和时间异常周密、严谨、科学，获得了巨大成功。突破临津江战斗成为志愿军师进攻的一个典范战例，杜博同志在此战炮兵的组织指挥上立下奇功。

总攻发起时间的巧妙捕捉

“韩（先楚）指”规定进入发起时间在1950年的除夕之夜17时正。这里已近黄昏，能见度差，不利于炮兵瞄准目标，射击效果不好。

如何解决这对矛盾？为此我令炮兵主任杜博和作战科长张常立于总攻前一周时间内，连续校对日落时间和飞机飞离我阵地上空的时间。最后测定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敌机飞离时间为16时40分。这中间有23分钟是既无敌机，能见度好，利于炮兵瞄准的时间，可以极大提高炮火射击的准确性。为此我决心将总攻发起时间提前20分钟，定在16时40分。此建议报吴军长和“韩指”，得到了批准。

突破战斗

12月31日16时40分，我以电话联播下达了开始总攻的命令。炮兵群的近百门火炮，向敌前沿滩头阵地及防御纵深发射数千发各种口径的炮弹，摧毁了敌人几十个火力发射点和多层障碍物，压制了敌纵深的炮兵火力。与此同时，各突击连障碍排除组利用炮火烟幕，迅速排除江北岸残存地雷。346团4连3班长张才书冒着炮火，连续排除4处集群地雷，在部队已经发起冲锋的紧要关头，他自制的扫雷杆被炸碎的情况下，他冲入雷区，用手抓住弹雷索，拉响了最后一群地雷。

17时03分，我命令发出冲锋讯号。3发绿色讯号弹升空后，我特组织两挺美式重机枪朝天交叉发射500发红色曳光弹，在苍茫暮色中，两条闪灼金红光芒的火龙射向天穹，壮美

无伦，催人奋进。

冲锋号吹响后，40多挺轻重机枪开始射击。千百个战士跃出堑壕，向临津江冲去。17时08分，左翼346团1、4连跑步通过封冻的江面，迅速消灭残存火力点内顽抗的敌人，胜利占领江南岸登陆场。17时14分，右翼347团5、7连徒步涉过寒冷刺骨、水深及腰、100余公尺宽的临津江，攀上了高达10公尺的悬崖，攻占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前后才用了10分钟时间。17时40分，347团和346团的突击营在炮火支援下，密切协同，相继攻占1447高地和193高地，牢固地控制住南岸滩头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尔后347团向马智里，346团向雨中（地名）发展进攻，师指向雨中前进。与此同时，师预备队348团在右翼渡过临津江，以3营攻占舟月里，接应了115师渡江；军第二梯队117师在346团之后渡江，向湘水里穿插前进。

347团在义洞，346团在雨中与敌师预备队经过激战，歼敌一部，于1951年元月1日晨6时前后进到芦坡洞、大村、武建里、直川里一线。

经过13小时的激战，我师突入敌人纵深15公里，毙伤敌千余人，胜利完成突破任务。

纵深战斗

敌人在我强大攻势的打击下，于2日开始全线溃退。军令我师当晚出发，抓住议政府之敌、向汉城方向追击。我令346团向议政府方向攻击前进，347团向釜谷里进攻，切断议政府至高阳公路，以阻击南逃之敌。

3日3时30分，347团进至釜谷上里时，发现由议政府方向退下来的英军约400余人占领釜谷里学校及周围高地。师参谋长薛剑强和团长李刚决定，由团参谋长王如庸率前卫1营（欠2连）和3营7连（欠2排）迅速向釜谷里之敌发起攻击。包围该敌后，毙敌300余人，俘敌60余人，击毁、击伤、缴获汽车、装甲车和坦克40余辆。余敌向西南木回里方向和正东高地逃窜。团即令3连向西跟踪追击。

拂晓后，据守在学校以东及其东南高地之敌以猛烈火力向我疯狂射击。团遂令3营7连迅速攻占该高地。7连长厉凤堂、指导员张鼎、副连长王凤江分别率一部兵力以迅猛动作，相继夺占了正东及东南的三个高地，并全歼守敌。但与此同时，敌先我控制了右侧制高点日迎峰，对我形成严重威胁。团当即以3营9连对日迎峰进行两次攻击，与敌形成对峙。1营2连对釜谷里以东郁岱里之敌进攻中，也与敌形成对峙。

上午8时许，西南高阳方向敌人，向釜谷里发起猛烈反击。我7连依托临时占领的高地，顽强抗击。战至上午11时许，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反扑，阵地上连长、指导员相继牺牲。班上以干部大部分伤亡。在抗击敌人第四次反扑中，曾立九次大功的战斗英雄、副连长王凤江壮烈牺牲。这时，7连司号员郑起自动代理指挥，在敌人三面火力压制下，他与战友们又连续击退敌人三次进攻。当敌人向我作最后一次反扑时，阵地上只剩下7人，弹药殆尽。待敌进至近山头时，他们把仅有的一根爆破筒和几枚手榴弹一齐投入敌群。机智灵活的郑起，随即吹响了冲锋号。激越的号声令敌人闻声丧胆，狼狈逃窜。该敌逃至高阳附近时，被我50军截击，全部被歼。釜谷里战斗，切断了敌人的南逃之路，消灭了溃逃之敌。

经激战，歼灭英军29旅皇家来复枪团大部（毙敌300余人，俘敌60余人），缴获坦克、汽车数十辆，还缴获该团绣有绿色老虎图案的团旗（现保存在我国军事博物馆）。在347团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薛剑强不幸牺牲，团政委任奇智、团参谋长王如庸在战斗中负伤。

4日，我师配合人民军第1军团和我50军向汉城攻击。16时，城内守敌弃城逃跑。我师率先进占汉城。348团进驻总统府，并加强安全警戒。与此同时，我师346团前卫从汉城东面进入市区。我师进入汉城，受到汉城人民热烈欢迎。5日，348团将总统府的警卫任务移交给朝鲜人民军1军团，迅速越过汉江继续向南追击。当日晚师令348团渡过汉江，占领滩头阵地，掩护50军渡江。7日21时，348团进占“三七线”附近的水原。至此，第三次战役结束。我116师向敌纵深推进100公里，成为志愿军作战纵深最远的一个师。

战后，346团1连、4连和347团5连、7连荣获军授予的“突破临津江英雄连”称号。志愿军授予347团7连司号员、特等功臣郑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军授予346团4连班长张才书“扫雷英雄”称号；授予347团5连副排长王殿学“渡江英雄”称号。

1月6日，志司、志政通报表扬我师：“各军、九兵团、前勤、工指、炮8师并报军委、东司：我39军116师，此次战役前克服各种困难，进行了充分的攻击准备工作，严密地组织对敌阵地侦察，攻击发起后，仅10分钟即将敌防线突破，使该军后续部队顺利投入战斗。该师在突破敌阵地后，勇猛地向敌纵深攻击，击破敌人的抵抗，并于4日下午16时进占汉城。迅速地占领了汉江南的滩头阵地，并及时地报告了敌情及汉江情况，这种认真、负责、英勇果敢的积极的战斗作风，值得全军学习，特此通令表扬。志司、志政。”

1951年1月25日，我师副师长张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汇报我师突破临津江战斗经验，受到金日成首相、彭德怀司令员及其他与会高级将领的一致好评。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将我师的突破战斗总结为“三险三奇”：“一是突破口选得险，但很奇。即敢于把突破口选在临津江弯向敌方的地段，一反兵家的常规，出其不意而制胜；二是进攻出发阵地选得险，但很奇。即大胆地把近8000人的进攻部队和武器提前一天隐蔽在进攻出发阵地上，而没有被敌人发觉，起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三是炮兵阵地选得险（近），但很奇。即大胆地把50余门火炮设置在距敌前沿300米处进行直瞄射击，准确地摧垮了敌人的工事。”

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讲课时，特别列举了我师突破临津江防线的战例，并得到院长刘伯承元帅的肯定。他称赞部署及突破口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应该给五分！”

①汪注：军原计划由两个师（116、117）并肩突破。116师根据地形、敌情、我情分析，认为江北岸地形展不开两个师，在美军空中地面火力威胁下，反而都很危险。因此建议以116师一个师突破，集中全军炮兵火力支援突破战斗；117师养精蓄锐，担任预备队。

在新年攻势中 ——记突破临津江 张峰

敌人连着吃了两个战役的败仗之后，退到“三八线”依托旧有的工事和临津江天险构成了一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前进，赢得喘息机会。据说美国一手操纵的联合国大会，还非法通过了一个什么“三人停火委员会”，这套马歇尔替蒋帮制订过的公式，对于我们已经不是新鲜玩艺了：三人小组→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决定在除夕这一天突破临津江，重重打击美国侵略者。在这一战役中，上级把突破临津江主要方向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师。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严重的。右翼团的突击地带江水湍急，部队必须在敌人火力下，忍受严寒，趟过宽达二百米的冰块撞击的江水。左翼团的突击地带江水虽已封冻，但江面宽有300米，敌人在沙滩上布满了地雷，江南岸的悬崖陡壁有三丈多高，部队要冒着炮火冲过江面，攀登悬崖。战斗的激烈和残酷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完成这样艰巨的突破任务，必须进行复杂而细致的准备工作。

在战斗之前，当我（时任116师副师长）到左翼团检查准备工作时，看到战士们已经准备好了梯子、麻绳、稻草、钩雷杆、草鞋、水袜、猪油等各式各类爬山、防寒、防滑的器材。他们日夜在山谷里冒着严寒练习爬山、滑冰。夜晚一趟又一趟地潜行到临津江上侦察江水的情形。一个战士还巧妙地迷惑住敌人，在江面上敲下一块厚厚的冰扛了回来，大家都把这块冰当宝贝一样观察研究。从这样周全的准备工作 and 战斗情绪中，我真感到在我们战士面前，天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了他们前进。

30日夜间，部队悄悄地进至临津江边，经过一夜的紧张劳动，全部人马车炮都进入地

下。第二天黎明，江边密密层层交通壕已全部用冰块积雪伪装起来了，只见一片白皑皑的银装大地。

虽然部队隐蔽得很好，但我的精神仍非常紧张。在横宽 1500 米、纵深 2500 米的攻击阵地上囤兵近万人，要熬过一个整天而不被敌人发觉，要保证突击前的隐蔽和进攻的突然性，这是多么令人担心的事情啊！我和左翼团的指挥员坐在地下掩蔽部里，不断地看着表，我们虽然自己都有块准确的表，可是还在互相问道：“现在什么时间了？”

时间真是难忍难熬！当我们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来回走动，对准我们瞭望、侦察，或是当敌人的飞机绕着临津江低飞盘旋的时候，我们总是一次一次地询问部队的隐蔽情况。我不断地给各营打电话：“千万不能烧火！任何人不能出来乱动乱跳。天气的确很冷，但是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忍耐……”

中午，江上一片白雾茫茫，雪花纷飞，阵地又加了一层天然伪装。我站在隐蔽部外边，让雪花打着我的脸颊，情不自禁地喊道：

“好啊！这真乃天助我也！敌人更不容易察觉我们了！”

傍晚，师指挥所打来电话，我听见师长（汪洋）镇定的声音：

“你们准备得怎么样？”这句话好像把我紧紧压缩着的心解放出来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的命令！”

师长告诉我，炮兵已经准备好了，通知我们准备观察。

在我和团长带着参谋跑出掩蔽部的同时，我们的炮兵突然开火了，掩蔽部有节奏地急剧地跳动起来。炮弹从头顶飞过，发出啸声，有如风暴。对岸立刻腾起一片火光和烟雾，战士们跑出掩体，大声喊道：

“好啊！打得好啊！”

团长在观察所观察着：“地雷打炸了！”

“突破口火力点摧毁了，一个、两个、三个……”

“哎，17 号敌人机枪还在射击……好哇！这一炮打得正准！”

我用电话向师指挥所报告，炮兵打得勇猛、准确，给步兵开辟了冲击的道路。

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了。师长告诉我：

“现在离冲击时间还有 3 分钟，你们做好准备！”

立刻，我们掩蔽部里十几部电话机、一部电台都忙起来了，我几乎是同时向各单位传达命令。我再一次问他们：

“你们的部队现在进到什么位置了？你们的突破口通路开辟了没有？”

各单位指挥员都是一样的回答：“一切完成，等待你的命令。”

他们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我告诉他们不要放下电话。

17 时 03 分，指挥所发出冲锋信号，3 发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重机枪也对空交叉着发射了 250 多发红色曳光弹。

“现在发起冲锋！”

几乎与我放下话筒的同时，千百个战士跳出交通壕，呐喊着向江面冲去。

我立刻跑出掩蔽部，站在小山上观察这一声势浩大的冲击。黑黝黝的群山夹峙着的临津江上，一片火光闪烁。红色曳光弹交叉构成的火网和敌人的炮弹轰然爆炸的火光，使我在夜幕降临之际，能够看到战士们端着枪，喊着向前猛跑。部队成楔形队列，在稠密的火网中笔直地向着预定的突破地段，迅速冲击前进。

左翼团政治委员、兄弟炮兵团参谋长都站在我的身边，大家严肃而沉默，谁也不想说一句话，全心倾注着眼前这伟大场面的每一个变化——这是决定战斗成败的一刻。

在这决定的时刻，我是满怀胜利信心的，但我的心情也是紧张的。因为我们进行了精心细致的战斗准备，我们巧妙地达成了攻击的突然性，我相信部队能够完成任务，这一仗一定

能够打赢。

突然，在江南的沙滩上腾起一片火光和烟柱，左翼连的冲击地段上地雷爆炸了。我意识到，左翼连队为了争取整个战斗的胜利而付出了必要的代价。地雷一串连着一串，从北向南，迅速地爆炸着，我看见有人影倒下，但后面的人影仍然向前奔跑。

在一串串地雷迅速的轰响过后，可以看见人影在对岸陡峭的悬崖下晃动，该是战士们在架梯了。突然，南岸悬崖上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紧接着，冲锋枪、手榴弹急骤地响起来，这是一梯队攀上对岸悬崖，与敌展开了近战。左翼团政治委员兴致勃勃地向炮兵团参谋长道贺：

“伙计，行了！”

“突过去了，没有问题了！”我几乎是在喊。

经过短促的激战，南岸升起3颗红色信号弹，我心里像打开了一扇亮窗。我立刻跑进掩蔽部，用电话向师长报告：

“我们已占领南岸敌人的第一道堑壕……”

突破临津江战斗中的通信兵

魏斌

1950年的最后一天，朝鲜半岛中部、“三八线”以北不远处的临津江两岸，白雪皑皑。

北岸，从土井（村）至戍滩浦东西宽约2500米的沿江地带，在条条山沟里、片片密林中、座座废墟下潜伏着我志愿军116师7500余名参战官兵、150余门火炮，准备当晚突破临津江敌防线，拉开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序幕。

南岸，我师选定的4个突破地段，地势高峻，坡陡崖高。陡坡峻岭上道道铁丝网、条条堑壕、明堡暗堡星罗棋布，沿岸遍布地雷。据守工事里的美韩侵略军居高临下，昼夜瞰制江面与北岸。敌人还使出个损招：不断向陡坡上泼水，使本已冰雪封冻的陡坡冰层更厚、更滑，难以攀登。美军侦察机终日低飞盘旋于江面及北岸上空，入夜还不断投掷照明弹。

我参战官兵与炮群在30日午夜从数公里外的驻地出发，潜入到距敌只有300米至1200米的进攻出发阵地，隐蔽在预先构筑并巧妙伪装的3000多个掩蔽部和防空洞里、隐蔽在炮兵阵地上。无论从空中从地面敌人都没有发现我们^①。敌机敌炮袭击的主要目标与往日无异，仍是高浪浦里——距我潜伏区西侧4—5公里，我示敌以进攻出发阵地假象的沿江地区。

为了保证在出敌不意的时间、出敌不意的地点，突然发起攻击，师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攻击开始前地面不露一人、一马、一枪、一炮、一根电话线，暴露目标者，严惩不贷。我师通信官兵千方百计将各种通信设施隐蔽起来。沟通各指挥所、各观察所、各炮兵阵地的数千米电话线，或敷设于山沟侧壁上、或通过树林灌木丛、或穿行于废墟的断墙残壁，开阔地上的电话线用积雪掩盖，不露痕迹。这些工作都是在风雪严寒之夜，我通信兵用冻僵的双手摸黑完成的。不能暴露光亮，也不能弄出大的声响。师通信科规定：攻击发起前，禁止使用无线电，以防空中泄密，以有线电话联络为主。31日中午，师与347团的电话线路被敌炮火炸断，师通信科禁止电话员外出查线，要求用迂回线路通话。

担任师司令部通信科长的我，战前向师参谋长薛剑强同志汇报，我们已选定师观察所作为信号发射点，准备同时使用3种通信手段，发出炮火准备、炮火急袭、步兵发起冲击的信号。参谋长充分肯定我通信官兵的准备工作，同时提出，用1挺重机枪对空发射250发曳光弹，也作为步兵冲锋信号。他还亲自调来1挺美式重机枪、1名射手、1名弹药手。对此我既高兴又感动。高兴的是，这也将是一种极明显的信号；感动的是，薛剑强参谋长对通信工作细致入微的关怀。师观察所设在突出于全师阵地前沿的一个松林覆盖的小山顶上。在这里发射信号，各参战部队都能看得见。为万无一失，我们又选定一处备用信号发射点，也配备了射手和信号枪、弹。

31日上午下了一场小雪。蜷缩在掩蔽部与防空洞里的我通信官兵，虽然冻得手脚麻木，却对下雪非常高兴——雪花又为我们的电话线路、我们的阵地加了一层伪装。我们掏出焐在棉军衣里面的干粮——高粱米或大米饭团，慢慢啃着，盼着黄昏快些降临。

1950年12月31日16时40分，5颗绿色信号弹从全师最前沿的小山顶上腾空而起，霎时，师、团炮群齐声怒吼，一排排炮弹呼啸着飞过临津江。20分钟后，南岸敌阵地变成一片火海。这是我师赴朝参战以来，第一次在一次战斗中集中这么多的炮火，信号准确无误，至为重要。17时03分，两支信号枪同时从小山顶两侧对空发射绿色信号弹，250发曳光弹也从重机枪管飞升夜空，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同时传达师长下达的步兵发起冲击命令。全师4支尖刀连在激越的军号声中强渡临津江，向南岸敌防线勇猛冲击。无线电步谈机员身背步谈机、腰挂自卫手榴弹，紧跟尖刀连长身边。

师发出渡江冲击信号之后，仅5分钟，两颗红色信号弹升起在南岸上空，确切地说在土井村对岸上空。这表明左翼346团的两支尖刀连已从冰上迅猛冲过江去，占领了南岸登陆场。又过了3分钟，6分钟，右翼347团的两支尖刀连也相继将红色信号弹射向夜空。他们是趟过齐腰深的江水，推开不断涌来的冰排，边走边射击，攀上7米多高的又陡又滑的山崖，攻占敌前沿阵地的。这几颗报告胜利的红色信号弹，在炮火映红的夜空，仍然格外耀眼，显得那么美丽！北岸又响起嘹亮的军号声，二梯队连、营和团指挥所相继渡江。通信战士身背各种通信器材，紧跟各级指挥员前进。

零下20度左右的严寒，江面本已冻得结结实实；但连日来敌机不断轰炸江心，敌炮日夜轰击江面，封冻的江面支离破碎，巨大的冰块在江水中挤来撞去。我电话兵身背20多公斤重的线拐子、腰挂自卫手榴弹、冒着敌封锁江面的炮火，架设过江线路。为减少敌炮火对线路的破坏，为避免过江部队绊断线路，电话兵将电话线坠以石块等重物，沉到江底。江水酷寒刺骨，尽管出发前每个人腿上脚上涂了猪油、牛油，还是冻得麻木，手指冻僵、不听使唤。上岸后冷风呼啸，裤子鞋袜全结了冰，抬腿迈步吱吱作响。冰裤冰鞋、冰天雪地，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是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支撑我们踏冰踩雪、战斗前进！

师通信连2排长孔祥照率领的4班、5班战士架设的师通往347团的路线，是全师延伸最长的线路。从北岸进攻出发地延伸的线路，穿过江水，攀上陡崖，紧跟347团指挥所在积满冰雪的山岭峡谷架线、查线、接线。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电话线接通了又炸断，炸断了又接通。千方百计将线路延伸到敌纵深马智里以南，直至所带线料用完。4班、5班都伤亡过半。孔祥照排长将两个班合并为一个班。我师通往临津江南岸敌纵深防御阵地的每一条线路，都凝结着我电话兵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战前师通信科规定：冲击发起后，特别是过江以后，以无线电通信为主，营以下以简易通信和徒步通信为主。简易通信包括信号弹、军号、路标。班组之间、班排之间以吹小喇叭联络等等。在山深林密、枪声四起的夜晚战场，各专业分队使用不同的通信手段，沟通联络，保障指挥。

在攻打192高地和147高地之前，346、347团指挥员都用无线电报话机和发射信号弹，要求师炮火支援。师炮兵群立即对两高地进行5分钟炮火急袭，支援两个团分别以20、15分钟的战斗夺下两高地，歼灭据守高地及其附近的大部分敌人。步炮协同作战，无线电话与简易通信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夺下两高地也就牢固地控制了南岸滩头阵地。我随师指挥所从冰上过江，继续前进。雪地上不断出现左右相对的两行咖啡色路标。从队伍前面传下来口令：小心地雷，走路标中间！我立刻想起战前去师通信班检查准备工作时的情形。我问：打路标的灰料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啦！准备了特好的灰料！战士们齐声回答。原来第二次战役结束，行军路过军隅里美军一物资供应站时，路边堆积着大量战利品，其中有很多罐装咖啡粉。有的罐子盖打开了，咖啡粉洒了一地。大伙嫌咖啡苦，没人要；通信班长灵机一动，说这玩意儿拿来打路标不错。

他抽出背包里仅有的一条单裤，把两只裤脚扎紧，两条口袋就做成了，装了满满两口袋咖啡粉。已经用完了1袋，还有1袋舍不得用，说等有重大战斗任务时用。这不，突破临津江就用上啦。我当即表扬了通信班长的智慧和远见。

347团2营攻下马智里后，与团指挥所失去联系。团长焦急万分，派1名参谋带1个步兵连和1名步谈机员、背1部步谈机去寻找。时近午夜，四处响着枪炮声，山高谷深，几经周折，才找到仍在攻击前进的2营。原来2营与尖刀连5连各有1名步谈机员，都牺牲了，两部步谈机都打坏了。营、连干部也为与团指挥所失去联系而焦急。当时步谈机只配备到营，且每营只配1部，尖刀连的步谈机是临时配属使用的。新中国建立刚刚1周年，还不能自产无线电步谈机，我师装备的少量步谈机，全是解放战争中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机身上都有USA。见到新派去的步谈机员，2营官兵欣喜万分，2营与团指恢复了联系。

步谈机少，电池也少。当347团3营攻击前进至敌纵深于义洞（村）西侧高地时，3营步谈机员发觉电力减弱，又无新电池可以更换，就与团指挥所的主台密切配合，用断续开机的方法，保持了团与营之间的通信。

1951年元旦拂晓，脚踩冰鞋、身穿冰甲、连续行军战斗近13个小时的我师各部队，都进山隐蔽休息。同样彻夜未眠、疲乏困倦已极的通信兵不能倒地就睡，却又忙碌起来，翻山涉水架设电话线，架设无线电电话机，沟通师、团之间的联系；架设天线、安放电台、摇动发电机，向上级发报；步、骑兵通信员往来于完全陌生的大道小路，传送各种战斗报告。电话员在架线、查线过程中，骑兵通信员在送信途中，有时会遭遇敌散兵的袭击。因此，他们不仅执行通信任务，同时也执行战斗任务。

师电台工作人员在师指挥所附近的山上找到一块一平方米多一点的平地。但平地四周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荫蔽物。敌机马上就要光顾，怎么办呢？两位摇机员急中生智，砍来一棵树冠很大的松树，立在小块平地一侧，由一位摇机员抱着。常绿树就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把机器和报务员、摇机员都遮盖起来了。敌机呼啸着从山顶上掠过，没有发现任何目标。

在冰天雪地里发报，手指冻得生疼倒不在乎，但手指冻僵了，不听使唤。敲几下电键，就得把手指伸进嘴里哈气。这样重复多次，才将一份报发完，所用时间是室内发报的三、四倍。收报时阿拉拍数字写得歪歪扭扭，手指头就是捏不住小小的铅笔。

从1950年最后一天的黄昏，到1951年元旦拂晓，我师胜利地突破了临津江敌防线，摧毁了敌纵深防御体系，歼敌1000余名，将战线向前推进了15公里，前进到战前军指定的位置——卢坡洞、直川里一带，胜利完成作战任务。我师是志愿军各部队中最先突破临津江、突破“三八线”的部队。我全师通信官兵以自己的智慧、勇敢、鲜血和生命保障了各级首长指挥，沟通了部队联络，保障了战斗胜利。

1月6日志司政通报表扬了我116师，我师的通信工作也受到师党委、军通信处与志司通信处的表扬。朝鲜停战后，总参通信兵部将《116师突破临津江战斗中的通信工作》一文编印于《抗美援朝战争通信工作经验汇编》一书中，印发全军通信部门及通信院校。

注①：《韩战内幕》一书中写道：“李奇微便命令空军巡逻队加强空中侦察，31日这天，他本人也乘坐一架喷气式教练机，作低空飞行，飞往20英里处的敌占区。”

书中所写的敌占区即是我军隐蔽的临津江北岸地区。事实说明第八集团军军长李奇微中将与他的空军巡逻队都没有发现我军的迹象。

积极求战的山炮营

徐惠民

在抗美援朝一至五次战役中，有一个战斗积极性很高、参加战斗次数最多、发射炮弹数最多、行程最远、步兵打到哪里就跟到那里的伴随步兵山炮营，这就是116师山炮营。

志愿军入朝后，116师先后参加了云山、收复平壤及“三八线”以北地区、突破临津江、解放汉城等战斗，连续取得了三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受到了志司、联司和军首长的嘉奖。我军第三次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敌人的侵略步骤，稳定了民心，增强了官兵胜利的信念，在国际上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

美国舆论界惊呼：这次失败是美国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有的指责麦克阿瑟判断错误，指挥拙笨，要撤掉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副总统胡佛更是十分沮丧地断定：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116师山炮营在师编成内伴随步兵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尤其在突破临津江、解放汉城的第三次战役中，山炮营的全体官兵经受了重大考验和锻炼。当时我在山炮营参谋处任参谋，对这次作战中的一些事记忆犹新。

炮兵连长排地雷

在突破临津江战斗中，山炮1连配属346团，阵地位于土井北山坡地域；山炮3连配属347团，阵地位于新垡村东北小坟地。按计划各连12月30日黄昏要进入阵地，保持隐蔽，在冰天雪地的严寒条件下实施抵近射击（射击距离为300米至500米），发扬火炮直瞄射击的威力，彻底消灭目标，保障打开突破口。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而且时间很紧，决非一般。

12月26日，1连、3连受领任务后，当夜就进入阵地区域，开始进行勘察、构工和伪装工作。1连连长刘宪歧到达预定位置后，发现此处有敌人埋设的地雷，而且面积较大，于是就在雷区的左后方重新选定了炮阵地。

3连连长黄云腾是山炮营中最年轻有为的连长。他带着机枪班及各排长、炮长乘夜暗到达阵地区域后，也发现了地雷。有的埋在雪里，有的埋在冻土里，用手轻轻一翻就可以取出来。他反复地勘察了周围的地形，认为这里虽然有地雷，但射界开阔，便于发扬火力，如果加强伪装还是隐蔽安全的。经过大家认真研究后，决心把阵地就设在这里。但有一个困难就是要排雷。时间很紧，又没有工兵，黄云腾就带着12名机枪手自己动手开始排雷。他们细心地挖出一颗颗地雷，手冻得都麻了，仍在坚持作业。由于挖出的地雷当时不能引爆，他们就把地雷排放在一个雨裂沟内，并认真做了标记。大家整整忙了一夜，拂晓前赶回连部后，黄云腾向营里报告了准备情况。在师、团首长召开的步炮协同会上，各级首长都表扬了3连机智、勇敢和积极的作战精神。炮兵连长排地雷的佳话就这样传开了。

炮兵观察所——师指挥所

12月23日，师团和炮兵首长在临津江北岸现地勘察和部署各部队任务时，专门指定山炮营指挥排携带炮队镜组成炮兵观察所，随同师首长勘察地形，观察敌情。炮兵观察所和师指挥所一同设在100高地，保持24小时不间断地观察，随时报告敌情变化情况。观察所里设有直通师首长指挥所和两个突破团山炮连的专线电话，保证有情况时能及时上下联系。12月29日，敌人在前沿增设了4门反坦克炮，观察员发现后进行了认真的核实，然后及时报告师长，师长立即指示炮兵营长兼炮兵主任杜博对目标进行编号，确定由山炮3连负责打掉，保障步兵安全突破。12月31日夜，部队突破后，杜博营长曾专门到该目标处检查效果，发现工事被炸塌，反坦克炮被毁，敌人的尸体还在炮架上。由此看来，炮兵观察所及时地发现情况，对于首长实施正确指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汪洋师长对此给予了表扬。此外，在战前勘察时，炮兵杨教员和观测员谢涛依据地形、敌情、兵力部署、炮兵各时节的任务等绘制了一张《突破临津江进攻战斗炮兵射击写景图》，既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非常直观具体，还有点艺术性。师长看到后很满意，并命令印发各团、营。

地下奇兵

1950年12月30日夜，全师部队一夜间隐蔽地进入了临津江北岸进攻阵地。在宽2500米进攻正面上约3—5平方公里的地域内隐藏了7个步兵营、6个炮兵营、6个团属炮兵连

和师团指挥所，共计 7500 人和 70 余门大炮。整个地面上不露一人一物，保持了自然地貌的原状。敌人的飞机虽然终日低空盘旋侦察，并用地面光学仪器观察均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李奇微曾亲自乘飞机察看过，也没发现什么痕迹。

山炮营的各连认真贯彻师里的命令，在兵力少、缺少作业工具、天寒地冻的条件下，经过三昼夜的奋战，构成了便于发扬火力、隐蔽安全的火炮发射阵地。包括人员防空洞、弹药室、交通壕及利用雨裂沟改造成的马匹隐蔽部。此外，营长杜博、教导员李兆书还组织营参谋处和指挥排人员为配属师里的炮兵 26 团、45 团选择了 18 个炮兵连阵地、6 个营指挥所。师里派两个步兵连修筑了进出的道路，为这两个团迅速进入战斗做好了准备。我们参谋处还给这两个团准备了麻袋、军毯、旧军装和草绳子，用来捆绑大炮车轮、马蹄，防止在雪地里运动时发出声响。

突破临津江战斗能够打得那么漂亮，战前的准备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攻部队在距敌仅有 150 米到 300 米的地域内隐蔽了一天一夜而没有被敌人发觉，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可以说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奇迹。116 师在解放战争中的义县攻坚战中，就曾成功地运用了迫近作业的方法，并被东总推广到所有攻锦部队。当时汪洋师长任师参谋长，是他提出的想法并亲自组织的。这次他又把这个方法用在了朝鲜战场上，也取得了成功。

志愿军陈赓副司令员将 116 师突破临津江战斗总结为“三险三奇”：一是突破口选的很险，也很奇。即敢于把突破口选在临津江弯向敌的地段，一反兵家常规，出其不意而制胜；二是进攻出发阵地选的险，但很奇。即大胆地把近 8000 人的进攻部队和武器提前一天隐蔽在进攻出发阵地上，而没有被敌人发觉，起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三是炮兵阵地选的险，但很奇。即大胆地把 50 余门火炮设置在距敌前沿 300 米至 1100 米处进行直瞄射击，准确地摧垮了敌人的工事。1957 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在讲课时，专门举了 116 师突破临津江的战例。刘伯承院长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部署及突破口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应该给 5 分！”

116 师是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头等主力师”之美称。战斗中善用炮兵，充分发挥炮兵的威力。山炮营也做到用炮必到，火力机动及时主动。从 1950 年 10 月 21 日入朝到 1951 年 6 月 4 日，连续参加了五次战役，行程 5000 余公里，经过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又到南部的河川平原，是第一支突破“三八线”的部队，也是向南攻击纵深最远的部队之一。山炮营的各连在每次战役、战斗中都配属到步兵团营，一步不离地伴随步兵，给步兵以有力的火力支援。在一至五次战役中，山炮营共发射炮弹 1135 发，不仅在 39 军，就是在首期入朝的山炮营中也是发射炮弹最多的。山炮营的全体同志求战情绪很高，敢挑重担，不怕艰难困苦，任务完成的也很出色，从师里首长到各步兵团的同志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最困难的一天 ——卡住釜谷里 李刚

1951 年 1 月 3 日釜谷里

突破敌人的“三八线”防线后，我们一直在强行军追击敌人，可是敌人主力却已在我两三日行程之外到达“爱达荷防线”了。

拂晓，因情况不明，在行进中一家伙冲进了釜谷里。该地是一个大居民地，是议政府——高阳——汉城横向公路上“爱达荷防线”，汉城外围防线的一个重要环节。这里是英 29 旅“绿老虎团”和“皇家坦克营”一部分掩护总撤退的部队据守的有工程设施的防御阵地。

我们先头部队进入釜谷里后，即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开始打得很顺利，俘英军、南韩军共 50 多人，缴获汽车 30 多辆，击毁敌坦克 3 辆。天亮后，敌人占领了预先构筑的阵地，兵力火力展开了，几个连队打得很艰苦。由于开始打得很顺利，团指挥所也随第一梯队前进

到距敌前沿不太远的地方（仅隔一条干涸的小河）。天放亮后撤不下去了，只好顶在那里。

由于夜间又是在开进中不明情况下进入战斗的，致使一些该控制的高地没有及时控制。在我指挥所侧后，通向高阳公路侧旁的迎日峰是敌人的制高点，天亮后对我们威胁很大。尽管天亮了，我们还是组织了几次攻击，但均未成功。而后，我们指定两门 107 迫击炮采取单炮“吊”的方法，监视迎日峰，一有动静我们就“吊”一炮，这样果然使它老实了些，同时，也减轻了我们一些压力。

七连打到一座学校东侧的高地后被阻，仅仅占了敌人阵地的三分之一，发展不动了，而且两面受敌，战斗非常激烈。有同志提出把七连撤出来，我没有同意。敌人为什么拼命攻击 7 连，为的是夺取 7 连阵地前面的那条公路。以后，调整了 2、3 连的部署，这样可以策应 7 连的战斗，减少 7 连的压力。

我团 7 连是光荣的红军连，屡立战功。在解放战争攻克昌图的战斗中，担任尖刀连，英勇顽强，被军党委命名为“钢铁连队”。历次战斗中，该连是我团啃硬骨头的能手。现在他们无愧于自己的光荣历史，正谱写着最新的篇章。7 连沉着地组织兵力火力，坚守阵地。英雄的 7 连，拖住了敌人，打得非常激烈艰苦。最后只剩下 7 个人，但阵地终于守住了。可是，他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连长厉凤堂同志牺牲了。解放战争中荣立过九大战功、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凤江同志牺牲了。指导员张鼎同志牺牲了。这些同志平时憨厚忠诚，埋头苦干，兢兢业业，打起仗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老虎。这次战斗中，和 7 连一起打进去的参谋长王如庸同志也负伤了。7 连在最激烈、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刻失去了指挥。一个青年司号员把军号向后一背，在堑壕里高举紧握的拳头大声呼喊：“我来指挥，我来代理连长。”

司号员郑起同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自动承担了把握连队命运的重担。

李家福、李会等同志积极支持他的指挥，抢着担任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虽然当时全连剩下二十来个人，但在他们的影响下，二十多个人的连队更加活跃，士气更高昂，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全连只剩下 7 个人，终于守住插入敌人阵地中的我军阵地。

黎明前，敌人企图夺回被 2 连占领一半的长形高地，如果 2 连被挤出来，就影响到 3 营的行动，直接威胁到团指挥所。2 连顶住了敌人的反攻，可是，2 连连长王少林同志在混战中牺牲了。王少林是江苏灌云人，年仅二十三岁，是一个很有作为的连长。至今我对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

这天，敌人为了有效地掩护战役的总撤退，在战场的空域中，加大了航空兵的密度。敌机一批一批地低空掠过，投弹、扫射，闹得简直没有分秒间隙。这使我们想起昨晚战斗中

俘虏的敌对空联络员，当即把他找来，他表示愿意为我们效劳。于是，用白布板在我们阵地上摆地空联络标志，这一着还真灵，敌机见到目标，在空中旋转半圈就走了。这大大地减轻了敌人对我们阵地的压力。

11 点钟，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下，师参谋长薛剑强同志不幸牺牲了，政委任奇智同志也负伤了。

下午，我部协同友军在通往高阳的公路上，歼灭了英军 29 旅“绿老虎团”的一个步兵营和“皇家坦克营”的大部。

部队驻汉城东北华溪寺，该地离汉城仅十五六公里，是一个东方园林与自然景观巧妙结合的风景区。四周环山傍水，苍松翠柏遮天，楼台水榭，小桥彩图点缀其间，曲径深处，红砖绿瓦，座座别墅星罗棋布，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来到这里，犹如蓬莱仙境。

汉城解放了，这是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二个高潮，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同时，上级答应给部队休整和补充，这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应该高兴。可是，我却有些怅惘失落的感觉，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在金色的晚霞下，我和奇智同志（他和如庸同志都负了轻伤，伤在头部），沿着山路，在树林里漫步，谈到入朝以来部队的情况，彼此心照不宣，总是回避引起伤感的事。然而，

谈着谈着还是说到部队入朝以来的伤亡情况。

我团入朝时是一个满员的大团，共有 3900 多人，现在剩下 2050 人了。就是说在短短两个月的战斗中，减员 1886 人。一个步兵营入朝时齐装满员 800 多人，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现在每营剩下 200 多人，等于入朝时的一个加强连，营长在前面讲句话，教导员在后面都能听到。部队伤亡大，得不到补充，部队病号多，体力得不到恢复，完成任务的困难就多。

剑强同志的牺牲，我悲痛极了。我和他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相识的。部队北上东北的时候，他调到我营任副营长，我是教导员，后来他接替李延培同志任营长，我们的工作配合得很好，相处非常融洽愉快。解放战争在东北作战的第一年，是最艰苦的一年，由于他负伤，我任营长。以后，他任这个团的团长。剑强同志作战勇敢，指挥沉着，考虑问题细致、周到，深入下层与战士打成一片，全团一些好的班长他都能叫出名字来，说出他们的特点。剑强同志是一个政治上很强的大有作为的指挥员。这样一位并肩作战的挚友不幸牺牲了，这种悲痛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激战釜谷里

郑起

1951 年 1 月 2 日，部队突破临津江后继续向汉城前进，沿途我连严格遵守部队的各项规定，不动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为了赶时间，连身上的冰衣冰裤也没有更换。

我连于 1 月 3 日拂晓 3 时 30 分到达了釜谷里东北方向，听到西南方向约 2 公里处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并隐约看到灯光的闪亮，部队当即停止前进。经过多方侦察，得知是英军 29 旅皇家来复枪团。敌人是一个团，我军 1 营 3 连、3 营 7 连与敌战斗到天亮，打死敌人一个加强班，抓住了 60 多个俘虏，占领了村南小学东侧无名高地，战斗过程中，连指导员张鼎和英雄王凤江先后牺牲。连长指挥部队在一山头上，连续两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毙伤敌 70 余人。当敌人展开第三次进攻时，一颗化学迫击炮弹在离连长不远处爆炸，战士杨鹤林为掩护连长的安全，壮烈牺牲了，连长也身负重伤，但坚持指挥。我说：“你下去吧，把手枪给我，我替你指挥。”连长说：“同志们，我们没打过败仗，一定要守住这山头。”话刚说完就牺牲了。我把连长放在一棵树下，站起身来，说：“同志们，都听我指挥，我们必须像连长在时一样，像英雄王凤江在时一样，保持英雄连队的本色，守住阵地，打退敌人，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同志们说：“我们都听你指挥。”我们几名战士共同打退了敌人的第三次进攻。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所有没负伤同志都在给伤病员包扎、抢救。人员伤亡过大，但同志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这时，我们的眼是红的，脸是黑的。我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喝一滴水，没吃一粒饭了。

10 时左右，我们打退了敌人第四次进攻。为了集中兵力，扼守要点，我果断地将 19 个人组织起来，分成三个战斗组，抓紧时间抢修工事，把牺牲和负伤同志身上的弹药收集起来，准备抗击敌人再次进攻。

13 时左右，敌人一个连的兵力，在坦克、飞机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五次进攻。敌人分三路向我冲击，待敌人距我 50 米时，我指挥各组一齐开火，轻机枪射手李会、射手李家福，站在山头上猛烈向山下扫射，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15 时左右，敌人一个连在 6 辆坦克掩护下，发动了第六次进攻。这时，1 班长丛秀清（共产党员）提出：“把敌人放到 50 米以内打，一是先扔手榴弹，二是用冲锋枪开火，三是一定要瞄准打。”我连在 1、3 连和 8 连的配合下，打退了敌人第六次进攻。在这次敌人进攻之前，我跑下山去捡弹药。山只有 110 多公尺高，所以，一个弹坑和一条很浅的小沟都不能放过。由于敌人火力较猛，我到半山腰就不能前进了，于是便用树枝把帽子支起，敌人用机枪猛烈射击，我的军帽上中了几颗子弹。当机枪刚刚停止射击时，我趁机滚下山去，趴在尸体堆里，捡了 10 多个手榴弹，然后，选择了一条小沟，隐蔽地向回爬，这时才发现自己的棉衣被打

开了五、六个洞。阵地上只剩下7名同志，我组织四个党员开了小组会，宣誓：与阵地共存亡，为毛主席争光，为祖国人民争光，为牺牲流血的战友报仇。我们把从烈士身上找到的干粮，全部分给重伤员吃，伤员说：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你们吃吧！当时重伤员马战连同志一只手被打断，还从山下爬上来给我们送弹药，大家都感动的落下了眼泪。沉默了一段时间，我们突然发现在上谷里方向通往高阳的公路上、在山头西方（下面是三岔公路，公路南通汉城，北通平壤，西通高阳），敌人以一个步兵营的兵力向我方开来。敌人分成两队，一部分到村庄里抢汽车，准备夺路逃跑；一部分大约有200多人，分成两列横队向我山头进攻。敌人端着枪上着刺刀，到山根下就开枪。山上碗口粗的杨树头都打掉了，炮弹坑一个挨着一个，敌人原来修的工事也都被炸坏了，我们就用炮弹坑掩护自己。这里已经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冰和雪，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没有叫苦叫累。李家福在手负伤的情况下，他毅然将三挺坏机枪配成一挺好机枪，继续向敌人射击，敌人在我们火力不密集的情况下冲了上来，50米、40米、30米，在这种情况下，战士杨占山、爆破手史洪祥两人将一根爆破筒拉着了，投向敌人群里。敌人距我40多米时，我的子弹就打没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出去时，我负伤了，鲜血往外流。这时，我们只剩下7人，我随即吹响了冲锋号。敌人听到嘹亮雄壮的号声后，立即仓惶溃逃，我们乘势连续射击，敌人再一次被我们打退了。“胜利了，胜利了！”我们高呼着。此时，全团的司号员，都吹响了冲锋号，大部队发起了总攻。团首长和医务人员来看望我们并抢救伤员，首长们说：“你们完成了任务”。

在友军的配合下，第二天，我志愿军就解放了汉城。

美军南北夹击我师岿然不动

——忆注岩里阻援战斗

魏斌

1951年2月11日晚，我中朝部队在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的横城地区进行反击战，拉开了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的序幕，至13日晨，歼灭美、韩军队一万两千余人。为扩大战果，邓指①决定于13日夜围歼横城西30公里处的砥平里之敌。我39军115师与40军、42军担任攻击任务，我116师受命南进至注岩里，阻击驷州出援之敌。

注岩里是砥平里至驷州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北距砥平里约8公里，南距驷州约12公里，是两地来往的必经之地。美2师两个连及10余辆坦克在此防守。

14日晨3时半至7时，我师347团经3个多小时激战，攻占注岩里，全歼守敌360余人（其中俘虏96人），缴获坦克10辆、大批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注岩里四周山峦起伏，我师3个团立即占领注岩里以南、西北及注岩里小镇公路两侧山地，抢修工事，阻击驷州出援之敌，切断砥平里之敌南逃退路。

13日夜至15日15时许，兄弟部队与115师对砥平里守敌多次发起攻击。驷州一带的美2师与美骑兵第1师第5团各一部，为扫除增援砥平里途中的障碍，于14、15两日，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整排、整连、整营地向我师各团阵地猛烈进攻。我师指战员进行了英勇、顽强、机智地阻击，打退敌10余次进攻，敌增援砥平里的企图未能得逞。

15日夜晚的注岩里阵地，严寒寂静。时断时续的敌炮声、投掷照明弹敌机的嗡嗡声，我们都习以为常。激战了两日的我师指战员轮换着，有些人担任警戒，有些人加固工事，有些人裹紧破损的棉军衣在工事里休息。棉军被在前几次战役中被敌机敌炮炸毁烧光、或在激战中丢失了。

2月中旬的朝鲜山地，积雪盈尺，入夜更觉严寒逼人。积雪下面，遍山都是半尺多厚的枯枝落叶，可是不能燃烧篝火取暖，暴露了目标，定会招来敌机敌炮的袭击。如果能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饱饭，也可以增加一份抵御严寒的热量；但是指战员的晚饭只是没油没菜的煮玉米炒面糊糊。

时任 116 师司令部通信科长的我，对各团当夜的通信工作一一了解之后，去师电台、总机看了看，就回到通信科的防空洞休息。睡的正香，被师长警卫员唤醒，快步来到师指挥所。师指在一个只能容纳 4、5 个人的简易掩蔽部里。汪洋师长正聚精会神地看地图，作战科长张常立举着蜡烛为他照明。指挥所里的气氛紧张凝重。原来师刚刚收到军 22 时 30 分发来的特急电报②，称邓指已下令停止攻击砥平里之敌，各攻击部队立即撤出战斗，向北转移。因此军令我师也于当夜撤出战斗，向洪川方向转移。至此，我师已胜利完成阻援任务，本应执行命令立即转移，但是此时距天亮不足 6 个小时（当地 4 时 30 分破晓）。不足 6 个小时用于撤退的各项准备工作与行军，过于短促。召开师常委会研究，时间不允许，汪洋师长要当时在指挥所的每个同志都发表意见。张峰副师长在团里，来不及返回师指挥所参加研究，王世琳政委、卢锐参谋长、作战科长和我都简要地发表了意见。意见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是坚决执行军命令，今夜就撤；另一种是推迟一日，明晚撤退。前一种意见认为，今夜不撤，首先要承担不执行军命令的责任，更严重的是 115 师与其他所有兄弟部队均于今夜撤离，唯独我师不撤，孤军坚守，南北受敌。我师接连参加了 3 个大战役，伤亡较大，部队疲劳，武器弹药粮食得不到补充，连日来以炒面充饥，如果敌人大规模进攻，南北夹击，我师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后一种意见认为，今晚撤退过于仓促，全师布防在距离较长、方向不同的许多山头上、山腰间和山沟里，营以下一般没有无线和有线通信手段，主要靠徒步与骑兵送信，夜深林密，要将撤退命令准确无误地传达到每一个营连、每一个班组及每一个伤员包扎所需要时间，准备运送 200 余名伤员需要时间，组织安全有序地撤退需要时间，各项工作准备起来至少需要 2、3 个小时，余下的时间用于行军，前卫部队能够走出 10 余公里，后卫则只能走出几公里，走不出战区天就亮了。天一亮，敌机必然出动，这是入朝以来每天不变的规律。敌人握有绝对的制空权，我师势必就地转入防御。没有阵地依托，人员车炮来不及很好隐蔽，更易遭受敌机敌炮袭击，造成重大伤亡，甚至引起部队混乱。不如依托现有阵地，再坚守一天，做好准备，明晚撤退。两种主张各有利弊。撤与不撤，都要冒很大的风险。真是执行命令难，不执行也难。时间不允许犹豫，指挥员必须当机立断。汪洋师长认真听完每个人的意见，明确表态：我主张推迟，明日撤退。他判断：我方部署突然变动，敌人一时难以摸清情况，更难判明我方意图，连续遭我 3 次战役打击，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南面驷州一带，美 2 师、骑 1 师和英 27 旅等正在集结过程中，部署尚未完成；北面砥平里之敌，遭我近两日打击，惊魂未定，因此敌不太可能于明日向我师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即使大举进攻，汪洋师长顿了顿，语气更加坚定地说：我相信我们师的战斗力——很强的战斗力，相信我们师的干部、我们师的战士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什么样的硬仗我师没打过？没打赢？再坚守一天，不会有问题！师长的话鼓舞了指挥所里的每个同志，没人再提不同意见，师首长定下了推迟一日撤退的决心。

政委提出征求一下各团意见，作战科长和我分别给各团打电话。346 团吴宝光团长说：再顶一天没问题，我们这个主力团就是再顶两天也顶得住！347 团李刚团长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他沉稳坚定的声音：完全同意师的决心。348 团高克团长同样表示：再顶一天没问题。

三位团长坚定的回答，更增强了师首长的信心。师长要我立即发报，向军报告我师的决心，请求军首长批准。当我跑到师电台，却得知军电台在给我师发完报后已经撤台转移，现已无法联络。当我将这一情况向师首长报告后，汪洋师长只说了四个字：决心不变！

为了明天的坚守，为了明晚迅速有序地转移，师首长连夜做了如下布置：1、适当收缩部队，连夜抢修加固防御工事，加强伪装；2、要求没有挖防空洞的机关与后勤人员，连夜挖好防空洞，天亮全部转入地下；3、赶制足够担架，准备运送伤员；4、处理好俘虏与缴获物资。

16 日拂晓醒来，趁敌机还没“上班”的短暂时刻，我快步爬上山顶，向砥平里方向眺

望、谛听——山峦连绵、雪野寂静。心知 115 师与其他兄弟部队都撤远了。北方 8 公里处是砥平里守敌，南方 12 公里处骊州一带美、英侵略军主力正在集结，我师阵地以南、以西 3—5 公里处也有敌人。这远远近近的群山、村镇、公路，只有我 116 师在坚守，心中升腾起一份自豪，也多了一份紧张、一份警惕。

天一亮，敌机就像每天准时上班一样，飞到阵地上空，低飞盘旋，搜索目标。朝鲜半岛多山，群山多为森林覆盖，且多为四季常青的松林。这种地形地貌，不利于高度机械化的美国侵略军，却对我中朝部队防空防炮极为有利。加上我们的防御工事伪装巧妙严密，敌机很难从空中发现目标。朝公路两侧山地及一些山头胡乱扫射一通，投下 10 余枚凝固汽油弹，飞走了。一时间山林多处起火。凝固汽油弹即使溅落到雪地上，也会烈焰腾腾，发出刺鼻的气味，呛得人恶心。

敌机马达声远去不久，敌炮开始轰鸣，骊州方向的炮火猛烈轰击我师阵地。自 14 日拂晓占领阵地以来，我师指战员不顾疲劳，抓紧战斗间隙抢修加固工事，并进行严密伪装。这些巧妙利用地形地貌，双手磨出老茧构筑的工事，掩护着我师指战员，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敌机敌炮对我们的杀伤。

午后，北面砥平里方向突然响起了炮声，数不清的炮弹呼啸着，砸落在我师阵地上，与来自南面骊州方向的炮火对我师阵地南北夹击。我师阵地上烟尘滚滚，乱石飞迸，地动山摇，轰鸣之声震耳欲聋。一般不了解情况的干部和战士感到蹊跷：怎么今天南北两个方向都朝我们打炮？了解情况的师团指挥员判断：昨夜今晨砥平里之敌未遭任何打击，一定发觉攻击部队撤离了，于是午后就掉转炮口，向我师阵地射击。我们的干部、战士已经认识了敌作战的一般规律：有时敌只以炮击，并不出动地面部队；有时猛烈炮击之后，紧接着坦克掩护步兵向我进攻。于是各级指挥员一面加强观察南北两方敌人的动向，一面在思想上准备着应付更为严峻的局面，迎击敌人南北夹攻。

16 日，敌坦克活动较前两日更为频繁，不同于前两日的是没有搭载步兵，可能是接受了我狠打猛打敌搭载步兵的教训吧。据师作战科不完全统计，这一日出没在我师阵地前沿、来往于我师阵地之间公路上的敌坦克共约 40 余辆。轰轰的巨响，坦克履带碾压山地发出的特殊声音，震荡着远近山谷。这阵势，初上朝鲜战场的一些人见了，可能惊慌失措，但我 116 师指战员在入朝后的前三次战役中，已经同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多次较量过。在第一次战役——云山战斗中就曾击毁美骑兵第 1 师第 8 团多辆坦克，涌现出 346 团班长赵子林等打坦克英雄。就在昨天（15 日），在注岩里以南公路上，我 346 团 1 连战士吴振玉、4 连战士徐文用仅有的几根爆破筒炸毁两辆敌坦克。今天各团已没有反坦克武器了，入朝时身背肩扛的少量反坦克武器，在前三次战役和近两日的阻援战斗中打光了。敌机严密封锁我方运输线，武器弹药给养从祖国运到朝鲜北方，就再也很难及时运抵前线。手中没有反坦克武器，面对气势汹汹的敌坦克群，我师指战员表现出异常的沉着镇定、英勇机智。当坦克向我打炮扫射时，我师指战员隐蔽在防御工事里，待敌步兵进至距我三、四十米时，我轻重武器骤然一齐开火，猛打狠打敌步兵，歼灭敌步兵。从 14 日拂晓到 16 日黄昏，敌步兵始终没能突入我师阵地。坦克上不了山，进不了沟，我师阵地多构筑在山腰间、山头上、狭窄的山沟口，庞然大物奈何我不得。注岩里阻援战斗中，我师指战员就是这般沉着镇定、勇敢机智地对付敌坦克的。

16 日下午，就在敌南北两个方向的炮火猛烈夹击我师阵地时，汪洋师长与 346 团指挥所通话了解该团当面敌情，电话突然中断。连续派出好几个电话员查线，电话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通。卢锐参谋长厉声命我：想办法马上接通！我派出 1938 年参军、全师经验最丰富的老技师查线，不久，电话通了。原来有一段电话线通过公路，冰雪封冻的碎石路面难以深埋，经坦克反复碾压，电话线没断，但绝缘层破损，造成电话线短路。我们的电话员多是文盲和半文盲，缺乏电的知识，虽然英勇无畏，冒着炮火反复查线，有的负伤，有的献出了

生命，但却没能完成任务。

战斗进行着，撤退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隐秘地、积极地进行着。

太阳终于落山了。大家都松了口气。这一天的战况大致如汪洋师长所料：敌虽以猛烈炮火对我师南北夹击，却没有出动地面部队南北夹攻，虽以小股兵力在坦克掩护下进攻各团阵地，都被我师指战员英勇机智地击退。

夜幕降临，348团高克团长、周问樵副团长各亲率一个营，在注岩里东北与西北两侧高地展开，担任警戒。我师指战员敏捷而从容有序地撤离阵地，肃静地穿过距砥平里仅5公里的一条铁路隧道，插入东北方向群山之中，向洪川方向转移。伤员全部随队运走，俘虏也全部带走。我师既胜利地完成阻援任务，也安全转移到军指定的洪川地区。

16日早晨，军部转移到达宿营地后，军电台开始工作，我师推迟一日撤退的报告方被接收。军及时将这一情况上报邓指并通报115师。115师于16日拂晓仓促撤出阵地，未能将100余名伤员带出，隐藏于注岩里东北一条铁路隧道内。16日天亮到达宿营地后，该师首长深为伤员的安全焦虑，得知我师仍在原阵地坚守，遂于当日黄昏，由115师颜文斌副师长亲率警卫与救护部队，携120余副担架，赶回铁路隧道，将伤员全部运回。

我师推迟一日撤退，客观上掩护了这100余名伤员。此次我师大胆而正确的决心，全师指战员不畏强敌、孤军坚守阵地的英雄气概，受到军党委高度赞扬。

岩里阻援战斗的硝烟，已在半个世纪前散尽。今天我记下这段往事，主要想说明两点：1、我师指挥员有很高的素质，对部队有高度的责任感。在注岩里阵地上，我师指挥员无法得到上级批准而定下的大胆的决心，不是不计后果的孤注一掷，是基于指挥员对敌情、我情的正确判断，对时间的精确计算，对行动过程与后果的科学预测，敢冒风险、敢于负责而定下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心。2、我师指战员不畏强敌，敢于孤军作战的英雄气概和胆略，值得继承与发扬。

注①：邓指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为首的东线指挥部。

注②：15日19时，军以特急电报令116师当夜撤出阵地，向洪川转移，此电报作战、机要部门未通知电台优先发出，电台发出了其他特急电报就行军了。途中军参谋长吴国璋查问此事，方令电台停止行军，于路边发出此电报，116师收到时已22时30分。

难忘的会见 终生的动力

郑起

那是1951年9月15日，在朝鲜北部新仓里。那天早上，我接到师部的通知，叫我代表39军回国参加国庆二周年观礼。我听了非常高兴，心想要是到北京就能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了。临走，3营长申明和同志组织全营各连代表列队为我送行。不多时，军里开来一辆吉普车把我接到了军部。我参军五年多从未到过军司令部，来到后受到了军首长的热情接待，也吃到了出国以来未吃过的各种水果。晚上，军首长又举行晚宴欢送我和刘文华、赵旺、李志飞等四个英模代表，临走时交代我们一定向祖国人民问好，向祖国人民学习，感谢祖国人民的支援。我们都表示请军首长放心，我们一定要向祖国人民和兄弟部队好好学习。晚上7时左右，我们坐上军部的中卡汽车出发了。此时，我的心早就飞到了北京。车跑的很快，距北朝鲜的最北部城市新义洲不远时，突然听到路边哨兵打枪。我们坐的车灯熄灭后又跑了好远才停下，6个人刚跳下车，敌机的炮弹就在周边爆炸。敌机走后，我们又爬上车继续前进。到达丹东时，我们心里才有了安全感。离开祖国已经一年了，这可是两个天下呀。祖国人民过着和平生活，我们从内心高兴。第二天下午，我们到达沈阳，受到了抗美援朝分会的热烈欢迎。我们住在沈阳饭店，又受到东北军区机关接见，并发放了日用品和冬装，召开了座谈会。因从朝鲜回来的99名代表有新、老兵和干部，所以军区还统一教大家学习待人接物的

事：中西餐怎样吃，见到毛主席要注意些什么，等等，并要求大家不要随心所欲，要有礼节。

1951年9月26日凌晨，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乘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在这深秋的日子里，到处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我们是受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邀请，作为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去参加国庆二周年观礼的。出生在贫苦家庭，从小就失去父母的我，就要见到伟大的毛主席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激动。

不知不觉之中，列车徐徐驶入北京站。这里是旗的海洋，这里是花的海洋，这里是人的海洋。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我们被欢乐的人们簇拥着，我们被深深地感动着。首都人民对我们的拥护，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使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为祖国和朝鲜人民的利益战斗到底，直到战争最后胜利。

我们这些志愿军的代表们被安排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9月30日，我们得知了一个天大的喜讯，中央办公厅通知我们，晚上去怀仁堂参加毛泽东主席举行的国庆宴会。所有的代表都异常兴奋，整个畅观楼简直就成了欢乐的海洋。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是共产党救我们出了火坑，是毛主席指导我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了，怎能不高兴，怎能不激动呢？

晚6点半钟，我们乘车前往怀仁堂。朱德总司令、宋庆龄副主席、张澜副主席、周恩来总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在宴会厅门口迎候我们，各位首长和我们亲切地握手。宴会大厅已经坐满了人，有党、政、群和工、农、商各方代表，有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共约千余人，大家都在等候毛主席的到来。刚过7点钟，伴随着军乐队奏起的《东方红》乐曲，毛主席健步走进宴会大厅，所有的人都自动起立，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的到来，这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大家欢呼着、雀跃着，盼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激动得热泪盈眶，只有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表达此时的心情。毛主席也向我们挥手致意。7点半，国宴会正式开始，席间，工、农、兵、学、商和华侨等各界代表纷纷起身向毛主席敬酒，杜平团长代表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99名战斗英雄向毛主席敬酒。当天晚上，回到畅观楼，大家还沉浸在无比激动和喜悦之中。在如此庄严热烈的国宴会上，大家都在鼓掌，都在兴奋，都在喜悦，都在幸福，竟然谁也没有吃多少东西，回到畅观楼又来了一顿夜宵。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参加如此之大的活动，竟然在国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伟大的毛主席，并和毛主席共进晚宴，这是多么的荣幸，多么幸福，多么令人激动啊！

10月1日那天，阳光灿烂，大地生辉。天安门前红旗似海，锣鼓喧天。我们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团早早就来到天安门前的观礼台，我们就站在观礼台的第一排，很是引人注目。上午10时许，毛主席登临检阅台。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顿时，全场肃立，伴随着雄壮、高亢的国歌，28响礼炮齐鸣，阅兵式开始了。我们看到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看到了伟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政权日益巩固壮大。这就更加树立了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我们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信念。

整整一上午，看到了分列式上陆、海、空三军的强大阵容，又增强了我们保家卫国的信心。我们完全被感情的浪潮包围着。每一队游行的队伍经过我们面前时，都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高呼“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向志愿军英雄们学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既是向我们致敬，又是对我们的鞭策和希望。

到畅观楼，今天的一幕幕又重现眼前，朱总司令庄严的声音又萦绕在耳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志愿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保障了祖国的安全，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我想：战斗在朝鲜前线的百万志愿军指战员，听到这声音也将同我一样感动，同我一样自豪，祖国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国庆庆典结束了，我们开始给首都和天津等地各界作报告，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情形，

讲述英雄们的生动事迹。10月13日，我们接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处通知：邀请我们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19人列席参加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我也在被邀请之列。这下又能见到毛主席了，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10月23日下午3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当时我就坐在主席台前右侧9排第4位，和战友们一起聆听毛主席致的开幕词《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24日下午两点，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草坪上接见了参加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全体同志，并一起合影，我就在第4排。我激动万分，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和毛主席握手。

大会闭幕那天，我和刘秀珍商量，到毛主席休息室与毛主席握手，可是到了门口刘秀珍进去了，我却扭身跑掉了。毛主席和刘秀珍亲切地握手，询问她有关战场上的情形。至今让我感到遗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从不畏惧，为什么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却胆怯了呢？

大会闭幕的晚宴上，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我的位置就与毛主席隔两桌，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列席会议的志愿军代表们推举我向毛主席敬酒，我也想好了祝酒词：“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主席敬酒，敬祝毛主席身体健康……请干杯”。

结果呢！我只说了句“请干杯”，没等毛主席做出反应，自己就干杯转身走开了。大家用十分诧异的目光看着我，并提醒我还没跟主席握手呢！于是我又红着脸回到毛主席身边与毛主席握手。握着那双有力的大手，激动得我说不出话来。这时毛主席问我：你是志愿军的代表吗？我说：“是”。回来后我久久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

11月3日，我与刘秀珍、徐恒录受毛主席秘书长叶子龙的邀请到中央机关作报告。我们向他们报告朝鲜战场上我英雄儿女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报告我们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斗历程，受到了中央机关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11月4日，毛主席再次接见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一届三次会议的30名志愿军代表。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惊喜地跳了起来。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再次来到中南海，轻轻走近毛主席住所的前院。3时许，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健步来到我们面前，杜平团长把我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逐一作了介绍，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和我们一一握手。此时此刻，我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表达，可是不知从何说起，好久才喊出声：“志愿军战士向您老问好。”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亲密无间、侃侃而谈。之后，32人集体合影留念，我就站在毛主席身后。

转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每当我看到半个世纪前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笔签名和珍贵的留影，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思绪难以平静。

用美式步枪击落美国战斗机

申明和

辽沈战役时，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有60余架美制飞机。我那时在东北野战军2纵5师14团3营10连当副指导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这些“空中蝗虫”自恃膀长翅快，整天在我们部队头上嗡嗡飞，狂轰滥炸，跟踪扫射，我们真是吃了不少的亏。

攻打义县时，美国飞机跑来助战。一阵阵狂轰乱炸，把地面尘土掀起两层楼那么高，把我也颠进了炸弹坑里，一只耳朵当时给震坏了，直到现在听力都成问题，后脊梁还蒙它看得起，硬给塞进两块弹片。清醒过来后我想，美国飞机这回和我的仇结大了。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我们39军随13兵团整建制第一批参战进了朝鲜。刚入朝参战的时候，美国飞机欺负我们地面对空火力弱，又没有制空权，十分嚣张。像P-15，F-86这些地面攻击机和轰炸机，不但到处跟踪，有时候居然敢超低空飞到大树那么高，见到志愿军追，见到朝鲜老农的牛车也打。有一次，我们团通信连的一个电话员正在电线杆上查线，一架美国飞机故意低空掠过，强大的气流一下子把小战士掀翻在地，胳膊腿都摔断了。

更可恨的是美国飞机什么“蛋”都敢下。重磅炸弹、燃烧弹、化学弹、细菌弹、毒气弹

等，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没少领教。大家知道英雄战士邱少云是怎样牺牲的吗？他就是被美机投下的燃烧弹活活地烧死的。

牺牲在美国飞机炸弹下的，还有志愿军的两个高级首长，一个是 50 军的蔡副军长，还有一个是我们 39 军的吴国璋副军长，现在都安葬在北陵附近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

你说我能不恨美国佬的飞机么？

打落美国飞机的日子我现在还记得。1951 年的 9 月 28 号，星期天，秋高气爽，我们营当时驻扎在北朝鲜顺川郡新仓面松山里一个小山坡下。我正在营部组织各连的指导员和文化教员阅读《志愿军战报》，召开政工会研究仇美教育，通信员匆匆跑进来说：“申教导员，来了七八架美国飞机，大家快躲一躲吧。”

“慌什么，不就是美国飞机吗？”通信员让我批评了一句。回过头，我安排好了部队。

我心里憋着气，琢磨着，该收拾收拾这些飞贼了，便拎了一只苏制手枪冲出大门。8 架美制战斗机成“一字型”，从东海岸黑压压地袭来。

我叫营部金参谋赶紧通知各连进防空洞躲飞机，并对他说：“你们先隐蔽好，我上山观察它到底发现咱们没有。”7 连 3 排长郑起递给我一支美国步枪，一次能压进 8 发子弹，学名叫“汤姆式”什么的，战士不认得洋码，都称“八发机”。郑起又塞我一挂子弹，说：“教导员，小心点。狗日的，惹咱就揍它！”

营部旁边是座百米多高的小山包，上面密密麻麻地种满了栗子树。我藏在里面，从枝丫里架起望远镜一瞅，8 架美国飞机似乎发现了地面目标，在空中一遍遍地转起了圈儿。头一架美国飞机飞得很低，有多高？500 多米。望远镜里，那金发碧眼的勾鼻子老美嘴巴一吐一吐的，正在吃口香糖，看得十分清晰。

我又细调望远镜的焦距，发现美国飞行员的表情瞬间警觉起来，开始冲着同伙喊话。我拿望远镜往山包下一瞅，坏了！山脚下住着 7 连，战士虽然隐藏起来了，可早上晾晒的军衣和被褥都没有收，黄乎乎一片，十分扎眼。看来，美国飞行员大喊大叫的原因是发现了志愿军晾晒的衣物。

怎么办？我心里直犯合计。打吧，怕违抗军令，志愿军总部有规定，除非万不得已，部队不能随便乱打飞机。因为当时志愿军没有制空权，这些美国“蚊子”，拍死一只，飞来一群，专叮部队驻地和老百姓村庄，疯狂报复。不打吧，眼看要进入冬季，由于美国飞机专门“绞杀”志愿军后勤补给线，部队被服供应十分困难。战士进了防空洞，美国飞机炸不到人，但把被服都炸了，部队冬季行动也要受到影响。

这时候，8 架美国飞机已开始爬高，由不得我再犹豫了。按经验判断，美国飞机下一步举动就是要向地面俯冲扫射和轰炸了。

一咬牙，我决心下定，往“八发机”里压进 8 发子弹，射击标尺放在 500 米距离处。不知道子弹和飞机速度差，凭着部队改善生活时打野鸭子的射击经验，提前预瞄了一个飞机，屏住气，轻轻一扣板机，要不是眼花产生了错觉，就是打中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再补它一枪，于是又开了第二枪。

这一枪作用出来了，只见飞机翅膀猛地向左一倾，右翼根部冒起了蓝烟，空中风大，不一会儿，蓝烟变成了红烟。飞机随即歪着翅膀往两里多远的松山下里 9 连驻地附近的一处平坦的山沟滑下去。

爬上来给我送子弹的郑起，见此情景，高兴得手舞足蹈。快来看呐，教导员把美国飞机打下来喽！7 连听到了动静，一股脑全从防空洞里冲出来，大伙儿在山脚下又是蹦又是跳。打得好！打得好！头上还有 7 架美国飞机，他们都高兴得忘了。我急得往山下扔土块儿，快回去，暴露目标了！

由于“长机”被击落后，余下的 7 只美国“蚊子”无心思叮咬我们，掉头嗡嗡找他们打落的同伙去了。

从望远镜里看出，那架被我用两发子弹击落的美国飞机，屁股着了火，冒着浓浓的黑烟，往西面山坡溜下去，勉强停住了，居然没炸。再一瞅，机舱盖掀开了，飞行员正吃力地往外爬。端起手里的步枪，两里多地，射程够不着。我急了，喊郑起，让他快抬挺机枪上来！

约摸几分钟后，从东海岸方向飞来一架美式直升机，在另外 7 架美国飞机的掩护下，下来个人，把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绑在软梯上救走了。

9 连隐蔽的地点离被击落的美国飞机不到 1 里地，这时候，只要 9 连能及时出动一个班的战士，一挺机枪就能俘获美国飞行员，兴许连直升机都能网住。可惜的是，营里通信线路不通，9 连蹲在防空洞里，根本不知道外面有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白白丢掉了立功的机会。

事后，团长李刚批评 9 连连长，9 连长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团长，你别批了，上面要批评教导员打飞机，我帮扛着，就说我也打了，行不？”团长白了他一眼，“美的你。”

人虽然被救走了，但后来我们在机舱里发现了许多血迹，飞行员看来伤得不轻。我们还在飞机上拆下来 6 挺机关炮，油汪汪的，蓝得耀眼。

我击落美国飞机后不到一个小时，师里、军里就都知道了。当天 11 点多钟，军司令部军法处来了个处长，脸色铁青，把我叫到团部训斥：“总部首长不让乱打飞机，你知不知道？知道，知道还明知故犯？别以为有战利品你就有功了，要给你处分。”

下午，军政治部又派人坐吉普车来调查。这回来人挺和气，了解得更细。走时候说：“虽然这事责任不全在你，但军有军规，可能要给你处分，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后来没给我处分，但也没立功。

据说，吴信泉军长知道这件事后，几个军首长在一起碰了碰：申明和，打义县时的特等功臣，全军首届党代会代表，作战勇猛顽强，打飞机事出有因。

再后来？再后来，军里就下令说，可以打飞机了，许多战士跃跃欲试。可美国飞机却再不敢低飞了。

过好三种考验关

向旭

几句与本文无关的心里话：喜逢 116 师建师 70 周年庆典之际，作为曾经当过师的记者，理应大书特书那些为本师创造过辉煌业绩和荣誉的英雄部队和英雄们，以资纪念。但遗憾的是，事隔时间太久，手头资料不多，愿望就很难实现。好在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在当年军内外报刊上都有详尽报道，特别是近年来编印的军史、师史已汇编成册了。毫无疑问，这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极为珍贵的、巨大的精神财富。这里，我在思索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从这些英雄部队和英雄人物身上，学习、继承和发扬些什么？我以为，最本质、最需要的是要学习他们身上那种对党、对祖国、对人民三者相统一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的历史使命感。这种崇高的政治品质，加上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形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战斗力。他们正是具备了这种品质和精神，所以在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才能守必坚、攻必克，无往而不胜，才能英雄辈出，群星荟萃。记得 1951 年 1 月，我师突破了临津江三八线，向议政府和汉城方向攻击前进时，347 团在釜谷里堵击南逃之敌的那场恶战中，钢铁七连打得十分顽强壮烈，连队伤亡大半，但幸存者士气昂扬，誓死为保卫连队荣誉而战。当时的情景，凡是身临其境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正如师的老政委石瑛同志所说，钢铁连名不虚传。他们的战斗作风比钢铁还硬。钢铁连是座炼钢炉，不管你是块什么铁，扔到炉里一炼，就会成为一块好钢！我认为，钢铁连不过是咱们“头等主力师”的突出代表之一。它健康成长的历程，充分证明是受到这种品质和精神长期哺育和锻造的结果。应该说，这是任何部队铸造军魂必不可少的基石。不管时代怎样前进，装备如何改善，科技如何发达，都必须具备这种基本素质。即使在强调科技强军的新时期，也决不可须臾离开这条用无数同志生命和血汗铸成的生

命线！这就是一名老兵想要说的几句心里话。

至于本文，仅从加强政治品质和思想修养方面，讲述了 50 多年前我这名新兵所经历的一个永远难忘的故事，特奉献给年轻的战友们，以求共勉。

我在 39 军 116 师工作近 4 年（1949 年—1952 年），赶上了著名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年代留下的印象比和平时期要深刻得多，对部队的感情也要真挚得多。这 4 年，是我参加革命的起始阶段。在这所大学校园里，我受到了“为什么革命和怎样革命”的基础教育。这一时期，我还有幸遇到了一位启蒙老师陈绍昆同志（当时任师政治部副主任）。他曾和我谈过一次话，主题是：革命者要自觉过好“三种考验”关。那次谈话使我终生受益。

谈话的背景：1950 年入朝前，我从师宣传队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兼《战旗报》记者。不久，即随部队出国抗美援朝。我们师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5 月，在中朝两军发动的五次战役中，参加了许多重要战斗。包括：首战云山、收复平壤、突破临津江、解放汉城、注岩里歼灭战等。51 年 6 月，转入阵地防御战。我师奉命固守临津江东岸马良山一线至 52 年底。我作为一名记者，曾多次随部队参加战斗。根据我在注岩里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和入朝后出色的宣传报道工作，师政治部给我报请立了一次二等功。按理说，我应该珍惜荣誉，更加谦虚自律，奋发进取。但我却背上了功臣的包袱，清高自负，得意忘形。出自对我的爱护和教育，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守卫马良山主峰的 348 团 8 连当文化教员，经受实践锻炼。大半年后，又调我到 3 营和团政治处任中心教员。在这段难忘的岁月中，我和战友们一起生活、战斗在阵地上、坑道里，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直接受到战士们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无私奉献精神和热爱集体、不甘落后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熏陶，使我的思想逐渐充实起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夹起“尾巴”埋头苦干。我的微小进步，又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鼓励，再次给我立了三等功。53 年初，我奉命调到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工作。在我离开 116 师之前，陈副主任与我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很有针对性的谈话。

根据我的回忆和理解，陈副主任那次谈话的大意是：革命事业的发展像江河之水，不管航道多么曲折，但水不会倒流，只会奔腾向前。革命者的一生很难做到一帆风顺，不管干什么，处于何种环境（比如：前线或后方，顺境或逆境，苏区或白区等），都能遇到各种矛盾和考验。概括起来大体有这样三种情况，即：杀头考验、出头考验和埋头考验。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将决定你革命的一生。哪一关过不好都会受挫折，栽跟头，甚至被革命洪流所淘汰。

所谓杀头考验。就是在战场或敌人的法庭上，面对生与死的选择，你能否做到不怕死、不怕压、不投降、不变节，宁死不屈，战斗到底？再比如，在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的危急关头，你能否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这些都属于生死性质的矛盾，不是谁都能过得硬的。这几年，你以实际行动，为自己交了一份基本合格的答卷，但即使如此，也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立功证不是通行证。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曾勇敢地战斗过，杀过敌人，抓过俘虏，立过战功，但由于环境、地位的变化，他的思想也变了。在国内战争中的英模人物，有的到了朝鲜就表现不好，变得右倾保命，结果犯了错误，这种教训是深刻的。因此，不管你的功劳和贡献多大，在荣誉面前都一定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能盲目自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随时接受新的、更加复杂严峻的考验。

能否经受“出头考验”，是值得我们经常警惕的大关。一个同志有了成绩，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能否正确对待自己，这是理论修养和思想修养上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比如，你立了大功，到处请你做报告，群众夹道迎送，一片鲜花和掌声。这时，你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摆正个人与组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经受住这种“出头考验”？如果摆不正位置飘飘然起来，把功劳当作资本，公开向党伸手，甚至“老虎屁股摸不得”，就可能栽大跟头，一蹶不振。你参加革命以来思想进步不小，但改造思想是每个同志毕生的任务，绝不能掉以轻心，要十分清醒地看到小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和差距。一个人不怕有缺点、错误，

最可怕的是讳疾忌医，有错不改。一定要严于律己，做到宠辱不惊，尤其是当工作有了很大成绩时，更应当自律自重。

经受住“埋头考验”，对我们每个人都适用。无论在何时、何地、做何工作、做了多久，都应该自觉做到：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不讲价钱，不图名利，遵守纪律，甘当无名英雄。比如，同期入伍的同志，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加上主观条件的差异，各自的发展可能大不一样。有些人在前方干得有声有色，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则在后方长期埋头干事务性或技术性工作，尽管工作很努力，但个人发展却受到了局限。如何正确对待革命分工和个人前途，这一关是很难过的。如果经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或者不顾主客观条件去盲目攀比，势必会陷入无限的烦恼之中，甚至会产生对现实的不满，自暴自弃，从此消沉下去。再如，在战争年代，由于对敌斗争的特殊需要，不少同志被党派到白区独立开展秘密工作，那里环境险恶，条件艰苦，很可能默默地一干就是若干年，根本没有名利可言，有的甚至被误会多年而无法工作，最终丧失了青春年华。处在这种境地，作为一个革命者就应该从革命大局出发，坚定信念，忍辱负重，无怨无悔，理性地接受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考验。类似这种性质的事例还可举出许多，尽管表现形式和具体情况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可以说这一关人人都会遇到。我们必须自觉地加强思想改造和政治修养，严格要求自己，实事求是地摆对自己的位置，愿我们都能自觉过好这一关。要记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标准是全心全意，“俯首甘为孺子牛”。

最后，陈副主任还反复强调：过好这“三关”没有什么诀窍，闯关的钥匙就是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围绕世界观、人生观这门主课，坚持不懈地学好革命理论，与时俱进。

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我和良师异国一别，直到2002年9月116师宣传队老战友在北京聚会时才得相见，此前从无联系，但他那震撼心灵的肺腑之言，多年来特别是在位工作期间，一直对我警钟常鸣。每当我思想上、工作上发生心理失衡的时候，这些警句就像一副清凉剂，非常有效地让我冷静、理智地去思考和处理问题，从而使我在革命征程上少走了不少弯路，避免了一些可能产生的重大失误。

在彭总指挥所

杜博

1952年

3月初，在朝鲜战场上刚刚度过第二个春节。汪洋师长打电话说：吴军长叫你去参加志司召开的炮兵主任会议，你做好准备，军里来汽车接你。第二天，军司令部董兴华参谋从市边里寺洞军部赶到我团驻地歌午洞。吴信泉军长指示要我去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会议。内容是39军、40军和50军炮兵主任汇报阵地战中炮兵使用问题。当时，正值“三反”运动的高潮，我们四位团的干部刚作完检查，正组织“打虎队”开展打“大小老虎”运动。师政治部陈绍昆副主任在我团蹲点，他要我好好准备，按时去志司开会。

我团于1951年7月1日在朝鲜北部顺川郡柳洞里组建。以师山炮营为基础扩大为三个营的炮兵团，从国内调来苏造762野炮营和“37高射”炮营，真正是一个团三个营，三种火炮三个国家制造。日造炮12门（其中一个连美造山炮），苏造炮12门，苏造高炮12门和127高机9挺，我任副团长、团长，陈尔振任副政委、政委，田凤贤任副团长，郭湘云任参谋长，左光运任政治处主任。组建后经过5个月的训练，11月向“三八线”的马良山阵地开进，组织进行阵地防御作战。

黄昏，我带作训股长黄云腾乘坐董参谋从军部带来的“51—嘎斯”车一起去桧仓志愿军司令部。我们三个人坐在车上，由市边里沿着公路北行。一入夜，美国飞机投下照明弹像天灯一样，十几个在空中飘飞，每个降落伞带着一个圆柱形能发二亿支烛光的燃烧剂，照在地上如同白昼。过了新溪、谷山，汽车正在爬山坡时，一架夜航机向我们投下二百磅的四枚小

型炸弹，车刚靠路边还没有停稳，炸弹片和土块刷！刷！地落在车上，弄得我们满身是土，幸好没有伤人。在朝鲜，夜间汽车挨飞机轰炸、扫射，已成家常便饭，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司机早就不怕夜航机了。天亮时，到达桧仓东南一条大山沟里，这里是朝鲜一个金矿，东、西两面山上都有挖矿石的洞子，工人们在美机轰炸下，仍坚持生产支援前线。找到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匡裕民司令接待了我们，同时到会的还有第40军炮兵主任李玉山、第50军炮兵主任张士明同志。

吃过早饭，匡司令员领我们爬上东坡的一个大洞口处，这里是彭总指挥所。洞口处有一个大约二十平方米的大掩蔽部，顶部长满了很高的草，外部看和洞口的断切面一样。内部两面挂着地图，西面是窗户，东面联接着大洞内，入口在北面。水泥地面上摆着一张木制长方形大桌子、一把木椅子和几个长条凳子。彭总身穿一套旧黄呢子军衣，上衣后领子有一个三寸长的补丁。过去听到很多有关彭总艰苦朴素的传说，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心想彭总的艰苦朴素作风真是名不虚传。

匡司令把我们三个领到指挥所内，一一向彭总作了介绍，就出去了。秘书进来把一叠白纸和铅笔放在大桌子上，也出去了。彭总招呼我们坐在长条凳子上，三人面对彭总准备汇报。

他看到我们有点拘谨，便笑着说，你们才从阵地上来，找你们谈谈情况，有什么说什么。一时紧张空气没有了，我们相互笑了笑。接着彭总问到每个人什么时候参军，在哪些部队工作过。当我说到在39军时，彭总说，你们那个军是支红军老部队了，是徐海东由鄂、豫、皖带到陕北的红25军和陕北刘志丹红26军合编为红15军团，抗战时编成八路军115师344旅，在晋东南由黄克诚带领南下苏北，编成新四军第三师，抗战胜利后到东北的。接着又讲40军、50军的历史。我当时从内心敬佩彭总对志愿军各军了如指掌。接着彭总问第一线连、排战士们在坑道里能不能吃到热饭、热菜。我们说，在坑道口可以做饭吃，有大米、高粱米，吃二米饭，还有豆腐、黄花菜、花生米、榨菜，还可以吃到肉罐头。彭总又追问一句，前沿班能不能吃上！我说前沿班离敌人太近，夜间可以送上一顿热饭，白天吃压缩饼干和炒面。彭总听后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起一盒天津造绿色纸盒包装的甜饼干，问我们，战士们吃到这种饼干没有？我们三人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有吭气。这时，他眉头一皱板着脸说，这个×××怎么骗我呢？我要查一查，怎么还没送上阵地去。随手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彭总接着问师、团炮兵的迫击炮、山炮、野炮距离前沿多远，怎么支援步兵反击敌人阵地和坚守我军阵地。我们各自把炮兵的数目，大、小炮的配置和距离，夜间支援步兵攻占美军一个排、一个连阵地的打法和使用炮弹数量，详细作了回答。彭总听着不时的点点头，他说：“现在是阵地战，炮兵很重要，要发挥炮兵火力的作用。你们看过‘苏军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电影吧！斯大林称红军炮兵是‘战争之神’。当然，我们没有苏军炮多，也比美军少，因此，要发挥炮兵威力就要统一组织计划火力，搞好夜间支援步兵夺占敌人的阵地。当我汇报阵地反击时，说到我步兵在敌人阵地山脚下挖隐蔽洞，白天用炮火控制，不让敌人发现，一到夜间，以十几分钟的炮火急袭，打出2000多发炮弹压制、破坏敌人一个连阵地。不待敌人炮火反击，步兵即冲击到山上敌人的阵地内，以冲锋枪、手榴弹消灭敌人，半小时至一小时即解决战斗，彭总很高兴地说“这就是近战、夜战的打法，是‘从战争学习战争’，是毛主席制定的我军传统作战方法。50军张主任的眼睛有一只负伤失明，戴着一副墨镜。彭总敏锐地发现他是一只眼。指着他的眼睛问他：你的眼什么时候负伤的，张说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只剩下一只了。彭总笑着幽默地说：“你和刘伯承同志一样子都是一只眼睛打仗啊！”说得我们都笑了。

我们提出，现在军、师配属炮兵多了，一个军配属一到二个炮兵团，炮兵指挥机构不健全，不统一，影响作战。彭总当即表示，马上要发个电报下去，军、师成立炮兵办公室，副军长、副师长兼炮兵主任，便于统一指挥协同，这样做好不好？我们高兴地说这就解决问题了。当我回到军部向吴信泉军长、张竭诚副军长汇报后不几天，志司发来电报了。从此，军、

师炮兵主任办公室正式组建起来。不久我被调任军炮兵副主任，同时，调刘松操、徐惠良、董兴华、丁若龙等参谋到炮兵办工作，分管地炮、高炮和侦察工作。

中间，宋时轮副司令进来向彭总汇报说，东线有一位兵团干部在“三反”中不检讨还发脾气。彭总说：“你马上打电话告诉他，有错误不检讨不行，谁有错误都要检讨，再不检讨叫他来……。”过了几分钟，中朝“联司”朝方副政委朴一禹进来，向彭总说：“金首相问彭总还见不见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美军搞细菌战代表团。”彭总说：“请告诉金首相，他接见就行了，我不用见了。”（当时美军正在大搞细菌战，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

快过12点了，秘书进来催了两遍吃午饭。彭总说：“今天就这样吧！主要听听你们的情况，回到前方阵地要把炮兵作战搞好，打得准，不浪费炮弹。要搞好步炮协同，支援步兵多攻占敌人一些阵地。”我们三位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彭总敬礼告别，彭总和我们一一握手。走出洞口，正遇上甘泗淇副政委和李贞同志（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站在桌子旁吃午饭。桌子上放着馒头、稀饭，菜是一个炒鸡蛋、一个炒土豆丝。甘副政委说：“刚才彭总和你们都谈了吧！”我们说彭总指示很好，回去一定执行。他笑着说：“回去把炮兵指挥好，炮兵要打准，叫美国鬼子尝尝我们志愿军炮兵的厉害。”并说：“你们认识吴亭吧！他是八路军第1任炮兵团团长，参加过长征和抗日战争。入朝后指挥人民军作战，因病逝世了。”我回答说：“在延安炮校开学典礼时，他随朱总司令到南泥湾给我们讲过话。”下山回到炮兵指挥所向匡司令作了详细汇报后，他很高兴地说：“彭总是第一次接见志愿军炮兵干部。”当夜，我们三人返回各自的部队。不久，全志愿军展开了“冷枪、冷炮”运动，给美、伪军很大杀伤，限制、打击了敌人的白天活动。不久，全线展开了“战术反击”作战。

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各军、师很快组建起炮兵主任办公室，各军、师的副军长、副师长兼任炮兵主任，任命了副主任，调集炮兵参谋人员，负责统一组织指挥志司配属的炮兵团和军、师炮兵团、营进行战斗。在“冷枪、冷炮”活动和“战术反击”作战中，由于统一组织指挥，充分发挥了炮火威力和步、炮协同作战的紧密性。

我39军在临津江东西两岸展开了2个师，第115师在江东“老秃山”地区，第116师在江西马良山地区防御。在志司统一号令下，炮兵开展了“游动炮”活动，大量杀伤敌人，取得了显著战果。全军在225公里防御正面上，组织迫击炮、山炮、野炮和榴弹炮共44门进行游动炮射击。以榴弹炮、化学炮打敌前沿阵地上的坦克，野炮打敌人的运输汽车，山炮、迫击炮打敌人的前沿机枪火力点和运动中的步兵班、排。游动炮不固定射击阵地，不固定射击时间，叫敌人摸不准我炮兵的阵地和打炮的时机。8月份，15天中我44门炮射击283次，发射各种炮弹4247发，击毁敌人坦克44辆、汽车45辆、火炮3门、迫击炮2门，破坏地堡火力点34个，毙伤敌人步兵835人，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得知，击毙敌人中有连、排指挥官，有医生、通信兵和步兵。全阵地上的“游动炮”结合步兵的“神枪手”运动，给敌人造成很大伤亡，打击了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再也不敢白天大摇大摆地在前沿活动了。

志愿军展开的“战术反击”作战中，我军3个高射炮营将阵地向前推进2—3公里，掩护第1线阵地、炮兵群和师、团指挥所。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10月，对敌机作战取得了很大战果，共击落美机111架，击伤135架，俘虏飞行员11名，击毙飞行员103名（其中21名和飞机一起摔死在我军阵地上），缴获机关炮30门，电台9部。尤其116师高炮第5营，在营长李仁科指挥下击落敌机33架、击伤51架，俘虏飞行员7名，击毙飞行员34名。

1952年9月，全志愿军展开对敌人的“战术反击”作战。各军选择敌人的连、排阵地，组织步炮协同，靠近敌人阵地挖好屯兵洞，在短促的炮火急袭下，以近战夜战，速战速决的战法攻占阵地，消灭敌人。我第39军经过反复侦察，步炮兵指挥员深入阵地前沿，共同选定攻击目标，共选择美伪军10个连的固守阵地，我军以2个步兵连在10—15个炮兵连的支援下，发射2000到3500发炮弹，对敌人1个连阵地进行破坏射击和集中火力急袭，步兵随

即从屯兵洞出击，30 分钟到 1 个小时胜利结束战斗。攻占阵地后，经过反复争夺，大量歼灭了敌人。在 10 个点中，我巩固占领 6 个点，将战线向敌方推进 1—2 公里，取得了“战术反击”的巨大胜利。

忆接力运转伤员

张乃和

1952 年 7 月，我们休整后开赴“三八线”接防。团指挥所设在 280 高地，团救护所在佳川洞山沟里展开。接防前，兄弟部队构筑了一些阵地工事。接防后，我们经一段时间日夜大干，团防地区的前后方构成山洞化、网络化，深宽的交通壕直通到团救护所分类哨前。团救护所也山洞化，伤员下来都在山洞手术、抢救、治疗和换绑带等，而且，每位伤员都可躺在离地的床上治疗处理。

当时，敌机很猖狂，制空权是美军的，敌机日夜在我们上空盘旋，凡它认为有可疑的地方，就狂轰乱炸胡扫射，夜间还扔群弹，覆盖一片，分三层——低空、地表面、地深处破坏性爆炸。团救护所曾遭到这样一次夜袭，致使手术室六位医护人员牺牲。战斗激烈时，敌机除配合炮兵、坦克轰炸扫射前沿阵地外，还严密封锁我们的交通要道，妄想切断我后方支前工作。

在敌军陆、空火力绝对优势下的阵地战中，我们缺乏运转伤员的经验。8 月份，我团组织以 4、5 连为主攻，攻打敌 194 高地时，伤员从前沿阵地转到团救护所，不少在途中遭到第二次负伤，担架员伤亡也很大。战后，我和担架连的干部共同研究，找到问题所在，提出组织接力运转。于是，我们在交通壕内两侧，每隔 200 米至 300 米挖一个担架掩体，在敌人火力重点封锁区域，则相隔 100 米至 150 米挖一个担架掩体。在人员组织上，由四人一组长途搬运，改为二人一组短途快运，固定位置，班、排分段负责，便于指挥。而担架员定掩体，负责接前一掩体伤员，外边安全时，立即抬起伤员，一股作气送回自己的掩体，交下一组，伤员不下担架。伤员交团救护所就持空担架返回掩体，接下一组伤员时，交空担架。就这样，一站一站地把空担架不断返回前沿营救护所，此乃接力运转。

10 月初，我团又组织以 6 连为主攻打敌 179 高地（高阳岱北山），打得很漂亮，美军在大量空军和坦克配合下，组织加强排直至加强营的兵力，夜以继日向 179 高地反扑，经两天多的激战，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这次战斗。这次伤员运转过程中，大大减少第二次负伤，担架员伤亡也是个别的。战后总结，担架连的干部战士一致认为接力运转好。第一，节省体力；第二，运转速度快；第三，交通壕内流通人员减少；第四，伤员与担架员较安全，当敌机和炮火封锁严重时，他们可在掩体待避（在运输连前送弹药时也利用了这些掩体）。

这种接力运转伤员方法后来被总后卫生部编入《战时卫生勤务教材》（1980 年 3 月和 1982 年 6 月版本）内。此法也适用于山地作战，曾在越南老山前线得到普遍运用。

注：当时团卫生队下属一个担架连，专门运伤病员。后勤处下属一个运输连，专门运送弹药。

战斗中锤炼战火中成长

王荣赞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6 岁父亲去世，母亲将我送长沙育婴堂，她带弟弟改嫁。7 岁的时候在湖南武冈教书的叔父将我接到他身边，才有了上学念书的机会，1949 年秋天我就读于武冈鸿基中学 3 年级。

9 月下旬，隆隆炮声过后，人民解放军一部已从高沙、洞口逼近武冈，另一部越过雪峰山后夺取安江，攻占洪江，从侧后迂回武冈，武冈已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1949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经过认真准备，于8时40分从武冈城的東西两侧同时发起了攻击，1个半小时结束战斗，全歼武冈守敌。武冈解放了！城内迅速恢复了秩序，店铺开始营业，学校开始复课。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到他们对人和蔼可亲、纪律严明，同学们非常向往。通过几次和宣传队（团）、文工团（军、师）同志的接触，特别是和住在我们翟家大院的347团1机连1排同志们的接触，进一步了解了人民解放军这支光荣的军队。当时1机连1排副排长佟兆廉同志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印象深刻的就是“谁养活谁，为谁扛枪打仗才能使天下穷人过上好日子”，使我对人民解放军这支部队产生了极大的好感，非常羡慕他们官兵平等，纪律严明，为穷人打天下，受人尊敬。况且整个中国就要全部解放了，战争的硝烟即将在祖国大地上消失，当兵也就不会受苦了，同时也可以离开这个家，实现我远走高飞的理想，我暗下决心要当解放军。

一天下午，我约好友夏先得，找到了佟兆廉，向他打听上哪当兵好，他听说我们要当兵，非常高兴，告诉我们，当兵就要到基层，到连队去，那里锻炼大、进步快，像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连队是最欢迎你们的。我说我们年纪太小，扛枪也扛不动呀！他要我们到团部找宣传股长杨光中，说团宣传队正在招青年学生入伍，并告诉我们团部驻武冈西门外石垅冲。按照他的指点，我们找到了347团宣传股长杨光中，向他哀求要当兵。杨光中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问我们为什么要当兵，怕不怕苦，家里舍得吗？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后，他赞同地点了点头。看看我们个头虽不高，但很精神，又都是初三的学生，叫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后进屋去了，不一会儿和团宣传队长江波同志出来，问我们什么时候来。我问：录取了？他们说录取了。我问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他们说这是军事秘密不能告诉。我说我们怕来早了家里来人找。他俩商量后，对我们说，那你们在10月17日前务必赶来。

我们高兴地回到了家，仍像往常一样，在默默地等待这一天。1949年10月17日下午，我约了夏先得，只带了一条毛巾和一只口杯就不辞而别，离开了学校和各自的家，来到城外347团驻地，见到了杨光中和江波同志，随即被分到团宣传队一分队，分队长吕忠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队里连夜给我们发了军装、夹被等军用物品。我当上了一名宣传队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初来乍到，部队的一切都是新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们这些学生兵处处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同情我的家境，关心我的生活，启发我的觉悟。在湘黔边境的泥泞山路上，政治处主任王佐邦问我累不累、苦不苦？在进军广西的蒙蒙细雨中，老同志给我背米袋，讲战斗故事，每到一地给我烧水烫脚、挑泡。尽管晓行夜宿十分劳累，但心情却十分舒畅，对我这从小失去母爱的孤儿来说，第一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人民军队官兵之间的阶级深情。

进入湘黔边境的从江地区后，部队生活很艰苦，根本就没有菜吃。有一天晚上，到达宿营地后，大家都很劳累，队里确定各分队做饭。我自告奋勇要求去做饭，有的同志问我：“你会做饭？”我说我在家做过。听说我会做饭，分队长很高兴，派了一位同志给我帮忙。苗区很难买到菜，群众也没有菜吃，听说当地老乡习惯吃油盐饭，在饭里放上油盐倒也可口，按照老同志教的方法我满以为简单，可从来没做过十几个人（包括队部）的饭呀！结果夹生又串烟，可把我吓坏了，心想这回非挨批评不可，越往饭里添水就越串烟。可开饭时大家竟一声没吱地把饭吃光了，江波队长还打趣地说：“能敢于报名做饭就很简单，这饭做的还真有滋有味啊！”我真没想到领导和同志们会如此谅解我，真有点使我无地自容。

从湖南武冈到广西南宁，作为团宣传队来说，就是跟着部队走，部队也没打什么大仗。白崇禧的军队基本上不作抵抗，他跑多快，我们就追多快，时有急行军和强行军，追上敌人就是胜利，追到哪里，哪里就解放，很少听到炮声，就像有首歌唱的那样：“敌人跑了我们追上他，他敢抵抗我们就消灭他！……一个劲地前进追上他，一个不剩地消灭他！”等我们

追到南宁时，南宁已被我 347 团的前卫营解放了。

终日行军追歼敌人，哪有时间学习，除了开班务会、队里点名外，对部队的这一套规定、纪律、光荣传统，就靠分队长在行军路上边走边教、边明确。每到一处宿营地，也是新解放区，都是分队长亲自带着我们设营、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一举一动地教，一点一滴地带，我们这帮学生兵，有点文化，学得也快，记得也深，很快也就完成了从一个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学会了挑水、做饭，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南宁解放后，我们就成为老兵了，开始能单独执行任务。当时，347 团抓了不少俘虏，除少数编入我军外，绝大多数都遣送回乡。分队长要我协助团政治处登记、审理俘虏，发放回乡路费，先后用 3 天时间日夜登记审理了 1000 多名俘虏，发了 3000 多块银元，收缴各种手枪 5 支，子弹 3000 多发，没出任何差错，受到团政治处的表扬并记小功一次。

1950 年 10 月，我已是个有 1 年兵龄的老战士了，虽经历了广西战役，可根本就没听到过激烈的枪炮声，我真懊悔自己当兵晚了，失去了杀敌的机会，但我真庆幸我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激烈的战斗中锤炼、考验了自己。

10 月 21 日下午 4 点多钟，我们早早地吃完了晚饭，收拾好行装，在安东的鸭绿江边集结，等待过江的命令。黄昏，部队成四路纵队踏上鸭绿江大桥，隐蔽快速地过了江。江面吹来阵阵的凉风，勾起了我的思绪和回忆。这次入朝作战是秘密行动，为了隐蔽我军意图，一律穿朝鲜人民军的服装，不许携带有汉字的任何物品。我一身轻装，只有这背包和米袋子压在肩上稍感份量。这次入朝身处异国他乡，言语不通，行动不便，又是和美军作战，确实是做了九死一生的准备，好在上级说，“一双胶鞋穿不坏就能回来……”我半信半疑，不觉已踏上了朝鲜的领土——新义州的桥头。回首对岸，祖国安东灯火通明，展望眼前一片漆黑，满地瓦砾，到处是被敌机烧着还在冒烟的房屋，随处可见惨遭杀害的朝鲜同胞和无家可归向北逃难的妇孺老幼，以及被美军打散北撤的朝鲜人民军小分队，牛车拉着行装和大炮在蹒跚地行进。一幅幅悲惨的景象，更加激起了自己保卫祖国的满腔热情和对朝鲜人民的无限同情。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战火中考验自己，为祖国争光！我的分队长吕忠义，是 1947 年入伍的老同志，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我就是跟着他一步步熟悉战争生活的。

首战云山，敌人凭借“空中优势”，敌机带着呼啸声低空俯冲扫射，打得地上冻土飞扬。首先听到的声音，是分队长大声喊着卧倒。一颗颗凝固汽油弹落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分队长忙呼喊我们向上风头跑。飞过头上的炮弹，以为就要在附近爆炸，可分队长慢声细语的说，早就飞远了。每到一地，不管怎么劳累，首要任务就是挖防空洞。我们分队长个头大、体壮、有力气，他总要我和他一起挖，他把冻层刨开后，我接着向里掏，我知道，能容下他，也就能容下我。

云山战斗胜利后，我们宣传队负责转运彩号、登记烈士姓名。激烈的战斗牺牲了不少同志，开始用白布口袋裹尸，做好标记，写上姓名、职务、籍贯，渐渐白布口袋用完了，根据上级指示只好就地掩埋，竖牌为碑。一次战斗牺牲那么多同志，看到血肉模糊，缺肢少腿被冻僵硬的战友，心情极为悲痛，恨不能拿起武器去和敌人拼杀，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1950 年 12 月 13 日，冒着零下 30 度的严寒，踏着厚厚的积雪，5 天急行军 400 里，抵达“三八线”上的临津江北岸。上级说，要在这里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临津江。我们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构筑掩体，搞好自身防护，做好过江的各项准备，如剪开棉裤内侧钉上带子，准备猪油抹腿脚，用雨布做防水套以便套在腿上，鞋底包麻袋片、捆草绳防滑等。12 月 31 日 16 时 40 分，攻击开始，100 多门大炮吐着火舌，炮弹划破夜空，倾向敌阵。攻击发起后，我们宣传队随团直机关分队过江。江面的冰都被敌机炸开，水深及腰，100 多米宽的江底坑坑洼洼，尽管穿了防水袜子，因我个子小，还是很快就灌满了水，寒冷刺骨，行动更加不便。好不容易爬上岸后，部队却一溜小跑，满袜筒里的水一步一打滑，但又不能停下来甩掉水袜子，只好将袜子撕开放水，再跑步赶队。早已失去

知觉几乎冻僵的双腿，经过这一阵小跑竟暖过来了，可穿在脚上的鞋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拂晓前我们到达了一个叫马智里的村庄，前面部队正在与敌人激战，团机关确定在这儿待机。大家忙着烘烤衣服，更多的是倒下睡觉。敌机不时在头顶上低空盘旋，发现哪儿冒烟就向哪扫射，投凝固汽油弹。任凭敌机呼啸，低空盘旋，可谁也没有暴露目标。分队长问，谁去做饭？没人吱声。我也很累，看没人动，我拿着米袋和铝盆悄悄走了，在一座遭敌机空袭后正燃烧的老乡家，一边烤衣服，一边做饭。一个小时后，大家吃着热腾腾的大米饭，尽管没有菜，但我在饭里加了点盐，大家都很感激我，我说这就算是新年献给大家的“礼物”吧！

1951年元月4日，我师配合朝鲜人民军一举攻克了汉城后，部队在汉城郊区的三下里一带进行短暂休整。宣传队小结了出国后这三次战役的情况，大家说我勇敢、积极，不怕苦、不怕死，领导上给我记三等功一次，颁发了朝鲜人民军的奖章和证书。

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我师在军编成内作为志愿军第二梯队，奉命在后方休整。有一天，分队长问我想不想入党，我说：想呀！只是我条件不够，没有亲自参加第一线与敌人直接战斗，虽然吃了不少苦，有时为了寻找和掩埋牺牲的战友，一连几顿吃不上饭，几天睡不好觉，但看到党员的模范作用，战士们的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看到那些牺牲的战友，就更加激起了我对敌人的仇恨，真想到战斗连队去当战斗员，亲手去直接消灭敌人。分队长说，根据你的表现，你可以向党支部写出申请书。

由于执行新编制，团宣传队撤销了，我分配到步兵4连当文化教员。我想这回好了，在战斗连队天天和战士们接触，可以亲手去和敌人拼杀了，没事就和战士们在一起学射击，练投弹，抽空也教他们唱一两首新歌。正当我和战士们处得火热的时候，10月初的一天，团干部股长贾德才找我谈话，说是团里挑了几名年纪轻、有文化的同志去团107化学炮连当副排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想在步兵连直接与敌人战斗。股长说炮兵连是用炮去和敌人战斗，作用更大。我说我不懂炮呀！股长说，不懂学嘛，先去见习，当个见习副排长。我不好和他争辩，一道命令，我被分配到一排任见习副排长。这化学炮连是团里的重装备，是解放战争时期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美式装备，炮分解后，能马驮，能人扛，能迫击也能拉火，是一种有膛线的迫击炮，配有多种炮弹，尤以燃烧弹威力大，且作战时行动方便，很受干部、战士欢迎。这个连的兵多为老兵，不少是解放战士，是和炮一起过来的，有的年龄都快40了！大都没有文化，有的只能写下自己的名字。我的到来受到了全排的欢迎，听说我有文化，就更高兴，亲昵地称我为“小排副”。我们排长吴祖光，大家叫他老吴头，当年45岁，个儿不高，平时很少笑脸，看上去蛮威严的。副排长外号大老赵，膀大腰粗，有说有笑，和蔼可亲。他和排长都没念过几天书，可对火炮操作、射击指挥很有经验，特别是目测距离精度很高。排长要求我抽空教大家学点文化，主要是学乘除法和分数加减以及写家信，指定2班长李福元教我火炮操作和瞄准，他亲自教我如何指挥射击、管理部队。他们教的认真，我接受、掌握的也很快。到11月我团接替临津江两岸阵地防御时，又一道命令将我这“见习”两字删掉，我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副排长了！在和战友们一起训练、行军和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不但掌握了炮手的操作动作和射击指挥的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融洽了和战友们的关系，增进了感情，改造了自己，为我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师接替友军防务后，敌利用我交接防务之际，占领了敌我之间的缓冲区1169高地，并积极构筑工事据守。1952年8月9、10两日，团要求我们连以两门炮配合营里82迫击炮对1169高地的火力点进行破坏射击，以保证步兵11日晚强攻该处守敌。连长吴能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一排，排长要我来指挥，他在旁边看着。8月9日，我根据观察所的口令，沉着地指挥两门炮对两个掩体内的火力点和一段掩体堑壕进行破坏射击，发射了24发炮弹。观察所说，直接命中5发，摧毁大口径机枪两挺，毙敌5人！我高兴极了，终于亲自指挥全排用我们的手中武器直接消灭了敌人。以后又对这三个目标实行了监视射击，确保我步兵一举夺取了1169高地。

1952年8月30日，在朝鲜新仓，我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1月我们排长接替副连长，我当上了排长。同志们说，你真是“双喜临门”！我说这要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培养，感谢首长、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这以后，我又有幸指挥全排参加了对高阳岱东山和高阳岱东北山的两次战斗，均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在116师先后工作了15年，从战士到干部，可以说116师是培养我、锻造我的摇篮。我的成长、进步，我的知识、力量，我的做人、为官都是在116师形成和打下基础的，是116师的各级首长谆谆教导、殷切培养的结果。在纪念我师建师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全师官兵汇报。